DANTE E LA COMMEDIA



但丁与《神曲》

〔意〕拉法埃莱·坎巴内拉　著

李丙奎　陈　英　孙　傲　译

李丙奎　校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DANTE E LA COMMEDIA

但丁与《神曲》



〔意〕拉法埃莱·坎巴内拉　著
李丙奎　陈　黄　孙　傲　译
李丙奎　校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但丁与《神曲》 /（意）坎巴内拉著；李丙奎，陈英，孙傲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577－3

Ⅰ.①但… Ⅱ.①坎… ②李… ③陈… ④孙… Ⅲ.①诗歌— 意大利— 中世纪 Ⅳ.①I54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21187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但 丁 与《 神 曲 》

〔意〕拉法埃莱·坎巴内拉 著
李丙奎 陈 英 孙 傲 译
李丙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577－3

2016年1月 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6年1月 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49.00元

中文版序言

《但丁和〈神曲〉》这本书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这让我觉得非常幸福，也备感荣幸。

因此，我特别感谢我亲爱的朋友白达宁阁下——意大利驻北京大使，他在增强中意关系上做了很多贡献；还特别感谢北京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史芬娜教授——在学术界，她以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造诣而著称；另外，我还要衷心感谢吴正仪教授，她对于这部作品的价值给予了肯定。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本书在中国的推介也不可能实现。

我还要衷心感谢中国出版社对这部作品的信任，以及译者的杰出工作。我不会忘记北京使馆文化处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的努力。

“把但丁从经院哲学中提取出来，这就是为整个欧洲文化做出贡献。”这是伟大的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对但丁价值的绝妙总结。在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这句话一直引导着我。

同时，我一直在想着我的妻子和孩子。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意大利之外求学，他们对于但丁和《神曲》的了解不是很深入。

除了他们，我还想到了世界各地的读者。我想让他们不用通过教科书以及专家的著作，就可以了解但丁的这部作品。

我想，这本书对于那些潜在的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会比较适用。这个通俗的读本可以帮助他们来发现和了解《神曲》的美。

多年的研究以及对但丁的热爱推动着我，让我投入其中，让我在但丁的著作中遨游，但同时我也担心自己的才学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我最后之所以能面对这样挑战，是因为我有幸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米尔科·塔沃尼教授的引导和大力支持。作为比萨大学意大利语言学教授，他对但丁《神曲》的研究非常深入。他的知识来自于对《神曲》以及对但丁其他作品的反复阅读和长期不懈的研究。塔沃尼教授对于这部普及性书籍的撰写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此，我对他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几个权威机构表达谢意。这些机构——意大利文化在线 ICON、锡耶纳和佩鲁贾外国人大学——对于本书意大利语版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

最后，这部作品是不是达到了既定的目标，是不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阿利吉耶里的性格和他的作品，读者自有评判。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假如有读者感到有必要打开《神曲》原作，享受阅读的乐趣，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对于笔者所付出的劳动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报答。

作者

目前意大利及国外对但丁的阅读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但丁在意大利文学作家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实际上，但丁不仅是意大利的文学家之一，《神曲》也不仅是意大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但丁和他的作品的地位不仅仅是这些，而是需要单独提出来谈论。可以说，但丁“屈尊”于把自己和其他意大利作家放在一起，成为意大利伟大作家中的一位。对于一小部分读者来说，但丁是无与伦比的，这些小众读者能说出但丁其他两三部作品的名字，相比于那些只知道但丁和《神曲》的人，这些人只是少数。《神曲》在语言、思想和艺术方面创造了“奇迹”，它的独特性和无法归类性，以及体现出来的无上天赋，都浓缩在这个“充满了奇迹”的文本中。诗人被流放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作为阴间游历者的形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浮，在七个世纪之后，俨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识的东西，成为人们想象的一部分，但丁和他的作品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

在近二十年里，出现了两位非常杰出的但丁读者——维托里奥·塞尔蒙蒂和罗伯托·贝尼尼，他们都阐释了但丁的作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阐释。《神曲》作为阐释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这位杰出诗人的代称。这两位解读者都不是学术界的人物，他们的阐释方式也非常不同。塞尔蒙蒂比较接近学术，

但是又和普通学术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说，作为文人他是非常卓越的，他对自己的创作技艺——语言和韵律非常熟悉，这和其他普通学者的技艺完全不同。他通过舞台和广播“宣传”《神曲》，他有着极好的口才，同时他也能通过高雅得体的纸质媒介，传递有效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文本。需要说明的一点，对于那些知识和鉴赏水平比较高的读者，这位学者以独特的视角、声音和舞台布置，呈现出黯淡的学院派所不能呈现的新感觉。

贝尼尼通过一种完全不同于学院派的方式，继承了托斯卡纳高雅的民间艺术传统——一种经历了几个世纪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艺术。贝尼尼能大段“背诵但丁”，他用一种非常朴实，但直指人心的方式，背诵但丁的三韵诗，这就像是以大段寂静的时间为背景，产生出的强大的反差效果。贝尼尼的风格简洁质朴，怀着对但丁的崇敬，他通过舞台演出的方式解读但丁——很明显，如果这些解读写到纸上，那就会风采尽失。

拉法埃莱·坎巴内拉大使——我们很快会发现，他是名副其实的大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但丁和《神曲》的有力工具。虽然他不像前两位阅读者那样展现精彩的“表演”，但是却很具有普及性。他的语言格调高雅，内容丰富，有选择性和针对性，能够传递给读者一些最重要的信息。对于各个年龄阶段想借助工具了解和阅读但丁的作品以及作品历史背景的读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想说，这本书通过一种“人性的”（对于一篇关于但丁的学术文章的引言来说，绝对不能采用这个词，但这里的语境不同）方式，介绍了但丁和他的作品。

这个工具又是非常珍贵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意大利学

者和英美学者不同，他们都不愿意写这种普及性的读物。市面上的确有少数几本关于但丁的书，基本适用于大学的初级教学，比较接近于普及性读物。然而，这些书籍里却常给人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课后阅读”材料的感觉。这些阅读材料通过一种简洁的语言介绍了但丁，但是在阐释作品时并没有摆脱专业的方法——这对于但丁来说是一个局限。按照我的感觉和判断，从一个充满兴趣、涉猎广泛，但并非学院派的阅读者角度来解读但丁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欣赏，作品的综合价值就会对读者产生启发。作者用短短几句切中要害的解释，向读者解释作品要点，让他们去体会诗歌的强大感染力。我想说，这本书很容易就会在那些没有功利心的读者中间产生共鸣。

作者对于但丁的阅读由来已久，陪伴了他的整个外交生涯：从秘鲁的利马，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再到古巴的哈瓦那，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阿比让到尼亚美，从瓦加杜古到蒙罗维亚，再到卢森堡。在他的政治、商业、文化、移民、合作、教育以及各种报告中，他经常引用但丁，以体现国际背景下的意大利文化。拉法埃莱·坎巴内拉长期在拉丁美洲从事文化和外交工作。因为家庭和工作的缘故，阿根廷和法国成为作者的第二故乡。

拉法埃莱·坎巴内拉所阐释的但丁，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博尔赫斯笔下的但丁，作者在本书前面的引言中提到了博尔赫斯，在书中又多次提到这位阿根廷诗人。我认为，尽管很多时候都没有明说，但丁是19世纪到20世纪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人的身份象征。我们在诗人身上也能看到各种光环，一个多面的但丁推动着拉美的现代化——这也是2004年在西班牙萨尔塔举

办的“但丁在拉丁美洲”研讨会上展示出来的。加上拉法埃莱·坎巴内拉在法国以及非洲的经历，可以说，这几十年里但丁一直伴随着这位大使。这位杰出的意大利诗人，更确切地说这位中世纪诗人，伴随作者代表意大利出现在世界各地。

就我对作者的了解，我相信意大利性和世界性这两个因素的结合让他将外交工作和对但丁的兴趣结合在一起。意大利性和世界性这两个词，在这里不带有任何修辞和夸张的意义：这两个词正好是界定了一个人的头脑。生活经历使他内心产生了对祖国的热爱——但并非一种地方主义的爱。他能从外部以及内部审视自己的国家，通过比较，他能正确评价祖国那些真正伟大，以及并不伟大的东西。他要向世界介绍自己的国家，并用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提出批评，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超于常规的事情。我非常清楚，但丁因其至高无上的价值，以及他诗歌所体现的东西，他作品所涵盖的历史事件，他细致地表达和解释了那个说“sì”（是）的世界，虽然历经历史变迁，但依然让人取之不竭。对于那些代表意大利在世界上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但丁可能会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改变的财富，会伴随着这些长期在外的旅人，让他们意识到那些需要捍卫的价值。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但丁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参照。

在引语中，博尔赫斯已经提到这一点，他提到了对《神曲》的直接阅读，这种体验会带来一种“幸福感”。作为一本普及型读物，拉法埃莱·坎巴内拉的这本书也想给那些对《神曲》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传递一种“幸福感”，这是作者在阅读中体验到的，他希望能够与读者分享这些体验。文学专业的人都很清楚，

要从文本的科学研究出发来“感染”读者，是非常困难的。我是说，坎巴内拉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但他也没有背离文学的本质：他的目的不是分析文本，而是与人沟通，我相信这本书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引语中，作者引用菲利普·索莱尔斯的语句，强调了但丁的作品是属于天主教的。他用一个非常美妙的比喻，把但丁与我们的时代做对比。这里揭示了坎巴内拉的兴趣，并伴随着他的写作展开。作者非常欣赏中世纪文化体现出来的有力的、明显的“整体蓝图”，从经院哲学到哥特风格的建筑，或者说，西方基督教文化在那个时代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那个时代的文化在但丁的俗语中得到了完美表述。但是，面对当时社会和经济经历的剧烈变化，坎巴内拉的目光并没有带着不安——“新来的人和暴发的财”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相反，作者对这两样对立的东西都很欣赏，就像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方面，这要比试图用最客观的角度阐释那个时代要更胜一筹。尽管深奥难懂，作者所呈现的“整体局面”更加全面，富有立体感。我相信，坎巴内拉是带着信心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这可能是一种天主教的角度，而不是辩证的角度。这很容易说明，在但丁创造的乌托邦里，帝国和罗马教廷是两大支柱。这两大机构当时都处于危机，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深受但丁预言风格的影响，坎巴内拉的语言也很有感染力，但在这种回溯式的情感之中，却蕴含着前瞻性。

此书开头引用了托马赛奥的话，出现了“预言”这个词。托马赛奥所说的“伟大的预言”是从复兴运动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位伟大的天主教作家的某些思想和福斯科洛以及德·桑克蒂斯是

一致的。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复兴运动使但丁成为了意大利之父，成为意大利和祖国得到拯救的象征。

现在，我们庆祝意大利统一一百五十周年，在这样的语境下，类似于“伟大的预言”这样的表述，对每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都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和复兴运动的前辈相比较，我们的修辞标准发生了变化——我们总是“轻描淡写”。我们要理解拉法埃莱·坎巴内拉书中所暗含的观点，当然，但丁的确是“预言”了某些伟大的事情，更加确切一些来说，他呼唤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代。我们需要回忆一下，这些话对于14世纪那些伟大作家来说，代表了一种在质量上闻名世界的文学传统，那是意大利16世纪任何一个君主国的文学不能比的。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当时意大利在文学上成就卓著，但是政治上却一片混乱，这是一种特殊组合。我们可以回想马基雅维利。为了摆脱困顿悲惨的生活，他在1513年化身成贵族和那些古典作家对话，并从失败的政治生涯中挖掘出丰富的政治科学思想。1525年红衣主教彼得罗·本博发表了他的《论俗语》，而马丁·路德发表了《德文弥撒》——这是一种典型的巧合，是两个国家不同命运和语言史的巧合，而这两部著作都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或者说，1532年阿里奥斯托完成并出版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疯狂的奥兰多》，那是“罗马之劫”之后五年的事情，这也是出于某种巧合。

米尔科·塔沃尼（Mirko Tavoni）
比萨大学意大利语言学教授
意大利文化在线ICON主席

献给阿妮塔、帕特丽齐娅、毛罗

阅读但丁是一种责任，重读但丁是一种需要，而倾听但丁则是倾听一个伟大的预言。

——尼科洛·托马塞奥（Niccolò Tommaseo）

直接认识《神曲》，对它的直接了解可以说是文学最大的快乐。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但丁是天主教文学中的一颗宝石，他连接了希腊时期和现代时期。

——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

但丁是艺术家，也是现代文学的缔造者。

——芭芭拉·雷诺兹（Barbara Reynolds）

目　录

001　中文版序言

003　目前意大利及国外对但丁的阅读

001　第一章
作为普通人、诗人和先知的但丁

003　但丁生活的时代

009　文学环境

013　但丁其人

018　热情、鄙夷与愤怒

025　对知识的热忱

029　无罪流放

037 第二章
《神曲》

039 概述
044 《神曲》介绍
054 《神曲》的起源
059 寓言、象征与数字
063 三位圣女及其他
067 维吉尔：向导、主人和老师
074 教会、教廷与教皇

085 第三章
《地狱篇》

087 概述
093 幽暗的森林（第 1、2 章）
096 痛苦之城（第 3 章）
099 第一层：林勃、高贵的亡魂（第 4 章）
102 第二层：邪淫者、保罗与弗兰齐斯嘉（第 5 章）

106 第三层：贪食者、恰科（第 6 章）
109 第四层：贪婪者、挥霍者（第 7 章）
112 第五层：易怒者、腓力浦·阿尔津蒂、狄斯城（第 7 章－第 9 章）
117 第六层：持异端者、法利那塔·德·乌伯尔蒂、卡瓦尔堪台·卡瓦尔堪提（第 9 章末与第 10 章）
121 第七层：暴力罪（第 11 章－第 17 章）
122 第一环：施暴于他人人身或侵犯他人财产者（第 12 章）
123 第二环：施暴于自身（自杀）或挥霍个人财产者、彼埃尔·德拉·维涅（第 13 章）
126 第三环：施暴于上帝、自然、艺术者、卡帕纽斯、勃鲁内托·拉蒂尼（第 14 章－第 17 章）
134 第八层：恶之囊、欺诈罪（第 18 章－第 30 章）
136 第一囊：拉皮条者、诱骗者（第 18 章第 21–99 行）
137 第二囊：谄谀者（第 18 章第 100–136 行）
139 第三囊：买卖圣职者、教皇尼古拉三世、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教皇克力门五世（第 19 章）
142 第四囊：预言家、术士、占卜者（第 20 章）
144 第五囊：贪污者（第 21 章－第 22 章）
146 第六囊：伪善者（第 23 章）
148 第七囊：盗窃者、万尼·符契（第 24 章－第 25 章）

153 第八囊：献诈者、尤利西斯、圭多·达·蒙泰费尔特罗（第26章－第27章）
159 第九囊：制造分裂者、穆罕默德、贝尔特朗·德·鲍恩、杰利·戴尔·贝洛（第28章－第29章第39行）
161 第十囊：造伪者（第29章第40行－第30章）
165 第九层：巨人井、“阴惨的洞穴”、科奇土斯冰湖、背信弃义者（第31章－第34章）
167 该隐环：曼勾纳伯爵（第32章第40－第69行）
168 安特诺尔环：鲍卡·德·阿巴蒂、乌格利诺伯爵、卢吉埃里大主教（第32章第70行－第33章第90行）
172 托勒密环：阿尔伯利格修士（第33章第91－第157行）
173 犹大环：卢齐菲罗、犹大、布鲁都、卡修斯（第34章）
177 **第四章**
《炼狱篇》
179 概述
188 炼狱外围（第1章－第9章）

188 卡托、卡塞拉（第1章－第2章）
191 曼夫烈德、贝拉夸（第3章－第4章）
194 雅各波·戴尔·卡塞罗、波恩康特·达·蒙泰菲尔特罗、毕娅·德·托洛美（第5章）
199 索尔戴罗、信仰基督的王室后嗣（第6章－第7章）
204 尼诺·维斯康提、库拉多·玛拉斯庇纳（第8章）
206 炼狱之门（第9章）
209 登炼狱山（第10章－第26章）
209 第一层：骄傲者、欧德利西·达·古毕奥、普罗温赞·萨尔瓦尼（第10章－第12章）
216 第二层：忌妒者、萨庇娅、圭多·戴尔·杜卡（第13章－第14章）
221 第三层：愤怒者、伦巴第人马可（第15章－第17章）
225 第四层：懒惰者、“口吃女”（第18章、第19章第69行）
228 第五层：贪婪者与挥霍者、阿德利亚诺五世、休·卡佩、斯塔提乌斯（第19章第70行－第22章第114行）
234 第六层：贪食者、浮雷塞·窦那蒂（第22章第130行－第24章）
238 第七层：贪色者、圭多·圭尼采里、阿尔诺·丹尼埃尔（第25章－第26章）

241 地上乐园（第27章－第33章）
241 穿过炼狱之火、玛苔尔达、维吉尔离去、贝雅特丽齐出现（第27章－第30章第54行）
246 最后的涤罪（第30章第55行－第33章）

251 **第五章**
《天国篇》

253 概述（第1、2章）
263 第一重天 月球天：未能坚守誓言的灵魂、毕卡尔达（第3章－第5章第94行）
268 第二重天 水星天：为追求世俗荣耀而建功立业的灵魂、查士丁尼、罗米耶·迪·维勒诺浮（第5章第95行－第7章）
272 第三重天 金星天：多情的灵魂、查理·马尔泰罗、罗马诺的库尼萨、马赛的浮尔科（第8、9章）
276 第四重天 太阳天：智慧的灵魂、圣方济各与圣多明我（第10章－第14章第78行）
282 第五重天 火星天：为信仰而战亡的灵魂、卡洽圭达、但丁

的流放（第 14 章第 78 行 – 第 18 章第 51 行）

287　第六重天　木星天：公正贤明的灵魂、鹰、特洛伊人里佩乌斯（第 18 章第 52 行 – 第 20 章）

291　第七重天　土星天：默修的灵魂、彼埃特罗·达米亚诺、圣本笃（第 21 章 – 第 22 章第 111 行）

295　第八重天　恒星天：基督和圣母的凯旋（第 22 章第 112 行 – 第 23 章）

299　问与答、圣彼得、圣雅各、圣约翰、亚当（第 24 章 – 第 27 章第 98 行）

304　第九重天　原动天：天使的品级（第 27 章第 99 行 – 第 29 章）

308　最高天：天堂的玫瑰、告别贝雅特丽齐、圣伯纳德（第 30 章 – 第 32 章）

317　向圣母祈祷、“上帝显现”（第 33 章）

325　第六章

其他作品

327　概述

329　《新生》与《诗歌集》

334 《飨宴》

338 《论俗语》

341 《帝制论》

346 《书信集》

349 附录 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生平及作品年表

355 翻译说明

第一章

作为普通人、诗人和先知的但丁

但丁生活的时代

在当代的语境中，中世纪如果算不上是野蛮的，那至少也是黑暗时代和蒙昧主义的同义词，但许多类似的观念有待改变。

从西罗马灭亡（公元 476 年）到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 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千年中有个别时期的确黑暗，但是这中间也有多个时期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尤其是 12 至 15 世纪欧洲现代社会前夜的三百年。

只要在欧洲四处转转，便能亲身感受所谓的中世纪“野蛮人”究竟创造了些什么。这里有惊世之美的罗马式和哥特式大教堂和数不清的绘画和雕塑，令游客流连忘返，还有修道院和图书馆内从蛮族手中抢救出的无数藏书，他们为犹太-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成为欧洲文化之根奠定了基础；还有古老的大学，那里曾经是哲学思想交流的园地，在那里人们不仅探讨道德与哲学，对逻辑、修辞、数学、光学、天文学和炼金术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更不用说伊斯兰教对欧洲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了。正是在中世纪，伊斯兰文化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达到了繁荣。

以奥克语（普罗旺斯语）、奥依语（法语）和古意大利语等语言撰写的欧洲文学作品、方济各会和多明我等修会和讲述熙德和罗兰

的英雄事迹的史诗赞歌皆诞生于这个时期。

文人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这一方面因为拉丁文是当时研究知识的通行语，另一方面也因为学者们有关注的话题，如神学、哲学、政治、法律、修辞学等。

知识不再局限于教会人员的圈子，世俗人士也开始研究知识。

知识的内容和普及程度在当时的确还很有限，但是人们阅读的内容是经过深入研究的，所思考的也都是经过了细致的分析，有条理地写下来，并被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派别，神学及其“婢女”哲学是一切知识的中心，这意味着思想的结构具有很强的同质性。

神学-哲学的巨作《神学大全》（*Summae*）诞生了，成为百科全书的前身。当时人们所知的古代经典为数仍不多，所以这本书受到了基督教文本一样的礼遇。

相较于中世纪前期单调的城堡、教堂、修道院和封地，在中世纪晚期自治城镇和领主制城市达到繁荣，带动了各种思想、交易活动与商业的发展。随着帝国制度和政教合一的观念渐渐没落，历史上民族国家（法国、西班牙与英国）的雏形也逐渐成形。

各地间的沟通日渐频繁，随着财富的累积，出现了银行，同时新的社会阶层崛起，人们追逐金钱与权力，贪污腐败的现象在俗人和神职人员之中都很普遍。

但丁·阿利吉耶里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生活在这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与风俗习惯剧烈转变的时代，但丁只看见这一过程的负面影响。

恪守严格的伦理宗教原则，还有长年被放逐的痛苦，——但丁

曾因此被后人颂扬。在他的笔下，过去是黄金般的神话，他描述末日将近，设想弥赛亚即将降临，拯救世人。

他坚信，帝国与教廷是两个普世的伟大力量，一个掌管物质领域，一个则掌管精神领域，二者是全人类最高的统治者。但丁强调这种秩序的必要性，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为其寻找更高的依据，而绝非出于偏颇的利益考量。

然而，恶名昭著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o Ⅷ），最后一位政教合一的教皇，死于 1303 年，当时但丁正值壮年。他的继任者也绝不是但丁心目中所向往的教皇，这任教皇的任期极短，在 1304 年 7 月便辞世，他的继任克力门五世被诗人但丁视为“无法无天的牧人”，与卜尼法斯八世一起被判买卖圣职罪。

然而，在但丁眼中，克力门五世将教廷迁至法国，并屈从于法国国王的意愿（《炼狱篇》，第 32 章，第 147–160 行），是比买卖圣职更严重的罪行。

另一方面，但丁曾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寄予重望，然而后者死于 1313 年，这也象征着建立一统的帝国的愿望告一段落，相对于此，新兴的民族国家以及由自治城镇和领主所统辖的地方势力慢慢崛起。

这些新的现实条件为由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和工匠组成的新兴社会阶层打下了基础。

这些“新人类”对商业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怀有信念，也相信不必通过拉丁语或哲学和神学，也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世俗”文化。

在正统的教会文化之外，炼丹术、赫耳墨斯主义和巫术方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在伽利略之后，科学知识的概念逐步确立起

来，真理的追求者提出了与当权者不同的方法和观点。

当时出现了一批极为活跃的城市，酝酿了此种转变，佛罗伦萨便是其中之一。

但丁生于此，并在此生活了至少三十五年。在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里，他也见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波伦亚、维罗纳、腊万纳，或许还有巴黎的动荡。

他出生的这座城市经历的变化最大。

相较于高祖卡洽圭达（Cacciaguida）的时代（12 世纪），但丁的生长年代里，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四倍之多，面积也不断扩大：在第一圈城墙（“古城墙”）之外，也渐渐筑起了第二和第三圈城墙。扩张的结果就是让城市里有了更多教堂、塔楼、公共和私人建筑。

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曾写道：“从外面和远处看上去，她好像是最美丽、最欣欣向荣的城市。”但丁骄傲地称之为“伟大的城市”，说她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佛罗伦萨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在 1252 年，也就是诗人但丁诞生的前几年，这个城市就已经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随着“弗洛林金币”的诞生，也发展出一个银行和金融的体系，这个体系将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伴随欧洲经济和贸易的扩张而不断发展。这时的佛罗伦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罗马、巴黎、威尼斯、布拉格等欧洲主要城市分庭抗礼。

“在但丁的年代，佛罗伦萨就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人口和财富不断增加，贸易范围不断扩大扩张，金融也在欧洲领先。这一切对政治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随之而来。佛罗伦萨人行遍天下，对世界了解甚多，他们追求利益与成功。尽

管出于商业的权宜之计，为情势所逼，他们也不排斥在表面上遵循传统，但是传统秩序的牵绊对他们已毫无意义——于是他们发展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不再是由神所授，不再是规定并调节世俗生活的普世智慧，而是一种高度的物质享受和生活的装饰品，对人没有太大的规定性。”（Erich Auerbach）

从商人和银行家产生了“新兴的富人”，富足的生活与新的风俗习惯也随之产生。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高利贷、权力斗争、贪婪、野心、腐败等越来越普遍。不仅城邦间不再和平相处，在家族内部也冲突不断。有权势的家族试图通过加入皇帝的阵营〔吉伯林派（Ghibellini）〕，或通过支持教廷政教合一的立场与扩张政策〔贵尔弗派（Guelfi）〕，从中获取利益。

在佛罗伦萨，派系和部族之间的内斗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出现了以切尔契家族为首的所谓的“贵尔弗白党”和由窦那蒂家族率领的“贵尔弗黑党”。他们隶属于一个或另一个阵营，背后往往隐藏着领土野心、个人野心、称霸的欲望、对于名利的渴求。

当然，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对于敌人都毫不留情。他们会摧毁对方的塔楼。得胜的一方会非常残酷，对失败方施以巨额罚款、没收财产、取消公职、列入黑名单、流放甚至死刑等惩罚。

在《帝制论》和《神曲》中，但丁构想出一个帝国与教廷两大势力共同统治的世界，但当时这两种制度实际上都面临着无可挽回的危机。

为了不屈服于流放的命运和当时的世界强加的悲观情绪，他展望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会重获和平，重建秩序，再次确立虔诚有德

的君王的权威。

但丁的诗中充满了对古代社会的缅怀、对当世腐败社会的批判，以及期许神降临人间，奖善惩恶，重新确立被人类的贪婪和罪恶所颠覆的宇宙秩序的预言，皆由此而来。

文学环境

相较于几个主要欧洲国家，意大利文学出现的时间稍晚。

12 世纪，法国、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等地已有了游吟诗人传统和《熙德之歌》、《罗兰之歌》、《武功歌》和《玫瑰传奇》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诗人和意大利的文学家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意大利本土的文学最早出现在翁布里亚和西西里两个地区。

在翁布里亚，一种主要以宗教为灵感的诗歌确立了自己的形式（如圣方济各）的《对太阳弟兄的颂歌》（*Cantico delle Craeture*）、亚科波内·达·托迪（Jacopone da Todi）的《颂歌》（*Laudi*），而在西西里腓特烈二世的宫廷里也发展出宫廷爱情诗，这种诗体后来从西西里流传至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 Romagna）和托斯卡纳（Toscana）等地区。

然而，直到“温柔的新体诗”的诞生，意大利文学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大发展。该诗派诞生于人文荟萃的波伦亚，当地有一所极负盛名，以研究法律为主的大学。

“该诗派的理想是提升和精炼旧时普罗旺斯诗人和意大利境内仿普罗旺斯派的诗人的艳情哲学。这项任务是借助于经院哲学以及披着基督教和方济各会神秘主义的情感外衣的某些概念而实现的。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Benedetto Croce）

但丁经常说自己是此诗歌运动的一员，并以此为骄傲。他也指出，波伦亚诗人圭多·圭尼采里（Guido Guiniggelli）是该诗派的创始人，并称他为“我的和比我优秀的其他曾写作温柔、优雅的爱情诗的诗人们的父亲”。（《炼狱篇》，第 26 章，第 97–99 行）

为了强调新诗学的美感和创新，但丁创造出“温柔的新体诗”这一名称，以区别于西西里诗派的雅各波·达·伦蒂尼（Iacopo da Lentini）、西西里东部–托斯卡纳诗派的圭托内·达·阿雷佐（Guittone d’Areggo）和托斯卡纳诗派（scuola toscana）的波拿君塔·达·卢卡（Buonagiunta da Lucca）等诗人前辈的“旧”风格。

根据但丁的说法，这些诗人不可能明白“温柔的新体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高度创新。他声称，唯有自己和他的同伴圭多·卡瓦尔堪提（Guido Cavalcanti）、拉普·贾尼（Lapo Gianni）、奇诺·达·皮斯托亚（Cino da Pistoia），有能力自由地驾驭诗兴，体会到爱在内心油然升起的感觉，并将之忠实地写成诗歌。（《炼狱篇》，第 24 章，第 52–63 行）

圭多·卡瓦尔堪提与但丁同为“温柔的新体诗”的主要诠释者。两人年轻，非常要好，都热衷于爱情、友情、诗歌等主题，曾交换了许多优美的十四行诗。

“温柔的新体诗”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沉浸在激情的力量与诗的灵感中：让爱之风自由地在内在吹拂，以诗句表达这份爱，并在其中尽可能地寻求细致、优美与轻盈。“人无法对自己的心发号施令”似乎是这些诗人的座右铭。

但丁年轻的时候遵循此风格，后来与其渐行渐远，一直到最后

持反对态度。然而，他最后仍保留了某些来自于“温柔的新体诗”的主要观点，如女性如天使、爱情有助于高贵的灵魂提升、友谊是理想的伙伴等。

随着他的“转变”，但丁不再认为“爱的激情无可抵挡”，也不再认同“人无法对自己的心发号施令”这样的说法。

追随着新观念的产生，他认为，唯有能将人导向美德的爱情才值得人顺从。如果只有理性的驾驭，人就会误入罪恶的爱情。

但丁在《新生》（*Vita Nuova*）中强调了这种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张力。在《神曲》中，从保罗（Paolo）和弗兰齐斯嘉（Francesca）的章节开始，这种张力更加突出。尽管但丁在人性的层面上对两人深感同情，却仍将他们打入地狱的邪淫者之中。博尔赫斯称但丁为“充满同情心的刽子手”。

但丁与他的朋友圭多·卡瓦尔堪提在这一点上最终产生决裂。大体上而言，两人各自的道路也渐行渐远——后者的名字在《神曲》中只被间接地提到两次。

另一方面，圭多·卡瓦尔堪提于1300年早逝，也排除了两人之间任何和解的可能。

尽管如此，“温柔的新体诗”在诗歌体裁上的革新以及带来的“语言的荣耀”仍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是但丁以自己的文学创作突出了它在意大利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到但丁1321年逝世时，意大利语及意大利文学已远远抛开了其他所有的欧洲文学，居于领先地位。

在接下来短短的几十年里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

1375 年）让意大利文学更加丰富和完善，二人的诗歌和散文成就在 15 和 16 世纪给意大利和欧洲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但丁其人

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显示，但丁的面孔应该不像现有的画像表现得那么尖刻与严肃。

难道说，几个世纪以来对他的形象的描述影响了人们对但丁的评价？这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倒是毋庸置疑：你眼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你都不是真正的你。如果这个道理适用于每个人，那么，它想必更适用于但丁这一丰富而复杂的人物，关于他的特征，绝非三言两语就能描述清楚。

想想但丁还在世时人们对他的各种描述与评断，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个新问题。

但丁去世后，随着作品的传播，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在附有评注的《神曲》版本出现后，这个问题似乎更明显。

有关这位诗人及其为人的传说和轶事也不尽善意。有关他的生平和作品，甚至是那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人们都留下了无数作品，这种情况至今如此。《神曲》仍吸引着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读者，不断带给他们惊喜。

在这片往往显得盘根错节的丛林之中，我们只能讲解其中很小一部分。这些主要取材于古代的书面和口头的资料，因为它们比较

接近诗人生活的年代，似乎较为可信。

在但丁去世的几十年后，薄伽丘将但丁描述为一个中等身高、长脸，长着鹰钩鼻子的人，另外还有一些细节，如眼睛不小，下巴较宽，下唇突出，肤色较黑，头发和胡须乌黑浓密。

至于性格，人们说他忧郁谨慎，生活俭朴，偏爱沉默与独处。

这与承受着放逐之苦，并潜心沉思《神曲》中涉及的重大政治、哲学和神学问题的成熟男子形象很相符。如果他曾参加过骑兵战和练兵的传言不假，青年时期的但丁想必较为健壮，而年轻的他想必不排斥逍遥的生活，深受女性魅力所吸引的他也跟同龄的人一样用优雅华丽的穿着来取悦女人。

他对艺术非常敏感〔乔托（Giotto di Bondone）和欧德利西·达·古毕奥（Oderisi da Gubbio）都是他的朋友〕，喜欢绘画、歌曲和音乐。他认为音乐“吸引人类心中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说是心脏之气，心脏因音乐几乎停止跳动；整个灵魂同样如此，当灵魂听到音乐时，所有精神的善仿佛都流向了听觉产生的精神”。（《飨宴》，第 2 篇，第 13 章）

当话题从相貌转向智力和道德时，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

我们不得不说，因对但丁钦佩有加，薄伽丘的评价往往带有吹捧。

然而，这种情形也恰好让我们一方面对于那些语气较为强调的说法（例如巨大的聪明才智与文化素养，非凡的诗兴，出色的遣词用字等等）采取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但丁复杂的性格中某些不值得称道的特征赋予了更高的可信度。

在涉及到但丁某些让人困惑的“罪恶倾向”时尤其如此。在

《神曲》中，但丁渲染了自己性格中好色、骄傲、虚荣、易怒等特点。

在大肆赞扬后，薄伽丘也补充说，“他有着较高的美德，学习也很勤奋，……但是他在大部分生活中是放荡不羁的，他在青年时代和成年时期都是如此”。

评论家的确应该对这种严厉的批判有所思考。不过，这个说法基本上还是有根据的。试想《新生》和《诗歌集》（*Rime*），还有《神曲》中提到的救赎之路上的那只豹以及保罗和弗兰齐斯嘉的故事，等等，便可知这些并非空穴来风。

乔万尼·帕比尼（Giovanni Papini）甚至说，“就如同大部分的男人一样，但丁也是一夫多妻的生物，尽管他实际上只结过一次婚”，而且，“根据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说法，他一生中与十几个女性，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交往甚密”。

比情欲还要强烈的，是他的骄傲。

薄伽丘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就是我们这位心性高傲、傲世轻物的诗人……他自视甚高，绝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他还以一则有名的轶闻为证。接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要求他出使的命令（而这也是他长期流亡的开始），据说他的回答是，“我去了，还有谁可以留下来？如果我留下来，谁又有资格去呢？”

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曾说，“但丁这个人恃其才学而自视甚高、孤僻寡言，并且傲世轻物”，而但丁自己也表示，狮子（象征着骄傲）是他救赎之路上的另一个阻碍。

他在《神曲》中也亲自告诉我们，自己如何受着骄傲的折磨。

他在炼狱里游荡于忌妒者之间时，即使深受眼前的赎罪者所承

受的严酷刑罚触动，仍不忘上一层里遇见的骄傲者所受的惩罚，而他离开这一层时，“思想上仍然低着头，缩着身子”。

的确，当一位悔改的灵魂问他是否惧怕对忌妒者的刑罚时，但丁回答道：

> 我更害怕的是受下面那一层的刑罚，这使我如此提心吊胆，简直觉得下面那种重负已经压在我身上。
>
> 《炼狱篇》，第 13 章，第 136–138 行

除了情欲和骄傲以外，但丁也爱慕荣耀与名誉。

薄伽丘也为我们解惑：“他也贪图名誉和虚浮的荣耀，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追求与他高贵的本性有些背离。”而且，“但丁也想追逐稍纵即逝的美名和公职空虚的排场”。

即使已到天堂，已经得到上帝的至福，他仍梦想着要回到心爱的佛罗伦萨，在圣乔万尼教堂接受诗人的桂冠。在这个他受洗和得到但丁这个名字的地方，他会因为桂冠的原因，“带着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毛发，接受第二次洗礼”。他希望自己的同胞会因这部“天和地一同对它插手的圣诗”而撤销对他的放逐，要知道这部鸿篇巨制已经让他心力交瘁。（《天国篇》，第 25 章，第 1–12 行）

但丁《天国篇》明显地提到对于世俗荣耀的渴望。可是，就不久之前，这位旅人已经离开地球时，他还觉得地球那可怜的外表令人发笑，人类争得你死我活的世界看上去不过是个普通的“小打谷场”。（《天国篇》，第 22 章，第 135 行、第 151 行）

而在作此想法之前，他还曾对自己所犯下的种种罪痛悔，“我经

常痛哭、捶胸忏悔我的罪过”。

从另一方面说，写下这样一部作品，并且依照他个人设定的标准去决定人们是获得救赎还是有罪，这难道不是极大的骄傲和虚荣吗？

又有谁曾如此大胆，代替神做最终的审判？况且，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些判决中又有多少个人的或武断的成分呢？是否有些判决会受偏见影响，又有多少会被个人的好恶或复仇的心态左右呢？

而写下“用复仇夺回荣誉”的难道不正是但丁本人？（《诗歌集》，第 103 首，第 83 行）

“难道我们不能说，《神曲》的由来至少部分是出于报复的念头？谁又敢说作者没有利用作品报复那些与他个人及想法为敌的人吗？他构思出‘DXV神的使者’的到来，难道不是在说可怕的复仇者会来临？”（Papini）

热情、鄙夷与愤怒

但丁说自己九岁时初遇贝雅特丽齐（Beatrice Portinari）。从那一刻起，便对当时才刚满八岁的少女产生了爱意，这种爱一直持续到最后——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完全可信。

我们也不知道，九年后，这位在他的眼里集所有的美德于一身的女子是否真的向他打了声招呼，激起了他心中强烈的情感，让他到达了“至福喜乐的顶峰”。

他们也许是在十岁、十一岁或十二岁时相遇的；也许她从未向他打过招呼，或者她曾经向他打过几次招呼，在她的朋友面前捉弄了这个既不好看，家境又不富裕的男孩。

在当今的读者眼里，重要的是这次恋爱经验对但丁的巨大影响：在但丁眼中，贝雅特丽齐代表着一切。

在但丁之前或之后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感情。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人，或男或女，就像那绝对、完整、终极的爱：对于但丁来说，这份情感随着时间，也因为她的早逝，被理想化和神化。

但丁的这份感情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其强度与深度，而在于他那绝对的忠诚。尽管在这期间他也经历了其他的爱情与激情，这份感情却伴随他一生。

另一个惊人之处在于，但丁不仅把所爱的女人化为天使，更将她化为神。

所以，贝雅特丽齐成了眷顾人类的天主救赎罪人的工具，还获得了神学的表象，可以超越并弥补人类试图透过理性去认识终极真理的不足。

因此，她在但丁整个精神和文学的进程中从未缺席。在《神曲》中，她扮演着神恩的角色，陪伴朝圣者但丁穿越多重天，直到最高天的门前。

在人类历史中，鲜少（或说未曾）有任何一个人被深爱到这个地步，被提升到如此高贵的地位。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甚至认为，“为了将高不可攀的贝雅特丽齐穿插在他其他的恋曲之间，但丁写下了文学作品当中最棒的一本书”。

假使我们同意博尔赫斯以下的说法，这一点便显得更加突出：“对于但丁而言，贝雅特丽齐的存在是无限的；对于贝雅特丽齐而言，但丁的存在非常渺小，或许什么也不是。”

然而，即使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排山倒海，单单是这份爱也无法满足但丁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

其他同样浓烈和紧迫的热情，尤其是对政治与知识的热情，撼动着他的精神。

但丁对政治的热情早在年轻的时候便已显露出来，他很早就对公共事务产生了兴趣。

因家庭的原因，但丁走上了这条道路。他既非贵族，也不富有，所以必须在当时的佛罗伦萨社会中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因此，二十四岁的他参加了佛罗伦萨对抗阿雷佐的堪帕尔迪诺战役（Campaldino，1289 年）。此后，他也参与了城邦的各种政治活动。在当时，非豪门的贵族只要加入一种行会，就可以担任公职，于是但丁加入了医生和药剂师行会，并成为人民首领特别议会成员，以其特殊的口才为人称道。他在佛罗伦萨越来越受欢迎，最后在三十五岁那年与另外五人一起被选为执政官，任期两个月（1300 年的 6 至 8 月）。

正如他在现已失传的信中所写的，这个职位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对我来说，那些在任执政官期间召开的那些集会是不祥的，都是我后来的不幸的起因。"

的确，在此期间，由于白党和黑党之间的冲突和骚乱，两个派系的重要成员都被流放，其中有圭多·卡瓦尔堪提。在寇尔索·窦那蒂（Corso Donati）被流放的一年后，他遭到流放。几个月后，圭多·卡瓦尔堪提的放逐令被撤销，但他在 1300 年 8 月死于疟疾。对窦那蒂的判决仍然有效，这也加剧了派系之间的矛盾。

黑党在教皇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弟弟瓦洛亚（Carlo di Valois）的帮助下重新夺回了城市的控制权（1301 年 11 月）。然后，一连串的抢劫、放火、寻仇与破坏事件开始，但丁的家也未曾幸免。数以百计的被告没有经过辩护就被判刑，有些刑罚甚至很严重，如流放和死刑。

但丁被指控盗用公款，还有其他无确切证据的罪状，没有出庭的他与其他人一起获判，被处以一个相对轻微的惩罚：监禁两年，撤销公职，罚款五千弗洛林币（fiorini piccoli，1302 年 1 月）。然而，但丁早在 1301 年 10 月便出使罗马，安抚卜尼法斯八世，没有

回佛罗伦萨为自己辩护和缴纳罚款，他认为这个判决不公不义。

黑党立即做出反应：没收其财产，判处其火刑。他的孩子和妻子因与窦那蒂家有亲属关系得以幸免。但丁近二十年漫长而痛苦的漂泊生涯从此开始，直到 1321 年去世。

但丁有生之年再也没见过心爱的佛罗伦萨。

对诗人但丁这一切而言，这却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政治的省思也是如此。

1304 年白党企图武力重返佛罗伦萨，以失败告终。与但丁一起流放的同伴指责他胆小懦弱，甚至以背叛等不实的罪名指控他，让他再次经受背弃的痛苦。流亡和不公的判决让他痛苦，但是这些苦楚、破坏名誉的指控和对那些共患难的伙伴的行为的失望，加深了这种痛苦。

但丁决定抛弃党派，“自成一派”。

这件事影响到他对政治和道德的反思，让他预见到一种更高的秩序的到来，这种秩序节制人类的私欲，引导人类追求公众利益。

帝国和教会这两个最高权威是平等的，应各司其职，确保集体的利益。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都必须和谐地融入神为全部造物安排的一个较高的宇宙秩序中：

> 一切事物之间都有秩序，这是使宇宙和上帝相似的形式。
>
> 《天国篇》，第 1 章，第 103–105 行

所有的生物（有灵的、理性的、天国的生物）必须遵循宇宙的和谐，才能与神相像。被赋予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人打破了这种和谐，造

成了混乱和无序，这便是所说的原罪。因为本能与激情，人类为了颠覆神为其所安排的道德秩序，所以必须运用理智来克制内在的冲动。

文明的社会也是这个观念体系的一部分。

皇帝是世俗世界的至高权威，须尽监督之责，确保世俗生活中所有人遵循此秩序。

教皇是至高无上的灵性权威，须将人们引向永生，督促自身及他人遵循道德和宗教规范。

在道德上，皇帝和教皇必须各自完成上帝指派的任务，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谋福利，并相互尊重，尽管君王必须像长子尊敬父亲那般尊敬教皇（《帝制论》，第 3 篇，第 16 章）。

“在教会与帝国之间他没有选择：他接受教会，前提是教会必须净化；他渴望帝国，前提是帝国全然地忠于职守。他不希望皇帝奴役教皇，也不希望教皇干涉皇帝的职责。而且，他将长久以来相对立的两种力量团结起来，期望他们平起平坐，达成一个超越双方的更高目标：为受苦的人类服务，给世界带来和平。”（Papini）

但丁在作品中指责某些人、社会阶层和当时的教会背叛了自己的重要使命，所以，尽管但丁已经脱离了任何派别，他的这个崇高的思想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攻击。

在但丁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特别是《神曲》，都弥漫着一种伦理和政治的激昂情绪，而且语调从鄙夷到恳求，从讽刺到痛心，从怜悯到蔑视，从谩骂到挖苦，多有变化。

不管是佛罗伦萨市民还是教士，不管君王还是教皇，在自治城镇和意大利的各个角落，凡是堕落的人都令他愤怒。

他说尽了佛罗伦萨和自己同胞的坏话。佛罗伦萨是“万恶的城

市”、“万恶之巢”。佛罗伦萨人是“贪婪、忌妒、狂妄之人”，是“忘恩负义、心肠邪恶的市民”。

比萨是“人民的耻辱”，它的居民是“诡计多端的狐狸”。

热那亚人“远离一切美好风俗，充满一切恶习”。

意大利则是奴隶，是苦难的客栈，是“狂风暴雨中无舵手的船，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妓院”。

对于皇帝，他的口气中有种痛心，几近哭诉，有时也会是呼吁，呼唤神圣的复仇。

对教士、修会和教会的上层，但丁这位“手无寸铁的先知”则以严词批评。诗人在《神曲》中借各种事件与情节，鞭挞教会的腐败，试图将他们引回正途。

但丁之所以大发雷霆，并不是因为那令人痛苦且不公的流亡生涯让他心生怨恨，也不是因为他对卜尼法斯八世和后任的扩张主义的反感。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许多教士，有时甚至是教皇本人的罪恶行为，在他内心激起了极大的痛苦和愤慨。

但丁认为他们背弃了教会为人类谋福利的至高使命。当他看见正是那些被赋予圣职的人背弃传统，不追随伟大圣人时，心中便充满愤怒。

为了让自己的严词更具权威性，但丁不仅用了《圣经》的语气，引用《福音书》，还提到了历史上教会中一些伟大人物。

除了自己的语言之外，他借用圣本笃、圣托马斯、圣波那温图拉之口，以愤慨的语气反对教会的腐败。这些抨击在《神曲》中越来越激烈，并在诗歌结束时达到高潮。就在天堂中，圣彼得针对当时的教皇以及一般而言所有那些行为与“贪婪的狼”无异的教士发

出了最严厉的谴责。(《天国篇》，第 27 章，第 19–63 行）

诗人借耶稣基督的继任之口说出的语言非常犀利，与天堂仁慈、善良、和谐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彰显其谴责之意。所有的至福者和圣彼得都纷纷附议，因教会和教皇的腐败羞红了脸，但丁的谴责便显得更深刻有力了。

但丁说教廷是“发出血腥和臭味的阴沟”，并说，“那个从上界坠落下去的邪恶者在地狱里感到高兴”；他也为几位被控以买卖圣职、异端邪说、背叛及其他严重恶行的教皇、枢机主教和教士在地狱里分配了位子；而他如此颂扬帝国，并挞伐教会的世俗权力，也极可能给自己招来侮辱教皇，甚至异端邪说的罪名。

然而但丁早已为之做好了准备：先让圣彼得在教义上赦免他，又借着自己和其他的至福者之口赋予自己宣扬道德的使命，仿佛让天堂见证他作为先知的身份：他的话一开始可能“味道辛辣”，但后来，一旦这些话被充分理解，它们将给听者“留下摄生的营养”。

但丁就这样将严厉抨击融入了更高的伦理和宗教视野中，正因为他攻击了那些鼎鼎有名的人物，他的诗也有了“劝世寓言”的价值。

“依靠理性和信仰的至高权力，他的文学天才大胆地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呈现出他认识的这个世俗与历史的世界。上帝也已对此做出了最终判决，并为一切在神圣的秩序中安排了位子。经过审判，各个人物的世俗本质也没有在末世审判时遭抑制或削弱，而是保持了人在世俗与历史世界里的本质，进而与他们的永恒命运相连。”(Auerbach)

对知识的热忱

对真理的追寻和对知识的热情是两种强大的动力，将但丁引向哲学与其他学科。

尽管爱情和政治都令他内心激动，却无法满足他那躁动的精神和对人生与世界的好奇心。

因此，他后来带着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哲学的研究。

“我开始频繁光顾她（哲学，译者注）真正出现的地方，即修道院和哲学家的辩论，因此，我不久，可能两年半以后，就感觉到了她的甜美，对她的爱战胜了其他所有的想法。”（《飨宴》，第2篇，第12章）

神学研究和哲学辩论占据了但丁的全部。

当时有几个学派在从事宗教研究：圣马利亚修道院的多明我派（Domenicani）、圣十字修道院的方济各教派（Francescani）以及圣斯皮利托修道院的奥古斯丁派（Agostiniani），而“哲学思辨者的辩论”多半在大学举行，特别是在波伦亚大学。

但丁敞开了那颗好奇而躁动的心，与各个神学流派和神职人员的接触，与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交游带给他智性的满足。这些哲学辩论不局限于基督教神学，更涵盖了异教、希伯来和伊斯兰教思想。

但丁非常重视理性，想理解、观察和解释一切。他喜欢让事情清晰而有序，希望人能认识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

他喜欢物理和哲学思辨，想了解世界和人类的秘密，想知道人从何处来，又归向何处，想知道我们此生应该如何行事，想知道人之为人的意义究竟何在。

“他的哲学思考来自于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在那当中，他发现自己长期以来的预感获得证实，与宇宙合一的愿望得到了滋养，很快就在内在的想法与外在的知识之间找到了一致性。”（Auerbach）

然而，他还想将自己知道的事解释给大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很有学识，或自认为很有学识的人，也包括那些所知极少，或完全不知道的人听。他想剥开知识的面包，让所有人品尝，因为他相信所有人对知识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

就好像《神曲》里常常出现的那样，但丁似乎对世俗充满了疑惑，对超凡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不断地向他的向导们发问，毫不顾忌这样会显得幼稚或任性。

当然，他也在将答案提供给读者，借此鼓励他们培养观察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

他想证明，真理源于疑问，源于坚持不懈的发问，源于对于不充分或不精确的答案的不满。

他也想借此证明，只依靠自己，人无法到达目标。在追寻真理和至善的道路上，人需要可以信靠的老师和向导。

但丁告诫我们，求知的道路狭窄而艰辛，必须付出努力，必须有热情，需要“长久学习”和“深爱”，凭借这两点，他就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帮助。（《地狱篇》，第 1 章，第 83–84 行）

追寻真理意味着将自己托付给古代的大师，并勇于超越他们的成就。

解释用俗语创作《飨宴》的动机时，他说要让这部作品成为穷人的知识食堂。他自己也曾提到，知识在思想中最重要。

但丁并不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学者。他声称自己只是捡起了智者掉落的面包屑，交给那些对于拉丁语和哲学及神学研究一无所知，被排除在知识飨宴之外的“可怜人”。

他知道，传播知识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类“自然而然”便受到求知欲的驱使：“科学是我们的灵魂的极致境界，是我们最终的幸福的所在。”（《飨宴》，第1篇，第1章）

在某些被选定的灵魂中，这种火焰最旺，追求知识的力量甚至让人牺牲至亲之情：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为了遵循至高知识的召唤，甚至牺牲了父爱、孺慕之情和夫妻之情。

但是，智者不应将知识据为己有，他有责任让同胞也能分享。这便是但丁赋予自己传播知识的使命。

俗语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知识的盛宴”。在这个意义上，不以学者自居的但丁俨然是个思想上的贵族。在中世纪全盛期，将知识从狭窄的学术圈里解放出来，送到“平民”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的精神。

然而，比起《飨宴》和以俗语撰写的其他作品，《神曲》又有所突破：这部作品是但丁传播知识最有力的工具。

这“神圣的诗文”使用了充满诗意的语言、丰富的意象、隐喻和省思，比《飨宴》等语气激昂的散文作品更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但丁有时会直接向读者说话，敦促他以更加专注和严谨的态度，探寻答案，而不是满足于肤浅的解释。他邀请读者猜想“神秘的诗句的面纱下隐藏的寓意”。（《地狱篇》，第 9 章，第 62–63 行）

对但丁而言，理想的读者是一个能在内心将大师的教导融会贯通的人。他开始怀着勇气和决心追求一切喜悦和满足感的泉源——真理：

> 读者呀，如果你愿很快感到乐趣而很久也不疲倦的话，那你就仍旧坐在你的长凳上，继续思索你先尝到的东西吧。我已经把它摆在你面前，现在你就自己享用吧。
>
> 《天国篇》，第 10 章，第 22–25 行

“带着造访新大陆、探寻新世界的精神去阅读《神曲》，我们不应该剥夺自己这种乐趣。《神曲》是一个未知的星球，在那里我们能找到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事物。”（Roberto Benigni）

无罪流放

如果没有贝雅特丽齐的死，没有流放的经历，《神曲》又会是怎样一部作品呢？

假使心爱的女人没有早逝，假使他没有被迫远离佛罗伦萨，在那里直到去世，这将近二十年里又会发生什么呢？

前者在他的青年时期，后者则在他的壮年时期带给了他冲击。这两个重大的事件给普通人和作家但丁在心境和作品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假使他像彼特拉克那样经历了正常的人生，获得了荣誉和舒适的生活以及人们的赞扬，他身为常人的一生，以及他的文学进程，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之所以会给自己和读者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用一系列的假设来改编历史，而是为了强调，有些事件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贝雅特丽齐的重要性和她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先前已经提过。在此，我们想要强调流放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但丁的作品以及身为普通人、诗人和先知的但丁，让他逐渐变得成熟。

每当这位作者提到别离和距离时，流亡带来的伤心和痛苦的语气便弥漫在但丁的字里行间。

我们想到《神曲》中一些著名的段落：

现在已经是使航海的人在告别了亲爱的朋友们那天，神驰故土，满怀柔情的时刻；是使新上征途的行旅听到远处传来的似乎在哀悼白昼的钟声时，被相思刺痛的时刻。

《炼狱篇》，第 8 章，第 1–6 行

而下面这部分的戏剧性又大大增加：

你将舍弃一切最珍爱的事物；这是放逐之弓射出的第一箭。

《天国篇》，第 17 章，第 55–57 行

流亡使诗人心境中今昔的对比愈发尖锐，激化了对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爱恨情仇，让他返乡的愿望更加迫切，也苦苦期盼世界帝国的到来。

流亡使得建立世俗与精神两种秩序的需求更加紧迫。两种独立自主和具有主权的秩序负责正确地引导人们找到世俗的幸福，并且在死后得到救赎。

游荡在一个又一个的宫廷间，他感到极度痛苦，乞求当权者施舍令他倍感屈辱，流亡加深了这些感受，也让他愈发自傲与自尊。

流亡拓宽了诗人的人文视野与精神视野，让他感觉自己不仅是不屈不挠的佛罗伦萨人和意大利人，更是世界公民。

流亡带给他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让诗人渴求正义，并偏爱预言，让他的呼吁、规劝与谩骂提升到更高的道德救赎

层次上。

“直到现在他才变成一个孤独无力的流亡者。他的声望与物质状况取决于他的朋友和保护者的待客之道。他那强烈的自我意识，不甚随和、敌视一切惯常事物的气质，骄傲的言行举止都使得他的命运艰辛而苦涩。”（Auarbach）

然而，但丁并非只是消极地接受流亡的命运和那“令人痛苦的贫穷”。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因此，他骄傲地将自己称为“无罪的流亡者”。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时也难免沮丧，在希望中获得暂时的慰藉。有时，他尊严地宣布自己被迫流亡，维护着自己的名誉，但接着又期盼同胞能大发慈悲，让他返回家乡。

面对逆境，他要让自己坚强，却不得不承认“流亡所导致那始料未及的贫穷”带来的后果：这种贫穷对他而言是“残酷的迫害”，使他一无所有，关在“监牢的陋室”中。

借高祖父卡洽圭达之口，但丁赋予自己宣扬真理的崇高使命，以审判者、诗人和先知自居。

但他也必须承认，不幸的命运一会儿把他甩向这里，一会儿甩向那里，“好像既无帆，又无舵手的船，被凄楚的贫苦吹来的干风刮到不同的港口、河口和海岸”。因此，他四处流浪，“以异邦人的身份，乞丐般走遍几乎所有说这种语言（意大利语，译者注）的地方”。（《飨宴》，第1篇，第3章）

当然，流亡的生涯中，并非每一年都如此艰苦和屈辱。

有些领主，尤其是玛拉斯庇纳侯爵（Malaspina）、斯卡拉家族（Scaligeri）、圭多·达·波伦塔（Guido Novello da Polenta），对但丁

非常敬重，热情地招待他。

在《神曲》和《书信集》，但丁对这些领主表示感激与赞赏。他假借曾祖父之口以高贵的言辞对斯卡拉家族大家赞扬。（《天国篇》，第 17 章，第 70–93 行）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他这样有个性和傲气的人而言，待在宫廷里想必是件痛苦的事。

除了极少几次被赋以重大的外交或政治任务，想必他常常不得不忍受某些与他格格不入的生活与各式人物。

我们不该忘记，当时的宫廷里到处是平庸和肤浅的人，有时还会有弄臣与食客，而他们极可能捉弄了这位性格古怪傲慢，还声称从阴间游历归来的人物。

这一切对于可怜的但丁来说想必不容易。

此外，期盼重返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和帝国境内重建秩序和正义的愿望也不时在他心中重新燃起。

亨利七世 1309 年当选皇帝，这在但丁心中燃起莫大的希望，可惜这位善良的君主无法扭转当时的时局。

但丁写了一封长信给皇帝，恳求他入主佛罗伦萨，树立君权，还写了一些信件给帝国的诸王和佛罗伦萨人。然而，这一切都不得而终。

在但丁的时代，团体、政党和派别之间争斗不休，这些斗争不会因为皇帝微弱的干预而平息。亨利七世在 1313 年去世，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而“阿维农之囚”（cattività avignonese）也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神权政治的美梦。

因为先前写给佛罗伦萨市民的那封火药味十足的信，但丁被排

除在佛罗伦萨 1311 年颁布的大赦令之外。1315 年，诗人流亡异乡已近十五年之时，他看到了返乡的最后一线希望。

政治难民只要交付罚款，便可返回佛罗伦萨。然而，被判有罪的人必须公开道歉，并参加一种极为羞辱的“祈请原谅仪式”。

迫于但丁几位朋友的压力，佛罗伦萨当局将但丁的名字列入了赦免名单。

然而，在一封信中，他以坚定的口气告知他的一位“佛罗伦萨友人”，自己无法接受佛罗伦萨当局的条件。这封信也因其尊严和高贵的精神闻名于世。被迫离乡十五年的但丁回乡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这个拒绝的代价之大可想而知。此外，这也意味着他接受被判处死刑（不再是火刑，而是斩首）的处罚，而他的子女也遭流放。

“佛罗伦萨和但丁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共识：这个城市和它的市民同样固执。诗人要城市承认他的荣耀；而城市只想让他承受屈辱，让他流血。”（Papini）

比起爱国和死亡来说，但丁认为名誉和尊严更重要。

但丁以高尚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一点，如今这些话仍警戒着世人。返回佛罗伦萨的道路不是忍受屈辱和为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请求原谅，而是一条不伤害荣耀与名誉的道路（“但丁的名誉不会因此受损”）：否则，“他绝不返回佛罗伦萨”。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丁接着说道。难道我不能在其他地方看见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难道我不能在其他地方冥想那普天之下无处不在、甜美至极的真理？（《书信集》第 12 章）

于是，尽管发自内心地爱着佛罗伦萨，他就此化身为世界的公

民。也以郑重的语气重申，对于追求“美德和知识”先于一切的智者而言，世界便是他的祖国。别人可以夺走他的一切，却无法剥夺他的荣誉、尊严与精神上的自由，更无法夺走他冥想天空之美和纵身哲学思辨之乐的机会。

如今，但丁已无望通过法令、赦免或大赦返乡，只能盼望残酷的佛罗伦萨人会看在他的功劳的份上重新对他敞开大门。

《新生》、《帝制论》、《飨宴》、《论俗语》等作品都不足以帮助他实现愿望：只有《神曲》才能创造奇迹。

在他看来，在这首伟大的诗歌面前，佛罗伦萨人绝不可能无动于衷。

况且，他也不是从前的但丁了。多年的苦难染白了他的头发，为创作这部诗作付出的努力也让他牺牲了许多（“挨饿、受冻或失眠”），也让他“消瘦了许多年”。就凭这些，难道他不应该回国，在他当初受洗的洗礼盆边戴上诗人的桂冠吗？（《天国篇》，第25章，第1–12行）

遗憾的是，事情的结局并非如此。

他受小圭多·达·波伦塔之命出使威尼斯（Venezia），归途中不幸染病（应该是疟疾），于1321年9月14日在腊万纳（Ravenna）去世，并被安葬在那里*，享年56岁。

他想回到佛罗伦萨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

近二十年悲伤、屈辱和痛苦的流亡生活随着诗人的安葬而告终。然而，因为他的苦难，这部人类心灵所能构思来的最为大胆

---

*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为但丁设了一个朴素的墓，不过是个空的衣冠冢。——译者注

而神奇的诗作有了更深的意蕴：这个作品“融合了古典时期所有史诗、抒情诗和悲剧的精神，所以不仅是基督教文明最伟大的诗篇，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诗篇中最为完备且登峰造极的作品”。（Flora）

第二章

《神曲》

概　述

如大家所知，这部作品最初的名字是《喜剧》，而不是我们熟知的“神圣的戏剧”——《神曲》。“也许但丁不会接受‘神圣的’这样一个形容词。如果有证据说这是他本人的选择，我们要说，这个形容词不会加强所修饰的词的力度，而是会消减它。”（Pontiggia）

假如按照诗人写给斯卡拉的书信的说法，用《喜剧》来命名，可以突出作品与悲剧不同。从内容上说，作品以不幸开始，以幸福结束；从风格上说，诗歌的语言是“低俗”的，即普通人所使用的语言。

通过题目，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作品的本质和写作动机：

——它涉及到生命中各个层次的问题，还有人的本性，而风格则从最高雅的到最低俗，富于变化；

——作品用俗语写成，让所有人都能读懂，包括当时的大部分人——那些不懂拉丁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骑士、银行家、商人、手工业者等）；

——作品有教育意义，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无论是博学的人，还是没有学习过的人，“都可以使他们脱离现有的、可悲的道德处境，让他们获得幸福”。

但是，这只是最基本的说明，因为但丁的《喜剧》涵盖的内容远比标题揭示得丰富。

还要注意的是，但丁最初将该书的读者定为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文化水平的人。创作过程中，他慢慢意识到自己作品的主题复杂而且难度较大，尤其是哲学、道德和神学的问题，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较多，还有交织在一起的深奥寓意，而且各篇在风格上都各有特点。

但丁也多次感觉到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意象和场景的含义，告诉他们自己在描述特定主题或事件的困难，期待读者依靠灵性和悟性面对那些越来越复杂抽象的问题。

这在《天国篇》特别明显。诗人好像针对的是少数读者，那些长时间反思深刻主题的少数读者。

因为《天国篇》的语气越来越有针对性，涉及的主题也越来越艰深，所以诗人放弃了最初针对所有人的设想，他把读者群限定在一小部分人，即灵魂高尚的人。

就这样，我们可以说《地狱篇》针对所有人，《炼狱篇》是针对很多人的，而《天国篇》是针对少数人的。

按照这个思想脉络，“喜剧”这个词——或者但丁所说的“喜剧”，比较适应于《地狱篇》和《炼狱篇》，与《天国篇》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天国篇》展示出来的风格是宏大的、野心勃勃的，是“神圣的诗篇”和“献祭的诗篇”。

实际上，这是“但丁诗篇的两面性”。“一方面，这是一篇檄文，是对道德和政治的批判，言辞很尖锐，语体也不是很高雅；另一方面，这是崇高和深邃的诗歌，有深层的神学含义，有些内容高不可测，让人难以捕捉。”（Mirko Tavoni）

所以，薄伽丘，但丁的推崇者，在《但丁赞》（*Trattatello*）中，将《喜剧》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神圣的”。他当时无意改变原本的题目，可是两个世纪之后，1555 年威尼斯的版本以“神圣的喜剧”为标题，从此人们渐渐忘记了“喜剧”这个标题。

薄伽丘也是第一个“解读但丁”的人。诗人去世几十年后，他在佛罗伦萨的圣司提反（Santo Stefano di Badia）教堂为公众讲解但丁的作品。很可惜，他只讲到了《地狱篇》的第 17 章——当时佛罗伦萨鼠疫盛行，薄伽丘病倒了。

像萨凯蒂（Sacchetti，1330–1400 年）在他的两个短篇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薄伽丘的讲解很受公众欢迎，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包括最下层的人们。另外，有关但丁和他的杰作的轶事也开始流传。

诗人去世后，画家乔托受人之托，在佛罗伦萨的波德斯塔宫（Palazzo del Podestà）绘制了但丁像，这幅画像一直到瓦萨里（Vasari）时代还很清晰。

有赞美和盛誉，也必然有批评，有时是尖锐的批评。

当时有学者谴责薄伽丘阅读俗语作品，而且针对的是大众的作品（这正是但丁希望的）。有几个大家族反对这部诗作，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古老的和当时的家族成员身处地狱，成为但丁道德审判和政治批判的对象。一些狂热的神学家在《神曲》中看到了有悖于正统教义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教皇政治职务的部分。

学者对但丁的负面评价不足为奇：在当时，能够欣赏但丁的才华和这部作品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坛的“革命意义”的人毕竟不多。在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年，波伦亚有一个平庸的教书人，乔万尼·戴

尔·维尔吉利奥（Giovanni del Virgilio），竟建议但丁放弃俗语，用拉丁语写高雅的诗歌，以获取名誉和声望。

但丁坚持自己的选择，告诉这位波伦亚的文人说，他会靠俗语作品赢得声望。事实也正是如此——从薄伽丘到我们的时代，但丁虽然历经波折，但他的确是通过俗语作品获得了声誉。

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时的文化环境：虽然拉丁语因高贵典雅而受推崇，但丁却意识到俗语的革新性。他的意识具有前瞻性，充满了创新精神。

相对于“温柔的新体诗”同时代其他的文学流派，但丁让俗语实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飞跃，他把俗语的表达提升到让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通过《新生》、《诗歌集》、《飨宴》，尤其是通过《神曲》，俗语成为一种有力的语言工具，成为诗歌和散文的媒介，用于表达思想、情感和想象的各种变化。

但丁对于俗语的掌握已经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可以用俗语表现那些悲剧的、喜剧的、激烈的或者哀伤的场面，展示爱恨情仇；他表达那些高贵、细致、痛苦或者卑鄙的灵魂深处的声音；他把形形色色的语言，从政治到科学，从天文学到哲学，从伦理到宗教，各种语体变化应用得得心应手。

但丁从他能接触到的语言材料中汲取养分，满足他在文学、诗歌、哲学和宗教伦理方面的表达需要：从当时的佛罗伦萨语到古托斯卡纳语，从拉丁语到普罗旺斯语，从意大利各地的方言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语言，都成了他的俗语文学语言。

这份巨大的语言遗产包含了很多新词，因此但丁对未来意大利

语的框架的形成功不可没。后来，彼得拉克、薄伽丘，以及15、16世纪的其他作家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17世纪初，意大利出现了第一部关于意大利语的系统著作:《秕糠意大利语词典》（*Vocabolario della Crusca*，1612年）。

但丁不仅是一个名传千古的诗人，也理所当然成了“意大利语之父”。

“在一个相对短的篇幅内，《神曲》创造了奇迹，不仅仅体现了诗意的高度，内容丰富，在语言风格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但丁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加工和改造，以清楚有力地表达思想，他同时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Malato）

《神曲》介绍

《神曲》写的到底是什么?

《神曲》写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或者说是我们有些人的经历。他们在人生的某些时刻遇到了深层的精神危机。但丁把这种危机安排在“人生的中途”，也就是说，三十五岁的时候。但丁按照《圣经》(《诗篇》，第 89 章，10）里的描述，认为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岁。

然而，但丁所描述的危机，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

那是深层的危机，会侵袭人生命的各个方面，会搅动他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会让人“崇拜”物质和世俗的浮华：肉体、自我、权力、贪婪和虚荣，占有那些虚幻的东西。

这就是一直以来，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崇拜物”，为了他们，人们总是愿意牺牲一切。

最后，人失去了生活的方向，追求这些颠倒的梦想：

追求福的种种假象，这些假象绝不完全遵守其任何诺言。

《炼狱篇》，第 30 章，第 131–132 行

人们变得盲目，无法辨别善与恶，真实和虚假，最后彻底迷失了自己。那真是让人绝望的境地："它的苦和死相差无几。"（《地狱篇》，第1章，第7行）

但是，对于但丁来说，人来自上帝，注定要归于上帝。

他事先透露了《神曲》的核心内容，就像他在《飨宴》中写到的：

"我最渴望的事情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也就是回到最初。因为上帝是我们灵魂的创造者，他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灵魂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本原。就像一位朝拜者走上了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远远看到的每栋房子似乎都是可以居留的地方。如果没有找到寻觅的东西，就会向另一栋房子出发。就这样，经过了一栋又一栋房子，直到找到归宿。我们的灵魂也一样，忽然进入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生活，用眼睛寻找至善，这时候看到的任何事情，都以为是好的，都以为是至善。"（《飨宴》第4篇，第12章）

面对迷失，人们还有救赎的可能。人都了解自己的局限，总是求助于理性和信仰。

就这样，但丁开始了艰难的旅程，反思罪恶的恐怖（地狱），接着一步步净化（炼狱），最后享见天主（天堂）。

但丁给他自己，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请我们随他开始朝圣之旅，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旅程中获得教益，和他一样得到升华。

这场救赎之旅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吗？这场净化之旅的"附记"是写给自己，也是写给他人的吗？

《神曲》当然涉及这些，但假如这部作品仅限于此，那它也只是一个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个人的伦理和宗教体验。

实际上，这只是作品的框架。在这个基本构架之上，会展示出

各种人物、形象、情景、场面、时间、会面、矛盾、回忆、比喻、隐喻。整个作品结构恢宏，像哥特式大教堂一样高大宽敞，有些内容光辉四射，可以绘制在西斯廷教堂的墙壁上，还可以通过贝多芬的交响曲来表现。

这就是但丁诗歌的奇迹：他有能力把人类的各种体验加工成艺术，中间穿插历史事件、神话人物、人世冲突、圣经典故、哲学反思、神秘主义、宗教分析、政治辩护、道德审判等。

这个奇迹来自但丁神奇的想象力。他创造一切，改变一切，让人相信一切都是真的。他创造了一种语言，在他之后，人们用这种语言几乎可以表达一切思想和概念，包括那些最抽象、最微妙和高深的东西。

但丁诗歌有很强的“画面感”，能让我们相信《神曲》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可信的。

但丁的神奇之处，在于他引人入胜的能力，让我们能真实感受到虚构的神奇故事。除了叙述真实可信，他还能非常高明地把事实和想象，历史和艺术创作，个人情感和宇宙情怀，每个人的渴望和痛苦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他的诗歌里，会带着一种信任，顺从地跟随作者的脚步，就像但丁追随导师一样，开始这场想象中的旅行。待游戏结束时，寓言变成了现实，梦境成了实景，诗歌的魔法把梦想变成了生活体验。

“阅读但丁的作品时，一般人都是无意识的，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读下去，很少注意到另一个世界或者关注作品的道德因素，基本上不会关注隐喻，他们尽情地享受诗意的语言。这部作品提炼了各

种形式的激情，把它们转化成准确而有力的文字。”（Croce）

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神奇的艺术效果？

首先要提到但丁高超的技艺。薄伽丘在深刻理解了但丁的作品后，充满崇拜地说：但丁的艺术水准如此之高，哪怕他的缺陷都会转化成诗歌的一部分。一方面，缺点会让作者充满人性，因为作者常常会被神化；另一方面，这些“缺陷”有时候会变得非常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这会让《神曲》的情节更加丰富复杂，作品中的自传成分也一样——这些自传性描写在《神曲》中多处出现。

提到自传，情况也很复杂。我们几乎分不清作者但丁和旅行者但丁，很难把作者的经历和诗歌表述区分开来：虚构和现实，想象和自传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想象的和真实的部分混合为一。

但丁诗歌创作的感染力来自于各个方面，包括性格因素、历史事件、道德反思、宗教信仰、哲学观点、古典作品、《圣经》、神话人物、爱的激情、政治抱负、对正义和秩序的渴望、对于完美的追求、对于上帝的召唤等。

“《神曲》作为一个道德和宗教的世界，是对永生的思索，对于有罪的人是痛苦，对于高尚的人是快乐；就像政治世界，这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个帮派勾心斗角之后，走向统一和专制的过程。但丁个人生活迷失，社会的宗教和政治彻底迷途之后，重新找到正途是唯一的目标。”（Flora）

因此，薄伽丘提出来的观点并不夸张：“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敏于学习，更擅长获得知识；他想获得的知识，总能获得。”

谈到细节问题，薄伽丘补充说：“但丁才气很高，文笔精妙，是一位具有超人记忆力和敏锐洞察力的诗人。”关于但丁，我们只要沿

袭薄伽丘，以及其他古代和现代评论者的说法就可以了，否则容易言过其实。

但丁高傲自负，一定不喜欢别人盲目吹捧。他一直要求读者像他在那个想象的旅途中一样保持头脑清晰，时刻警惕。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但丁的性格和诗歌的特点。

要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作品，我们不要忘记他是富有激情的人，比较容易陷入极端的情感，以至于在爱和恨上都变得没有节制。

他对贝雅特丽齐的爱就没有节制；他对其他女人的激情也没有节制；他对佛罗伦萨的攻击也没有节制；他对朋友和敌人的感情也没有节制。他高傲自负，在这个世界上的自我存在感、使命感都很强烈，但他的性格特点还不止这些。

但丁还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他远离人群，寻求孤独，但是也追求掌声和荣耀。他对一个女人怀有无上的爱——这个女人被提升为天神，坐在上帝的旁边，但他同时也沉迷于放荡和肉欲。他颂扬谦卑，呼吁上天的正义，却一直在主观和专横地审判别人。他想写一部大家都能读懂的长诗，可最后以《天国篇》结尾，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篇是写给少数人的，也就是上帝选中的人。

虽然如此，正是这些充满人性的特点，放荡、高傲、过激、寻求荣誉、言行不一，让但丁充满人性，离我们很近。

他曾经被奉为神灵，现在我们让他从神坛上下来，跟随他的脚步，就像他跟随向导维吉尔的一样，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敬意。

我们专注地阅读《神曲》，沉浸在这部像大海一样浩瀚的作品里，然后用更好的方法来反思，理解和热爱这个充满美和智慧的海

洋，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在阅读《神曲》的时候，不要一段一段地读，也不要跳着读，要完整读下来，不要管是不是马上全读懂。

“没有一定的文化积累和语文素养，是没办法读但丁的，这种语文素养应该使读者能理解但丁，让读者和但丁面对面，或者是直接接触他的诗歌。”（Croce）

对《神曲》有各个层次的解读。要想达到深层次的阅读，就要像但丁在谈及维吉尔的作品时说的那样，“长时间的学习”和“热爱”。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像他的导师告诉他那样告诉你，“你熟悉全诗，肯定熟悉这一点。”（《地狱篇》，第 20 章，第 114 行）

当然，《神曲》里并非一切都好。

我们会对诗歌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但首先有必要理解并欣赏文本，更重要的是：要跟随三韵句神奇的音乐性，还有韵律，让我们的耳朵享受诗句的“声音”，让我们的心灵产生震颤。

我们要听从博尔赫斯的建议，对于他来说：“直接接触这部作品，直接阅读《神曲》，是文学最能激起人无穷幸福感的事情。”

但是，《神曲》从头到尾都一样美吗？

就像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神曲》也有它的两面性：世界情怀和个人情怀，或者可以说客观性和主观性。

就像其他音乐、图像艺术、小说和戏剧作品，有些作品或片段，所有人都会喜欢，但有时因时代变迁，或个人品味不同，作品的阅读就会受影响。

但丁的作品也遭遇了这样的毁誉。

彼得拉克的作品广泛流传之后——对于但丁，彼得拉克本身态度就暧昧不明，而且很矛盾。在 15 世纪末期，开始兴起了对但

丁的膜拜，学者们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阐释《神曲》中的象征和隐喻。

雕塑家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坦诺（Andrea Del Castagno）创作了一座站立着的，正在读《神曲》的但丁雕像（1450年）。在诗人诞辰两百年纪念时（1465年），多梅尼科·迪·米凯利诺（Domenico di Michelino）受人委托，在圣母马利亚鲜花教堂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壁画，颂扬但丁和他的《神曲》。

后来，出现了评论家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1481年对于但丁的评论。画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酝酿了十五年，完成了一系列绘画来展示《神曲》中的场景（1482–1497年）。

画家路加·西诺雷利（Luca Signorelli）从《神曲》中汲取灵感，绘制了奥尔维耶托大教堂（Duomo di Orvieto）的系列壁画；同样，米开朗琪罗也通过《神曲》中的描述，绘制了西斯廷教堂里的《最后的审判》（*Giudizio Universale*）。

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艺术家都把但丁当作导师，通过他来了解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在梵蒂冈的壁画上，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把但丁放在几位伟大神学家旁边，在《圣礼的辩论》（*Santissimo Sacramento*）这幅画里，但丁出现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斯（San Tommaso d'Aquino）的身边。在帕纳塞斯山壁画（Parnaso）中，但丁站在伟大的诗人荷马（Omero）和维吉尔（Virgilio）旁边。

瓦萨里让但丁出现在《佛罗伦萨的诗人》（*I poeti di Firenze*）这幅巨大绘画的中间，画面上还有彼得拉克、薄伽丘、圭多·卡瓦尔堪提、奇诺·达·皮斯托亚和圭托内·达·阿雷佐等诗人。

从16世纪开始，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写

给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i Medici）和索代里尼（Soderini）的信中，公开引用但丁和《神曲》的文字来描述他在南半球的旅行。

关于但丁，也存在不赞同的声音，尤其是文人中间。

16世纪中叶，在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年）这类权威文人的批判声音中，但丁热潮开始消退。尽管批评家都承认《神曲》“主题宏大宽广”，但是在写作上有非常明显的缺陷：作品中采用了“粗俗、不体面”的语言。

这些负面评价集中在17、18世纪，在这两个世纪里，除了很少几个例外〔康帕内拉（Campanella）、维柯（Vico）〕，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但丁的伟大之处。一些平庸的作家对但丁提出非难，说他是“没有天分，没有判断力的诗人”——这是保罗·本尼（Paolo Beni）对但丁的评价。同时，弗朗切斯科·福维尔·弗鲁戈尼（Francesco Fulvio Frugoni）宣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所有平庸诗句，都要比但丁的《神曲》好——但现在没人能记住他提到的那些诗人的名字（维达利、桑蒂尼利、泰斯蒂和鲁比利）。

文学批评家贝蒂内利（Bettinelli，1718–1808年）甚至说，《神曲》是“可怕的”，说但丁缺乏“品味和艺术鉴赏力”。

福斯科洛（Foscolo）反驳了这类指责。除了从文学批判的角度对但丁的作品进行分析，他还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赞歌。在赞歌里，他把但丁称为“父亲和伟大的诗人”，并发出呼语：“噢！我的父亲，无上的、写出无与伦比诗歌的前辈。”在福斯科洛之后，19世纪是这位伟大诗人和他的作品彻底翻身的时代，这也是历史和政治的需求，莱奥帕尔迪（Leopardi）、马志尼（Mazzini）、乔白第（Gioberti）和巴尔博（Balbo）等作家，都表现出对但丁的敬意。

从那时起，《神曲》出现了很多译本，而且同种语言的译本也有多个。随着译文的推广，但丁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艾略特到博尔赫斯，从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到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从弥尔顿（Milton）到乔伊斯（Joyce），许多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文学家，都写了和但丁有关，或者涉及到《神曲》的作品。

更别说建筑师、雕刻师和画家了：从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创作的《但丁的船》（*Barca di Dante*）到罗丹（Rodin）的《地狱之门》（*Porta dell'Inferno*），再到巴罗洛宫（Palazzo Barolo）中马里奥·帕兰蒂（Mario Palanti）创作的《地狱》，从科赫（Koch）的壁画和雕塑，到画家祖卡里（Zuccari）、多雷（Dorè）、达利（Dalí）和阿隆索（Alonso）对《神曲》中场景的再现。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阅读《神曲》？

因为但丁谈论了人类生活从最低下到最高贵的方方面面。

但丁抵达了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他超越了历史的偶然性。他的作品充满了回忆中的人物，有些人物因为他的作品而变得出名。

但丁揭示了这些事件和人物最核心的特征，赋予每样东西非常具体又非常普遍的内涵。

就这样，但丁世界中的情景、人物和事件，对所有人来说，都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那些人物事件栩栩如生，充满现实意义，可以引起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的共鸣。

“有一种不间断的创造激情贯穿全诗……无法想象可以用眼睛囊括，或者用形象展示出来这一万三千张面孔，这个多面体整齐，有规律，让人非常惊异。”（Osip Mandel'stam）

但丁有着较强的概括能力和描写的能力。他通常能在短短的三韵句中把一个事件、一个情景或是一个形象表述出来，像刻在大理石上一样逼真。

《神曲》因此就成了一个画廊，列满了各色人物，还有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事件和场景，像“电影”一样在变化和移动。

但丁是位伟大的戏剧作家和导演，总能够创作出新颖、充满动感的场面：他把人物、历史片段、真实生活、《圣经》、古典作品、传说、神话以及自己的想象都放在这些背景里。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但丁式的”世界，一个异常丰富而细致的世界。在这里，历史和传说，科学和信仰，英雄气概和道德，现实和想象，纯洁的感情和应受谴责的行为，人的怜悯之心和道德戒律，理解和审判，愤怒和同情，痛斥和怀念，预言和痛苦，提升和堕落……所有的因素都混合在一起。

无论来自何种文化，无论说何种语言，只要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就不可能不在《神曲》中找到共鸣。

克罗齐是这样总结但丁诗歌的世界性：“《神曲》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多愁善感，这里充满了生活的喜悦和痛苦，自豪和勇气，这些感情都受制于道德戒律，受极高的希望激励和支撑着……但丁不再是但丁，不再是作为人的但丁，而是这个永恒变动、不断革新的世界发出的声音，它传递给人的灵魂一种神奇的、激动人心的力量。”

《神曲》的起源

薄伽丘曾告诉我们，“但丁学习非常刻苦”，并以一则轶事为证：“有一天，诗人在锡耶纳（Siena），一整天都坐在长椅上读书，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他面前展开的节日演出和军事操练。”

凭着对知识的热爱和学习的激情，但丁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知识，再加上他的记忆力也非常惊人，就像一个活的图书馆，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之一。

但丁的整部作品集合了那个时代的重要知识，被看作是中世纪哲学、道德和神学的“大全”。

“在这样坚实的道德和智慧框架下，人世的情感——一种最丰富、最复杂的情感在悸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个认真观察、实验和反思过的灵魂，一个了解人类恶习和价值的专家，而不是那种宽泛的、概括式的、采用二手材料的专家。但丁亲身经历过那些情感，他带着想象力和热情，历经了生活的历练。”（Croce）

在他身上，体现了中世纪的几个文化领域的融合。

首先是古典作品。古代的几位大诗人，如维吉尔、奥维德（Ovidio）、贺拉斯（Orazio）、卢卡努斯（Lucano）、斯塔提乌斯（Stazio）等都是他的文学榜样；西塞罗、塞内加（Seneca）、波依

修斯（Boezio）等哲学家是他哲学思想的来源;《圣经》和奥古斯丁（Agostino）、大阿尔伯图斯（Alberto Magno）、波那温图拉和托马斯·阿奎那斯等基督教思想家的作品为他提供了宗教神学的参照。

他也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接触过阿威罗厄斯（Averroè）和阿维森纳（Avicenna）等阿拉伯思想家的作品。当然，他对中世纪神秘主义和智慧文学也比较熟悉。

但是，但丁最打动人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要知道，在人文主义时期以前，可供阅读的非古典主义作品并不多，而且，但丁在流放的过程中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图书馆供他阅读，我们不得不佩服他对所读书籍的掌握。

另外，但丁对基督教书籍和非基督教书籍也非常熟悉，并且能够把学过的知识运用自如。

他如饥似渴地在各种作品中汲取知识：从《福音书》到维吉尔的作品，从《旧约》到西塞罗的作品，从神话传说到宗教故事，从《变形记》（*Melamorfosi*）到《论哲学的安慰》（*De Consolatione*），都为他的作品提供了灵感。

有时候，他读过的一些句子、段落和故事，几乎完全融入了《神曲》。他们有时作为参照被提起，有时用于引出后面的内容。

尽管如此，这些引文和典故并不显得学究气，或者僵硬教条，因为但丁从这些伟大的诗人身上汲取灵感，力求达到他们的文学水准。他知道，在必要的时候，他能采用以赛亚的语言或者波依修斯的语调，西塞罗的思想或者托马斯的神学理论，奥维德大胆的想象或者奥古斯丁的冲动。

对于他来说，《旧约》和神话，古典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哲学反

思和神学思想水乳交融，一切都可以通过基督教的《启示录》得到验证。

基督是整个故事的核心，通过先知的预言，以及罗马帝国的发展，这个事件是注定的。它证明教会和帝国这“两个太阳”应该引导人类走向人间的幸福和永恒的幸福。

因此，这并不是单纯的学问，而是一种认识。这些思想和事件是造成肉身的准备。这也是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在传递着的消息——人会得到救赎。

对于但丁来说，道德和宗教是人类生活的核心。

忘记这一点，去追随那些轻浮的享乐和虚假的财富，是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最大危险。

那些虚假的“崇拜物”（权力、贪婪、物质财富、高傲、性，等等）的诱惑非常大。人们从一开始就受到诱惑的“伤害”，没有生来就依附于上帝——来自于上帝，并归于上帝；人们“落入凡尘”，被虚假的享乐吸引和迷惑。

但是，追随世俗的东西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治疗”，凡夫之人总是执着地追随世俗的虚荣：

> 有的人努力研究法律，有的人努力研究《格言集》，有的人从事教士生涯，有的人以暴力或诈术进行统治，有的人从事掠夺，有的人从事政务，有的人沉溺于肉体的快乐，疲惫不堪，有的人沉溺于安逸怠惰的生活。
>
> 《天国篇》，第 11 章，第 4–9 行

这种虚妄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诗人身上。他不仅仅受了肉欲的诱惑，而且受了高傲思想的诱惑。

这就是但丁在他生命的某个阶段面临的精神危机，也是迷失于密林中的缘由。

但丁觉得自己迷失了，他也知道自己会遭遇迷失。

这不仅是文学的虚构，也是一种真实的危机，贯穿着整个虚构的朝圣的旅途，影响着作者和作品。

诗人感到自己堕落得很深，可能会无法自救，正如贝雅特丽齐在做最后的净化时，提醒他：

> 他堕落得那样深，一切拯救他的办法都已不足，除非让他去看万劫不复的人群。
>
> 《炼狱篇》，第 30 章，第 136–138 行

这异界的旅行产生于一场危机，产生于运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工具来突破危机。贝雅特丽齐明确指出了但丁迷途的道德和思想本质，“他就撇开我，倾心于别人”。为了不让他彻底迷失本性，贝雅特丽齐又说：

> 他把脚步转到不正确的路上，追求福的种种假象，这些假象绝不完全遵守其任何诺言。
>
> 《炼狱篇》，第 30 章，第 130–132 行

但丁被这世界上的谄媚所诱惑：淫荡、虚荣和高傲，他以为通

过学习哲学，就可以得到最终答案，但实际上答案只能来自信仰。

只有一场长途的认识之旅，认识到罪恶与惩罚的恐怖，以及犯罪的下场，最后才能走上一条救赎和净化之旅。这场旅行引起的反思，让这位朝圣者意识到走上正途的必要性，他的理智战胜了激情：在旅程最后，他洗清了罪恶，本性得到了恢复。

朝圣者沾染的罪孽得到了清洗，之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充满欣喜地参观“地上乐园”，人类因为原罪曾被上帝从那里驱除。

要完成这场旅行，他还可以向前再走一站，这也是绝对唯一的一站：到天上欣赏“最后的秘密”。在最后这一段旅行，贝雅特丽齐取代了维吉尔，伴随着但丁，参观天堂的各重天，一直到最高天——上帝的居所。最后，圣母为他开脱，忠诚的圣伯纳德和其他圣人也都为他求情。

在这位朝圣者的眼里，一切都是“神化的”，都揭示了最深层的真理：对宇宙的认识、三位一体和转世的秘密。

最后一个情景是，被罪孽打乱的宇宙的秩序得到恢复。

这位朝圣者进入到宇宙的和谐之中，这是上帝之爱的结果，“好像各部分全受相等的动力转动的轮子似的转动起来”。(《天国篇》，第 33 章，第 144 行)

“这部神圣的诗篇，穷尽整个宇宙的事物，从罪孽的幽暗森林，一直引向圣人灵魂形成的耀眼的玫瑰，一直到神秘的三位一体，实现了不朽。”(Papini)

寓言、象征与数字

在《飨宴》中，但丁解释了《圣经》四重意义：字面义、“隐藏”的寓意、实用的道德的义和从需要精神世界解释的神秘义。（《飨宴》，第2篇，第1章）

按照作者写给堪格兰德·德拉·斯卡拉的信，《神曲》也像《圣经》一样，具有“多重含义”，可以有多重解释：除了字面的意思，还有隐喻意、道德义和神秘义（或者说附加的含义）。

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神曲》都需要阐释，需要时时刻刻挖掘字面意义之外的含义。但丁也告诫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首先需要理解字面的意思，假如有的话，可以再寻求寓意，“有时候……会偶然出现……其他意义”。

对于《神曲》中的寓意，非常有必要说明这样一个前提，这当然也符合作者的意图，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这些寓意，并想方设法寻求那些奥秘的含义。

不要总是试图寻找那些难解的、深奥晦涩的含义，这种尝试让某些学者对《神曲》的解读过于神秘，远离大众。

“但丁的隐喻并不是哲学的，也不是外在的，而是一种诗意的语言。他的语言非常明确，因为除了这些语言，没有其他的，因为

这些语言已经说明了诗人想说明的一切，也就是说，那些深层的隐喻所表达的微妙含义，最后依然是秘密。”（Flora）

略读这首长诗，借助对各个诗篇的明确注释，读者能感觉到各种“隐喻”和“象征”频频出现，相当有力。有些隐喻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这场想象的旅程从一开始，就代表了一个净化和提升灵魂的过程。

再比如，“密林”以及三头野兽（豹子、狮子和母狼）的隐喻就比较容易理解，还有，维吉尔代表理性，贝雅特丽齐是神学的化身，圣伯纳德则代表了一种静祷的生活。

还有一些比喻和象征比较复杂，如让河水变黑的“猎狗”，代表了一个人或者一种力量，让象征贪婪的母狼“在痛苦中死去”。

“口吃女”（femmina balba）的寓意也很明确：它代表了男人无法抗拒的病态激情（《炼狱篇》，第 19 章，第 7–24 行）。还有，反复出现的鹰是帝国的象征。

此外，从第一章开始，但丁经常会提醒我们，他有时候会用隐喻、象征或比喻的手法，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修辞手法所表达的含义：

> 呵，有健全理解力的人哪，你们揣摩在这些神秘的诗句的面纱下隐藏着的寓意吧！
>
> 《地狱篇》，第 9 章，第 61–63 行

这样的话在《炼狱篇》再次出现：

读者呀，擦亮眼睛注视这里的真谛吧，因为目前蒙着的面纱实在非常薄，通过它看到内部是很容易的。

《炼狱篇》，第 8 章，第 19–21 行

有时候，比如对圣方济各和贫穷女神的“婚礼”的解释（《天国篇》，第 11 章，58–75 行），但丁会主动揭示隐喻的含义，但他通常对这些隐喻避而不谈。

最有象征意义的，可能就是“地上乐园”里那个神秘的仪式队伍，一些人跟随着马车，马车象征着教会。（《炼狱篇》，第 29 章，第 43–150 行）这一部分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象征，向这位朝圣者揭示教会所面临的攻击和劫难。（《炼狱篇》，第 32 章，第 109–160 行）

《神曲》中的数字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三”是一个完美的数字，象征着三位一体，它非常重要：《神曲》共有三篇，作品中有三头野兽，三位圣女，基督教的三超德等。

《神曲》每篇有三十三章，因此三篇共有九十九章，加上《地狱篇》开头的一章序曲，加起来正好一百章，非常完美。

和三位一体对应的是“反三位一体”，如卢齐菲罗（Lucifero）的三张脸和三张脸的颜色，三张恐怖的、大嚼大咽的嘴。

数字“九”，三的平方也同样重要。在但丁的思想中，“九”象征着第一次和贝雅特丽齐会面，是《新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在《神曲》中，地狱有九层，炼狱有九个平台，天堂有九重天。

数字七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圣灵的赠礼有七件，人的主要罪过有七种，美德也有七种，在炼狱旅程结束时出现在朝圣者面前的仪

式队伍里有七个人物。整个长诗讲述的故事也是在七天内展开，即第一个大赦年——1300 年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从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晚上开始，一直到第二个星期三晚上结束。

但丁有时也很明确运用数字的象征意义，让数字充满深层含义，引起不同的解释。

最著名的例子是隐藏在数字DXV（五百一十五）后面的天堂使者，按照某些人的解释，这个数字可能指的是DUX，或者说是能给人间带来和平和自由的皇帝。作者在描述这个情景时，语言也暧昧不清，让情况更加复杂，使得这里的意义像忒弥斯的神示，或者斯芬克斯的谜语一样难解。（《炼狱篇》，第 33 章，第 46–51 行）

但是除了这些寓言、象征和数字之外，我们需要时刻留意长诗的核心内容和整个作品的构架。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细节，都会给读者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

“从根本上说，如果不脱离诗歌，或者说与诗人的整体结构保持距离，就无法体会到诗歌中的一些很微妙、杂技般高超的表现手法。在阅读但丁这部复杂的作品时，我们要摆脱比较局限的、单方面的视觉，才能感受作品带来的真正宏大的东西。”（Barbi）

三位圣女及其他

在地狱之行的一开始，但丁有些犹豫，觉得自己不配这场旅行，也没有能力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在古代，这样的使命总是交给埃涅阿斯和圣保罗那样非常伟大的人物。

为了说服但丁，维吉尔并没有向他揭示这趟旅行的深层原因，只是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但丁深爱的女人和另外两位圣女希望他能完成这场旅行。她们在天上注视着他，并为他最后的救赎而担忧。（《地狱篇》，第 2 章，第 124–126 行）

因此，但丁成为极少数获准实现这一神奇之旅的人之一。有三个特殊的人物在支持着他：圣母马利亚、圣卢齐亚和贝雅特丽齐。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他的救赎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应该为整个人类做出表率。

这场旅行结束之后，但丁需要回去向人们讲述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给陷入罪孽和歧途的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工具，让他们反思自己的命运，而且激励他们为最终的救赎而努力。

在这个拯救的计划中，三位圣女和维吉尔都是关键人物。她们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泽如何对人的生活发挥作

用。她们是爱的使者，证明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人类的爱，证明了上帝对人类救赎的积极干预。

在诗人所代表的人类救赎的过程中，圣母马利亚扮演着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

“在《神曲》中，圣母马利亚的地位非常特殊……她象征着无私的爱，或者说天堂的存在，并展示出来的一个视觉的形象。”（Chiavacci Leonardi）

然而，三位圣女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但丁完成精神使命。

对于但丁来说，她们每一位都代表自己人性中突出的一面：诗人对于贝雅特丽齐的爱是强烈永恒的；但丁信仰和敬拜的是圣母马利亚和圣卢齐亚。

整个《新生》中的所有诗歌，《炼狱篇》的最后一部分，整个《天国篇》一直到上帝居所的门槛，他都一直在谈论贝雅特丽齐。

圣伯纳德在圣母显圣之前说的那句话（《天国篇》，第 33 章，第 1–39 行）被但丁用来呼唤圣母；另外在《天国篇》的第 23 章，再次出现了对圣母虔诚的召唤，我们不妨要想象他用那种温柔的、充满人性的语气说：“我经常在朝夕祷告的那美丽的花的名字。”

对于圣卢齐亚——“一切残忍行为之敌”，诗人公开表明自己正确的“忠诚”。根据但丁的儿子雅各波和最初几位注释者的解释，但丁年轻因大量地阅读，视力受损，所以他把自己眼疾的治愈归功于圣卢齐亚（《飨宴》，第 3 篇，第 9 章，第 15–16 行）。除此之外，圣卢齐亚在这场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旅行中，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把熟睡的但丁带到炼狱门口，在那里，看守天使在他的额头上刻

了七个P字*。(《炼狱篇》，第9章，第52–63行)

在这几位圣女的保护下，我们这位旅行者放下了自己的恐惧，跟随那位慈爱的、非常有经验的向导，开始了这个冒险之旅。他在开始时觉得这个旅行实在是太“疯狂”了，也并不是没有理由。

然而，只有到了旅程的最后，最深层的原因才得以揭示。

这些原因超越了纯粹的个人情感，上升到更高贵的层面，成为一场真正的宗教和道德的教化之旅。

贝雅特丽齐、但丁的高祖卡洽圭达还有其他圣人都向他揭示了宇宙的这个层面：他们很庄严地交给但丁这个任务，让他做一位伟大诗人和世风的改变者。

通过最庄严的方式，诗人接受了一个神圣的任务：做一个预言家，在人间向所有人讲述那种“辛辣的味道”。

但是，但丁和女人的关系，并不仅仅在于对贝雅特丽齐升华了的爱，对圣母马利亚和圣卢齐亚的感恩和虔诚的敬拜。

贝雅特丽齐的形象，几乎像斗篷一样，覆盖了但丁的整个生活和作品，这个形象的背后还掩藏着其他女人，她们都引起了男人但丁和诗人但丁的兴趣。

在诗人的灵魂净化过程中，玛苔尔达占有重要的位置。除了她之外，还有几行诗歌和几段散文，都让我们隐约看到，在那个至高无上的、天使般的女性——贝雅特丽齐背后，有其他女性的面孔。

在但丁的作品中，至少出现了六位女性的名字：维奥莱塔、丽塞塔、皮埃特拉、杰恩图卡、菲奥莱塔和帕戈莱塔。

---

* P代表Peccatum(罪)。七个P指人类的七宗罪：骄、妒、怒、惰、贪财、贪食和贪色。——译者注

在这些女性名单后面，我们还可以加上三位“无名”女性，但丁在《新生》里提到过她们。

尽管有一种可能，就是不同的名字下面可能隐藏着同一个女人，也有可能有些名字属于那些“无名”女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但丁的诗作里出现了五六位女性，“这对于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来说，还是有点过多。”（Papini）

实际上，就像我们所知，放荡是作为男人但丁最强烈的冲动之一，“石头诗”好像是写给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女性。“但丁和他的朋友圭多·卡瓦尔堪提一起，青春做伴，轻浮放浪，随意给女人排名，他们眼中的女人是神圣的……无论如何，每个城市都有但丁的女人：“阿尔卑斯山上的大脖子女人，波伦亚的美人，卢卡城的姿色平平的女人……”（Benigni）

这是否意味着：因为男人的性欲，但丁的形象就不再高贵吗？事情并非如此。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正是除了伟大的德行外，他也有普通人的弱。我们面对的但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这更能激起我们的欣赏和尊重。

这个男人，当他和我们谈起危机、迷失，以及“幽暗的森林”时，尽管经过了文学的加工，采用了诗歌语言，他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成为我们人生导师的一个男人的经历，非常可信、有权威，因为他深刻体会过诱惑，面对这些诱惑，他求助于理性和信仰，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真实的生活和虚构，情感和想象，诗意和道德的清规戒律在但丁的作品中交织，体现出了作品的伟大和普世性。

维吉尔：向导、主人和老师

在阅读但丁时，我们常常被他对老师的爱和崇敬打动。从第一次见面起，但丁就说维吉尔是自己的精神导师：

> 你是我的老师，我的权威作家：只是从你那里我才学来了使我成名的优美风格。
>
> 《地狱篇》，第 1 章，第 85–87 行

更让人感动的是但丁在维吉尔面前的谦卑：

> 帮助我逃脱它吧，著名的圣哲，因为它吓得我胆战心惊。
>
> 《地狱篇》，第 1 章，第 89–90 行

但丁把近代心理学所说的“治愈的先决条件”提前了几个世纪，即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向能给他提供帮助的人求助。

为什么他觉得维吉尔具有这种能力呢？

对于但丁来说，这位曼图阿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代表了智慧。

那些像维吉尔一样伟大的一流诗人，会用一种“悲剧”的风格。他们是“神的儿子”，具有特殊的地位，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种殊荣。但丁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美好群体”中的一位，这个群体包括像荷马、贺拉斯、奥维德等著名的诗人，当然也包括维吉尔。然而，在这些偶像诗人之中，但丁还是选择了这位曼图阿人，但丁非常熟悉他的作品，维吉尔本人也说：“你熟悉全诗，肯定熟悉这一点。”

但丁能够完全吸收维吉尔的作品，是因为他意识到，在古典文学世界里，这位曼图阿诗人不仅仅诗作优秀，智慧和道德水平也非常高。

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维吉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魔法师，而且是耶稣出现之前，一位最能体现慈悲、孝顺、父爱、荣誉、尊严和对祖先崇拜的诗人。这些美德在但丁的眼里，都是古代经典作品精神的最好概括。

但是，要解释但丁对维吉尔的这种偏爱，还需要有所补充。

《埃涅阿斯纪》（*Eneide*）是古罗马帝国最有影响力的史诗，对于但丁来说，它具有神谕般的价值；讲述的是埃涅阿斯下到地狱，并预言了耶稣的到来；维吉尔的其他作品，也预示了新时代基督教会的出现。

在《炼狱篇》中，维吉尔被描述成一个基督降临的先行者。但丁提到的另外一个诗人——斯塔提乌斯，也认为维吉尔是自己的精神导师。斯塔提乌斯解释了维吉尔诗歌的典范作用，并把自己的归信归功于导师，“因为你的缘故，我才成为诗人，才成为基督徒”。

在中世纪时得到普遍认为维吉尔有预言能力。斯塔提乌斯提到

了他的《牧歌集》(*Egloga*)第四章:

> 时代更新了;正义和人类的原始时代重新到来,一个新的后裔从天上降临。
>
> 《炼狱篇》,第 22 章,第 70–72 行

但是,但丁在赞美导师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他的“客观局限性”。

对于其他人来说,维吉尔像一盏明灯,却不能照亮自己:他激励斯塔提乌斯信仰和归顺,他自己却没有归信。斯塔提乌斯的话是对维吉尔最高的赞美,也是一种惩罚:

> 你这样说,就像夜间行路的人,背后提着灯,对自己无用,却使自己后面的人看清了道路。
>
> 《炼狱篇》,第 22 章,第 67–69 行

因此,这个“一切智慧之海”和其他伟大灵魂一起,在精神上生活在一种“不喜不忧”的状况中。

这些“不上不下”的、悬空的灵魂,会一直反思自己的命运,渴望见到上帝,但又痛苦地意识到这个梦想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深层的、永恒的悲剧,令他们感到沉重和忧伤。维吉尔内心的伤痛逃不过学生的眼睛,但丁从他的语言和行为中捕捉到了痛苦的痕迹。

维吉尔总结了自己的痛苦,建议人们不要跨越神秘的门槛,不能期望理智能带给他们答案,因为理性是有限的。

假如那些最终答案，通过人的智力可以得到解答，那古代的伟人们应该早已经找到了，他们应该已经得到了绝对完美的答案，应该心满意足，但实际上他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还一直在忍受着这种渴望的折磨。

“我所说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还有许多别的人。”他说到这里，就垂头不语，一直面带烦恼的表情。

《炼狱篇》，第 3 章，第 43–45 行

这就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是一个永恒的悲剧。

维吉尔体现了人类的理性，除了客观局限性外，但丁还向我们揭示了这位“温柔的向导”的弱点。

旅途中有几处维吉尔无法抵御魔鬼。这些魔鬼阻止两位旅人通过狄斯城，只有在天使的干预下，他们才通过了障碍。这位天使对二人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地狱篇》，第 9 章，第 100–103 行）

想想看，这位“无所不知的智者”竟然这么天真，被魔鬼欺骗，被修士讥笑，最后变得“脸色由于愠怒而显得稍微有些阴沉”。（《地狱篇》，第 23 章，第 146 行）

再看一下这位“正直的向导”在面对严厉的卡托时的尴尬。维吉尔恳求让他的学生经过炼狱，遭到卡托的拒绝（《炼狱篇》，第 1 章，第 91–93 行）。除了尴尬之外，他还犯了“导师”不该犯的“错误”：因和但丁以及其他灵魂一起倾听卡塞拉的歌声而误了行程。（《炼狱篇》，第 2 章，第 7–9 行）

所有这些情景，都让这位“高高在上的伟人”从神坛上走到我

们身边，使得他的形象更人性，更细致。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以及在整个诗歌中的地位，因为但丁丰富和点染了这个角色，使他作为人的一面更加突出。

实际上，但丁在尽一切可能来突出导师的美德和人性。

通常，他都是开门见山，用一种充满情感、颂扬的形容词来称呼他："温和的父亲、我亲爱的向导、伟大的人、我的老师、忠实的伴侣，以及给我带来安慰的人。"

他有时也借助于以下的人物，让他们颂扬维吉尔。

荷马首先说维吉尔是"伟大的诗人"；索尔戴罗说他是"拉丁人的光荣"和"我出生地的永恒的荣耀"；贝雅特丽齐说他是"曼图阿的高贵灵魂，他的名声会永世流传"；斯塔提乌斯说他是《埃涅阿斯纪》的作者，这部作品是"所有诗歌的源泉和母亲"。

面对学生的敬意，维吉尔也表现出同样的热情。

就这样，这场旅行让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坚实的情谊，不仅仅是诗歌上和道德上的，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欣赏和信赖的私人情谊。

《神曲》有许多片段描写了导师对学生的关爱，尽管这位导师对学生有时会有点粗暴或者说严格。

实际上，训斥和激励都源自父爱般的情感，以及老师对学生的热切希望，希望看到自己的学生能走完这段旅途，尽管这段道路看起来非常艰难，充满波折。

学生能否获得救赎，是导师特别关心的事情，他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成为坚实可靠的向导。

他想方设法让学生突破一路的障碍：这些障碍有的源于旅行本

身的辛苦，有的因为魔鬼的阻挠，有的因为但丁内心的恐惧。

在有些场景里，维吉尔甚至表现出了母亲般的慈爱。

尤其是在地狱第八层的火坑恶囊，即处罚买卖圣职者的地方。但丁面对买卖圣职的教皇尼古拉三世时，表现得异常坚决。这让导师非常高兴，他充满爱意地拥抱了但丁。

因此，他用双臂抱住我；当他完全把我抱在怀里以后，就顺着他下来时所走的路重新上去。他紧紧地抱着我也不嫌累，一直这样把我带到从第四道堤岸到第五道堤岸的拱桥的顶上。

《地狱篇》，第 19 章，第 124–129 行

导师更加慈爱的表现，是把学生从魔鬼的威胁中解救出来。那些魔鬼想抓住但丁，阻止他经过第五个恶囊去第六个恶囊。

我的向导立刻抱起我来，如同母亲被人声喧嚷惊醒，看到身边燃起的火焰，抱起儿子就逃走，对他比对自己更关心，甚至都顾不得停留一下穿上一件内衣。

《地狱篇》，第 23 章，第 37–42 行

在同样一个背景中，还有这样的描述：

我老师滑下沟沿那样快；他怀里抱着我，像他的儿子，不像他的同伴。

《地狱篇》，第 23 章，第 49–51 行

开始的时候，但丁对于老师满怀敬意，后来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坚实可靠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相互关注和感情的倾注，以及彻底的认可和崇拜。

这里充分地赞美了上帝选中的灵魂之间的坚实的联系。学生的彻底的解放是最终的目的（“自由、正直和得救，都是你的意志”），而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也是情感的体现。（《炼狱篇》，第 30 章，第 49–54 行）

维吉尔的形象进一步突出，实际上，他在这部作品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维吉尔在文学上的影响，在文化上的激励，以及在宗教道德上的教诲，作为整个古典文化的代表和基督教时代的引入者，这位最伟大诗人的作品体现了深层理性，这对于但丁的思想认识影响非常深刻，维吉尔的存在是无法替代的。”（Consoli）

教会、教廷与教皇

但丁非常激烈地反对教会神职人员的腐败，诗人对几个教皇的审判，让人觉得他反对教廷和罗马教会，是一个反天主教人士。

尽管如此，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解读但丁的作品，那可能会牵强附会，会曲解诗人的本意。

对一些教会人士，诗人的确怀有愤恨和个人的恩怨——他的激烈批评尤其是针对卜尼法斯八世。然而，需要仔细分析但丁对这两个机构——教会和教廷，有什么样的认识，持什么样的态度，以及怎样看待这两个机构在人间的使命。

首先要说明的是但丁对于教会的看法。他认为教会是高贵的，甚至是神圣的。他的意图和那些伟大的圣人及先知一样，就是让这些职务的神圣性和那些神职人员生活的圣洁相一致。

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双重的语言，一方面，但丁赞美教会和教廷机构受命于天的神圣本质；另一个方面，他严厉批判教皇和教士阶层，批评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职责不相符。

作为一个有坚定信仰，并忠于自己信仰的人，但丁非常熟悉《圣经》的内容。他把教会描述成“上帝的新娘”，“那个人通过大声喊叫，用神圣的血所娶的新娘”。他引经据典，把教会称为“彼得

的船”、“耶稣的花园”、“通过受枪扎和钉子钉而获得的美丽新娘”。

诗人用庄严的诗句赞美教会的辉煌。在“地上乐园”，他把教会放在一个神秘仪式队伍的中间，在诗人和他的向导惊异的目光下，这支队伍从他们眼前经过。

耶稣则化身成“格利丰”拉着代表教会的马车。

整个队伍里，有一些基督教的象征，如圣灵的七个赠礼、基督教三超德和四枢德、《新约》与《旧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集和《启示录》。

这些都是《神曲》中关于教会的内容，另外还可以从但丁的一些“次要”作品中，挖掘出相关信息。

在《飨宴》中，教会不仅仅被称为上帝的新娘，而且是他的秘密的保存者。

在《帝制论》中，“新娘”的观念通过信徒之母的形象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对于教会需要带有孩子般的尊敬，“这种尊重……应该与孝子对父母的感情和信徒对耶稣的情感是一样的，信徒对教会和教士也应该怀有这种情感。”（《帝制论》，第 3 篇，第 3 章）

教会这辆“神圣的马车”是保证人的永恒救赎的主要工具——也是唯一工具：

> 你们有《新约》和《旧约》，有引导你们的那位教会的牧人，愿这些足以使你们得救。
>
> 《天国篇》，第 5 章，第 76–78 行

对于教会的实际首领教皇——信仰的守护者，基督教最高的领

袖，但丁非常尊敬。

对于他来说，教皇、教士和其他神职人员的精神职责非常重要。他们应该在忠于《福音书》和对耶稣忠诚的基础上，成为信徒们的典范。

因此，但丁通过圣彼得之口，颂扬了最初的几位教皇：黎努斯、克雷图斯、西克斯图斯、庇乌斯、卡利克斯图斯和乌尔班，这些教皇在基督教经历考验的那几个世纪里，跟随耶稣的脚步，勇于牺牲，甘于贫穷，是受之无愧的教皇。

这些教皇的表率行为和那些“像狼一样贪婪的牧人”的卑鄙行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丁那个时代的教会出现了一批臭名昭著的教皇。

同样，但丁还通过教会的表率圣本笃，谴责了神职人员的贪婪和用人唯亲：

> 彼得既无金又无银开创了教会，我以祈祷和禁食开创了我的修道院，方济各以谦卑开创了他的修士会；如果你观察一下每个团体开始是什么情形，然后观察一下现在蜕化到什么程度，你就会看到白的变成了黑的。
>
> 《天国篇》，第 22 章，第 88–93 行

格里高利一世也被当作圣洁教皇的典范。他向上帝为罗马皇帝图拉真求情，使他获得了救赎；圣阿迦佩图斯让君士坦丁皇帝归信（《天国篇》，第 6 章，第 16–18 行）。还有约翰二十一世，他在天堂里和圣方济各和圣多明我一起，组成智慧灵魂的队伍。（《天国

篇》，第 12 章，第 134–135 行）

诗人对“教皇的大法衣”的尊敬，并没有让他对那些悔罪的教皇心慈手软，比如说将阿德利亚诺五世安排在炼狱里，因贪婪接受惩罚。

出于对教皇的尊敬，但丁在阿德利亚诺五世面前跪了下来，但是教皇让他不要那么做，因为地狱和炼狱里的灵魂都是平等的。

> “直起腿来，站起来吧，兄弟，”他回答说，“不要弄错了：我和你以及其他人同是一个权威的仆人。”
>
> 《炼狱篇》，第 19 章，第 133–135 行

因为贪婪和买卖圣职，克力门五世和卜尼法斯八世两位教皇被罚入地狱。甚至在面对这两位有罪的教皇时，诗人也没有忘记对教皇职位的尊敬。

面对克力门五世，诗人提到他对“至高无上的钥匙所怀的敬意”（《地狱篇》，第 19 章，第 101 行）；对于卜尼法斯八世，但丁对法国人摆布教皇的现状，表现出极大痛苦和憎恨。

> 我看到，百合花徽进入了阿南尼，基督在他的代理人身上遭到逮捕。
>
> 《炼狱篇》，第 20 章，第 86–87 行

正是出于对教会的使命和教皇的极高的希望，但丁才化身为先知，通过那些圣人之口，斥责和批判教会的腐败。

神职人员的职责有多么重要，那些教士的行为就应该多么无可非议：这就是但丁想表达的内容。

有几位教皇的可怕处罚，在但丁的眼里具有“威慑”的作用，体现了上天的正义和对远离正途的神职人员的警示。

除了卜尼法斯八世和克力门五世之外，但丁在《地狱篇》里至少还提到了另外两个教皇：在异教徒中间的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地狱篇》，第 11 章，第 8–9 行）和买卖圣职和用人唯亲的鬼魂中间的尼古拉三世。（《地狱篇》，第 19 章，第 67–72 行）

我们可以从某些章节中推测，在那些买卖圣职的人中间，也有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神曲》完成时，他当时还在世。尼古拉三世的话告诉我们，还有其他教宗和神职人员都被放在了同一个恶囊中。

> 我头底下是其他的在我以前犯买卖圣职罪被拖入孔洞的人。
>
> 《地狱篇》，第 19 章，第 73–74 行

在《炼狱篇》中，除了阿德利亚诺五世之外，还有马丁四世，他因贪吃受惩罚。（《炼狱篇》，第 24 章，第 20–24 行）

然而，关于教皇克力门四世的情况，我们却知之甚少——但丁在曼夫烈德的事件中提到过他；对教皇奥诺里奥三世的命运，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丁只提到他承认了圣方济各的合法性。

但丁也意识到教会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都面临着险境和攻击，所以神职人员要紧紧地维护“彼得的小船”的稳定，不仅要行为纯洁，而且要信仰坚定。

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推动下，但丁通过“地上乐园”的庄严队

伍，颂扬了教会的辉煌——展示出这辆马车已经有两次受到鹰隼的攻击，并且受到狐狸的追击，还有妖龙的破坏，后来被巨人和娼妇带进了密林。

这些描述象征着教会从建立之初遭受的劫难：迫害、异端、分裂、神学争论、贪婪、腐败，以及与世俗权力的苟合，教廷被迁至法国等。

但是，诗人通过贝雅特丽齐之口，让人们马上感觉到上天的正义会处罚腐败的人，会把教会重新引入正道，恢复被破坏的秩序。

在这个背景之下，作为预言家的但丁接受了他的第一个正式任命，也就是道德使命。

贝雅特丽齐要求但丁在他回到人间时，将教会的伟大和让人忧心的寓言告知所有的人：

> 因此，为了对邪恶的世界有所裨益，现在你要把目光集中在这辆车上，回到人间后要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
>
> 《炼狱篇》，第 32 章，第 103–105 行

后来，在预言上天的正义会得到匡扶时，贝雅特丽齐再次交代但丁这一任务。（《炼狱篇》，第 33 章，第 52–54 行）

在教会历史的几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几个神秘的形象，他们代表了对耶稣的信仰和对《福音书》的忠诚。这种上天的干预在《神曲》里也预言过多次。

在这种情况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圣本笃，他建立了很大的修道院，使很多人归信了基督。

我是最先把那位向世上传播使我们得升天国的真理者的名字带到那山上的人。

《天国篇》，第 22 章，第 41–42 行

圣方济各与圣多明也是信仰坚定和安于贫穷的实践者：

他用两位勇士来救助他的新娘，由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那些偏离正路的人都悔改了。

《天国篇》，第 12 章，第 44–45 行

两位圣人建立了修会，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了“教会战车上的两个车轮”。

尽管两位和他们的追随者树立起了楷模，但是修会还是堕落了，远离了当初这些伟大圣人的教诲。

在说明教会所面临的危险时，但丁尤其强调危机的道德层面：他严厉批判某些教士贪恋物质财富、买卖圣职、用人唯亲、贪财、贪食和虚荣。

“母狼——贪婪……是破坏这个世界的最糟糕的恶习，罗马教廷带着那种无法控制的贪欲，窃取了帝国的权力，当皇帝忘记了自己在意大利和世界城市之首——罗马的责任，任其发展，当四处都陷于混乱和权力僭越，每个人都攫取了自己可以占有的土地，这些肆无忌惮行径的结果就是战争和动乱。”（Auerbach）

谴责了神职人员的行为之后，但丁就教皇的世俗权力，提出了一个大体建议。

按照中世纪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教廷的世俗权力来自于君士坦丁皇帝在公元 314 年给教皇席尔维斯特罗一世的赠礼。这个赠赐，除了给予罗马主教意大利以及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司法权，还把几处土地和房产，包括教皇驻地拉特朗宫也赠送给了教皇。

但丁并不否认这个赠赐的真实性——后来在人文主义时代，有学者证明这个赠礼不存在。不过，但丁他把这件事放在教义层面来解释，认为皇帝不能转让帝国的财富，教会出于它的精神本质，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赠赐。

因此，按照但丁的看法，尽管皇帝是出于好意和忠诚的信仰，《君士坦丁赠赐》对于罗马教会是一种破坏：

> 由于把两种权力合并于一身而跌入泥潭，玷污了自身和负担的重荷。
>
> 《炼狱篇》，第 16 章，第 128–129 行

在整个作品中，但丁不断呼吁世俗权力和属灵权力的分离。他的指责有时痛心疾首，但大部分情况下是愤怒的。他痛斥道德败坏的教皇、主教和神职人员。

在这种态度里，没有任何反教会，或者说反天主教的成分，而是出于一个忠实信徒和虔诚儿子的深沉担忧。他希望教会和教士能够按照基督和圣人的方式行事。

“其实，但丁具有圣殿骑士的灵魂，而不是一个反叛者的灵魂。他在评判时坚决无情，但是却热切地希望被毁坏的美丽葡萄园重新得到恢复，他丝毫没有夷平葡萄园的想法。”（Paolo Brezzi）

近代的确有两位伟大的教皇——本笃十五世和保禄六世（Paolo Ⅵ）。他们是按照《神曲》中关于基督教的教诲，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威望的。

在但丁去世六百周年的通谕上，本笃十五世不仅仅强调了“这位杰出的天才是整个人类的光荣和骄傲”，而且肯定“他属于教会，教会是诗人的母亲，有权利呼唤她的阿利吉耶里”。他“在一生中，为天主教做出了表率”。在他的诗歌中，“三位一体光彩夺目，人类的救赎由生于人的圣子、上天的女王——无上善良和慷慨的圣母马利亚，还有圣人、天使和人类的无限荣耀来完成。”〔标题为《最杰出人物》（*In Praeclara Summorum*），1921 年〕

本笃十五世还说，在但丁和教皇的职位之间存在一层隐秘的联系，这位伟大的诗人从信仰中汲取灵感，尽管他猛烈抨击他那个时代的教皇，但“他对教会和对象征教权的钥匙却一直保持着尊敬”。

保禄六世在但丁诞辰七百年纪念的使徒书信《最高颂歌》（*Altssimi Cantus*，1965 年）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保禄六世是这位佛罗伦萨诗人的推崇者和研究者。在详细解读的基础上，他强调了《神曲》中无与伦比的诗意，还揭示了作品中深层的宗教和神学价值。

他非常自豪地说：“但丁·阿利吉耶里属于我们，也就是说，属于天主教，这对于我们是一项殊荣：因为他作品中的一切都散发着对基督的爱；他属于我们，因为他热爱教会，他颂扬了教会；他属于我们，因为他承认并且崇拜罗马教皇，认为教皇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人。”

保禄六世也发出警示和劝告，说教会承认但丁：“并不是因为要

享受一种胜利，并不是出于一种自豪的、野心勃勃的爱，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应该承认他以及在他的作品中，寻求基督教思想的无上精神财富和力量。我们深信，只有那些挖掘到这位伟大诗人灵魂最深处的宗教秘密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和体味隐藏在这部巨作中的神奇的精神财富。”

保禄六世提纲挈领地总结了但丁的杰作：“《神曲》可以称得上是‘通往上帝的心灵之旅’……这一百章，就像一百个台阶，就像雅各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台阶，从低处一直上升到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光辉里……这种提升，面向那些最高、最神秘的事情，变成了一部内心生活的史诗，是上天赐予的史诗，是神秘体验的史诗，是一种多种形态的美德，是思想和心灵的神学。”

第三章

《地狱篇》

概　述

在人生中途，但丁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任何哲学分析和道德规劝都无法解救。

但丁就像所有充满激情、天赋很高，而且自视甚高的人，因为傲慢的缘故，好像钻进了一个“管道”里，不知道怎么出来，或者说他不想出来。

在炼狱的旅行快要结束时，贝雅特丽齐很严厉地提醒他：

> 他堕落得那样深，一切拯救他的办法都已不足，除非让他去看万劫不复的人群。
>
> 《炼狱篇》，第 30 章，第 136–138 行

因此，下到地狱其实是一场道德之旅，以激起但丁——也就是读者，对罪孽的恐惧和对拯救的渴望。

展现有罪的灵魂遭受的痛苦，应该起到教育作用，对更多的人应该是一种告诫，通过故事来吸引他们，让他们了解人的罪孽。

“对于惩罚方式的选择，以及对可怕场景的虚构，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这体现了但丁的天分，他的多才多艺和阴郁悲怆。那些

非常具体详细的描述，几乎有点卖弄技艺；地狱的情景充满了感召力，没有那种草草写就之感，或者说浮光掠影的描述，而是平衡有序、充满力度，几乎像一个登记簿，包括描写驱魔、怜悯、愤怒、恐惧或者害怕，所采用的语言都是绝对清晰明了的。”（Auerbach）

但丁非常熟练地利用“舞台效果”，让地狱中的场景充满悲剧性，让他描述的事情变得可信。他的说服力非常强，让我们同他一起作为观众，或者说作为配角，进入他的故事中。

但丁对于事件、人物、场景的描述是那么有力、栩栩如生，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实际上，每个人都会被他的诗句所打动。

《地狱篇》里的一切都栩栩如生，都有现实意义，并充满悲剧性，因为但丁自己也全情投入，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演出。

这就是《神曲》的修辞制造的第一个大“陷阱”：但丁经常试图抹消他作为“旅行者-人”和作为“讲述者-诗人”的差别。

对于我们来说，这两个角色好像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们会以为讲述者——诗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或者对他所虚构的旅行者，以及塑造的其他人物的情感信以为真。

诗人但丁所创造的第一个形象就是旅行者但丁，就像他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那些在旅途中出现的人物，真实存在的、虚构的或者神话中的人物。

第二个“陷阱”是情景变化。这些情景是充满“动感”的。那些事件、人物和环境富于变化，就像在一个大剧院里，或者就像一个巨大的电影拍摄基地一样，有不断变化的布景。

有学者说《地狱篇》的结构符合“情节、情感冲突的变化，表达简练，行动具有连续性，目的一致，前后衔接紧密，能吸引读

者。但丁出于他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的目的，能够改造具体的生活，以打动读者”。（Marcello Aurigemma）

第三个“陷阱”就是持续运用的“冲突”原则。他能够把那些激烈的，通常是非常极端的语气和隐秘的、充满反思的语气中和起来。

就这样，与著名人物的相遇的冲突和环境描述交替进行；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亲密交谈与充满矛盾冲突的人物之间的交谈形成强烈对比；咒骂中夹杂着规劝；道德反思和政治评论交替出现。

第四个“陷阱”是怜悯、欣赏或者说是感动，这是有些场合，尤其是有些人物出现时，但丁表现出的情绪。

比如说保罗和弗兰齐斯嘉、法利那塔·德·乌伯尔蒂（Farinata degli Uberti）、彼埃尔·德拉·维涅（Pier della Vigna）、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尤利西斯和乌格利诺伯爵（Conte Ugolino）。当这些人物出现时，但丁都表现出了一种深切的同情；或者说，《地狱篇》里的有些人物已成为爱的激情、对政治的参与、对老师的感激、对知识的热爱和父爱等人类深层和强烈感情的代表。

从对罪孽的处罚到对罪人的怜悯，诗人对受罚的灵魂的关注，总是能激起一种强烈的悲剧性情感，这是《地狱篇》中诸多事件和人物释放出来的情感。

但丁和他创造的人物之间一直存在这种力——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是欣赏、怜悯、冲突、讥讽、鄙视、同情，这些情感成为很多事件的核心部分。这些不同的人物和事件挤满了《地狱篇》，好像是人间生活的再现。

因此但丁是永恒的，是世界性的。在《神曲》里，地狱中的人

物是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最能引起共鸣的人物：几乎代表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一直存在的各种“人物类型”。

这种对强烈风格的热爱，使他笔下的人物如同刻在大理石上一样。但丁在不同事件，不同场景下，通过细致入微的笔法刻画人物形象，他的语言也似乎完全能够满足作者的意图。

但丁所创造的奇迹之一，在于他创造各种不同情景的能力，他擅长营造合适的“外部”氛围，“内部”氛围也对应了人物和事件。

但丁对语言“得心应手”，能给予读者一种完美的阅读体验：《地狱篇》中的事件和人物好像是完整的、流动的和一体的。

但丁具有极强的总结和概括能力：通常用很少的几个三韵句，就可以刻画一个人物或者事件，有时候只要短短几行，有时甚至只用一行诗。

为了烘托地狱的悲剧气氛，他让恶名昭著的罪人，教皇、主教、教士、国王、亲王、名人、政客、诗人、作家等，在地狱中受相应的惩罚。

地狱是一个圆锥体——是卢齐菲罗在从天上堕落时形成的，一直到达地心，象征着深层的堕落。

人的堕落，有时候深，有时候浅，所犯的罪恶严重程度不同，有的是“过度”的又比较轻微的罪行，涉及人的本能，如淫荡、贪食和贪婪，还有严重的、“恶意”的罪行，是用理性服务于恶的行为，如暴力、欺骗等。

根据源于古代的同等报复法的报应原则，罪人在地狱的不同层里接受应得的惩罚，惩罚的性质和他们的罪恶相似或者相反。

因此，放荡的人会一直受暴风雪的侵袭；鸡奸犯的头上要承受

从天而降的大火；高傲的人被巨石压着，被迫低着头；施暴的人被泡在血水里；贪食者一直被“永恒的、可诅咒的、寒冷的、沉重的雨”折磨。

这种处罚都是可视的、表面的处罚；但对于所有罪人来说，真正的处罚就是永远失去上帝。

按照但丁的观点，人的灵魂生来就向着上帝，人们选择远离上帝，变成那些“崇拜物”，如权利、性、自我、高傲、金钱等的奴隶，因此就有了无法摆脱的痛苦，这种痛苦会永远伴随着这些灵魂。

就这样，爱化成了恨，赞美成了诅咒，顺从天意成了永远的反叛：地狱是充满绝望、仇恨和孤独的地方。

这种处境赋予有些罪人一种可怕的壮观。因在人间情感过度而在地狱里备受鄙视的有法利那塔·德·乌伯尔蒂、卡帕纽斯和万尼·符契（Vanni Fucci）。在地狱里，还有尤利西斯“飞一般疯狂航行”的悲壮，乌格利诺伯爵在仇恨和怜悯中表现出的庄重，弗兰齐斯嘉、彼埃尔·德拉·维涅、勃鲁内托·拉蒂尼以及其他悲剧性人物。

但丁笔下的魔鬼也非常恐怖怪异，如卡隆（Caronte）、米诺斯（Minosse）、刻尔勃路斯（Cerbero）、普鲁托（Pluto）、弗列居阿斯（Flegiàs）、厄里克托（Erinni），还有最可怕的卢齐菲罗——他巨大的身体矗立在那里，就像“悲哀之国的皇帝”。

“在这个灵魂的王国里，我们第一次体验到现代世界的生活……情感被推向极致，那些描述的对象被理想化，被放大。所有一切都是巨大的，而且是自然的。在这中间矗立着但丁——最可怕也是最活生生的形象，他充满同情、愤恨、高贵、嘲讽、报复和残

忍；他带着强化了的道德情感，对恢宏和知识满怀崇拜，对渺小无能的人充满鄙视。他在许多平民之上，在报复上充满天分，在痛斥批判时口若悬河。”（De Sanctis）

幽暗的森林
（第 1、2 章）

他的地狱之行一开始，但丁就说自己迷失于一片“幽暗的森林”。

这片充满罪恶和堕落，让人远离“正道”的森林，象征着人们道德和智慧上的迷失。

但丁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感觉上的诱惑和肉欲的吸引：他任凭自己被世界上的种种假象所吸引（荣誉、辉煌和奢华），他为自己过人的智慧感到骄傲，认为自己能理解一切，能解释一切。

这是一种深层的、复杂的精神危机，在但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爆发出来。当诗人的体力、智慧和心理好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危机出现了。

这不仅仅是性爱的冲动，可以说是精神层面，让我们从高处看人的生活，让我们觉得自己有优越感，推动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理解和解释所有的问题。

三头野兽（豹子、狮子和母狼）阻挡着诗人，让他处于“低处”，阻止了他的提升，让他失去了“登上山顶的希望”：这三头野兽象征着淫荡（豹子）、高傲（狮子）和贪婪（母狼）。

诗人能不能摆脱这样的处境呢？他是否需要帮助和支持，或者

说一个向导？

对于素来高傲的但丁来说，求救就是他第一个谦卑的举动。但丁开始了他的旅程，尽管他非常自信，此刻他却觉得自己迷失得很远。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这场旅行，只能请求一位伟大诗人的帮助。

他对维吉尔说，“帮助我逃脱它吧，著名的圣哲”。而维吉尔是在贝雅特丽齐的请求下，前来救难的。贝雅特丽齐按照另外两位圣女的意愿，从天而降，引导但丁，三位圣女一起从天上注视着这位迷失的人。

为了战胜这三头野兽，诗人应该经历一场反思和救赎之旅。他应该审视那些罪人要遭受的重罚，然而，悔罪的人还有希望，如果能把自己的意愿和上帝的意愿统一起来，他们就会获得无上的快乐。

诗人获得了这样一个特权：作为活人，他可以在阴间里走一遭，最后实现救赎。

对这样的前景感到恐惧之余，他很困惑：在他之前，只有极少数上帝选中的灵魂才有这样的特权，为什么这次偏偏是他得到了这样一个特许？这样的路程，只有肩负着上天重要使命的埃涅阿斯和圣保罗经历过。

所以，但丁说：

> 我不是埃涅阿斯，我不是保罗：无论我自己还是别人都不相信我配去那里。
>
> 《地狱篇》，第 2 章，第 32–33 行

维吉尔并没有对但丁说明他的使命——只有到了“人间乐园”时，贝雅特丽齐才会向但丁揭示。后来在天堂中，但丁的高祖卡洽圭达、圣彼埃特罗·达米亚诺（San Pier Damiano）和圣彼得再次确认了这一使命。

维吉尔只是说，他所爱的女人欲拯救他，主动采取了行动，圣母马利亚和圣卢齐亚也很关心此事。

三位圣女在天上注视着诗人的救赎，把他托付给慈父般的维吉尔，助他穿越地狱和炼狱。但丁把他称为“老师和权威作家”，把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优美风格”归因于他。

维吉尔让但丁受到了鼓舞，他非常庄重地称维吉尔为“向导、主人和老师”。（《地狱篇》，第2章，第140行）

就这样，师生两人一起开始了他们漫长、辛苦的阴间之旅。在这场旅行中，诗人会“‘从永恒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在人世间的经历，用上帝的目光注视这些经历，‘重述’并且预言上帝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希望让人们看到的景象”。（Tavoni）

痛苦之城
（第 3 章）

两位旅行者进入“痛苦之城”，那里有非常明显的标记。

门上的一行字警示人们，这是遭受永劫之苦的地方，是“万劫不复的人群”所在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

有些思想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永恒的处罚和上帝的爱和慈悲是否一致？

但丁非常了解上帝的另一面，在《炼狱篇》和《天国篇》里，他颂扬了上帝的慈悲和爱。不过，他没有预言，罪人遭受的惩罚会有一个期限，他也没有以上天的慈悲为名，认可这些人会获得救赎，因为上帝会拯救所有人。

地狱永远存在。他要强调的是，尽管上帝充满慈悲和爱，但是也会奖励好人，惩罚罪人。否则的话，如果最后所有人都会得救，那在人世中为善又有什么意义呢？

地狱门上的句子，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

> 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神圣的力量，最高的智慧，本原的爱创造了我。
>
> 《地狱篇》，第 3 章，第 4–6 行

萨佩纽（Natalino Sapegno）评论说："地狱不仅是上帝权威的体现，也是他智慧的表现，他使宇宙和谐运转，他的爱表现为一种坚实的正义。"

正是出于正义，这些罪人按照"报应"的原则受惩罚：随着一层一层深入地狱，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层次接受从那些"无节制"的轻罪到恶意的重罪处罚。

这就向两位参观者明确说明这个王国是由痛苦主宰：充满叹息、哭泣、抱怨、叫喊、咒骂、击掌的，幽灵们诅咒"上帝和自己的父母，诅咒人类，诅咒自己出生的地方和时间，诅咒自己的祖先和生身的种子"。

他们陷入绝望，否定上帝，否定一切，诅咒整个人类，诅咒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生活。

在这些罪人中间，但丁看到一群密密麻麻的灵魂，他们跟随一面飞舞的旗子，被牛虻和黄蜂蜇来蜇去，脸上留下一道一道血痕。

这些都是"卑怯之徒"的灵魂，就是那些不支持任何人，也不反对任何人，选择采取中立的人，他们是"一群既为上帝又为他的仇敌们所不喜的卑怯之徒"。对他们，但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鄙视，说他们是"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的可怜虫"。但丁更喜欢那些伟大的罪人，他们至少表现出了一种恢宏的气度。实际上，维吉尔不愿意看这些卑怯的灵魂，所以匆匆离开了："我们不要讲他们了，你看一看就走吧。"（《地狱篇》，第 3 章，第 51 行）

但是，当但丁纵目眺望的时候，又看到密密麻麻的灵魂挤在一条河的河岸上，等着渡河。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即魔鬼卡隆，要把他们运到对岸。场

面让人感到恐惧：他两眼冒着怒火，用船桨打着那些“上得慢”的鬼魂。

这些有罪的鬼魂被大批大批运到对岸：一批运走，又有一群新的鬼魂来集合。因为上天的正义鞭策着他们，根据他们所犯的罪行，对他们进行万劫不复的处罚。

这些鬼魂进入地狱的过程充满悲剧性，同时伴随着突发的自然现象：地震和闪电等。但丁非常恐惧，倒下了，“像睡着了的人似的”。（《地狱篇》，第 3 章，第 136 行）

第一层：林勃、高贵的亡魂
（第 4 章）

诗人被雷声惊醒。然后，他和老师向被迷雾和黑暗中包围的“愁苦的深渊”走去。

最初的犹豫和踌躇之后，但丁随维吉尔进入了地狱的第一层，那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灵魂。尽管他们没有犯任何罪，却没有救赎的希望——因为他们没有受洗，赎救的恩泽照不到他们身上。

“一大群一大群的婴儿、妇女和男人”，他们的灵魂非常不安，他们生活在想见到上帝的恒久渴望之中，但是他们的愿望永远不会实现，他们发出的痛苦叹息是那么沉重和悲伤，以至于“使永恒的空气振动”。

维吉尔也属于这些不安的灵魂。他第一次向学生展示了自己悲伤的处境。他们要一直忍受渴望的折磨，但是却没有任何实现愿望的希望：“在向往中生活而没有希望”，这就是他们所遭受的惩罚。

但是老师又说，在耶稣复活下到地狱时，有些灵魂被解救出去了，远离了这样的痛苦。

他们是犹太人的几个族长，亚伯拉罕、挪亚、摩西、大卫、亚伯等。他们为弥赛亚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那是大卫一族的“新摩

西”。因为他们的特别贡献，和其他灵魂被耶稣带到了天堂。在那些被解救的灵魂中，还有两位非常著名的非基督教灵魂：图拉真和里佩乌斯。

林勃里有许多伟大的灵魂。

这些古代的伟人凭借美德和智慧，天才和思想，作品、诗歌和发明，给人类带来荣耀。他们的外表严肃，若有所思，走路的样子非常庄重严肃，说话也很少，声音柔和。

他们为世人所传扬的荣誉，赢得了上天的恩泽，把他们提高到了这样的地位。

《地狱篇》，第 4 章，第 76–78 行

有四位高贵的灵魂向两位旅行者走来（“他们的神情既不悲哀，也不喜悦”）：荷马、贺拉斯、奥维德和卢卡努斯，都是但丁非常喜爱的诗人。

他们向维吉尔——这位崇高的诗人致敬，维吉尔也欣然接受。在但丁看来，这些伟大的灵魂不应该出于一种虚假的谦逊，蔑视他们应得的赞誉和敬意（《飨宴》，第 1–11 篇）。但丁非常高兴地加入了这个“美好的队列”，他和维吉尔两人都很高兴。

但丁成为了“智者中的第六位”，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列入伟大诗人的行列，和他们边走边谈，“对于谈的那些事，在这里最好是保持沉默，正如在那里最好是谈一样。”

在智者的陪伴下，两位旅行者来到了“高贵的城堡”，穿过了城堡大门，城堡里有其他“伟大的灵魂”，他们的外表和威仪体现出他

们灵魂的伟大。

这里有一群人，目光缓慢、严肃，容颜具有重大的威仪。
他们话很少，声音柔和。

《地狱篇》，第 4 章，第 112–114 行

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灵魂出现在但丁的眼前，有大英雄赫克托尔、埃涅阿斯和恺撒；有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智者们的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站在其他人的前面，离他最近”）和德谟克里特（“主张偶然乃宇宙的成因”），还有塞内加和欧几里得。

三位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先贤也被放入了这些灵魂中间：阿维森纳——著名的阿拉伯医生和哲学家，“做出伟大的注释”的阿威罗厄斯，还有独自在一边待着的萨拉丁。

这些杰出的人物（尊贵的人物）给人类增添了光彩。他们在人世留下了痕迹，给世界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他们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和那些怯懦的灵魂不同，因为人世已经忘记了那些无为者的存在（“世上不容许他们的名字留下来”）。

第二层：邪淫者、保罗与弗兰齐斯嘉（第 5 章）

但丁和他的导师进到惩罚邪淫者的第二层之后，才进入了真正的地狱。

在第一层，鬼魂向米诺斯交代罪行。这位可怕的地狱判官把尾巴绕在自己身上，决定如何发落亡魂，绕几圈，就表明亡魂下到第几层地狱。

维吉尔用对付卡隆的办法对付了米诺斯之后（“不要阻止天命注定的旅行”），这两位旅行者看到了新的地狱场景：暴风雨席卷着邪淫者的灵魂，刮得他们四处飘荡。

这些灵魂让激情战胜了理智（是让情欲压倒理性的犯邪淫罪者），所以要遭惩罚。

对他们的惩罚是永不停止，没有任何减轻的希望，也没有任何停歇或者喘息的希望（“永远没有什么希望安慰他们，不要说休息的希望，就连减轻痛苦的希望也没有”）。

借助两个非常美的意象（“犹如鹤群在空中排成长行，唱着它们的哀歌飞去”），诗人形象地描绘了这些灵魂排成列队，永不停息地一起一伏。有些灵魂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点出他们的名字可以让人

们引以为戒。

那些著名的女性有塞米拉密斯、狄多、克利奥帕特拉和海伦，还有那些英雄人物：阿奇琉斯、帕里斯和特里斯丹，“还有一千多个因为爱情离开人世的人”。

这些灵魂在但丁的内心激起了强烈的不安，他的注意力被两个在并排飞行的灵魂所吸引。

他想同那两个灵魂交谈，于是用一种怜悯和关切的语气，让他们停下来和他说话，听到“充满同情的呼唤”，两个灵魂靠近了诗人，就像“斑鸠受情欲召唤”。

弗兰齐斯嘉讲述自己的故事，由此产生了《神曲》——也许是整个世界文学中最美的两页。

弗兰齐斯嘉流着眼泪，讲述了那悲伤的故事，她和心爱的保罗死在丈夫简乔托的手下。按照当时宫廷的爱情理论，弗兰齐斯嘉把他们的错误归咎于朗斯洛和圭尼维尔之间的爱情故事。读着这样的爱情书，他们没有办法抵御爱情的诱惑。

按照当时的理论，这种爱情不仅“总是产生于高贵的心理”，而且不能容忍单恋（“爱情，不能原谅没有回应”）。尽管遭受了惩罚，这种爱情在地狱里仍在继续。

保罗和弗兰齐斯嘉的故事让但丁的这部诗歌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两个恋人的灵魂从一开始就激起了诗人的极大同情。

弗兰齐斯嘉意识到眼前的人物很特别：“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听完了弗兰齐斯嘉的悲惨故事之后，但丁犹豫了一下，同情地说：

哎呀，多少甜蜜的思想，多么强烈的欲望把他们引到那悲惨的关口啊！

《地狱篇》，第 5 章，第 112–114 行

然后他诚恳地对弗兰齐斯嘉说：

你的痛苦使得我因悲伤和怜悯而流泪。

《地狱篇》，第 5 章，第 116–117 行

另外一个人物是保罗。他一言不发，满脸痛苦地站在旁边。他的形象更增加了那个情景的悲剧性。弗兰齐斯嘉讲述时，保罗在一旁无声地哭泣。对两个不幸恋人的怜悯，使得诗人：

我激于怜悯之情仿佛要死似的昏过去。我死尸一般倒下了。

《地狱篇》，第 5 章，第 140–142 行

“但丁在和两位恋人见面之后，因怜悯而晕厥——因为两位恋人的爱情引起了他的共鸣，让他内心非常不安。他们的故事让但丁回想起自己恋爱、写诗的经历，那种爱情在宫廷诗歌里后来发展为‘温柔的新体诗’，代表了但丁年轻时的大部分生活和诗歌创作。现在，但丁从那段经历中走出来，认为那是罪恶的、不符合规范的行为。”（Tavoni）

两位情人有罪，所以要遭受惩罚，这无疑符合诗人的道德标准。然而，内心的情感也有存在的权利，但丁给了这种情感发挥的

空间。

他的反应出于对二人的同情和对自己的怜悯。诗人想象着，假如他没有远离放荡的生活，那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所面临的永恒处罚让他不寒而栗。

但丁知道，那种爱的激情具有无法抵御的力量，但是他应该采取行动，因为理性应该战胜激情，需要重新确立本能和理性之间的秩序，不应该再让激情战胜理性。

说到这里，博尔赫斯说：在内心深处，但丁非常嫉妒两位情人和他们的爱情，因为他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情是单相思。博尔赫斯说的是否有道理呢？

克罗齐分析说，“爱和激情的悲剧，以及弗兰齐斯嘉故事的含义，在但丁的杰作中是唯一的，就像瞬间的火花，展示出了感官和想象的沉醉，具有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在整个诗歌中，这层轻纱再也没有揭开”。

第三层：贪食者、恰科
（第 6 章）

在遇到弗兰齐斯嘉和保罗之后，但丁从强烈的感情中苏醒过来，他身处地狱第三层——惩罚贪食者的地方，看到“新的苦刑和新的受苦者”。

对于这些罪人的惩罚是无情的：他们躺在散发着恶臭的泥浆里，头上顶着肮脏的雨，雨里还夹杂着雪和冰雹。他们像狗一样地嚎叫，同时还要不断遭受刻尔勃路斯的尖爪和利齿。那只长着三只脑袋的恶狗，狠狠地抓他们，把他们的皮肤撕裂，咬成碎块。

这些贪食者在人世间沉浸于物质享受。在地狱里，他们变得像动物一样，失去了所有智慧，忘记了作为人的基本条件。

“讲述弗兰齐斯嘉的故事时，诗人采用了温柔细致的风格，这和描写贪食者让人恶心的处境产生了极大的反差……这体现出作为艺术家的但丁的精湛技艺。对此，他是有过深思熟虑的。”（Barbara Reynolds）

刻尔勃路斯试图挡住两位旅行者，但是维吉尔往它“贪婪的食道”里扔了一把泥土，平息了它的愤怒。

躺在地上的灵魂中，有一个鬼魂站了起来，对但丁说：

“啊，你这被引导走过地狱的人哪，”他对我说，“如果你认得出来，你就认一认我吧：你出世时，我还没有去世。”

《地狱篇》，第 6 章，第 40–42 行

这个灵魂就是恰科（Ciacco），关于这个人物，我们知之甚少。早期的评论家普遍认为他是一位银行家、宫廷侍臣，也是一个寄生虫，一个攀附权贵的人。他也可能是个性格很怪异的人物。因为很贪吃，尽管没有人邀请他，他也会去参加一些筵席，但是人们通常会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口才很好、很风趣，而且和蔼可亲”。（Boccaccio）

当然，就像萨佩纽分析的：“恰科应该是一位宫廷侍臣，不是一个粗人……否则但丁不会和他谈论佛罗伦萨的问题，也不会让他表达对于城邦政治事件的看法。”

面对这位罪人的痛苦处境，诗人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但丁让他讲述为什么佛罗伦萨会陷入“分裂和不和”，从而描绘了整个城市和它的居民所遭遇的让人悲痛的处境。

他说，这个城市陷入了内讧、分裂和腐败；佛罗伦萨人非常高傲，沾染了嫉妒和贪婪的恶习。傲慢、嫉妒和贪婪是“使人心燃烧起来的三个火星”，有很多大人物在地狱第三层接受惩罚。整个佛罗伦萨，正直的人极少，没人听他们的（“有两个正直的人，但是那里没有人听他们的话”）。

尽管佛罗伦萨的处境让人忧心，但对于恰科来说，人世生活是“温柔的阳间”，他希望人们能记得他。这些罪人对过去的生活充满留恋，只能寄希望于人世中还有人记得他们。

两位旅行者经过时，他们暂时停下来，恰科和但丁得以交谈，但是对话很快终止。恰科又重新“忙碌”起来，像其他受罚的灵魂一样，他会永远处于那种状态。

他把直视的眼睛一斜楞；看了我一下，然后低下头来：如同其他的盲目的亡魂一般，连头带身子倒了下去。

《地狱篇》，第 6 章，第 91–93 行

第四层：贪婪者、挥霍者
（第 7 章）

谈论了一会儿人的今生来世，两位旅行者来到了第四层。他们发现自己又面临大敌，普鲁托——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体型巨大，狼一样的恶鬼，不过在某些方面它也有人的身体特点。它愤怒地叫喊，用充满怒气的让人不得其解的话来威胁和恐吓两位来者：

“啊，撒旦，啊，撒旦，神哪！”（“Pape Satàn，pape Satàn aleppe！”）

但是，维吉尔呼吁上天的意旨，让它平息下来。它如同被风刮断桅杆一样，倒在地上。

这头野兽安静下来了，两个人又遇到了一群贪婪和挥霍的人，他们从两个方向，面对面走来，被迫用胸部顶着重物，大喊大叫，彼此咒骂，相互冲撞。

如同那里卡里勃底斯上面的波涛碰到对面来的波涛就碰得粉碎。

《地狱篇》，第 7 章，第 21–23 行

维吉尔强调，对于人间财富的迷恋，在教士和神职人员比较普

遍，虽然他们的本职要求他们远离这些恶习：

> 这些人都是头顶上没有头发的教士、教皇和枢机主教，在他们身上贪婪的行为达到了过火的程度。
>
> 《地狱篇》，第 7 章，第 46–48 行

维吉尔无法向学生确定这些灵魂的身份——他们因罪恶已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 他们生前不明是非，使他们被罪恶玷污，如今使他们面目模糊，无法辨认。
>
> 《地狱篇》，第 7 章，第 53–54 行

这些人你争我夺，追逐短暂的财富，这到底有什么用呢？即便是得到世界上所有的黄金，这些罪人的灵魂都无法安息：

> 因为，月天之下现有和已有的一切黄金，都不能使这些疲惫不堪的灵魂中的一个得到安息。
>
> 《地狱篇》，第 7 章，第 64–66 行

维吉尔接着说，世人是愚蠢的，不在于他们追随人世间短暂的财富，也表现在他们会诅咒时运女神。

他们没有意识到，时运女神没有“蒙着眼睛”，她不是盲目的，而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天神”。她管理着人世间的财物，她的判断力

高高在上，不是人的智慧可以理解的。

这是基督教对于时运和天命的解释。基督教否定异教徒的，认为世界上的沉浮兴替绝非偶然和盲目的。但丁也反对这些异教的，因为这样的说法不给人们留有希望，不激励人们为更美好未来而奋斗。

第五层：易怒者、腓力浦·阿尔津蒂、狄斯城（第7章－第9章）

离开了贪婪者和挥霍者之后，他们遇到了易怒者。

到了第五层，地狱的上层已经结束，也就是说，处罚无节制、无法抵御激情和欲望的部分已经参观完毕。

这些灵魂赤身裸体地浸在一个泥潭里面，相互殴打：

> 他们不仅用手，而且用头，用胸膛、用两脚相互殴打踢撞，互相用牙齿把对方的身躯一块一块地咬下来。
>
> 《地狱篇》，第7章，第112–114行

这些灵魂在生前被“邪恶怒火”压倒。按照但丁的看法，“好的激情”是一种美德。我们应该把“好的激情”或者“正确的激情”和这些邪恶的激情区别开来。

他们沉浸在斯提克斯沼泽里，这是由一条同名的河流形成的沼泽，就像地狱里的其他河流（阿刻隆河和弗列格通河）一样，它源于克里特岛老人巨像的缝隙（《地狱篇》，第14章，第112–116行）。这个沼泽里全是黑泥，掀起肮脏的波浪，上面弥漫着烟雾，围

绕着狄斯城。

除了那些能看得到的、位于表面的易怒者，在沼泽底部还躺着其他灵魂，他们泡在泥浆里，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悲惨的命运，让水面冒着泡儿。

我们在被阳光照得欢快的温和空气里时，心里生着闷气，郁郁不乐：如今我们在黑泥里烦恼。

《地狱篇》，第 7 章，第 121–124 行

这些都是生前犯愤怒罪的亡魂，也是易怒者的一种。这些人不会马上发泄他们的怒气，而是把怒气长时间积在心里，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慢火”，这是一种更病态、更细微的怒火。

两位旅行者隐约看到沼泽上浓烈的烟雾，他们远远看见两堆烽火。

但丁出于好奇心，想知道一远一近两个信号的来处。他很快就看到了有一艘船靠近，把两位旅行者载到了对岸。

他们被带到了另外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弗列居阿斯面前，他把但丁当成了罪人，怒气冲冲地说：“现在你来了，邪恶的亡灵。”维吉尔断然斥责了他，弗列居阿斯被迫载着两个人，在“死水的渠道”上航行。

这时候，有个罪恶的灵魂冒了出来。他浑身是泥，靠在船上，想阻止船前进。面对这个亡灵，但丁表现得义愤填膺，坚决而且简洁地痛斥了他。

这个亡灵是腓力浦·阿尔津蒂，来自一个有名的阿蒂玛利家

族，是阿利吉耶里家族的仇敌。他因高傲而出名，因为他习惯给自己的马钉上银掌，他总是骑马快速冲进挤满人的街道，让人们不得不躲开，所以人们叫他“阿尔津蒂”（意为“银子”）。

根据有些古代评论家的观点，但丁被流放之后，阿蒂玛利占有了阿利吉耶里家族的财产，而且一直反对但丁回到佛罗伦萨。有人估计，腓力浦·阿尔津蒂这位“傲慢狂妄的骑士”，在生前给过但丁耳光，这就解释了两人之间的这场对话为何那么激烈。

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但丁对这个罪人遭受的可怕命运非常满意。诗人在这里的刻薄接近于仇恨和病态。诗人对腓力浦·阿尔津蒂的亡灵说：“可诅咒的亡魂，你留在这里受苦、悲痛吧。”（《地狱篇》，第 8 章，第 37–38 行）看到他“和其他狗一起”遭受惩罚，但丁很高兴。腓力浦·阿尔津蒂处境恶劣，但是诗人还不满意，想看到他“泡在这汤里”。

因为对这个罪人的坚决态度，但丁得到了老师的拥抱和赞美，他自豪地把《路加福音书》中用于耶稣身上的赞美用在了自己身上：“怀孕生下你的人有福了。”

“这场报复多么漂亮！正义多么残酷无情！这就是这个瞬间的场景所表达的情感。面对这些罪人遭受的惩罚、残害和鄙视，诗人在这里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还有愉快，对此，缪斯并没有反对。”（Croce）

但丁利用这个见面的机会，把话题展开，抨击人世间的傲慢和放肆，凌辱和欺压他人的行为。

他们不知道，没有节制的骄傲是多么枉然，不知道在死后有什么样的苦刑在等着他们。他们

将在这里像猪一样在泥里趴着，给自己的罪行留下可怕的骂名！

《地狱篇》，第 8 章，第 50–51 行

他们的下场会和腓力浦·阿尔津蒂一样，不能在其他人身上发泄怒火，只能撕咬自己的身体。

抛开腓力浦·阿尔津蒂和他的命运，两个参观者被一片悲痛的声音所吸引——声音来自一个被火照亮的城堡。

这就是狄斯城，通向地狱的深层，下面的罪孽更加深重。

这座城有一千多位魔鬼守卫着，不让两位旅人进入，维吉尔试着说服他们，但无济于事。

老师非常沮丧地退了回来，让学生更加害怕和不安。维吉尔让但丁放心，但同时，另外一个可怕的场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在燃烧着的塔楼中出现了怒气冲天的女巫厄里克托。她们的身体像女人，头上是各种蛇，她们的外表和行为都让人害怕：

她们各自用指甲撕裂自己的胸膛，自己用手掌打自己，用那样大的声音喊叫，吓得我紧紧地向诗人靠拢。

《地狱篇》，第 9 章，第 49–51 行

导师让学生转过身去，闭上眼睛，以免被米杜萨变成石头。

但是，另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出现了：一阵龙卷风一样的旋风，咆哮着从水面上刮了过来，所向披靡，根本不管那些亡灵和妖魔。

这是天使来回复上天的旨意，不排除地狱中“最深层、最黑暗的地方”。天使用一根小杖打开了城门，训斥了那些魔鬼，提醒他们不要违抗上帝无上的旨意。

这位天使完成了使命，便转身离去了，根本就没有理睬但丁和维吉尔：

> 没有和我们说话，却显露那样一种深情，像一个人有别的事驱迫、催促着。
>
> 《地狱篇》，第 9 章，第 101–102 行

在天使的干预下，二人进入城里，迎接他们的是“广大的平川，到处都是痛苦的声音和残酷的刑罚”。

第六层：持异端者、法利那塔·德·乌伯尔蒂、卡瓦尔堪台·卡瓦尔堪提

（第 9 章末与第 10 章）

师生两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墓地，在墓地里，同类和同类埋葬在一起。那些坟墓都敞开着，四周有火焰炙烤着。

他们进入了地狱第六层，亡灵在那里受火刑的惩罚。在人世间，火刑往往用来惩罚异端。在这里，人间的火刑好像得到了延续：按照异端的不同程度，这些鬼魂遭受永恒火刑的热度也有所不同。

从墓里不断传出哭声：那么悲惨的哭声，明显是不幸的受苦者的哭声。那种痛苦是永无止境的。（《地狱篇》，第 9 章，第 122–123 行）

但丁了解到，在这些受罪的灵魂中间有认为“灵魂与肉体一起死亡”的伊壁鸠鲁（Epicureo）和他的信徒们。

严格说来，伊壁鸠鲁学派不应该被看作异端，他们被放在这一层接受处罚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否定灵魂不死：伊壁鸠鲁对于《启示录》（*Rivelazione*）之后的灵魂产生了负面影响。

师生二人交谈时，从坟墓里传出一个声音，用庄重文雅的语气

问但丁是不是和他一样，也是佛罗伦萨人。他问但丁能不能停留一下，说话的人是法利那塔·德·乌伯尔蒂，他是一位富裕的贵族，吉伯林派的首领，曾英勇地反对贵尔弗派。

他参加了两次针对贵尔弗党的战斗，首先是在1248年，然后是1260年蒙塔培尔蒂战役。蒙塔培尔蒂战役结束之后，为了彻底清除佛罗伦萨贵尔弗党势力，吉伯林派的几位首领甚至提出要彻底毁掉佛罗伦萨城，当时只有法利那塔反对这个提议。他运用权威和影响力避免了这次彻底的报复：对祖国的爱战胜了党派利益。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插入了法利那塔和但丁之间的对话，就像保罗和弗兰齐斯嘉的故事一样，但丁的诗歌表现力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和法利那塔的会面，是但丁旅途中第一次真正地挑战自己。之前他一直带着那种怯生生的态度，在这时他变得非常自信骄傲，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但丁。随着旅行的进一步深入，他的态度越来越坚定，诗人越来越自信。

刚开始靠近法利那塔时，但丁带着深深的崇敬，这位人物在他面前也昂首挺胸：

> 只见他昂首挺胸直立，似乎对地狱极为轻蔑。
>
> 《地狱篇》，第10章，第35–36行

法利那塔非常高傲地问但丁："你的祖辈是什么人？"然后非常轻蔑地说，自己曾两次打败贵尔弗派。但丁这时候鼓起了勇气，用同样轻蔑的语气说，虽然贵尔弗派被吉伯林派驱逐了两次，但他们

最后还是回到了佛罗伦萨，而吉伯林派却没有。

法利那塔反驳了但丁的话。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似乎没有影响到他，他表达了他内心的痛苦：

他接着前面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学好那种技术，这比这火床更使我痛苦。

《地狱篇》，第 10 章，第 77–78 行

他自豪地说，当时吉伯林派首领都想要毁掉佛罗伦萨，自己是唯一一个反对的人。

他对诗人说了一句很难懂的话，预言说：不等到“五十次满月”（四年零两个月），但丁也会切身感受到“那种技术是多么难学”。

这是第一次预言但丁将被流放。在整个阴间的旅行中，此预言几次出现。这些话提醒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期间诗人的痛苦命运。庄严的《天国篇》用充满诗意和感染力的语言，再次提到流放和诗人的天命：对世人的教化和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但丁和法利那塔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得到调解。尽管属于不同的党派，二人也有共同点：他们都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对于因内部仇恨而分裂的城市充满了爱。

这就促使了法利那塔——这时候，他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骄傲地——问但丁为什么佛罗伦萨人那么残酷地对待他的家人。

但丁马上就告诉他，因为乌伯尔蒂家族的蒙塔培尔蒂“可怕大屠杀”引起了佛罗伦萨人不满。

最后，两个人从仇敌变成了同病相怜的人：他们对祖国的爱高

于一切，但是得到的却是不公正的待遇和凌辱。

灵魂的伟大拉近了与另一个人的距离，这不仅仅说明二人都有骄傲的性格，而且也有在面对痛苦时表现出来的尊严，并且他们都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幸：法利那塔死后不久，吉伯林派就被迫流放。

但丁的精彩刻画，使法利那塔的形象跃然纸上："是对一个高傲灵魂的深刻体现。在但丁笔下，这个人物表现出了整个灵魂深处的情感，充满了仇恨、爱、愤怒和英雄主义。"（Boncompagni）

但丁和法利那塔的关系有一种悲剧的力量。在他们交流的间隙，还巧妙地加入了另外一个人物——卡瓦尔堪台·卡瓦尔堪提（Cavalcante Cavalcanti），但丁年轻时的朋友——诗人圭多的父亲。

这个灵魂的出现，让但丁和法利那塔之间节奏紧张的对话暂时停顿，政治的激情被一种个人的温情——父爱所取代。因为圭多"崇高的天才"并不在但丁之下，卡瓦尔堪台问儿子圭多有没有和但丁一起来。

但丁解释说，圭多"鄙视"信仰，而这是唯一可以让他得救的东西。所以圭多没有这个特权。

就这样，但丁没有直接审判自己的朋友，但是指出了各自的道路是那么不同，他们已经疏远了。虽然年轻时交往甚密，但是那种快乐时光的感情纽带已经不见了。

"当他想起年轻时的密友，但丁的内心有两种矛盾的情感交替出现。他承认这份友谊的价值，却很快下意识地压制和辱没这位朋友。圭多没有提升自己的精神，没有思考神圣的事物，所以不配上升到天堂。而且，在人间已经有一位诗人的才能超过他。"（Papini）

第七层：暴力罪
（第 11 章－第 17 章）

在和法利那塔会面之后，诗人停顿了一下，介绍了“地狱底层”的结构（《地狱篇》，第 11 章，第 13–66 行）。之后，和他的老师顺利来到了地狱第七层，因暴力获罪的灵魂在那里接受惩罚。

但丁认为暴力有很多种形式，这些犯暴力罪的灵魂被分别打入三环：

——对其他人施暴（残杀者），或者对其他人的财物施暴（破坏者）；

——对自己施暴（自杀者），或者对自己的财物施暴（挥霍者）；

——对上帝施暴（诅咒上帝者），对自然施暴（鸡奸者），对人工施暴（高利贷者）。

为什么诗人会在第三环安置诅咒上帝者、鸡奸者和放高利贷者？要知道这些罪行的差别是比较大的。

但丁认为，三种类型的罪人都是对上帝的施暴者：第一个是对上帝直接施暴（诅咒者），其他的两种情况是对上帝的女儿——自然，施加暴力（鸡奸者），以及对自然的女儿，也就是上帝的孙女——人工，施加了暴力（放高利贷者）。（《地狱篇》，第 11 章，第

105 行）

第一环：施暴于他人人身或侵犯他人财产者（第 12 章）

一个可怕的、半人半兽的米诺涛尔出现在两位旅行者面前，欲阻止两人通过。维吉尔严厉地呵斥了他，最后二人得以继续前行。他们来到另一个地方，眼前是一片凄惨的情景：

> 其中煮着用暴力伤害他人者的那条血水河已经离着我们很近了。
>
> 《地狱篇》，第 12 章，第 47–48 行

那些对他人施暴（杀害，重伤等等），或者对他们的财物施暴（毁坏、偷盗）的罪恶灵魂，被浸泡在一条滚烫的血河里。

这里是第一环。

有上千个肯陶尔都带着箭，监视着每个灵魂，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罪，接受不同的惩罚（身体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浸泡在河里）。

这些肯陶尔想阻止两位诗人通过。但是有一位肯陶尔出面了，他是奇隆——最年老的一位肯陶尔命令涅索斯把两位诗人驮在背上，把他们带到第二环。

在去往第二环的路上，两个诗人听到了罪人的“高声号叫”（诗人称他们为“被煮的人”），他们可以看到对灵魂不同程度的处罚。

他们也看到了几个非常有名的人，中间有阿提拉和皮鲁斯：从

血水漫过眉毛的“杀人流血，掠夺臣民财产”君王开始，水慢慢变浅，一直到其他罪人。

第二环：施暴于自身（自杀）或挥霍个人财产者、彼埃尔·德拉·维涅（第13章）

在涅索斯的帮助下，两位诗人到达了第二环：处罚施暴于自身或挥霍个人财产者的地方。诗对背景的切换已经非常熟练。

流着沸腾血水的河流变成了一片干涸、荒凉的树林。林中的树木弯弯曲曲，树枝疙疙瘩瘩，树叶是黑色的，还有毒刺。

这是自杀者的“死亡树林”。可怕的怪鸟哈尔皮发出可怕的叫声，啄着树枝和树叶，更增添了恐怖气氛。

她们有宽阔的翅膀，人颈和人面，脚上有爪，大肚子上长着羽毛；正在那些怪树上哀鸣。

《地狱篇》，第13章，第13–15行

维吉尔告诫但丁，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可怕的惩罚，但是还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等着他——“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事”。

实际上，但丁还没有看到四周有灵魂出现。听到痛苦的呼喊传来，他马上陷入了惊恐。

为了打破谜团，维吉尔让但丁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从树干里

传出声音：原来那是一个自杀者的灵魂变成的树。

但丁惊讶地丢掉了树枝，迟疑地等着那个灵魂说明自己的身份：他是彼埃尔·德拉·维涅，腓特烈二世的大臣和左右手。他曾受到皇帝的信任，但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陷入悲惨境地。先是被关押，弄瞎了双眼，还遭受了其他酷刑，随即便自杀了。

诗人忐忑不安地听着这位罪人的陈述。彼埃尔·德拉·维涅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在地狱里他也可以很自豪地说：

> 我是握着腓特烈的心的两把钥匙的人，我那样柔和地转动这两把钥匙去锁和开他的心，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参与他的机密。
>
> 《地狱篇》，第 13 章，第 58–61 行

但是，通常说来，权利场中争斗是常见的，为了获得掌权人的信任，斗争非常残酷。

在那种环境下，最常见的感情就是嫉妒，也是最能激起愤恨、造成不幸的情感。

可怜的彼埃尔·德拉·维涅就是这种环境的牺牲品：之前让他自豪的事情，很快就变成了“悲惨的哭泣”。他知道自己对主人是忠诚的，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但无力捍卫自己，也没有对宫廷的污蔑做出反应，而是做出了最糟糕的举动：自杀。

就这样，一个无辜的牺牲者变成了自我审判和自我处决者。在上帝的眼里，这是更大的错误。

彼埃尔·德拉·维涅知道，在阴间他没有办法改变所犯的罪行，

但他认为，至少在人间他的名誉能得到恢复，冤情能得以昭雪。

他依然带着帝国大臣的自豪和忠诚，依然效忠于主人。他请求但丁在人间说明他的无辜，因为他的记忆依然停留在别人对他的嫉妒和攻击之中。

但丁非常熟悉嫉妒在宫廷之中造成的恶果，他觉得自己和这个人物之间有相似之处。但丁尽管在道德上审判了他，但同时又对他有着深切的同情，同情他遭遇的不公正。他很乐意用自己的文笔和灵感，在活人中为他清洗罪名。

这件悲惨的事情让他感觉到非常不安，无法再继续这场对话，只得要求老师继续：

> 你认为可以使我的愿望得到满足的事，就请你再去问他吧，因为我心里不胜怜悯，不能再问了。
>
> 《地狱篇》，第 13 章，第 82–84 行

“彼埃尔的尊严表现为忠诚……他是但丁地狱里见到的最伟大的罪人之一……但丁对他表示出‘痛苦’的同情，使得这一章有一种特别的张力。”（Leonardi）

但是，诗人的同情不能改变自杀者的灵魂遭受重罚的命运。

在最后的审判日，灵魂可以重新拥有肉体，自杀者却没有这种可能，因为“重新占有自己狠心抛弃的东西，是不合理的”。

因此，自杀者和那些能够重新获得灵魂的身体不同，他们的身体会被拖到树林里，永远挂在那里：“这种分离是永恒的，伤口也是永恒的，自杀者的地狱中，自杀会永远持续下去。”（Sanctis）

但丁熟练地转换背景，描写了一个让人痛苦和悲伤的场景。于是，彼埃尔·德拉·维涅的悲惨命运在诗人内心激起了恐惧和同情。

有两个赤裸的灵魂在前面奔跑，躲避一群“挣脱锁链的猎狗一般饥不择食，迅速奔跑的”黑狗的追击，最后被黑狗咬住，撕成了碎片。

这是对挥霍者的惩罚。他们对于自己的财物实施了暴行，所以在地狱中身体被撕裂，就像他们心血来潮时毁掉自己的财物一样。

第三环：施暴于上帝、自然、艺术者、卡帕纽斯、勃鲁内托·拉蒂尼（第 14 章–第 17 章）

但丁和老师把一位佛罗伦萨自杀者的身体碎片收集在一起，然后动身去了第三环，施暴于上帝、自然和艺术者在那里接受惩罚。

在第三环，对施暴者的惩罚是具有代表性的永恒的火。传统上将“永恒的火海”当作地狱的同义词。

尽管如此，在但丁描绘的地狱里，这些施暴于上帝、自然和人工的罪恶灵魂，没有像在原始绘画中那样被放在火上烧。他们是被一场持续的火雨折磨着：从天上落下巨大火花，“落得很慢，就像无风时山上纷飞的雪花似的。”（《地狱篇》，第 14 章，第 30 行）这些火雨燃烧着地面，“如同火绒碰上了火镰一样被火雨燃起来，使得痛苦加倍。”

这些灵魂的姿势各不相同：有的仰面躺着，有的蜷作一团坐在那里，有的不停地走动。所有灵魂都发出凄惨的叫声，所有受苦者

的手都不停地挥舞着，从身上拂去那些缓慢落下的火舌。

在这个痛苦的地方，那些咒骂上帝的人受到了惩罚。其中有一个非常傲慢的灵魂：卡帕纽斯——希腊“七将攻忒拜”的七将之一。

他独自待着，“带着轻蔑和凶恶的神色”，对所有人都是一副轻蔑的神情。可以说“他似乎对于受火烧毫不在乎”，好像火雨并没有让他感到痛苦。

面对两位来者，他还是满不在乎，连看一眼都没有看，只是带着鄙视回答了但丁问维吉尔的一个问题。为了表明还是继续蔑视上帝，他宣称即使上帝向他投射所有的雷电，“他也不可能实现称心如意的报复。”

维吉尔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身上那种无法消除的傲气，正是对他最大的惩罚，除了道德上的折磨，还有身体上的惩罚。

> 除了你自己的怒气外，任何苦刑对于你的狂妄都不是适当的惩罚。
>
> 《地狱篇》，第 14 章，第 65–66 行

他对上帝的敌意是不会有任何结果，只能使他滋生怒火，让他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卡帕纽斯的故事和《神曲》中最突出的思想衔接起来：人应该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智慧’，尽可能不顾一切地实现自我，这是人的使命，但是这个使命有一个限制，就是要承认上帝对于人的绝对

权威。”（Umberto Bosco）

但丁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暗示，这个概念在后来被现代人重新提起：地狱的惩罚不仅是对肉体的，也针对人的心理，是我们对于他人和自己的折磨。

两位旅行者离开了卡帕纽斯和他的同类后，遇到了另一群灵魂，“他们那样用力皱着眉头向我们凝视，犹如老裁缝穿针时凝视针眼一样。”（《地狱篇》，第 15 章，第 20–21 行）

这些是鸡奸者的灵魂，他们对自然犯了罪。但丁说，犯了这个罪的人很多，“都是神职人员中大名鼎鼎的大文人”。

在这些灵魂中有一个是诗人年轻时的老师——和蔼可亲的勃鲁内托·拉蒂尼。但丁和他的一席谈话中表现出温柔忠诚的情感。

因为诗人年轻时受到了勃鲁内托的循循教诲，所以尽管老师正在遭受苦刑，但丁还是对他表示感激。

勃鲁内托·拉蒂尼是一位文学和政治的“教育者”，他影响了佛罗伦萨的整整一代人。按照编年史记载，他被称为“伟大的哲学家……修辞学大师……我们城邦的统治者”。但丁接受过他的指导，老师的博学给但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勃鲁内托·拉蒂尼是一位伟大的文人、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生前写了几部著作，也曾经被流放到法国多年。

勃鲁内托·拉蒂尼去世时，但丁 29 岁。在但丁写《地狱篇》时，他对这位老师的记忆还非常清晰，这位文人和政治家，对于佛罗伦萨当时的社会生活影响非常深刻。

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对自然施暴的灵魂里，这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文学评论家们还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两人的会面有些悲怆。但丁一开始就很惊异。通过深入形象的场景描述，但丁在鸡奸者中间遇到了自己的老师，他问："您在这里吗，勃鲁内托先生？"在开始的惊异之后，但丁马上变得崇敬，"我一直像毕恭毕敬的人似的低着头走"。

勃鲁内托也赞扬了自己的学生，希望他获得荣耀，尽管但丁在遭受流放之苦：

> 你的命运给你保留着这样的光荣，这个党和那个党都将对你感到饥饿；但是青草将距离山羊很远。
>
> 《地狱篇》，第 15 章，第 70–72 行

这种骑士般的深情表达让但丁文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如果不是但丁的回忆和纪念，勃鲁内托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

> 您那亲切、和善的、父亲般的形象已经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现在使我感到伤心；我活在世上一天，就一定要在我的话里表明，我多么感谢您的教导。
>
> 《地狱篇》，第 15 章，第 82–85 行

但丁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非常感激老师在修辞、哲学方面的教诲，尤其是感激他对自己追求后世荣耀的激励，老师鼓励他创作出传世之作。

可怜的勃鲁内托·拉蒂尼只能靠自己的代表作《宝库》（*Tesoretto*），让他的名字流传于世。

请允许我把使我永垂不朽的《宝库》推荐给你，此外，我别无所求。

《地狱篇》，第 15 章，第 119—120 行

“但丁的灵魂和老师的灵魂是契合的，勃鲁内托理解但丁的内心，学生大有前途；但丁也理解老师的心，他的心里只有过去，所以老师最后给但丁推荐了他的《宝库》，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这部作品继续活在人们心中。”（Croce）

但丁对勃鲁内托·拉蒂尼充满同情和敬意。在遇到的另外三位著名的佛罗伦萨人时〔圭多·贵拉（Guido Guerra）、台嘉佑·阿尔多勃兰迪（Tegghiaio Aidobrandi）和雅科波·卢斯蒂库奇（Jacopo Rusticucci）〕，他也表现出同样的感情。尽管这些人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玷污，但在诗人的眼里，他们依然高贵，有尊严。

但丁对他们很熟悉，说他们的处境在他内心激起的“不是轻蔑，而是悲痛”。在佛罗伦萨，但丁经常听到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对这些人“怀有敬爱之情”。假如不是天上一直在下火花，他会跳下去拥抱他们（“假如火烧不着我的话，我就已经跳下去，来到他们中间了”）。

这三个人物都属于骑士时代，以“廉耻和勇武”为荣，如今这两样品德在佛罗伦萨已经无迹可寻了。现在，佛罗伦萨充满了“新来的人”，他们都希望“暴发的财”，让这个过去崇尚的“廉耻和勇武”的城市高傲和放纵，失去了节制的好品行。

“佛罗伦萨金币很快成了那个时代的硬通货币，就像现在的美元一样。在佛罗伦萨城有了一个重要的机构——银行。商业和银行

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机构，有时候会重合在一起：有些大商人也会向外贷款，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都一样。”（Tavoni）

在这里，但丁有力地重申了《神曲》里已经提到过的内容，揭露佛罗伦萨民风的腐化。

但丁不喜欢他的城市社会和经济正在经历着的转变。那个时期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财富在增长，商业流通活跃，消费也在上升。但丁依然梦想着回到那个神话般的佛罗伦萨，保留着“古老的核心”的佛罗伦萨。城里的居民尽管非常富裕、高贵，但生活依然非常节制和清醒。

中世纪的骑士世界消失了。代表着勇气、廉耻和慷慨的骑士阶层被喜欢奢华、财富和浮夸的商人的社会取而代之。

但丁仰面向天，坚定地向三位佛罗伦萨人说明了这个城市令人痛心的现实。听了他的话，三位骑士都很悲伤。

对于他们来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诗人回到人间后，向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对但丁说完这番话，他们就飞奔而去，继续接受惩罚：

他们说罢，就拆散共同排成的圈子，飞奔而去，他们的腿快得犹如翅膀。

《地狱篇》，第 16 章，第 86–87 行

两位旅行者的第三环的旅行以放高利贷者的见面结束。但丁把这些人列入对人工施暴者。

“人工”这个词的意义非常宽泛，是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技能，通过体力或者脑力劳动来获取和维持自己的生活物资。对于但

丁来说，金钱只是一种工具，不能算得上自己的所有物，不能利用金钱来获利，也不能恣意过度利用金钱。

因为违反了自然原则，放高利贷是要遭受惩罚。这些原则在《圣经》里出现过，而且在这里再一次重申：人应该通过流汗获得生活下去的面包。

按照但丁的看法，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鄙视这些自然原则，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方式生活：他们的目标不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地方”），他们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放贷获利。

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鄙视这些罪人，并严厉谴责他们的行径。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行为在很多贵族家庭中普遍存在。

就像对待那些不善也不恶的中立者一样，但丁没有理会这些放高利贷者的灵魂。但丁对于这些放高利贷者的态度和对鸡奸者完全相反：对于那些鸡奸者“不是轻蔑，而是悲痛”；对于放高利贷者，他“轻蔑，而没有悲痛”。

为了躲过天火，放高利贷者的灵魂们非常难受，像狗在夏天“被跳蚤或者狗蝇或者牛虻咬时”的情景。（《地狱篇》，第 17 章，第 50–51 行）

除了火刑，他们还要被迫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罪行——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小袋子，上面有自己家族的徽标。他们都是贵族，却违背了骑士慷慨、保持灵魂高贵的准则，他们通过放贷谋取不义之财，这是不体面的。

为了强调对于这些罪人的排挤，诗人把他们单独安排在一处，让他们和其他施暴者分开，靠近第八层的罪人。

但丁非常鄙视这些罪人，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想提，并用非常鄙夷的语气说，这些灵魂中没有他认识的人。

然而，为了抨击那些贵族的腐败堕落，他提到了几个家族。几个并没有指名道姓的人物玷污了这些家族的名声：佛罗伦萨贵尔弗派的翦菲利阿齐家族，帕多瓦的望族斯科洛维尼，在佛罗伦萨和皮斯托亚之间有很多产业的布亚蒙忒家族。（《地狱篇》，第 17 章，第 58–78 行）

第八层：恶之囊、欺诈罪
（第 18 章－第 30 章）

地狱里有个地方叫马勒勃尔介，这个地方和周围的圆墙同是铁色的石头构成的。

《地狱篇》，第 18 章，第 1–3 行

两位旅行者来到了地狱第八层，犯有欺诈罪的灵魂在这里接受惩罚。鬼卒格吕翁（欺诈的象征）帮助了师生二人。他把维吉尔和但丁驮在背上，然后盘旋着降落，就像慢慢地沉入水中一样。

这个情景充满了大胆的想象，让恐惧的感觉更加惊心，尽管导师有力的手臂在保护着但丁，但在鬼卒的背上四面悬空上升时，他依然感到极端恐惧。最后格吕翁落地了，把两位旅行者放了下来，就很快飞走了，“就像离弦的箭似的”消失了。

诗人已经大体描述了深层地狱（第 11 章）的结构，这些欺诈者违背了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原则”，但丁把这种原则称为“自然产生的爱的束缚”，或者说把人和人联系起来的一种自然的、爱的关系。按照这种关系，“人与人天生是朋友。”（《飨宴》，第 1 篇，第 1 章）

这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Hobbes）的观点正相反。在几个世纪

之后，霍布斯把他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也可能是比较现实的假定，即“每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狼”。因此，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控制人类，人们团结起来并不是出于一种自然产生的爱，而是因为求生和自我保护的需要。

关于宇宙、世界和人类的关系，但丁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出发，认为违背自然秩序是一种“罪”。人们屈从于自己的本能和激情（过度放纵），或者不正确地使用理性（带着恶意），就会产生罪恶。

欺骗就属于误用智慧来达到卑鄙的目的。

按照不同的方式和目的，欺骗的形式有很多种。

伪善、谄媚、妖术惑人者、诈骗、盗窃、买卖圣职、诱淫者、贪官污吏以及诸如此类的污垢。

《地狱篇》，第 11 章，第 58–60 行

各种各样的欺骗和这些“污垢”的各种表现让诗人不得不对“马勒勃尔介”分层，使它成为地狱中的小地狱。因此，地狱第八层被分成了十个“恶囊”，这些恶囊围绕一个中心分布，每个恶囊惩罚同一类欺诈者，不同的罪恶遭受的惩罚也各不相同。

欺诈在人类中普遍存在，所以意在突出欺诈的各种形式。从表面上看，欺骗没有谋杀和自杀严重，但实际上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因此也就破坏了人类共同生活的和谐。

诗人把这十个恶囊比作围绕着城堡的壕沟：这些恶囊被堤岸分开，之间由吊桥连接，可以通往中间的井。

这样的分布也是寓意深刻的。就像一位古代评论家所说的，石头是用来形容那些欺骗者的心“像石头一样的坚硬，没有任何怜悯”，铁的颜色也象征着那些“内心残酷无情的人”。

整个环境都是阴暗和冰冷的，缺乏任何希望和人性：只有痛苦、折磨和抱怨。

“这个宽敞的结构以井为圆心，通过吊桥连接在了十道壕沟，对应的与欺骗相关的十种罪行。但丁的立体想象力得到了最大体现。对这场充满凶险的旅行的描述中，我们从痛苦的场景里看到一些抽象的思想。这些场面通过高超的手法从一个恶囊过渡到另一个恶囊，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Reynolds）

第一囊：拉皮条者、诱骗者（第 18 章第 21–99 行）

从第一个恶囊开始，诗人就营造出一种令人焦虑的气氛，拉皮条者和诱骗者的灵魂聚集在一起：他们列成两队，相对而行，不断遭受那些长着角的鬼卒的抽打，鬼卒让他们不停地奔跑。

拉皮条者是用狡猾的欺骗手段，引诱女人满足其他人的欲望；诱骗者采用同样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欲望。

在那些拉皮条的灵魂中间，诗人认出了波伦亚人维奈狄科·卡洽奈米科，贵尔弗派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因为金钱和野心的驱使，他为费拉拉侯爵拉皮条，让自己的妹妹吉佐拉贝去满足侯爵的欲望。

诗人严厉批判了这种可耻的罪行，并通过维奈狄科之口，讽刺

了整个波伦亚城：

> 在这里哭泣的不只我一个人是波伦亚人；恰恰相反，这个地方波伦亚人满坑满谷，就连萨维纳河和雷诺河之间的地区，现在都没有这么多学会说“sipa”的舌头；关于这点，如果你想要可靠的证据的话，那你就会想一下我们的贪心吧。
>
> 《地狱篇》，第 18 章，第 58–63 行

诗人非常鄙视拉皮条的维奈狄科以及波伦亚人，但是，对诱骗者伊阿宋，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古希腊传说中，伊阿宋乘坐一艘名为“阿耳戈”的大船去获取金羊毛，是个英雄人物。

说起这个人物，但丁是带着敬意的（“你看，来的那个伟大的灵魂，他似乎不因为痛苦而流泪”），可以说，但丁的态度几近崇拜（“他还保持着何等的王者气派啊”）。

但是，这种灵魂的伟大和他诱惑许普西皮勒所犯的罪形成反差。他用“倾心爱慕的姿态和花言巧语”欺骗了那位少女，最后却遗弃了可怜的“怀孕的、孤零零的少女”，这让他的罪行更加严重。

因此，他和其他用同样手段诱惑别人的灵魂一起接受惩罚（“这样的罪孽罚他受这样的苦刑”）。

第二囊：谄谀者（第 18 章第 100–136 行）

谄谀者的命运也非常悲惨。对于谄谀者，但丁表现出来的鄙夷

类似于对中立者、放高利贷者和拉皮条者的态度。

有一些做法尤其能激起诗人的厌恶：在这种情况下，他既没有同情，也不会表现出大度，而是对那些受审判的人表现出极端的鄙夷，语气也非常尖酸刻薄。

这就是诗人在第二恶囊中的表现。那些谄谀者遭受的是一种让人作呕的惩罚：

> 许多罪人浸泡在一片好像是来自人间的厕所里的粪便中。
>
> 《地狱篇》，第 18 章，第 113–114 行

这些描述揭示这些罪人卑鄙下流，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

然而，诗人还是坚持描写了一些让人作呕的细节，向我们展示：在他眼里，阿谀奉承是很让人生厌的罪行。

诗人说有个灵魂的脑袋“被粪汁泡得那样脏，简直看不清他是僧是俗”，还描写了一位“肮脏的、披头散发的”妓女，她正在那里，“用肮脏的手指甲自己抓自己，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着”。

但丁毫不忌讳采用那些低俗的、平民使用的词汇描写地狱。采用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包括那些最粗俗的语言。

从表达风格来说，这也非常有趣。但丁作为诗人，在同一个篇章中，四次改变风格。在这一章里他用了一种直接的描述，这是在其他篇章中看不到的。

在第一部分，描写荒凉和残酷的地狱第八层时，他用了一种坚硬的、“石头般”的语言。

在第二部分，他好像手上拿着鞭子，在抽打那些拉皮条的人。

在第三部分，他用高调激昂的语气颂扬英雄伊阿宋，但随后又毫不留情地批判他通过欺骗的手段，引诱了一位可怜的女人。

在最后一部分，他用“辛辣嘶哑的诗句”以及低俗的词汇，让读者对那些因阿谀奉承而获罪的灵魂感到恶心和憎恶。

第三囊：买卖圣职者、教皇尼古拉三世、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教皇克力门五世（第 19 章）

与之前的两个恶囊里描述不同，这里用了陈述的语气，诗歌的风格发生了变化。但丁运用了特殊的语言和意象，来描述对买卖圣职者的处罚。

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恶囊，在那里对罪人的惩罚方法非常特殊。他们被放进深洞里，头向下，脚向上，两只脚掌都在燃烧。这样的折磨不仅仅会给他们带来持续的痛苦，也会让他们不得不用一种古怪的姿势抖动腿部。

想一想，在这个恶囊之中接受惩罚的有教皇。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享受了巨大的荣耀，被人尊敬。这样的惩罚有很强的讽刺性。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教皇和那些高级教士呢？因为对于那些神职人员来说，买卖圣职是一桩罪。

“买卖圣职”源于行邪术的西门，他曾经给使徒金钱，试图获得让圣灵降临的权柄，然而彼得很憎恶地让他走开，因为“他居然想用金钱获得上帝的恩赐”。（《新约·使徒行传》，第 8 章，第 18–24 行）

遗憾的是，彼得做出了表率，有些教皇和教士却不去模仿：在

中世纪，买卖圣职非常普遍，钱越多，得到的宗教职位就越高。

针对这种恶习，教会内外有各种反对意见。对但丁来说，这不仅仅严重亵渎了神灵，而且严重背叛了教会的使命。

“报应”的原则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这些买卖圣职者在活着的时候，违背了使命，在地狱里他们被头朝下放着，身体和泥土融为一体。

有三位教皇在这里接受处罚：尼古拉三世、卜尼法斯八世和克力门五世。

在诗人眼里，这三位教皇都罪孽深重：对于他们每一位，但丁采用的语言都非常残酷，夹杂着辛辣的讽刺。然而诗人并没有用鄙视和凌辱的言语，因为他对“天堂的钥匙怀有敬意”。这种敬意，使但丁在描述这些接受惩罚的罪人时，让他们还穿着在世时穿的“大法衣”。

诗人认为，保持教会的纯洁非常重要。他主张把教会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分开。在这一章中，作为一个严厉批判世俗的大诗人，但丁开始用一种他很喜欢的语气呼吁，他对那些买卖圣职者说“现在应该为你们吹起喇叭了”，因为这些人“为了金银”，非法买卖那些“上帝的事物理当是与善结合的新娘”。（《地狱篇》，第19章，第1–6行）

为了同时讽刺三位教皇，诗人此处展示的一幕充满了双关和戏剧性。

教皇尼古拉三世因为头朝下，看不到但丁。所以，当诗人用很严厉的语气对他说话时（“你头朝下像一根木桩似的倒插在那里”），他以为是卜尼法斯八世来了，以为他比预测的时间更早到了地狱。对于他的继任者，尼古拉三世用充满讽刺的语气预告，第三个教皇

克力门五世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来到地狱，会把其他前任教皇推向更深处，形成一个买卖圣职教皇的链条，“我头底下是其他的在我以前犯买卖圣职罪被拖入空洞的人”。

面对这样一个腐败、丑恶的场景，但丁厉声痛斥。

首先，他的语言里有一种痛苦的讽刺，一种沉痛的批判，甚至到了控诉教皇是偶像崇拜者的地步：

> 你们把金银做成神；你们和偶像崇拜者有什么不同，除了他们崇拜一个，你们崇拜一百个？
>
> 《地狱篇》，第 19 章，第 112–114 行

这场斥责最后归结为一个痛苦的结论：罪恶的源头是君士坦丁皇帝在麻风病得到治愈，归信基督教之后，给教皇席尔维斯特罗一世的“赠赐”。

> 啊，君士坦丁，不是你改变信仰，而是第一个富裕的父亲从你手里拿到布施，成为多少祸患之母啊！
>
> 《地狱篇》，第 19 章，第 115–117 行

基奥萨·德·奥维迪奥（Chiosa D’Ovidio）说：“最后他怒不可遏，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从教皇们的罪追溯到了这些罪的根源，他的愤恨里夹杂着心痛。”

第四囊：预言家、术士、占卜者（第 20 章）

在第四恶囊里，但丁见到了受惩罚的预言家、术士与占卜者。这里有两件事情尤其能打动读者：一个是罪人遭受的奇怪惩罚，一个是但丁的哭泣。

在第 20 章出现的人物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些人物来自古老的故事，或者说经典传说，有预言家安菲阿剌俄斯、欧利皮鲁斯、阿兹顿忒，有术士泰瑞西阿斯、阿伦斯，以及占卜者司各特和波纳提。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罪人遭受的奇怪的惩罚方式。他们赤裸的身体扭曲，脖子向后拧着。

这些灵魂被迫慢慢向后倒退，不用脚尖，而用脚跟走路。他们向后的动作非常缓慢，悄无声息，还不停地流着眼泪。

> 人们默不作声，流着眼泪，迈着诗人在宗教仪式的行列中唱着连祷文进行的步伐。
>
> 《地狱篇》，第 20 章，第 8–9 行

为什么他们会遭受这样的惩罚呢？

因为他们在人间时敢于挑战上天的安排，相信能够通过占卜或者魔法，预先知道上天的意愿。然而，上帝的意愿是不可预知的，甚至那些天使和有福的人都无法知道。

在人间，那些人以为自己能预见未来，在阴间他们遭到的惩罚就是向后看：他们为自己的悲惨处境痛哭，眼泪“顺着臀部中间那

条沟浸湿了臀部”。他们的高傲行径和出身高贵的尤利西斯“飞一般的疯狂航行”不一样：他们因为行骗遭到严厉惩罚，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大骗子。

但是，为什么诗人要和他们一起哭泣呢？

当然不是出于对这些可悲灵魂的同情或者怜悯，而是因为他们遭受的惩罚，让身体发生了变形，这些变了形的身体在但丁内心激起了强烈的痛苦，所以他流泪。

现在请你自己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我从近处看到我们人的形象被歪扭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使我的面孔保持干燥哇。

《地狱篇》，第 20 章，第 20–23 行

这里有必要重新提起但丁所赞同的宇宙秩序的观念。这种秩序也体现在人的身体上，“无论是身体的每部分还是整体，都是美的。”（《飨宴》）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美的人体，通过耶稣赋予他们神性，却被人类和他们的疯狂行为所扭曲。维吉尔对但丁说：“还有谁比对神的判决感到怜悯的人罪恶更大的吗？”

维吉尔让但丁反思那些罪人的处境：他们之前想预知未来，现在被迫向后看，“倒退着走”。

这种惩罚除了针对一些预言家、术士外，还涉及到一些占卜者——他们只是研究了不同星座对人的影响（但丁是相信占星术的）。这些人敢于预告未来，所以也犯下了罪行。

这是诗人对于自己和读者的进一步警告：人不能跨越可知和不

可知的界限，不能妄想了解一切。

对于但丁来说，知识和《启示录》，理性和信仰两方面对人的救赎都非常必要，但是人不能窃取不属于自己的权利，或者撇开其中一个。

第五囊：贪污者（第 21 章–第 22 章）

为了缓和前面四个恶囊的沉重气氛，诗人在第五个恶囊里缓和了气氛，营造了一种民间滑稽剧的气氛。

是贪污者给但丁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被泡在沸腾的沥青里，被黑鬼监视着。假如试图逃脱的话，他们就会受到鬼吏的指甲和钩子的惩罚。

狭义上说，贪污者就是那些担任公职的人。他们收取别人的钱财，给别人提供本不该享有的好处。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挤满了报纸上的犯罪专栏，在但丁的时代也一样。从广义上说，贪污者就是那些极其狡猾的人，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给别人带来好处，以获得钱财。

但丁并没有无视这种罪恶的严重性。他自己也曾背负“挪用公款”的罪名，这种罪名通常也会被有些政敌用于排除异己。

因此，但丁没有忽视这种可耻的罪行，但是他没有像对待其他罪人那样严厉。他想强调的是，这些虚弱的人焦急若渴，通过卑鄙的手段来获取好处，非常可笑。

他们理应受到嘲讽。他们在人间做了那样的事情，在地狱里

也依然保持了这种习性：他们相互贿赂。甚至这里的鬼卒也相互斗争，相互捉弄，相互咒骂，戏弄和打斗。

“地狱”的这两章以嘲弄的语气为主：鬼卒们用嘲弄的方式抨击那些灵魂。诗人所描写的情景很滑稽，鬼魂和鬼卒之间的交谈也很诙谐。

有些时候，讥笑的语气似乎超越了讽刺挖苦的界限。在有些情况下，诗人的语气似乎很轻快，好像要在这场不得不进行的、非常沉重悲痛的旅程中停顿一下。但丁用威尼斯造船厂的长篇比喻开始了第21章的讲述。第22章的开始是骑兵比武的情景，也比较轻快，关于海豚和青蛙的比喻也同样如此。相比之前的猎犬、恶狗和撕心裂肺的悲惨场景，这两章的意象要轻松一些。

诗人举出了几个因贪污而遭受处罚的例子，如简保罗·迪·那伐尔（Ciampolo di Navarra）、化募修士郭弥塔（Gomita）和米凯尔·臧凯（Michel Zanche）。这些鬼魂被鬼卒殴打，但他们也有能力反击，捉弄鬼卒，引起他们之间的混战。

眼前的场景像“地狱游乐场”。在这里，所有鬼魂互相捉弄、互相讽刺，他们的言行怪异又粗俗。

在描写这些场景时，诗人用了低俗的语言，虽然表现出他天真的一面，但那时也有面对这些场面的恐惧心理。

在这场相互欺骗的喜剧中，连维吉尔都成了牺牲品，他开始表现得非常自信，以为自己已经驯服了一位鬼卒，实际却上了当。

但丁在这里也体现了他丰富的人性。这部复杂的诗歌也展现出了另一面。在这些章节里，我们看到他可以创造滑稽而怪异的场景，甚至能和那些乌合之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感情、语言以及

他们的悲惨处境（“在教堂里就同圣徒们在一起，在酒店里就同酒鬼们在一起嘛”）。

另外，诗人对于这个低俗的世界如此了解，他是否也亲身经历过“粗俗”的、智慧和道德误入歧途的阶段呢？

从读者的角度看，但丁的个性是立体的，丰富复杂的，这只是他文学表达的一个方面。实际上，他对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了解。他擅长用诗歌的语言表达任何事物，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低俗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说，但丁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诗人。他擅长用不同的语气和风格描述那些滑稽而怪异的场景，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他在我们眼里更加充满人性。

“在这个讲述贪污犯的情节中，诗人面临的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文学挑战：就是用高水平的、细致的手法来描写低俗的场景。他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道路，而后来的薄伽丘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人，接着走了下去，将这种风格发扬光大。”（Bosco-Reggio）

第六囊：伪善者（第 23 章）

在进入第六个恶囊——处罚伪善者的部分时，但丁用一种我们都熟悉的、充满创意的手法，改变了整个场景。

第五个恶囊里的灵魂躁动不安，相互冲撞、欺骗和嘲弄，这和第六个恶囊形成强烈对比：第六个恶囊里的灵魂行动都非常迟缓，脚步沉重。

对于这些伪善者的惩罚是：他们背负着沉重的铅制斗篷前行。

他们披着克吕尼修道院为僧侣们做的那种式样的带风帽的斗篷，风帽低低地垂到眼睛前面。

《地狱篇》，第 23 章，第 61–63 行

这里提到了克吕尼修道院的僧侣，他们的僧服以宽大出名。从这一点看来，诗人首先想指出的是教会里伪善者比较多，尤其是修道院里的僧侣，他们的行为非常有欺骗性：外表谨慎小心，充满懊悔，但是内心非常空洞，甚至沾染了很多恶习。

耶稣在《福音书》里批判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教士：表面干净，内心肮脏，好像“粉饰的坟墓”。

那些伪善者身上穿的这件“永远使人疲惫不堪的外衣”，外面非常绚丽，但实际上异常沉重。诗人说，这外衣要比腓特烈惩罚背叛的铅衣更加沉重。

这种肉体上的惩罚还伴着永恒的痛苦，鬼魂们“悲惨的哭泣”，“样子疲惫不堪”，这样的处境营造了一种沮丧压抑的气氛。

在这铅一样沉重的空气中，诗人开始了和两位波伦亚快活修士的对话。这两位修士因为在调节贵尔弗和吉伯林的冲突中的不公正，而遭到惩罚。该亚法和亚那——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伪善者。在他们遭受惩罚的场景出现时，气氛变得更加有悲剧性。

因为建议犹太公会，“为了百姓必须让一个人去受酷刑”，所以，在地狱里，这个亚法赤身裸体横躺着，其他罪人从他身上踏过。

同样的惩罚也降临在该亚法的岳父亚那身上，他也是给耶稣判

罪的大祭司之一。(《地狱篇》，第 23 章，第 116–126 行）

“该亚法被当作典型的伪善者。在他貌似无私的建议下，掩盖着个人的政治野心。他和亚那，以及参加公会的成员都要承担伪善罪和伤害无辜者的所有恶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伤害的那个无辜的人是耶稣，这是以理性和公众利益为名犯下的最大的罪。”（Reynolds）

第七囊：盗窃者、万尼·符契（第 24 章–第 25 章）

在第七个恶囊里惩罚的是盗窃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诗人的语气又发生了变化。

三韵句的节奏变得庄严激烈，富有悲剧性。在描述万尼·符契这个人物和变形的奇迹时，诗歌的感染力达到了顶峰。

我们面对的是题材广泛、情节复杂的两章。在这里，但丁把自己和古代的文学大师（奥维德和卢卡努斯）并列。事实证明，他的诗歌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这一章从一个很长、很微妙的比喻展开。在这里，但丁要重新恢复维吉尔的权威。在这之前，他失去了些权威：相信了鬼卒的谎言，上了当，外加有一个受惩罚的灵魂用充满嘲讽的语气提醒维吉尔，魔鬼有很多毛病，“他是个说谎者，而且是谎言之父”。(《地狱篇》，第 23 章，第 143–144 行）

但丁给了老师一个重拾威严的机会，让维吉尔说了一些很庄严的话，重新树立了形象。

在赶路时，维吉尔看到学生落在了后面。上坡时，但丁非常疲惫，想休息一下。维吉尔提醒他，“坐在绒毛上或者躺在被子里是不会成名的”。(《地狱篇》，第 24 章，第 47–48 行）假如但丁想实现自己渴望达到的目标，就应该马上动身，而不是躺在那里，让疲惫战胜自己。否则的话，他就会像无声无臭，把一生消磨过去的人一样，他们在世上留下的痕迹，会如同空中的云烟，水上的泡沫一样。(《地狱篇》，第 24 章，第 51 行）

在他的激励下，学生“坚强和勇敢地”重新踏上了旅途。

那种力量和勇气正是但丁所需要的：因为他马上要面对一个可怕的场景：成千上万的毒蛇缠绕并且折磨着一大群赤裸的人，他们跑来跑去，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却无济于事：

> 他们的双手倒背着被蛇缠住；蛇把尾巴和头顺着他们的腰伸过去，在他们身子前面打成结子。
>
> 《地狱篇》，第 24 章，第 94–96 行

这些盗窃者遭受了无情的惩罚。因为在人间他们非常擅长利用双手，犯下了罪孽，所以，在地狱中他们的手被绑住：此外，他们的身体也被那些折磨他们的蛇引燃，变成灰烬。

“这些盗窃者要遭受双重惩罚：首先是被蛇追缠，然后被毒蛇夺去他们作为人最不能分离的东西——他们的身体。在地狱里，他们唯一可以保留的就是他们的人格。”（Bosco-Reggio）

但丁亲眼目睹了这种变形。他看见有关罪人被蛇咬后又变成了灰烬，最后又像凤凰一样恢复了原形，就像癫痫发作之后一样，又

重新站起来。

他定睛四顾，因为受了极大的痛苦，完全陷入迷茫状态，
一面张望，一面叹息。

《地狱篇》，第 24 章，第 115–117 行

这个人是万尼·符契，皮斯托亚人。他用炫耀的语气告诉但丁说，自己的生活是“兽的生活”。他说自己是一头“野兽”，皮斯托亚是“配得上他的窝”。

但丁非常熟悉这个人的过去：万尼·符契是一个“血腥的、好动火”的人。但丁想羞辱一下这个贼人，就让他说明那桩最不光彩的、他试图掩盖的罪行。因为那桩罪行，他才和其他盗贼一起在这里接受处罚——他偷了皮斯托亚教堂的圣器。这个罪人不能像其他罪人一样炫耀这桩偷盗罪。

实际上，万尼·符契已经明白了但丁的想法。他“现出阴郁的、羞涩的脸色”。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人间，这个罪名被误加到别人头上。不过，他很快恢复了精神，又变得傲慢起来。

看到他遭受的重罚，但丁也没有感到轻松。因为他自己也遭受了痛苦和不幸：贵尔弗的白党被打败，他回佛罗伦萨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万尼·符契带着嘲讽和高傲的语气说，“我说这话为的是让你痛心”。

最后，万尼·符契以一个下流猥亵的手势，表达了他的仇恨。这个手势包含了他无力的愤怒，但这种愤怒最后伤害的还是他自己。

实际上，万尼·符契受到惩罚，不仅是因为偷盗，还因为他的

愤怒和无礼的骄傲。因此，诗人感叹地说：

> 我走过地狱的各层黑暗的圈子，从未见过对上帝这样傲慢的鬼魂。
>
> 《地狱篇》，第 25 章，第 13–14 行

其他罪人也忍受不了他的邪恶，也开始对他发起了攻击。有两条蛇缠到了他身上，阻止他说话，让他动弹不得。他就这样被缠着，最后逃走了。一个肯陶尔走了过来，他的肩膀上有一条龙，这条龙碰到什么，烧毁什么，这就是卡库斯：

> 他屡次在阿汶提努斯山的岩石下造成一片血湖。
>
> 《地狱篇》，第 25 章，第 26–27 行

因为通过欺骗的手段窃取了赫拉克勒斯的牛群，被赫拉克勒斯残酷地杀死，所以，卡库斯被放在盗窃者中间。

肯陶尔离开后，有三位佛罗伦萨盗窃者和另外两位佛罗伦萨城的盗窃者变成的两条蛇，进入了诗人的视野。

他们中有一个名叫钱法，但丁细致地描写了他的变形，显得有些无情。

钱法变成了蛇的模样，扑向了阿涅尔·勃鲁奈莱斯齐的灵魂，缠住了他身体的每个部位，然后两个身子融为一体，既有蛇又有人的样子，非常可怕：

接着，他们好像热蜡一般粘在一起，他们的颜色互相混合，现在谁的颜色都已经不和以前一样了：正如在纸燃烧以前，纸上有一种昏黄色向上移动，还不是黑色，而白色已经消失。另外两个鬼魂正从旁观看，每个都喊道："哎哟，阿涅尔，你变成什么样子了！瞧，你现在既不是两个身子，也不是一个身子啦！"

《地狱篇》，第 25 章，第 63–69 行

这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场更不可思议的变形。

有一条蛇和一个灵魂融为一体，又很快变成了两个身体：那条蛇变成了人的模样，那个鬼魂变成了蛇的模样。他们是佛罗伦萨人弗兰齐斯科·卡瓦尔堪提（蛇变成的人）和卜奥索·窦那蒂（变成蛇的人）。

但丁构思的这种变形，在文学史上绝对史无前例：诗人有理由在之前的文学大师面前扬眉吐气（卢卡努斯的足迹，奥维德的作品……）。实际上，他们中间没有人能有这么大胆的想象，创作出这种变形：

因为他从来没有描写过两种自然物面对面这样变形，使双方的灵魂都肯互换形体。

《地狱篇》，第 25 章，第 100–102 行

面对这些可怕变形的，还有瘸子普乔——佛罗伦萨盗窃者里唯一一个没有变形的人。

从皮斯托亚人万尼·符契所受的痛苦惩罚，到佛罗伦萨的五位

大盗贼，诗人借机批判了皮斯托亚城和佛罗伦萨城，说这两个城市的名字遍及地狱的各个地方。

就这样，“所有事件在展开时，都达成了平衡，这就是对上帝的力量充满崇敬和崇拜的凝视……对于皮斯托亚和佛罗伦萨城的猛烈抨击，无情到极致，有时候是赤裸裸的，有时候是暗含在文字里的。”（Sapegno）

第八囊：献诈者、尤利西斯、圭多·达·蒙泰费尔特罗（第 26 章–第 27 章）

两位旅行者对于佛罗伦萨充满讽刺的攻击，是到第八恶囊的过渡，由此他们进入了惩罚献诈者的恶囊。

在这个地方，他们遇到了尤利西斯——整个《神曲》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为了理解诗人对这些罪人的态度，有一点需要事先说明。这些献诈者通常都有很高的天赋和智力，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能激起他人的崇拜和欣赏，但他们不正当地利用了天分，所以需要经历考验。

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批评家分析说：“但丁在被放逐中成为一名宫廷中人，一位政治谈判家……对于他来说，出诡计和设骗局可能成为一种职业罪，一种行业的恶习。”（D’Ovidio）

这样一来，但丁一方面欣赏这些人的天分，一方面批判他们不正确地运用心智。这就可以解释诗人为什么一方面受这些罪人的吸引，一方面又排斥他们。这里没有鄙视，没有戏谑，也没有讥笑和

讽刺，但惩罚同样是无情的（“每个罪人都被烈火包围”），但是诗人的目光里充满了同情，而不是愤怒。

这种态度，在一开始的部分就表现得很明显了。

在第八个恶囊里，燃烧的火焰很像萤火虫，一团团火焰像小云彩一样在飘浮，这让人想起了以利亚的战车，在火焰下面隐藏着那些罪人的灵魂。

但丁注意到一团“顶端分岔的火焰”。发现这团火焰包裹的是尤利西斯和狄俄墨得斯的灵魂时，但丁祈求导师让他和这两位灵魂交谈——他非常渴望见到他们（“你看，我因为盼着它来正在弯着身子望着它呢”）。

维吉尔答应了。因为这些人物很重要，所以导师要先开口，“由于他们是希腊人，或许他们还会不屑于听你说话呢。”（《地狱篇》，第 26 章，第 74–75 行）

一番准备后，维吉尔、尤利西斯和但丁的谈话开始了。

这位希腊英雄被判进入地狱，是因为他献诡计制作了特洛伊木马，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尤利西斯对知识的渴望并不是罪。对于但丁来说，对知识的追求是一个人的深层抱负，是一种应该发扬的美德。

面对尤利西斯，但丁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非常具有现代性。他把这位人物从献诈者中分离出来，把他放在古代的“伟大灵魂”中间，这些人把人类的理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丁提出的问题是：人的理性虽然伟大，但也有局限性。实际上，他所分析的就是理性和信仰，智慧和神的启示之间的关系。

尤利西斯飞一般的航行是“疯狂”的。对于但丁来说，获得知识

并不疯狂，但认为可以通过理性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这才是疯狂的。

“地狱里的人物，尤利西斯是在里米尼的弗兰齐斯嘉之后，第二个让但丁感同身受的人。就像通过对弗兰齐斯嘉的审判，但丁从自己的身上洗涤了淫荡罪一样，和尤利西斯的会面，对于但丁来说是他智慧成长的一个飞跃。他以前曾认为人的最终目的是知识，现在完全超越了这个观念。”（Tavoni）

人如果只依赖知识，注定会失败。这些古代的智者所面临的痛苦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生活在一种恒久的渴望之中，这种对最终真理的认识的渴望永远都不能得到满足。这种挫败在他们的心里会激起忧伤和不安，包括维吉尔也遭到了同样的惩罚。

但是，虽然意识到那场旅行的“疯狂”，尤利西斯并没有放弃远航。

相反地，这种冲动推动着他，让他放弃了一切顾虑。

经过了多年的漂泊，对尤利西斯和他的同伴来说，回到家人和朋友身边，在自己的祖国度过晚年是最理想的归宿。

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种力量依然存在，推动他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意识到了作为人的真正使命，这种本能在他内心变得非常强烈：

> 细想一想你们的来源吧，你们生来不是为了像兽类一般活着，而是为追求美德和知识。
>
> 《地狱篇》，第 26 章，第 118–120 行

对于但丁来说，美德和知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两大支柱。任何

高贵的情感也不能阻止人对于美德和知识的追求：

> 对我的儿子的慈爱，对年老父亲的孝心以及会使潘奈洛佩喜悦的应有的恩爱，都不能战胜我渴望阅历世界、体验人类的罪恶和美德的热情；却仅仅乘着一只船，带着那一小伙没有离弃我的同伴，起航驶向又深又辽阔的海。
>
> 《地狱篇》，第 26 章，第 94–100 行

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挑战。但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人寻求真理的步伐，包括那些最可亲的人和事情。尽管人们会意识到，他们可能会有失败，有限的知识对于他们的探求可能是一种限制，但当这种局限渐渐后退，人就越感觉到需要突破它们，“起航驶向又深又辽阔的海。”

否则，怎么才能解释人类的那些冒险的行为？包括近期人们的太空之旅和宇宙探索，他们已经把人类可以到达的界限推向了无限。

对于但丁来说，这种“疯狂”来自于人的渴望和抱负，是以唯一真理为标准的，唯一可以借助的工具就是人的认识。

对于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和最隐秘事物的解释，属于另一个领域，也就是信仰，来自于另外一个源泉——《启示录》。

信仰和理性，我们今天还不是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吗？尽管人类认识的领域不断扩大，已经超越了但丁时代的想象，可我们还是要面临信仰和理性的问题。

尽管尤利西斯作为献诈者在接受惩罚，但在那些罪人的恶囊里，他可以称得上是杰出的人物。

在面对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时，他的罪成为一个次要问题。

他真正的罪在于高傲，这一点要比欺诈更加明显。他的高傲里没有愤怒，不像卡帕纽斯；他也没有亵渎神灵，不像万尼·符契；他有的是一种大胆的情感，产生于对知识的大胆的渴望——尽管他没有意识到：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他成了一个典型人物。尽管他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他的价值并没有减少，因为他的动机本身就决定了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这不会妨碍他成为人类追求知识的最佳典范。”（Mario Fubini）

圭多·达·蒙泰费尔特罗也是献诈者，他的表现和尤利西斯相反。

从谎言中会产生谎言。圭多·达·蒙泰费尔特罗（Guido da Montefeltro）的形象和卜尼法斯八世的形象交织在一起，这让他的罪孽变得更加严重和微妙，几乎可以说是亵渎神灵。对于诗人来说，这又是一个机会，他可以借此对自己痛恨的教皇进一步无情地批判。

有个古代的历史学家这样评论圭多·达·蒙泰费尔特罗，说他是“意大利那个时期最精明、最优秀的军人”。但丁听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因此以他为例。蒙泰费尔特罗带领吉伯林派的支持者，参加了几次战役，后来被开除教籍，最后与教会和解，成为方济各会修士。他 1298 年去世，当时但丁 33 岁。

圭多·达·蒙泰费尔特罗死后，但丁通过其他途径得知：圭多作为方济各会修士，曾暗地里建议教皇通过欺诈的手段攻占“帕勒斯特里纳”城堡。

圭多给教皇提出的方案，好像很符合现在一些政治家的策

略——“长许诺，短守约”。卜尼法斯八世采用了这个策略，成功地对付了科伦纳家族，教皇先是许诺恢复他们的地位和职位，在得到“帕勒斯特里纳”城堡之后，教皇公然背信弃义，没有遵守诺言。

但是，卜尼法斯八世怎么才能说服已经成为修士的圭多，来给他提供这么邪恶的计谋呢？教皇滥用他可以赦罪的职权，在圭多的罪责受到惩罚之前，就已经赦免了他。

> 你知道，我是能锁、能开天国之门的；因为我有两把钥匙，对这两把钥匙我的前任并不珍惜。
>
> 《地狱篇》，第 27 章，第 103–105 行

卜尼法斯八世因“狂妄的热病”，既不会把圭多的方济各身份放在眼里，也不会在意自己的职务，所以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违背了教皇的神圣权力：教皇的权力不能用于追求世俗的利益，更不能用于实现罪恶的计谋。

在圭多死后，这场骗局水落石出，当圣方济各前来接引圭多的灵魂，那个鬼吏用不容置疑的逻辑提醒说，圭多的灵魂属于他，注定要下地狱：

> 因为不悔罪的人是不能赦免的，也不可能既悔罪而同时又想犯罪，因为这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
>
> 《地狱篇》，第 27 章，第 118–120 行

“虽然晚年皈依了圣方济各，成了一名修士，但这并没有抹去

以前的那个男人——一个狐狸一样狡猾的策划者的罪行。成为修士之后，他变得迟疑，但在卜尼法斯八世的神学诡计面前，他还是无法抵抗。”（Rossi）

第九囊：制造分裂者、穆罕默德、贝尔特朗·德·鲍恩、杰利·戴尔·贝洛（第 28 章–第 29 章第 39 行）

在第九个恶囊中，但丁遇到了制造分裂者。这里，他们遇见了穆罕默德、贝尔特朗·德·鲍恩和杰利·戴尔·贝洛。

为什么穆罕默德也在这里？在但丁的时代，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创立者是一位走上邪路的基督教徒，因为没有当选教皇甚至是引起了教会分裂。

就像其他制造分裂和丑闻的人一样，穆罕默德也在受着非常可怕的处罚：他的身体也遭肢解。

报应的原则很明显：他们在人间制造了分裂；所以在地狱里被肢解。

穆罕默德被“砍伤”，样子非常悲惨可怖：“身体从下巴到放屁的地方都被劈开”（《地狱篇》，第 28 章，第 24 行），这足以引起读者的恐惧。然而，诗人还是重点描述了那些可怕的细节，用白描的手法展现出让人作呕的残肢和被劈开的人的肢体。

穆罕默德和第九恶囊的其他罪人遭受的苦刑不仅仅是身体上遭肢解，而且还有这些罪人表现出来的样子，好像要把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全都展示出来，这给读者造成一种自然反应：在看到他们遭受

的酷刑时，感到非常厌恶，并为这些人因犯罪而遭受的严重后果感到恐惧。

然而，诗人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幸运的是，在诗歌中，面对不同罪人时，他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当但丁批判穆罕默德时，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贝尔特朗·德·鲍恩出现了。像法利那塔·德·乌伯尔蒂的灵魂一样，他在这一层也显得与众不同。

贝尔特朗直立着，手上拿着自己的脑袋，“像手提着灯笼似的把它摆动”，他把提着头的手臂高高举起，傲慢地展示自己的痛苦：

> 你活着前来看已经死去的人们，现在你看一看我受的严酷的刑罚吧，你看还有没有什么刑罚像这样重！
>
> 《地狱篇》，第 28 章，第 130–132 行

这个人物到底是谁呢？

贝尔特朗是普罗旺斯的一位陪臣，因为他的诗歌出名。他遭到报应，是因为他建议年轻的英国亲王亨利和父亲作战，导致皇室分裂：

> 因为我离间了这样的有血统关系的人，现在我就提着自己的脑袋，哎呀！使它落得和在躯干中的根子分开。
>
> 《地狱篇》，第 28 章，第 139–141 行

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激起了诗人内心强烈的情感。他有一种抑制不住想哭的欲望，但又想看个究竟。

维吉尔想加快步伐，他让学生多看这样恐怖的场面。然而但丁还在坚持，因为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位亲族的阴魂”——杰利·戴尔·贝洛（Geri del Bello），这是但丁父亲的堂兄，他远远地用手指着但丁。

有一个古代评论家说，但丁的这位亲戚非常热衷于“挑拨离间”，而且非常擅长“让人们防不胜防”，好像也是一个爱争吵、好斗的人，曾经因为斗殴受过刑。他后来可能因“惹是生非”被杀。在1300年之后，也就是但丁的地狱之旅之后，才有人替他报仇。

这段描述很能说明但丁对这位亲戚的态度：他对杰利·戴尔·贝洛怀有同情，他知道，因为没人替他报仇，这位叔叔非常生气。但丁对维吉尔表明了心迹：

> 啊，我的向导，对于他的横死，还没有任何一个共同蒙受耻辱的人为他报仇，这使他愤慨；我认为，由于这个缘故，他没有和我说话就走了；正因为这样，他使我对他更加怜悯。
>
> 《地狱篇》，第29章，第31–36行

就像在其他情况下，在诗人的灵魂里交织着各种情感：宗教、道德和社会的审判，以及复仇的愿望。因为荣誉、血缘和家庭的关系，人们对于亲属难免产生怜悯。

第十囊：造伪者（第29章第40行–第30章）

马勒勃尔介的旅行以一个非常悲惨的情景结束于第十个恶囊。

两位旅行者在默默行走，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传染疾病隔离区”：有很多被惩罚的阴魂都患有可怕的疾病，并散发着恶臭，“好像腐烂的肢体通常散发出来的一般”。（《地狱篇》，第 29 章，第 50–51 行）

但丁受不了这种冲击，用手捂住了耳朵，不想听到那些罪人的叫苦，但是除了痛苦的叫喊，眼前情景也一样让人毛骨悚然。

他面对的是对造伪者的残酷惩罚。这里有各种“造伪者”：有制造假金属的炼金家，有制造谣言和诽谤的人，还有伪币制造者，以及冒名顶替者。

这些罪人为了减轻痛苦，一个靠着一个围在一起：

> 有的在地上趴着，有的肩膀靠在另一个的肩膀上坐着，有的顺着那条凄惨的道路爬行。
>
> 《地狱篇》，第 29 章，第 67–69 行

但丁和导师认出了两个非常有名的托斯卡纳炼金者，他们一个靠着一个，“好像两个平底锅在火上互相支着似的”。他们疯狂地在自己身上狠抓，身上的痂痕从头到脚“好像厨刀刮下鲤鱼或者其他鳞更大的鱼身上的鳞一样”。（《地狱篇》，第 29 章，第 83–84 行）

这两个人是阿雷佐的葛利浮里诺和卡波乔，他们都是用炼金术造假犯下了罪行，两个人都是被判火刑而死。在阴间，葛利浮里诺被作为造假者判处，他接受这个处罚，但是他认为，在阳间他被作为异端处以火刑是不公正的。锡耶纳的阿尔伯罗（“他很好奇而又平庸”）告发了他，阿尔伯罗听了一句玩笑话，以为葛利浮里诺能凌空

飞行。

这时，随着其他人物的出现，两位旅行者的眼前展开了一系列悲惨的场面。

忽然间，出现了两个“惨白、赤裸”的影子，跑着乱咬人，诗人描述说，他们就像两头猪从猪圈里冲出来，看到什么咬什么。

两个灵魂中，其中一个是简尼·斯基奇——佛罗伦萨卡瓦尔堪提家族的一名骑士，他曾经假扮一个死人，并从中获利。简尼扑到卡波乔身上，咬着他的脖子，“拖曳着他，使他的肚皮蹭着坚硬的沟底移动”（《地狱篇》，第 30 章，第 29–30 行）。另外一个受苦刑的灵魂是“罪大恶极”的密耳拉，她对父亲产生了一种违反伦常的爱，她假扮成另外一个女人来满足她病态的欲望。

两个“疯狂”的灵魂之后，他们的眼前出现了另外一些“不幸生在世上者”。

有一个水肿病患者，因为肚子肿胀，脖子很细。在诗人的眼里，他看起来像一个琵琶：这个人是亚当师傅，因为制造假币，被佛罗伦萨人活活烧死。

他指出了另外两个造假者：波提乏的妻子，按照《圣经》中的故事所说，她诬告约瑟强奸了她；还有一位是西农，希腊人，他欺骗了特洛亚人，让他们把木马拉进城去。

亚当师傅很无情，西农非常恼怒，两人恶语相向，相互咒骂，这就形成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当诗人在描述这个场面时，语言非常具体、详尽和贴切。两位罪人在谩骂方面的口才和恶意不相上下，在同时让人体会到这种争吵……代表上帝对那些使用不当、用于邪行的智慧的无情惩罚”。（Bigi）

“因为想听这种争吵就是一种卑鄙的愿望。”

维吉尔一句严肃的警告，让但丁感觉到非常羞愧，他为自己沉迷于别人的争吵而羞愧。此时，欺诈者的罪行展示到此结束。二人走完了第八层的十个恶囊，这十个恶囊的篇幅占了整个《地狱篇》的三分之一。

这时候，诗人面临的是地狱之行的最后一站——地狱的核心。

第九层：巨人井、“阴惨的洞穴”、科奇土斯冰湖、背信弃义者（第 31 章-第 34 章）

两位诗人经过马勒勃尔介，去往“阴惨的洞穴”，那里惩罚的是背信弃义者。他们需要一个特殊的摆渡者——巨人安泰俄给他们提供了帮助，他把但丁和维吉尔抱起来，然后“轻轻地”放到了地狱底层。

安泰俄是巨人群中的一位。这些巨人出现在两位诗人的必经之路上，他们被泡在冰湖里，水一直淹到肚脐。

从远处看，但丁误以为这些巨人是塔楼，但靠近之后才发现，他们是身体非常巨大的人类。其中一位巨人的脸“看来就像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松球那样长大”，身体的其他部位和脸成比例，同样巨大。

他们是地狱第九层的看守，卢齐菲罗和其他背叛者都关在那里。

这些巨人也有同样的罪孽，因此，“打雷时，朱庇特还从天上威慑他们。”

巨人中有一位名叫宁录（Nembrot），他建造了巴别塔，向上天提出挑战。另外一个是厄菲阿尔特斯，他试图对抗朱庇特，也想登

上奥林匹克山。这两个巨人都被死死捆住，动不了。

只有安泰俄的双手没有被捆，因为他没有参加对抗天神的斗争，因此他可以引导两位旅行者到“被寒冰封闭的科奇土斯湖”。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地狱的最底层。

地狱之行中最后一站，是最艰难的部分，诗人要运用他所有的想象：

> 因为描写全宇宙之底并不是可以当儿戏的事，也不是叫妈妈和爸爸的舌头所能胜任的。
>
> 《地狱篇》，第 32 章，第 7–9 行

诗人应该找到适合当时特殊情况的语言（“粗犷刺耳的诗韵”），他请求缪斯女神的帮助，使他的叙述“不至于违背事实”。

但是诗人也需要很强的精神支持，让他能承受出现在眼前的情景：

> 只见我前面和脚下是一个湖，湖面由于严寒看起来像玻璃而不像水。
>
> 《地狱篇》，第 32 章，第 22–24 行

这是科奇土斯冰湖。卢齐菲罗扇动翅膀产生的寒风使湖水冻结。这是那些背叛者——罪人中最邪恶的一类应得的惩罚。尽管他们都受冻结的惩罚，他们在四个环（该隐环、安特诺尔环、托勒密环和犹大环）内接受惩罚：

那些悲哀的鬼魂冻得发青，身子直到人显露出愧色的地方都在冰里，牙齿打战，声音像鹳叫一般。

《地狱篇》，第 32 章，第 34–36 行

该隐环：曼勾纳伯爵（第 32 章第 40–第 69 行）

首先出现的是那些背叛自己亲属的鬼魂，是历代出现的像该隐一样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第一层叫作该隐环，但丁在那里看到了几个人物。他发现，这层地狱里的灵魂喜欢揭示其他灵魂的身份，以加重他们的痛苦。因为恶名昭著，这些背叛者不喜欢被记起，他们不想让两位诗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其他灵魂都充满恶意地揭示他们的身份，让人间的人知道他们，从而加重他们的恶名。

但丁提到的人物中，最有名的是曼勾纳伯爵兄弟：二人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一个是贵尔弗派，另一个是吉伯林派），在世间他们彼此仇恨，相互残杀。

他们的仇恨一直延续到地狱。在地狱里他们也互相攻击，增加彼此的痛苦：

铁条把木板同木板箍起来也从来没有这样紧；接着他们就像两只山羊一般互相顶撞起来，冲天的怒气把他们压倒了。

《地狱篇》，第 32 章，第 49–51 行

他们的处境独一无二，其中一个灵魂对诗人说：“你找遍整个该隐环，也不会找到一个比他们更应该冻结在冰里的灵魂。”

安特诺尔环：鲍卡·德·阿巴蒂、乌格利诺伯爵、卢吉埃里大主教（第 32 章第 70 行－第 33 章第 90 行）

进入到安特诺尔环，那里惩罚的是背叛祖国，背叛自己党派的鬼魂，二人没有费力，直接进入这里。

诗人不小心踢到一位亡灵的脸。那个罪人抱怨了一句，但丁这才知道自己来到了另一环。

诗人和这位受苦刑的灵魂之间的对话，揭示出了但丁对待这些罪人的残酷，他几乎用一种报复的语气，来斥责鲍卡·德·阿巴蒂的灵魂。在但丁的眼里，鲍卡的罪行令人发指：他背叛了自己的党派。

按照历史记载，在蒙塔培尔蒂战役中，鲍卡作为贵尔弗派，严重破坏贵尔弗的战斗力。他砍断了扛贵尔弗战旗的骑士的手，造成了贵尔弗的惨败和吉伯林的胜利。

但丁无法压制自己的愤怒，而鲍卡拒绝揭示自己的身份，但丁揪住了这位罪人“脖颈上的头发”，威胁说，如果他再不说自己是谁，就把他的头发揪光。

但是鲍卡并没有屈服，他宁愿承受诗人的脚在他从冰里露出的头上“跺一千下”，也不愿意说出自己是谁。

但丁正要动手时，一位灵魂揭示了这位“万恶的反叛者”的身份。诗人这时平息下来，然后说，他要告诉世人地狱对鲍卡的永恒

审判，让他遗臭万年。

其他灵魂也在遭受同样的惩罚，两位旅行者遇到了另外两个罪人，他们也是被深仇大恨联系在一起的：乌格利诺伯爵与卢吉埃里大主教。乌格利诺背叛了自己的党派，他咬住的灵魂是背叛了他的卢吉埃里大主教。

但是，为什么乌格利诺伯爵要被作为背叛者处罚，为什么要把他和卢吉埃里大主教放在一起呢？

乌格利诺伯爵出生在显赫的盖拉尔戴斯卡家族，属于吉伯林派，他被卷入了涉及到比萨的一个复杂的政治事件中。他的态度反复无常，令同党派的人认为他在保卫吉伯林党上态度不坚决，于是就怀疑他背叛了吉伯林派。

卢吉埃里大主教的罪行更加严重，他不仅仅背叛了乌格利诺伯爵，而且让乌格利诺和他的家人遭受非常残酷的处罚，让他们在狱中活活饿死，这种残酷的行为激起了所有人的愤恨。

乌格利诺伯爵是但丁在地狱里见到的最后一个著名的世俗人物。

在这一章中，罪行的残忍、处罚的残酷、事件的悲剧性和读者的同情等等，一切情感都发展到了极致。

但丁的语气非常愤怒，他似乎想要强调：背叛是整个地狱的最核心的罪行。开场的那句话非常有名（“那个罪人把嘴从野兽般啃着的食物上抬起来”），不容置疑地展示出罪恶和惩罚的可怕，以及诗人对这个场面的强烈厌恶。

卢吉埃里大主教囚禁了乌格利诺伯爵，这是那个时代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但丁想尽可能赋予此事一种恐怖的氛围。在被囚禁在那座塔楼几个月之后，乌格利诺和他的几个儿孙被活活饿死。但

丁揭示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乌格利诺和他的儿孙被饿死的悲惨情景，是整个事件的核心。

围绕着那个充满暗示的梦，但丁展开了细节描述，非常让人不安。还有乌格利诺直接对诗人说的话（“如果你不哭，你将来为什么样的事才哭啊?”），中间夹杂着长时间的沉默，还有充满怜悯的情景。乌格利诺的“石化”，是因为达到了最深层的痛苦（“我没有哭，我的心就这样化成了石头”）。

整个事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和无与伦比的感染力。

“乌格利诺的故事，是但丁所有故事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男人获得了唯一一次被倾听的机会，这种倾诉不会重复两次。在倾听者的耳朵里，一切都完全变了样子。这个人在讲述自己的不幸时，听起来像是一个高超的艺人，他能从自己的悲惨经历中获得一种自己也从来不知道的音色。”（Mandel’stam）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但丁通过一种高超的舞台布景能力、严格选择词汇和动作以及沉默和感叹，逐渐增强了这种情感。

当几个孩子已经饿到了极致，提出让父亲吃自己的肉充饥，整个悲剧达到了最高潮。在父亲悲痛的目光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死去了。

那时，我的眼睛已经失明，就在他们身上摸索起来，在他们死后，叫了他们两天。

《地狱篇》，第 33 章，第 72–74 行

最后一句话（“后来，饥饿就比悲痛的力量更强大”），让整个悲

剧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但丁给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让他们给这个可怕的事件想象一个结局。

但丁赋予了这个故事极强的诗意，强烈而且丰富。

这个故事里有古希腊悲剧的所有因素，那种悲剧感，最后一个场面和开始的情景一样，带着那种猛兽般的残暴：

> 他就斜着眼睛重新用牙咬住那个不幸的脑壳；他的牙咬在头骨上就像狗牙那样厉害。
>
> 《地狱篇》，第 33 章，第 76–78 行

但是，在这个悲剧的框架之下，还有一丝充满痛苦的同情，令整个事件有了一种强烈的感染力。

乌格利诺的儿子和孙子的死，是让读者很不安的一个因素。作为无辜的牺牲品，他们的语言、动作和沉默，让整个悲剧变得具有人性，否则，这个故事只能是一场单纯的报复。

通过他们，乌格利诺的形象也变得富有人性，否则的话，他和他嘴里撕咬着的卢吉埃里大主教的灵魂就没有什么差别。

儿子和孙子的语言、动作和沉默，回响在乌格利诺的语言、动作和沉默中。

> 于是，我就极力镇静下来，为的不使他们更加悲痛。那一天和下一天，我们都一直默默无言。啊，冷酷的大地呀，你为什么不裂开呀？
>
> 《地狱篇》，第 33 章，第 64–66 行

德·桑克蒂斯评论说："在这段非常残酷的叙述中，有一种温情贯穿其中：父爱美化了乌格利诺的形象，让他的语气变得柔和。这个从开始到结束都粗犷刺耳的乐章，充满着野兽般愤恨的调子，在这里也变得柔和，几乎像一首哀歌。"

托勒密环：阿尔伯利格修士（第 33 章第 91–第 157 行）

两位旅行者经过安特诺尔环，来到了第三环——托勒密环，这里处罚的是那些背叛了自己的宾客的灵魂。

这些罪人也是被冻结在冰里，但和其他灵魂不同，他们都是头向后仰着。这样的姿势加重了他们的不幸，因为严寒冻结了他们的眼泪，阻止了他们哭泣。

> 因为最初的眼泪凝成了冰疙瘩，像水晶面甲一般，把眉毛下面的眼窝完全填满。
>
> 《地狱篇》，第 33 章，第 97–99 行

有一个灵魂，央求两个经过的人帮他去掉脸上"坚硬的面纱"，"在眼泪重新冻结以前"让他能哭一会儿。

这是阿尔伯利格修士，他是法恩察的贵尔弗派首领，为了终结一场家族内部的纷争，表面上假装要和几个亲戚和好，在一场酒宴的最后，派人杀死了那几个人。

阿尔伯利格修士说出了另外一个罪人的名字，然后又恳求但丁

帮他去掉脸上的坚冰。

诗人拒绝了他的请求，并且很鄙视地说了一句，“对他的无礼就是有礼”。诗人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他对这些罪人心怀鄙视，而且也因为他也不想违背上天的旨意。

犹大环：卢齐菲罗、犹大、布鲁都、卡修斯（第 34 章）

进入到第四环，两个旅行者就到了地狱的核心——犹大环。在这个地方，对罪人的折磨最残酷，被惩罚的是那些背叛自己的恩人，以及背叛教会和帝国的人。

这些灵魂完全被冻结在冰层里。他们的姿态各不相同，都像化石一样，“如同玻璃中的麦秆一般。”

在这个地方，任何形式的生命和热量都消失了，只有绝对的死寂。

在这个死亡笼罩的环境中，卢齐菲罗——“原先容貌那么美的造物”，因为对上帝的反叛变成了“悲哀之国的皇帝”。

他因为两种非常严重的罪遭受惩罚：首先是高傲——“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其次是嫉妒——“为什么上帝可以，而我不行?”

因为反叛，他被从天上驱逐下来，头朝下落入地心。他落下时，打开了地狱的深渊，地球的另一面相对升起了一座山，那里是炼狱。

为了净化和提升自己，但丁必须经过卢齐菲罗的身体：他可以用手触摸到这位恐怖之王，然后永远地离开他。

卢齐菲罗的大地狱，经过但丁的妙笔，通过和谐的风格和韵律，非常流畅地描述出来了。

进入地狱最可怕的区域，开始就让人心生畏惧，“地狱之王的旗帜正在前进”，诗人说这是十字架节日时唱的诗，是一首宗教诗歌的开头。

这场善和恶的永恒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在这场斗争中，有时候看起来是恶占了上风，就像诗人在他的旅行中，遇到的众多罪人所展示出来的那样。但最终，这场斗争会以上帝的胜利而告终，按照《福音书》中的许诺：“地狱之门不会长存。”

卢齐菲罗“半胸以上露出在冰层外面”，他的外形巨大而丑陋。

他原先有多美，现在就有多丑，因为他“扬起眉毛反抗他的创造者，他成为一切苦难的来源，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丁感觉到一种极端的恐惧，他觉得“冰冷和喑哑”，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

卢齐菲罗的巨大身体和丑陋并不是全部，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更增加了恐怖的程度。

卢齐菲罗的脑袋长有三张不同颜色的脸：中间那张是红色的，两边有一张是黑色的，另一张是暗黄的。

很明显，这对应的是三位一体的三个存在，就是“曾经那么美”的天使想取代上帝，然而三位一体所代表的是力量、智慧和爱，卢齐菲罗的三张脸上却写着无力、无知和憎恨。

他的所有痛苦，都通过不间断的哭泣得到了体现，他的六只眼睛一直在流泪，从他的三张嘴里一直流着带血的唾液。

还不仅仅是这些：

每张嘴里都用牙齿嚼着一个罪人，如同用打麻器粉碎麻茎一般，结果就这样使三个罪人受苦刑。

《地狱篇》，第 34 章，第 55–57 行

他中间的那张嘴里咬的是犹大——出卖耶稣的人，卢齐菲罗不停地咬着他，加重了他的惩罚；两边的嘴咬的是布鲁都和卡修斯，他们背叛了建立帝国威望的恺撒。

卢齐菲罗除了用嘴不停咀嚼这三位历史上最有名的背叛者，还有节奏地扇动翅膀，让周围的一切都冻结。

是寒冷，而不是火，统治着地狱的最深层。

在这个王国里，没有任何怜悯和同情，也没有任何仇恨的余地：生命本身也不存在。寒冷冻结了任何形式的生命，让任何灵魂的活动都停止。

至此，整个旅途中最糟糕的环节已接近尾声。

维吉尔攀上了卢齐菲罗的身体，把但丁带出地狱最深层，来到另外一个半球，并经过了“天然的地窖”，在那里矗立着高高的炼狱山。他们经过了重力的中心点，上下调转过来了。

在经历了种种恐怖之后，“天上罗列着的一些美丽的东西”终于开始出现了。

整个旅行又打开了新的一页，充满了希望和温情。

但丁经历了地狱的恐怖之后，群星的出现，是命运女神让他看到的第一个欢迎的迹象。

这时候，诗人将要见到正在悔罪的灵魂。他们在炼狱的各层涤罪。对于但丁来说，他也开始了灵魂的精华之旅。

他带着快乐的、被解放的心情感叹说："我们从那里出去，重新见到了群星。"

"刚刚从无节制、暴力和欺骗的泥潭里出来，在地球中心完成了自我的'转变'，开始上升……在这位基督教徒写的最伟大的诗篇中，诗人从永恒的死亡开始上升。他温和而严厉，向着那个基督教徒坚信的——我们灵魂不死的王国前行。"（Vittorio Sermonti）

第四章

《炼狱篇》

概　述

《炼狱篇》开篇的几个三韵句就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丁细致地描写了地狱的压抑，这种气氛愈到底层愈浓，直到令人无法忍受。

我们也感到有必要放松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也需要“见群星”，希望“死亡的诗在这里复活”，把“残酷的大海”抛在后面。

但丁马上带我们进入了平寂甜美的新环境，这种气息在《炼狱篇》很常见：

> 我刚一走出了使我伤心惨目的死亡气氛，凝聚在直到第一环都明净无云的天空上那种东方蓝宝石般柔和的颜色，就顿时使我的眼睛感到愉快。
>
> 《炼狱篇》，第 1 章，第 13–18 行

在《炼狱篇》中，一切与《地狱篇》不同。

我们满怀惊喜，再次看到了“使整个东方都在微笑”、“引起爱情的美丽的”金星。

“四颗除了最初的人以外谁都未曾见过的明星”非常耀眼，为

天空增加了色彩（“天空似乎由于它们的光芒而显得喜气洋洋”），让人不至于在新的旅程中迷路。

在诗人的笔下，环境对事件的烘托非常明显。这里，我们看到“净化”在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中进行：

> 黎明正战胜在它前面逃散的早祷时刻的夜色，使得我远远地看出大海的颤动。
>
> 《炼狱篇》，第 1 章，第 115–117 行

这里的环境、布景、语言和色彩时刻都在变化。

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我们不禁要问，诗人何以能够将地狱描写得如此出神入化，又如何能够让笔锋大转，将炼狱描写得同样生动？

对比也体现在两篇的不同结构中。

炼狱的结构与地狱完全相反：炼狱是座高山，地狱是个巨大的深渊。

地狱中的灵魂因为罪行被禁锢，永不得解脱，而炼狱中的灵魂可以四处走动。虽然罪孽已得到宽恕，他们还有罪孽的倾向，因而仍要涤罪。如果心中仍有行罪的可能性，他们还要在不同的赎罪平台上接受磨炼，直到罪孽消除。

《炼狱篇》与《地狱篇》更重要的不同在于，《地狱篇》中罪的判定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可马克伦理学》（无节制、暴力、欺诈等），炼狱中的灵魂所受惩罚是以基督教的宽恕为基础的，以在“爱”的问题上的失误为定罪的标准。

因此，在登山的过程中，炼狱中的灵魂都有福音和《福音书》中的片段相伴，在不同的平台上提示灵魂们不同的美德：提醒骄傲者谦卑，警示暴怒者温和，规劝忌妒者克制，告诫好色者节欲。

诗人藉此向读者强调，基督教比异教更能提升人的品质：它让人谦卑、平和与仁慈，不妄求权势、不傲慢、不渎职。

炼狱的结构也与天堂不同。这样的复杂结构对但丁来说也是个艺术的挑战。

在《天国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异象的世界：在光、音乐和舞蹈的陪伴下，朝圣者但丁一步步走向上帝，逐渐“超凡入圣”，直到沉浸到上帝的神秘之中。

炼狱位于两个超乎寻常的世界之间：一个描绘的是绝对的恶，另一个则是绝对的善。在但丁的笔下，炼狱周围的景色宁静而亲切，让人身心放松。

《炼狱篇》中处处都有友情的激励、诗歌的魅力、音乐的甜美和丰富的情感，大大中和了挽歌似的感伤气氛。

《地狱篇》和《天国篇》的色调都非常鲜明，让诗人和读者一直处于强烈的内心体验中。相比之下，但丁在《炼狱篇》有意为自己和读者打开一个让人心绪宁静而松弛的空间和庇护所。在那里没有悲剧也没有神秘的宗教体验，灵魂们惺惺相惜，分享小小的快乐，体验幸福和痛苦。

“炼狱中的气氛难以用语言描述。诗人像魔法师一样，开篇就用宝蓝色的明净天空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无论是可见的有形世界还是灵魂的内心，无论是人物的对话还是以普通和悲伤的语词为主的诗歌语言，都不会让人再感到恐惧和心悸。”（Leonardi）

《炼狱篇》的风格首先是柔和而亲切的，虽然诗歌的语言富有变化，丰富多样，仍不妨用几段话概括该篇的特征。

自由应该是最明显的特征。这里给了朝圣者但丁道德上的自由感，助他渐渐克服个人欲望。

“他是来寻求自由的，为自由舍生的人知道自由如何宝贵”，维吉尔向卡托强调了但丁此行的道德意义——也是在提醒我们，炼狱中有温柔和亲密的感情，但是也需要努力超越自我，也有道德的要求。

“但丁为自己和人类寻找的道德自由，是充满了善的幸福的新世界。只有通过艰难的苦行赎罪，不妥协，不退缩，才能到达。”（Sapegno）

在炼狱中，但丁要一步步地涤清自己的罪，去除所有的恶的痕迹，让额头上所有的字母P都消失。因此，这里的旅行是渐进的。

然而，不付出辛苦，不积极加入到朝圣者的队伍中，就无法完成赎罪的任务。每上升一步，他都要思考，都要铭记教诲。

这种道德和智性的赎罪是艰难的。但是，它给人到达天堂的希望，所以又是完全可能的。但丁希望见到贝雅特丽齐，这个目标更直接、更个人化，与一睹圣容的希望是一致的。

这种可能性鼓励但丁勇敢面对一路的困难。对此了如指掌的维吉尔也激励但丁，帮助他战胜懦弱和恐惧，完成最后的赎罪：穿过火焰。（《炼狱篇》，第27章，第19–48行）

灵魂的自由是但丁此行的最终目的。寥寥数言，他道出了心爱的女子去世后，自己仍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你在有权做到的范围内，把我从奴隶境地引到了自由。”（《天国篇》，第31章，第85行）

“但丁将这种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的模式理解为从野性到文明，

从野蛮到开化的过程，……从被囚禁的动物性到自由的人性的过程。”（Roberto Mercuri）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

在《炼狱篇》中，到处可见灵魂间的关切、亲密的友情、得救的希望和道德的自由，还有上帝的仁慈。

在《地狱篇》中，上帝作为正义出现（“正义推动了崇高的造物主”）；在《炼狱篇》中，即便是怙恶不悛的罪人，由于在临终时忏悔，同样会感受到上帝的仁慈：

> 但是无限的善有那样大的手臂，凡是投入他的怀抱的，他全都接受。
>
> 《炼狱篇》，第 3 章，第 122–123 行

而且，活着的人在世上祈祷和行善，可以缩短灵魂在炼狱外围等待的时间和在炼狱中涤罪的时间。

这是基督教的原始经义之一，它引入了圣徒联盟和耶稣圣体合一的理念，要求成员互相帮助，并为所有人的救赎做出贡献。

这些与基督教中诸圣相通和基督身体的解释有关，目的在于让信徒互相帮助，为所有人的救赎共同努力。

从这个前提出发，中世纪的神学假设在永恒的惩罚和即刻的救赎之间有个中间地带。在这个地方，所有悔罪的人，哪怕是在临终之际忏悔，都有救赎的希望，可以通过净化得到最后救赎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要等待若干时间，苦受煎熬。

但丁将这一神学观念自由地加以诠释。事实上，无论在地形学

方面（“伊甸园乃沉沦之地而耶路撒冷乃救赎之所”）还是在道德秩序方面（“与诅咒对立的净化之地”），但丁都超越了那个狭隘的时代。不仅如此，从极端情况下还可以忏悔的想法出发，但丁强调神之计划的不可测，不受人类狭隘法令之制约。

因此，许多灵魂请求朝圣者但丁提醒俗世的人们，不要忘记他们，这样不仅可以恢复他们的名誉，而且通过世上的亲人祈祷和行善，为他们向上帝求得宽恕。这些灵魂有时也为活着的人祈祷，希望他们也得到救赎。

在这些基本的原则之下——亲切友好、亲密热情、救赎的希望、道德自由、神恩——诗人也在《炼狱篇》中加入了一些个人认为很重要的思想：

——在整个《神曲》中，诗人从未停止过对伦理政治的批判，痛斥道德败坏的佛罗伦萨、腐化堕落的欧洲君主和教会；

——这些灵魂在临死前已了解了人类的弱点，需要诉诸理性才能战胜，因此道德规劝在这一部分出现自然是合理的；

——诗歌和艺术的重要性（卡塞拉、欧德利西、圭尼采里、斯塔提乌斯）；

——借用神话、历史事件、轶事、寓言和《圣经》等，以熏陶灵魂和丰富诗文；

——执行上帝不同使命的天使出现，帮助灵魂赎罪，带领朝圣者但丁完成炼狱之行；

——除梦境外，在登炼狱山的过程中巧妙地变化场景，赋予重要的情节以深刻的道德寓意；

——对朝圣中不同瞬间的描写细致而准确，令气氛时而庄严，

时而轻松愉悦；

——通过仪式和寓言，诗人不仅强调了《炼狱篇》的教育意义，而且突出了道德净化的重要性，并以此展开各个事件和情节。

需要注意的是，《炼狱篇》创作于 1310 至 1313 年间，其创作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不同于《地狱篇》写作时的情况。在这期间，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教廷迁址法国（1309 年）和亨利七世南下意大利（1310–1313 年）。前者削弱了教皇的势力，使教皇受控于法国国王达几十年之久，后者点燃了诗人对意大利统一的希望。

但丁详细说明了炼狱的道德秩序。

炼狱中，维吉尔准确而清晰地解释了各层中灵魂的分类和定罪的理由。（《炼狱篇》，第 17 章，第 85–139 行）

维吉尔说明了每个被造物的行为都是自然之爱或心灵之爱的直接结果。

自然之爱是上帝赋予一切创造物的，因此不会有错误。但是对于心灵之爱来说，只有以上帝为对象或者对人类和世俗的物的正当的善为前提，才不会使人误入歧途。

相反则会导致不良后果或罪过，如果

——接近恶，人则会沾染傲慢、愤怒、忌妒等恶习（目的邪恶）；

——对人和财物的欲求过多或无节制，就会引发淫欲、贪吃和贪婪的罪过（精力过盛）；

——懒散会导致对事情无动于衷或疏忽（精力不足）。

因这些行为，人们背离了上帝，招致罪孽（“悖逆造物主而行”）。

因此，人们必须根据在世时罪过的不同，在炼狱的不同部分赎罪。

自由意志也与爱的主题密切相关。

对但丁来说，人类被赋予的理性应该支配意志，并将自然倾向和本能引向善，由此引出责任的原则，使奖惩成为可能。

根据他接受和筛选良善的和邪恶的爱，来决定你们应受赞扬和责备，道理就在于此。

《炼狱篇》，第 18 章，第 64–66 行

“只有人类才有选择的自由，这意味着人类有能力在心智和意志共同作用下决定自己的行为。这种能力虽与人的自然本性密切相关，却超过了人类的本性且始终保持独立。只要生活在地球上，人类就有能力以一种诚实或不诚实的态度面对爱，因此也是为自己永恒的命运做选择。”（Auerbach）

灵魂需要先经过炼狱外围，方可到达炼狱之门。也就是说，在涤罪之前，灵魂需要在炼狱外围停留，时间长短不等。

炼狱在大气层外，所以更靠近天国。与炼狱相比，炼狱外围更类似于地球，有四季之分和大气现象。但丁让这里成为“神的恩典之下的有益过渡。在这里，萌动的爱和最初的人性一步步提升为毫无保留的大爱和最完整的人性”。（Silvio Pasquazi）

这里有疏于悔过的灵魂，他们将忏悔推迟到临终，或者没有努力实践美德，缺乏应有的紧迫感。

这些灵魂可归为四类：

——在临终时才忏悔的“被逐出教会的灵魂”，他们在炼狱外围停留的时间是被逐出时间的三十倍（海滨）；

——在世时因怠惰而忽略实践美德的“懒惰者”（第一个区域）；

——临终时忏悔，能够原谅加害自己的凶手的“惨死的灵魂”（第二个区域）；

——临终时忏悔的未尽到责任的“君主”（河谷）。

一位学者这样总结炼狱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炼狱篇》比《地狱篇》更有整体感。该篇中的灵魂为了完成精神赎罪，都处于紧张的道德苦行状态。每个灵魂的精神都处于同样的境况，同样的过渡阶段，都停留在一个记忆和希望中，一个过去和未来相平衡的而又不必真实存在的世界。所有的灵魂都在朝向那个遥远但最终会达到的目标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体验着悔恨、超越和压力带来的各种情感。”（Mineo）

炼狱外围
（第 1 章-第 9 章）

卡托、卡塞拉（第 1 章-第 2 章）

这个自由的王国由卡托来看守。这位伟大的老人高贵又严肃，令人敬畏，他的气势与地狱中那位双眼冒着怒火、用船桨把鬼魂赶上船的“须发皆白的老人”形成了对比。

他的容貌看来是那样值得人对他毕恭毕敬，就连儿子对父亲应有的尊敬都比不上它。

《炼狱篇》，第 1 章，第 32–33 行

他令人敬畏，不仅因为胸前白色的长胡子，更重要的是围绕着他的光环：

那四颗神圣的明星的光芒把他的面孔照耀得那样发亮，我看他就好像太阳在前面一般。

《炼狱篇》，第 1 章，第 37–39 行

维吉尔也被这种精神力量慑服，让但丁向老人低头跪下。

“卡托刚正不阿，忠于职守，诗人借助他的形象来表达自己道德理想的一个层面。但是，看起来他自身无法实现这个理想，也不能要求别人做到，因为在执行这些道德标准的时候，人们总是过于严厉，总是不近人情，带着那种监督自我和别人的狐疑不信。”（Croce）

了解了两位此行的目的，卡托告诉维吉尔怎样让但丁除去地狱的残留，并为二人登山指路。

是他提醒那些与卡塞拉、但丁和维吉尔在一起的幽魂不得耽误，不要“忘记了净化自己”。在炼狱外围的灵魂还留有世俗生活的记忆，还是愿意与朝圣者谈论世俗生活的事件和他们生活的时代。

曾有人说，“只有在炼狱中，但丁才找到了自己的同类。”

在地狱中，但丁从高处俯视罪恶深重的灵魂；在天堂中，他在最低处仰视圣人和至福之人。两界中，在但丁与谈话对象之间有一种不平等。然而，在炼狱中，但丁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同类。在这样一个高贵的环境中，他们的谈话也充满了人类的温情，共同的记忆和世俗间甜蜜的烦忧。

所以说，卡塞拉是但丁在炼狱中遇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300 年，这位“歌唱家和谱曲家”去世，当时春天尚未来临。

因为但丁的梦之旅发生在卡塞拉死后不久，二人对世俗生活应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

二人都不掩饰对彼此的热情。卡塞拉走上前去拥抱但丁，但丁感动地做出同样的举动。可是，但丁三次热情的拥抱均落空——这

位朋友现在只是一个空虚的幽魂。

卡塞拉对但丁说，“正如我在肉体中时爱你，如今我离开了肉体一样爱你。”但丁则以“我的卡塞拉”回应——这两个词足以表达出但丁对他的感情。

同卡塞拉休息了片刻后，但丁请他唱一首“爱情歌曲”。像他们在尘世中见面时一样，但丁希望他的歌能够让自己在阴间得到些安慰（“使我心中一切烦恼平静下来”）。

但丁认为音乐可以平抚、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在炼狱的外围，音乐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洗涤心灵”才刚刚开始，地狱中的一幕幕仍令他心情沉重。（《炼狱篇》，第 2 章，第 109–111 行）

卡塞拉甜美的歌声令但丁和身边的幽魂们陶醉，甚至维吉尔也不例外，此时大家似乎忘记了一切（“好像谁也不把别的放在心上了”）。

这时，卡托不得不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肩负的任务——通过磨炼消除罪孽，最终达到至福。

第 2 章的语言极富有诗意。

朋友间的深厚友情、“让人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飨宴》）的美妙音乐、宜人的景色、不断出现的“甜美的、美妙的、爱情的、温柔甜蜜的”等词语，都烘托出一种欢迎和亲切的态度，完全感染了读者。

有学者说，《炼狱篇》第 2 章是“世俗的友谊和情感的篇章，这样的情感陪伴着但丁完成了整个旅程。第 2 章也是尘世中被放弃和丢掉的感情的篇章，这些情感在炼狱外围变得尤为强烈，因为那里的灵魂对尘世的记忆是直接的，通过与这些灵魂的邂逅，我们了解了诗人和朝圣者但丁最近的生活经历”。（Roberto Petrone）

曼夫烈德、贝拉夸（第 3 章–第 4 章）

途中每一个不寻常的人和事都让学生好奇（如尽管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维吉尔却没有影子），老师以此向学生说明，人类要谦卑，接受上帝为人的理性规定的界限，这也是启示存在的原因（“假若你能知道一切，当初马利亚就不必生育了”）。

维吉尔又说，如果人的智性能够了解一切神秘意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林勃狱中的古代大哲人们的无限求知欲就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绝无可能，因此这些灵魂就在那里接受惩罚，获得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的愿望不会得到满足。维吉尔也同样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垂头不语，一直面带烦恼的表情”。（《炼狱篇》，第 3 章，第 44–45 行）

这时，一队幽魂像胆怯的羊群一样，向不知所从的二人慢慢走来。

有一个鬼魂开口，问但丁是否记得二人曾在世上见过面。听到但丁的否定回答，鬼魂指给但丁看自己“胸膛上部一个伤口”：他是曼夫烈德，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34 岁时死于本尼凡托战役（1266 年）。因被教皇开除教籍，仍在接受地狱般的惩罚。

但丁对这位王室成员很有好感，显得极其尊敬，觉得他像个英勇的骑士，如果真心忏悔，是应该得到上帝的宽恕的。诗人几笔就勾勒出人物的外部特征：

> 他头发金黄，容貌俊美，仪态高贵，但是有一道眉毛被一刀砍断。
>
> 《炼狱篇》，第 3 章，第 107–108 行

这张有伤疤的英俊面孔不仅说明此人作战勇敢，也告诉我们他如何死于战场，如何惨遭掘墓弃尸之祸——因为被开除教籍，他只能在黑暗中度日，得不到上帝的福佑——这让他非常痛苦。科森萨大主教命人举着熄灭的蜡烛将他的尸骨迁走。

出于政治上的仇恨和对失去权力的担心，“科森萨的牧人”对曼夫烈德的报复与上帝的仁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灵魂中，曼夫烈德第一个承认自己的重罪（“我的罪行是可怕的”），但是因在临终前忏悔而得到上帝的宽恕，这一点对他来说是格外重要的。

但丁强调这一点，但是又说这些灵魂要在炼狱外围停留三十倍于失去教籍的时间：

> 只要希望还有一点绿色，人就不会由于他们的诅咒永远失去永恒之爱而不能复得。
>
> 《炼狱篇》，第 3 章，第 133–135 行

曼夫烈德请求但丁将他可以得救的消息带回尘世，恢复其在尘世的名誉，并让女儿为他祈祷：

> 现在你看，你能不能把你见到我的情况和这条禁令告诉我的善良的康斯坦斯，使我感到欣喜，因为这里的人借助于世人的祷告可以前进许多。
>
> 《炼狱篇》，第 3 章，第 142–145 行

严格的宗教等级与上帝的惩罚之间的对比是明显的。但丁毫不

迟疑地指出这一点，突出了该福音带来的好消息。

“通过曼夫烈德，但丁明确地表明自己具有预言性的主张，直接挑战了当时教会的判决具有绝对权威的做法。……曼夫烈德的故事郑重地告诉我们，审判来自于人的心灵这一内在法庭，这里只有上帝的目光可以到达。”（Leonardi）

同样的观点在但丁与贝拉夸分别时再次出现。贝拉夸是但丁的朋友，佛罗伦萨著名工匠。他的罪过是“懒惰”，由于怠惰迟至临终才忏悔。在这里，但丁尽量克制，不借此取笑他。不过，对于地狱中的懒惰的人，但丁绝不客气。

两个老朋友之间有趣的对话也说明了彼此的态度。

他们的调侃说明二人在尘世时的交往比较密切。同时也可以看出，尽管但丁也斥责懒惰的行为，但随时间的流逝，他渐渐认识到，他的忙碌生活和朋友的懒散节奏是可以折中的。不管怎么说，对于贝拉夸来说，懒惰并不会对他得到上帝恩典有致命影响。

事实上，能在赎罪者中看到自己的朋友，而且在阴间还能听到从前一样的讽刺的口吻，但丁格外高兴。他很少露出笑容，可是这次却破例了：

> 他的懒洋洋的动作和简短的话语使我的嘴唇不禁微微一笑。
>
> 《炼狱篇》，第 4 章，第 121–122 行

可是俏皮话到此为止。

对话的第二部分完全换了语气。但丁问贝拉夸为何坐在炼狱外围，迟迟不悔罪：是故态复萌，还是等待有人帮忙？贝拉夸忧郁

地告诉他，两者都不是——因为尘世已经没有人能够为他向上帝祈祷，以减少他在炼狱外围等待的时间。

贝拉夸喊了但丁一声“兄弟”，二人的对话在令人忧伤的气氛中结束了。许多学者认为，对话的后半部分“令炼狱中其他的灵魂悲伤：尘世已经将他们遗忘，或者仍记得他们，但是已没有资格向上帝虔诚地祈祷了”。（Bosco）

雅各波·戴尔·卡塞罗、波恩康特·达·蒙泰菲尔特罗、毕娅·德·托洛美（第5章）

在炼狱外围，但丁遇见了一些死于暴力，在临终时忏悔的灵魂，他们都强调了被尘世中人记住的必要。

为了突出当时意大利暴力的普遍和泛滥，但丁通过维吉尔之口，说“这一群向我们蜂拥而来的人很多”，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奔向但丁，想

> 看一看你是否见过我们当中哪一个，这样你就可把他的消息带到世上去。
>
> 《炼狱篇》，第5章，第49–50行

这些灵魂是“直到最后一刻都是有罪的人”，因此可以推测，他们是被尘世诅咒的。神的宽恕在此处又推翻了人的判断。这些灵魂在最后时刻忏悔，因而被神宽恕，得以拯救：

那时，来自天上的光使我们醒悟了，我们通过悔罪和宽恕别人同上帝和解，离开了人世，如今他使我们被切盼去见他的愿望折磨着。

《炼狱篇》，第 5 章，第 54–57 行

尽管这些面孔很陌生，但丁还是会将他们的心声带回尘世。

有三个灵魂走上前来。

第一个是雅各波·戴尔·卡塞罗，此人是贵尔弗派，颇具政治军事才能。他平静地回忆起遭埃斯提家族的刺客追杀的情景。虽然对凶杀和背叛记忆深刻，但是他的语气像在叙述一件年代久远的事情。雅各波更关心的是提醒但丁

请求人们为我做良好的祈祷，直到我能洗净深重的罪孽。

《炼狱篇》，第 5 章，第 71–72 行

随后，人群中传来第二个声音，更加亲切。

这个灵魂是吉伯林派的军事首领波恩康特·达·蒙泰菲尔特罗，在堪帕尔迪诺战役中身亡。但丁在年轻时曾加入贵尔弗派军队，参加了那次战役（1289 年）。

这个灵魂的忧伤愁绪让但丁不得不接受一个痛苦的事实：他在尘世的妻子和亲戚们已经把他忘记。因被活着的人遗弃，波恩康特不得不在灵魂堆里低头前行：

乔瓦娜或其他的人都不关心我了，所以我在这些人中间垂着头走。

《炼狱篇》，第 5 章，第 89–90 行

诗人可不想在这里多愁善感，他将注意力转向波恩康特经历的可怕的战争、残酷的死亡、临终的忏悔、自然的力量、惨不忍睹的受虐的躯体、暴怒的牺牲品，还有天使和魔鬼为争夺他的灵魂而进行的斗争，等等。

宏大的场景随着一幅幅戏剧性的画面展开，上演了一幕中世纪常见的“圣剧”，激发了读者的想象，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这一部分有时很有悲剧性（“我喉部受伤后，徒步奔逃，血染原野”），有时又像一出“圣剧”（“上帝的天使带走我，那个来自地狱的说：‘啊，你这来自天上的使者啊，你为什么剥夺我？’”），有时又像一幅色彩暗淡的风景壁画（“雾遮住了……山谷，天空浓雾弥漫，饱含水蒸气的空气变成了水”），还有对狂风暴雨中可怜的躯体的痛苦回忆（“顺着河岸、顺着河底翻滚，后来就用它的冲积物盖上了我，裹住了我”）。

在这个片段中，但丁似乎在向自己和读者提出一个悲剧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仇恨？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愤怒？”

但丁在诗中提及堪帕尔迪诺之战，自有其原因。

年轻时，但丁相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带着热情参加了战斗。不过，战争的血腥和暴力仍让他震惊。他甚至有可能目睹了波恩康特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和被刺死的经过。那时的波恩康特是但丁的敌人，所以但丁很可能在为贵尔弗派的胜利欢呼，为对手的死亡感到

快慰。然而，随时间的流逝，流放的痛苦和对政治的失望，以及个人道德的提升，都让他摆脱了派别的纷争。

就这样，他一方面决定解救几个“敌人”，想象他们因在临终前悔罪而得救；另一方面，他坚信暴力、仇恨和报复都是无用的。波恩康特因圣母的名义得到救赎，这不是偶然，因为对但丁而言，圣母对个人和整个人类的救赎是最基本的：

> 在那里，我失去了视觉，我的言语以马利亚的名字告终，
> 在那里，我倒下了，只留下我的肉体。
>
> 《炼狱篇》，第 5 章，第 100–102 行

“这部分描绘的场景凄烈而昏暗，是整部作品的几个高潮之一。整个画面泛着铁青色的光，却被忏悔者的热情所点亮，赋予波恩康特临终一刻宗教仪式般的庄严。”（Petrocchi）

第三个开口的是一名因暴力而死的锡耶纳女子：被丈夫杀害的毕娅·德·托洛美。

与波恩康特大段的悲剧性描写相比，有关毕娅的语句很少，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神曲》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几乎和弗兰齐斯嘉和毕卡尔达齐名。

在描写女性人物时，诗人的语气通常是亲切而伤感的，让读者看到这个“刚性”男人内心敏感的一面。

只要寥寥几句，但丁就让毕娅细腻的女性气息跃然纸上：

第三个灵魂接着第二个说：“啊，等你回到了人间，从长途

劳顿中休息过来时，请想到我，我就是那个毕娅。”

《炼狱篇》，第 5 章，第 130–133 行

考虑到旅途的劳顿会让但丁疲惫不堪，毕娅建议他在长途跋涉后休息，然后再为自己祈祷。短短的几句话就显现出这个女性的高贵品质：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

她的悲惨结局也浓缩在几行诗句中。这些诗句充满了神秘感，其中有她被杀的原因。因为嫉妒？因为不贞？还是丈夫为了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而毁了她？答案只有杀妻的人才知道：因为

锡耶纳造的我，玛雷玛毁的我：这件事那个先同我结婚、给我戴上他的宝石戒指的人知道。

《炼狱篇》，第 5 章，第 134–136 行

与悲剧性相比，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节制。毕娅没有像其他死于暴力的灵魂那样控诉凶手，而是给自己的悲惨遭遇蒙上了一层悲伤和怜悯的面纱：这个悲剧正是由那个娶了她、本应该保护她的人造成的。

“但丁让这个端庄而审慎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这个极具暗示意义的半明半暗的环境中。平实的语言和模糊的含义令毕娅的情感更加丰富。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合理的。如此温柔的目光给予诗人灵感，创造出毕娅这一充满了神秘感，因悲惨的命运而得到拯救的女性形象。”（Varanini）

索尔戴罗、信仰基督的王室后嗣（第 6 章–第 7 章）

前五章中，诗歌的语调随人物和场景变化，时而高昂，时而低沉。可是，到了第 6 章，在描写和索尔戴罗的相遇时，语调突然变化。

亲密和忧郁的口气被激昂和骄傲的语气代替。诗人不再关注某个人的经历，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佛罗伦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对那里的政治和道德危机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对于道德危机的不安和焦虑再次占据了诗人的心灵，而这一主题也是《炼狱篇》，乃至全诗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对个人事件的思考上升到令人悲痛的集体命运的反思，诗人让我们看到，当局部的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时，当派别冲突取代了和谐相处，整个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利益就会遭到严重的践踏。

从人物出场的一刻，语调就发生了变化。

索尔戴罗独自一人，与其他灵魂保持距离，“像蹲着休息的狮子”：冷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包括但丁和维吉尔的出现。

和《神曲》中的重要人物一样，他仿佛是一座石雕。与地狱中的灵魂相比，他的样子更让人想起卡托，神情严肃，对自由充满焦虑：

> 啊，伦巴第人的灵魂哪，你的态度多么孤高、目无下尘，
> 你的眼光转动多么庄严、缓慢！
>
> 《炼狱篇》，第 6 章，第 61–63 行

维吉尔上前问路，同时又有些担心：这个人看上去如此孤傲，恐怕不会提供多少帮助。

索尔戴罗的确没有应答，却问维吉尔是谁，从哪里来。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了。维吉尔刚刚说出“曼图阿”一词，

那个完全沉浸在孤寂中的灵魂从他原来所在的地方站起来向着他说：“啊，曼图阿人哪，我是你那个城市的人索尔戴罗！”于是，他们就互相拥抱起来。

《炼狱篇》，第 6 章，第 72–75 行

但丁像个大导演一样，让本章开头的情景翻转，情节更加戏剧化，既让人物富有生气，也抨击了意大利的政治和道德的混乱。

《神曲》中极具道德和政治力量的片段在此处展开。但丁以阴暗的笔调描写了意大利的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现状。

意大利是“奴隶”，是痛苦的集聚地，是“暴风雨中无舵手的船，你不是各省的女主，而是妓院！”诗人迫切希望能够为改变意大利的政治和道德境况有所为，所以，发自肺腑的言辞极其犀利。

两个曼图阿的灵魂热情拥抱，这与城市之间，甚至同城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冲突形成了强烈对比：

然而如今你境内的活人却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城墙、同一城壕圈子里的人都自相残杀。

《炼狱篇》，第 6 章，第 82–84 行

讨论的话题不断扩大，矛头最终指向混乱局面的直接制造者：教皇和皇帝。二人都未尽到自己的职责，前者没有完成精神引导的

任务，后者没有建立世俗的秩序。

但是但丁——情绪就像《神曲》一样复杂的但丁——又一次改变语气，从批评到痛斥，从痛斥到呼吁，最终如弃妇般向皇帝发出呼吁，将情绪推到了顶点：

> 你来看你的罗马，她孀居孤寂，昼夜哭着呼喊："我的恺撒，你为什么不陪伴着我？"
>
> 《炼狱篇》，第 6 章，第 112–114 行

但丁以反叛者的口吻，批评皇帝对意大利这个"帝国的花园"疏于管理，又以诗人的语言劝说皇帝来制服意大利"这匹野性不驯的马"。

在反语（"你来看你的人民，他们多么相亲相爱！"）之后，诗人再次回到呼语（"你就来为你的名声感到羞耻吧！"），向那位似乎已经不再眷顾意大利的"至高无上"的朱庇特发问（"莫非你的正义的目光转向了别处？"）。

但是，面对理性的绝望和对信仰的信心，但丁选择了后者。

神意是基督教理念的基石之一。许多情况下，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在上帝的眼中并非如此，上帝会抑恶扬善：

> 或者，在你的深奥的天意中，这是你为某种完全不能为我们的心智所洞察的幸福而做的准备？
>
> 《炼狱篇》，第 6 章，第 121–123 行

但丁借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让上帝成为诗中的角色。诗人痛斥现实的第一部分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部分主要针对佛罗伦萨的混乱局势。但丁对这个城市永远怀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

说到自己的同胞，讽刺的口气似乎更适合。一个个三韵句以紧张的节奏，揭露了佛罗伦萨人的恶习：充满野心、狂妄自大、贪图物质财富和荣耀、激烈的派系斗争、内部体制的不稳定和法律的多变。

但丁讽刺自己的故乡：

> 现在你就洋洋得意吧，因为你很有理由这样：你富强、你享受和平，你明智嘛！ 我说的这话是否属实，事实可以表明。
>
> 《炼狱篇》，第 6 章，第 136–138 行

事实上，在佛罗伦萨富裕和傲慢的表象之下，是深深的灾难和内心的痛苦。这座城

> 犹如躺在羽绒褥子上不能安息，而以辗转反侧来躲避她的痛苦的病妇一样。
>
> 《炼狱篇》，第 6 章，第 149–151 行

第 6 章在此处结束，但索尔戴罗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但丁让他带路，去旧君主的灵魂们所在的山谷。

有关索尔戴罗的作用，这里强调两点：

——得知眼前的曼图阿人是维吉尔，这位行吟诗人兴奋不已，

立即屈身拥抱维吉尔的膝盖，以示敬意。（《炼狱篇》，第 7 章，1–21 行）这里，但丁借索尔戴罗向老师致敬。

——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索尔戴罗说明了意大利和欧洲的混乱局势，强调欧洲的君主及其继任者都没有很好地履行治理国家的职责。

夜幕降临，三人在一处停了下来。俯瞰山谷，他们看到一些赎罪的灵魂：临终前忏悔的欧洲各代信仰基督教的君主。

索尔戴罗指出几个曾负有要职的灵魂：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他忙于德国的国事，忘记了“治愈意大利的致命伤”。因为“忽略了应该做的事情”，他一脸悔恨的样子，在灵魂们歌唱的时候，他默不作声。

——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尔二世。他在世时拒不承认鲁道夫的帝位，在反抗鲁道夫的战斗中阵亡。现在，他就站在曾经的死敌身边——在炼狱中，灵魂间和睦相处，不再有对抗和冲突。

——法国国王腓力三世和那瓦尔国王亨利一世。一个是美男子腓力的父亲，另一个是其岳父。二人都为腓力“邪恶污秽的生活”感到伤心和痛苦。

——阿拉冈国王彼得罗三世和安茹伯爵查理一世。二人在世时是仇敌，现在却在炼狱中一起唱着“万福，女王！”，歌颂马利亚。

——“生活朴素的”英吉利国王亨利三世。

——圭利艾尔莫侯爵。在所有的人当中，他的位置最低，所以“在那个最低的位置上席地而坐”。

在这里，索尔戴罗以一个“高尚的灵魂”的身份，从更高的角度表达了诗人对时代弊病的忧沉反思。

“但丁重新塑造了这个吟游诗人的历史形象，使他成为《炼狱篇》中最有气势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人物。”（Boni）

尼诺·维斯康提、库拉多·玛拉斯庇纳（第 8 章）

上一章中，但丁与索尔戴罗的偶遇引出了一段有关政治与历史的插曲。到了第 8 章，诗歌的语气又像前几章那样令人亲切。

第 8 章的开篇是几组著名的三韵句（“现在是……的时刻”）。美妙歌声之后，一切归于寂静，随后又是晚祷的声音，烘托出特别的宗教气氛：“我们目睹的是一个带给人惊喜的赎罪仪式……诗歌的语言同样令人着迷。语言和人物都将人带入一种狂喜的状态。”（Sermonti）

当读者还在思考眼前那情景的深刻寓意时（“两个天使手持两把发出火焰的剑，从天而降，来驱赶那条诱人犯罪的蛇”），但丁见到了朋友尼诺·维斯康提，贵尔弗派著名人物。

但丁没有提及尼诺战败和流放的经历，而是放大了情感的部分：二人的友情、在炼狱中看到朋友被救赎而感到惊喜、尼诺因被妻子遗忘而伤心，以及为人性的脆弱感到痛苦。

世人常受蛇的诱惑，因此它在出现说明了人性的脆弱（“一条蛇，或许就像当初给夏娃苦果时的那一条”），天使将它驱逐。

这里涉及基督教圣人的共性：受上帝恩泽的世人通过祈祷和善的行为，可以拯救这里的灵魂。反过来，这些赎罪的灵魂也可以祈求上帝的帮助，让世人远离诱惑。

这正是灵魂们在“在日没以前”那首圣歌中所要表达的：

声调那样美妙，使我听得出了神。

《炼狱篇》，第 8 章，第 14–15 行

大法官维斯康提被但丁安排在临终前悔过的灵魂中间。可是，可能世上不会有人为他祈祷——他的妻子贝雅特丽齐很快就忘记了亡夫，并且另嫁他人。

只好依靠女儿了。他相信，女儿是天真的儿童，如果她祈祷，上帝一定会听得见（乔万娜此时九岁）。尼诺嘱咐但丁：

告诉我的乔万娜为我向对天真无罪者有求必应的地方祈祷。

《炼狱篇》，第 8 章，第 71–72 行

有一个灵魂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但丁——他告诉但丁自己是库拉多·玛拉斯庇纳。此人出自卢尼地区的贵族世家。在流放期间，但丁曾在玛拉斯庇纳侯爵家长期做客，得到很好的照顾。但丁描绘了一个贵族的形象，他那显赫的家族与同时代的僭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索尔戴罗对王室后嗣的评价一向苛刻，在这里却真诚而关切地赞扬了玛拉斯庇纳家族的慷慨大方。

受本性和传统的影响，这个家族热情豁达，慷慨好客（“独走正路，鄙视邪路”）。但丁对这个家族称赞有加，一方面因为曾得到过他们的热情款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高贵的家族“没有失去它的钱袋和宝剑的声誉”。

当然，在创作《炼狱篇》期间，但丁就已经得到了玛拉斯庇纳侯爵的照顾。但是，但丁将这个虚构的故事安排在流放之前，说自

已从未去过卢尼（“我从来没有到过您的领地”）。因此，诗中的评价并非来自直接经验，而是世人对这个家族的称赞：

> 为您的家族增光的荣誉使领主、使地区闻名于外，以至于尚未到过那里的人也有所知。
>
> 《炼狱篇》，第 8 章，第 124–126 行

这种文学的构思也暗示了但丁将被“无罪流放”。库拉多说，但丁就会亲身感受到这个家族的慷慨大方：

> 你恳切表示的这种看法就会被比别人的话更大的钉子钉在你的头脑当中。
>
> 《炼狱篇》，第 8 章，第 136–139 行

“在最初的几句预言中，但丁的话虽平淡无力，却不乏美感。可是，最后几句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位水手般的朝圣者已不再忧伤，他接受了命运，并为此感到骄傲。对于世俗的读者来说，唯一可以捕获的就是文字背后隐藏的秘密。”（Sermonti）

炼狱之门（第 9 章）

在炼狱外围，朝圣者但丁见到了不同的灵魂。然后，他们开始准备攀登炼狱山。

但丁常在重要的故事情节处安排昏睡和梦境，这一部分也不例外。作为叙事手段，昏睡和梦境衔接了不同的情境，诗人则准确而细致地描绘事件发生的环境。

本章的外部背景是黎明时分，通常认为这一时刻的梦能够预示未来（《炼狱篇》，第 9 章，第 1–9 行），而内部背景则是刚从梦中醒来的但丁。他梦见一只金黄色的鹰把自己抓起，带到火焰界，感觉到自己好像燃烧起来。（《炼狱篇》，第 9 章，第 10–42 行）

这个梦是预言性的：但丁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炼狱入口。维吉尔说，是圣卢齐亚把沉睡的但丁带到了那里。意想不到的消息让本来心怀疑惧的但丁有了信心，可以跟随老师“没有疑虑”地开始登山了。（《炼狱篇》，第 9 章，第 43–69 行）

一个脸上发光，手持亮剑的天使拦住了二人的去路。听到维吉尔说，是“天上的圣女”指引他们来到那里的，守门的天使将他们放行。

炼狱的入口和大门之间有三级台阶，象征着忏悔的三个阶段：第一级是照得出人影的白色大理石，强调忏悔的重要性；第二级“粗石的、干巴巴的像被火烧过一般，有纵一道、横一道的裂缝”，象征着口头忏悔；第三级是血红色，突出了推动人赎罪的炽热的爱。（《炼狱篇》，第 9 章，第 94–102 行）

按照老师的要求，但丁跪倒在守门天使面前，捶胸三下，然后请求天使打开大门。

天使在但丁额上刻下七个P字母，并劝告他在炼狱中涤清七大罪。他拿出两把钥匙，一把金色，另一把银色，象征着教士拥有的赦罪权。圣彼得把从耶稣那里得到的钥匙转给教士，并且说，只要

人们真心忏悔自己的罪过，教士们就要仁慈，不要过于严厉。(《炼狱篇》，第 9 章，第 113–129 行)

天使告诫他们不要向后看（即忏悔后不要故态复萌），然后就打开了大门。一进门，二人就听到了《上帝啊，我们赞美你》的圣歌。歌声“美妙而震撼，从四面回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通报有新的得救的灵魂到来，同时也歌唱赎罪的快乐”。(Sermonti)

登炼狱山
（第 10 章-第 26 章）

第一层：骄傲者、欧德利西·达·古毕奥、普罗温赞·萨尔瓦尼（第 10 章-第 12 章）

两位诗人穿过山门，进入第一层平台。骄傲者在这里接受惩罚。

但丁认为骄傲是最严重的罪，所以将骄傲者放在第一层平台，说明他充分认识到涤清这种罪过有多么重要。

诗人把骄傲比作“从尘世带来的烟雾”，因为这种“烟”让人失去理智。骄傲有各种形式，如狂妄、自负和傲慢，直至“最傲慢的”卢奇菲罗犯下的反抗上帝的罪。

诗人对此深有感触。

在故事的开篇，有三个野兽挡住了但丁的去路。那时，但丁就已经在狮子的身上看到了这种罪。

但丁意识到自己的才华，不过也知道这可能导致过分骄傲，目中无人，尤其是无法容忍他人学问不足带来的局限。因此，他常在这两极间摇摆。

他尽力将追求超越的精神与自视清高、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

他人的长处区别开来。在但丁看来，一定要克服后者，否则精神会变得贫穷。所以，骄傲者应该在地狱中“受到应有的惩罚”。

自傲是危险的，该如何克服？

骄傲者在这里接受的惩罚是背负巨石行走，这种痛苦像噩梦般难以忍受：

> 被重物压着往前走，如同在梦中受到的重压一般，他们受着不同程度的苦，大家都疲惫不堪地在第一层平台上环行，来消除从尘世带来的烟雾。
>
> 《炼狱篇》，第 11 章，第 26–30 行

仅有对惩罚的思考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刻地认识到，世间之物是虚幻的，人在上帝面前是渺小的。

在炼狱中，悔过的灵魂需要赎罪，避免再次回到恶的状态。在这里，他们还有机会反思与傲慢相反的品质（谦卑），以及对此重罪的惩罚。

为了强调涤清傲慢罪的重要性，但丁用了三章来讨论这个话题。（第 10、11、12 章）

为了说明谦卑的美德，诗人在第 10 章中借用了《福音书》、《新旧约》、《罗马故事》的内容，这也是本诗的三个来源。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诗人将这些典故的情节刻在大理石浮雕上：这是上帝的作品，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自然本身都无法企及。（《炼狱篇》，第 10 章，第 31–33 行）

第一幅浮雕表现的情节简单又直接：大天使加百利“温柔地”

向马利亚报信，说上帝决定要她怀孕生基督。马利亚顺从地回答，“我是上帝的使女”。

第二幅浮雕更富有表现力，讲述的是（“谦卑的诗篇作者”）大卫王的故事。在七个合唱队的歌声陪伴下，大卫王在约柜前束起了衣服，跳起了舞。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大卫王在人类面前显得谦卑，在上帝面前却是高贵的（“他在那个场合既高于国王又低于国王”）。与君主的谦卑形成对照的是乌撒的莽撞和米甲的自大，前者因越权触摸了约柜，死于雷击，后者“满怀轻蔑和愤怒之情”，鄙视丈夫大卫王在臣仆和婢女眼前露体。（《炼狱篇》，第 10 章，第 55–72 行）

第三幅浮雕比前两幅更加清晰细致，描绘了图拉真皇帝与穷寡妇间的对话。那个女人在图拉真的战马旁，请求他为自己战死的儿子报仇。

这吸引人的画面衬托出图拉真的美德。传说教皇格里高利曾虔诚地为他向上帝祈祷，使他升入天堂，得到永生。另外，这位孤苦的寡妇能够说服皇帝，也是藉了上帝的恩泽。（《炼狱篇》，第 10 章，第 73–93 行）

这些画面再次证实了但丁超凡的想象力。

此处不仅展示了中世纪罗马浮雕的造型艺术，也预示了 15 世纪大胆而细致的雕塑艺术的到来（想想卢卡·德拉·罗比亚和多纳泰罗的浮雕作品就知道了）。

有评论家指出，这些画面最大的特点是“不仅逼真，而且让人，或者仿佛让人，聆听人物的对话，感受他们的语气，闻到他们的味道。不仅是视觉，所有的感官都参与进来，与自然现实无异”。（Leonardi）

在赞美谦逊的美德时，诗人为骄傲的“心失明的”基督徒感到伤心，哀叹这些人因尘世间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傲慢，忘记了自己只是（“发育未完成的”）的幼虫，应该听从上帝的召唤，脱离躯壳，成为“天使般的蝴蝶”，“赤裸裸”地来到上帝面前。（《炼狱篇》，第 10 章，第 121–129 行）

诗人为这些赎罪的灵魂感到痛苦。他们背着沉重的石头，蜷着身体，跪在地上前行，好像是支撑天花板和平台的人像柱一样。即使是最有耐心的人似乎都在哭着说：“我再也背不动了。”

在第 11 章的开始，但丁听到灵魂们在口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向耶稣和他的门徒祈祷。

但丁修改了主祷文，所以这些颂词更加“富有节奏感，更加庄严，好像是这些赎罪的人自编的格里高利圣叹一样。他们曾忘记了上帝的爱和两个最重要的戒律，不过现在赢回了上帝的眷顾，可以在到达至福之前做最后的表演”。（Giovanni Fallani）

人群中传来了翁伯尔托·阿尔多勃兰戴斯科的声音。此人属古老的阿尔多勃兰戴斯科家族圣菲奥拉支系，曾经接受佛罗伦萨的支援，同锡耶纳斗争。他不幸死于 1259 年，即但丁出生前几年，所以但丁对他的故事应该比较熟悉。

翁伯尔托语气沉重地忏悔自己的傲慢，说自己曾对所有的人都“极为轻蔑”。从阿尔多勃兰戴斯科中，翁伯尔托继承的不仅是家族的伟业，还有这个家族的自大和傲慢。

翁伯尔托认识到，因为自己的傲慢，他和族人都遭受了巨大的不幸。所以，他甘心在炼狱中受罚，直至上帝满意为止。

但丁低头看阿尔多勃兰戴斯科时，有一个赎罪的灵魂认出了

他：欧德利西·达·古毕奥。但丁在波伦亚时结识了这位著名的纤细画画家。

诗人还记得欧德利西以纤细画出名，赞扬他的艺术是“在巴黎叫作微小彩饰绘画那种艺术的光荣”。

但丁的话并没有让欧德利西沾沾自喜。他告诉但丁，如今更大的荣耀属于他曾经的竞争对手波伦亚人弗朗科，他比自己更胜一筹（“如今光荣全归于他，部分属于我”）。他承认，在世间，“我的心专想超群出众”，如果不是因为适时地忏悔，他现在不可能在炼狱中赎罪。

想到从前的生活和自己幸运地躲过的危险，欧德利西发出感慨，感叹世间荣誉的虚幻和世事的多变。

欧德利西的话有《圣经》的语气，令人想起《训道篇》（*Qoèlet*）的首句——“虚而又虚，万事皆虚。”

从此处列举的画家和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世俗的荣耀很快地从一个艺术家转向另一个艺术家：乔托超过了契马部埃，使老师黯然失色；圭多·卡瓦尔堪提夺去了著名的圭多·圭尼采里在语言方面的荣誉，而且另一个更了不起的诗人刚刚露面，他将会“把他们俩从巢中赶出去”（但丁明显在说自己）。

世事迅速轮换和更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间以无法察觉的方式流逝着，带走一切：

> 尘世上的名声只不过是一阵微风，时而从这边吹来，时而从那边吹来，因改变方向而改变名称。
>
> 《炼狱篇》，第 11 章，第 100–102 行

但丁被他的话触动，决心走那条艰难的谦卑之路："你的至理名言使我心里充满了向善的谦卑情绪，消除了我心中的巨大肿胀。"

但是，但丁还是想知道，欧德利西方才提到的那个得到拯救的傲慢灵魂是谁。

此人是普洛温赞·萨尔瓦尼。这位锡耶纳僭主和吉伯林首领曾以自傲出名。

为了搭救狱中的朋友，普洛温赞在声名最显赫的时候在锡耶纳广场筹赎金：

> 他完全不顾羞耻，自动直立在锡耶纳广场上；在那里，为了解救在查理的牢狱中受苦的朋友，他使自己陷入每个血管都颤动起来的状态。
>
> 《炼狱篇》，第 11 章，第 134–138 行

普洛温赞·萨尔瓦尼因慷慨和谦卑的行为得到了永久的救赎。

本章中列举的三个人物代表了骄傲的三种形式：贵族式、艺术家式和政治人物式。

通过这些人物，尤其是与自己同类的艺术家和诗人，但丁提醒自己和读者，傲慢可以摧毁人，人类只有充分认识世俗的名望和荣誉带来的危险，才能战胜这种不断动摇灵魂的诱惑，才不会有各种企图胜过别人的欲望。

这一章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表达的力量和对稍纵即逝的世俗事物表现出的伤感使这一章成为《炼狱篇》，甚至全诗中最美的部分之一。

但丁对虚荣的看法尽管悲观，但并非绝望，也不愤世嫉俗。正

像克罗齐所说，“上帝的形象会扫除尘世所有的虚幻，神的永恒世界也是如此。此处重新引入了行善的责任及其带给人的快乐。只有摆脱了自负，才会有荣耀。”

第 10 和 11 两章中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涉及骄傲罪的部分本可以到此为止。不过，诗人增加了一章，又列举了几个因骄傲而受惩罚的事例，构成了三部曲。

本章以《圣经》、古代历史和神话中的人物为例，说明傲慢在世界上非常普遍，没有时代、国家和信仰之分。

地上的人物浮雕令画面有立体感，引起读者的丰富联想，与作者一起欣赏神妙的浮雕艺术（“死的就像死的，活的就像活的”）。

“还没哪一个艺术家有过类似的杰作，即便是自己的朋友乔托……在描绘神的艺术和安排人物和事件时，作者恰到好处地将场景的自然主义风格、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戏剧剪辑手法’和令人难忘的新壁画技巧都恰到好处地运用在诗歌中。”（Reynolds）

对“傲慢之王”卢奇菲罗的描写非常成功：

> 在一边，我看见那个被创造的比任何其他的造物都高贵的天使，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下来。
>
> 《炼狱篇》，第 12 章，第 25–27 行

生动的景象接下来比比皆是：

> ——因参加反天神之战，进攻奥林匹斯山，遭朱庇特雷霆击毙的巨人布里阿留斯和他的伙伴们；

——为了传播名声，率领众人建通天塔，导致上帝变乱人类语言的宁录；

——因有十四个子女而傲慢地阻止忒拜人向勒托献祭的尼俄柏；

——违背神令而遭受惩罚的扫罗；

——因挑战弥涅耳瓦而成了蜘蛛的阿剌克涅。

《炼狱篇》，第 12 章，第 28–63 行

后来二人看见一个“身穿白衣，面如闪烁的晨星的”美丽的造物向他们走来。

天使张开双臂，展开翅膀，把师生二人引向通往第二层平台的石阶，那里的幽魂因忌妒而接受惩罚。幽魂们唱着“虚心的人有福了”，赞美鄙弃世俗的虚荣和荣誉的人，这“美妙不可言传”的歌声陪伴着二人。

天使的翅膀在诗人的额头轻轻扑打，第一个P字母消失了。骄傲罪带来的重负顿时全无，诗人感到轻松。（《炼狱篇》，第 12 章，第 126–136 行）

二人准备攀登第二层平台。

第二层：忌妒者、萨庇娅、圭多·戴尔·杜卡（第 13 章–第 14 章）

第一个P字母消失后，诗人力气倍增，与维吉尔开始攀登第二层平台。在这个忌妒者接受惩罚的地方，不见了白色的大理石，只有

“青灰色的岩石”。

上一层平台对谦卑的赞美和对傲慢的惩罚是通过丰富的视觉意象来实现的，第二层却有所不同。灵魂在赞美仁爱这一与妒忌相反的品质时，采用的是《福音书》或者古代作品中的句子，如（“他们没有酒了”，“爱那些使你们受害的人”）或者是古代作品的名句（“我是俄瑞斯忒斯”）。

诗人在这一层转变了语气，因为“涉及谦卑的部分大多通过描写和叙述完成，在这一部分，故事以全新的方式推进。描写仁爱的这部分富有音乐感、节奏感和隐喻性”。（Sapegno）

忌妒虽与傲慢极不相同，但这里的幽魂同样要接受重罚。在尘世中，忌妒让他们对人从不好眼相看，所以在炼狱中他们的眼皮被铁丝穿透，缝在一起，无法见到阳光。

诗人将他们比作蹲坐在教堂边乞讨的盲人：

> 他们的眼皮都用一根铁丝穿透缝在一起，就像对一只不肯安静的野鹰所做的那样。
>
> 《炼狱篇》，第 13 章，第 70–72 行

这情景让诗人顿生怜悯，他想知道这些灵魂中是否有希望在尘世恢复名誉的意大利人。

马上就有幽魂回答：每个幽魂都属于是上帝之城，所以，这里没有国籍之分。

她是锡耶纳贵族萨庇娅，死于但丁三界之旅前几年，有关她的生平事迹不详。

诗人在作品中引入该人物，是为了说明除去世俗忌妒的必要。这位悔罪的灵魂没有掩饰自己的罪过，甚至承认在世时“对别人的灾祸远比对于自己的好运高兴”。(《炼狱篇》，第 13 章，第 110–111 行)

为了说明自己的罪过，萨庇娅接着说，在一个本应该成熟和明智的年龄，她竟然为自己的城市在与佛罗伦萨的交战中失利感到兴奋(“感到无比的喜悦”)，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 抬起我的狂妄的脸，向上帝喊道，“现在我再也不怕你了！”
>
> 《炼狱篇》，第 13 章，第 121–122 行

唯有在临终前的忏悔才能让有罪的灵魂与上帝和解，而虔诚的售梳人彼埃尔的祈祷缩短了她在炼狱外围等候的时间。

但是，当她发现面前的不是悔罪的幽魂，而是位有生命的人，便问但丁是否害怕与忌妒者一起接受惩罚。

但丁此时仍思考着傲慢者必受的惩罚，耳边不断回响起欧德利西对世俗荣耀的警示。他告诉萨庇娅自己或许会有一点害怕。

因此，他告诉萨庇娅说自己更害怕的是傲慢带来的惩罚，甚至觉得那种重负已经压在身上了：

> 我更害怕的是受下面那一层的刑罚，这使我如此提心吊胆，简直觉得下面那种重负已经压在我身上。
>
> 《炼狱篇》，第 13 章，第 136–138 行

尽管自己并不受忌妒所扰，但无论是在佛罗伦萨还是在流放生涯中所到过的城市，但丁处处感受到忌妒的存在。

地狱中的恰科曾说过，忌妒在佛罗伦萨非常普遍（“装满了忌妒的、装得口袋已经冒尖”）（《地狱篇》，第6章，第50行），而且，忌妒与骄傲和贪婪一起成为“使人心燃烧起来的三个火星”。（《地狱篇》，第6章，第75行）

在意大利境内四处辗转的但丁，一定不会对忌妒和诽谤陌生。在《地狱篇》和《天国篇》中但丁分别见到了彼埃尔·德拉·维涅和罗米耶·迪·维勒诺浮，二人都为谗言和忌妒所害。他们的遭遇令但丁悲伤。

但丁认为，忌妒作为七宗罪之一的，根源在于“贪婪”，在于对尘世的不正常的依恋。卢齐菲罗忌妒人类的生活，将人类引向罪过，所以忌妒是掩藏于卢齐菲罗内心的邪恶。

因此，但丁借萨庇娅之口，痛斥了这些愚蠢的“浮华的人”，他们使意大利更加腐败和堕落，罪恶深重。

萨庇娅是个特殊的女性角色，无论个性和性格都与《神曲》中其他女性有所不同。她的回忆就此结束。

我们应该看到，“该人物复杂的心理证明了诗人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洞察和巧妙的处理。人的内心既包含对恶的极度憎恶又有个人气质和人性的本质。在上帝面前彻底与世俗生活决绝之前，人类需要赎罪，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Varanini）

第14章仍与忌妒有关。但丁在这里见到了两个显赫的罗马涅人（“互相依偎着”）：吉伯林派圭多·戴尔·杜卡和贵尔弗派黎尼埃

里·达·卡尔波里。二人同样都身穿“粗毛布袍子”，眼皮被铁丝缝在一起。

二人分别来自腊文纳和福尔里的大家族，都曾担任重要公职。圭多做过法官，黎尼埃里曾在多个城市担任最高行政官。

借其中一位幽魂之口（圭多·戴尔·杜卡），诗人痛批了佛罗伦萨和阿尔诺河中游河谷的所有城市的腐败和不良的风气，把这些人比作脏猪（卡森提诺人）、恶狗（阿雷佐人）、恶狼（佛罗伦萨人）还有“诡计多端的”狐狸（比萨人）。

不但如此，圭多以一种预言家的语气谴责了黎尼埃里的孙子的暴行。这里说的是佛罗伦萨的最高执政官弗尔齐埃里·达·卡尔波里。这位贵尔弗派黑党人物残酷迫害政敌（贵尔弗白党和吉伯林派）：

> 他们活着他就预先出卖他们的肉；后来他就像古代神话中的野兽似的杀死他们；他夺去许多生命，使他自己名誉扫地。
>
> 《炼狱篇》，第 14 章，第 61–63 行

圭多也没有掩饰自己的罪过：

> 我的血液曾被妒火烧得那样，如果我看到人高兴起来，你就会看到我脸色发青。
>
> 《炼狱篇》，第 14 章，第 82–84 行

圭多的谈话不仅包括个人和炼狱中的同伴，还有整个罗马涅地区的情况。

说到罗马涅地区许多曾经具有传统美德的家族已经腐化堕落时，圭多规劝人们不要将幸福寄托在物质财富上。带着对尘世堕落生活的痛苦回忆，圭多告别了诗人。

听到因忌妒罪受罚的灵魂（该隐和阿格劳洛斯）发出的巨声后，维吉尔也指出了人类的愚蠢：人们不去享受上帝带来的财富和欣赏“永恒的美”，却因忌妒和世上的假象迷失了正路，不是将目光指向上天，而是执迷于世俗，因此要接受洞察一切的上帝的惩罚。

契亚瓦齐·莱昂纳蒂指出，“苍穹邀请并呼唤人类仰视，那里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是他们最后的命运所在。人类却置此邀请不顾，埋下身子只看世俗的物质。尽管如此，在诗歌中，人们如果抬起头，仍可以看见灿烂辉煌的高天在等待他们的到来。”

第三层：愤怒者、伦巴第人马可（第 15 章-第 17 章）

一道强光刺来——天使出现，邀二人攀登第三层平台，愤怒者在这里赎罪。二人听到了赞美怜恤的歌声，这正是愤怒者所缺的美德。

维吉尔向但丁详细地解释了精神财富远胜过物质财富，诗人随后一阵恍惚，梦中出现三个温顺美德的范例。

——马利亚在圣殿中找到了失踪的耶稣，“温和地”对他说话；

——庇西特拉图，带着“心平气和的表情”拒绝了妻子的建议，没有将当众拥抱了他们女儿的年轻人处死；

——司提“面带引动怜恤的表情”宽恕那些朝他不断扔石头的“怒火中烧”的人。

《炼狱篇》，第 15 章，第 82–114 行

醒来之后，但丁与维吉尔继续赶路。

“一股像夜一般黑的烟”渐渐向二人逼近，令他们视线模糊，睁不开眼睛。“呛人的、污浊的空气”让但丁不得不扶着维吉尔的肩膀前行，途中他们也听到了许多声音在向除罪的上帝的羔羊祈求“和平和怜恤”。

这是一群正在“解愤怒的结子”的幽魂。

为什么这些赎罪的灵魂要处于浓烟的包围之中？

想想我们现在使用的“把某人视为眼中钉”和“大发雷霆”等短语，此处的隐喻大概不难理解。

与骄傲一样，愤怒在但丁看来也是不可赦免的重罪。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同样表现出犹豫。作为诗人的他，内心极度愤怒，但同时又要定罪和处罚，有时愤怒难免会影响客观判断。

但是，但丁在诗中常常能够将个人的经历提高到群体的层面。

他想知道，同时也想让读者知道，为什么“世界……一切美德荡然无存，内外充满了邪恶”。（《炼狱篇》，第 16 章，第 58–60 行）

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一切都是必然？

这个问题涉及人在历史中的存在、个体的责任以及未来的命运等等，非常重要，自古以来一直是探讨的话题。这也是但丁要直面的问题。

智慧过人、才华横溢的马可·伦巴第回答了但丁的问题：为什

么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糟糕?

像但丁一样，马可曾经也傲视权贵，希望平息派别之间的纷争，让城市间和谐相处。二人有同样的道德感和人生经历，惺惺相惜，因此但丁让他和索尔戴罗一样，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马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明确：尽管会有来自外界的影响（如环境和天体等），人基本上是自由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 你们还赋有可以辨别善恶的光和自由意志；如果自由意志在对诸天的最初的战斗中遇到困难，若是有良好的修养，最后就能战胜一切。
>
> 《炼狱篇》，第 16 章，第 75–78 行

因此，不应将我们的恶归结于上天。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有正义，不会有奖惩。如果世界败落，那是人的过错，不应归罪于上天：

> 原因就在于你们，要在你们自己身上去寻找。
>
> 《炼狱篇》，第 16 章，第 83 行

世俗和宗教的权威应该为人类提供正确的引导，因此他们必须为当时社会和道德的堕落承担部分责任。这些人不行使自己的职责，任社会自由发展："法律是有的，但谁去执行呢?"

另外，皇帝和教皇的权力也混淆不清。教皇过多地干预了世俗事务：

宝剑和权杖已经连接起来，二者强行结合，必然领导不好。

《炼狱篇》，第 16 章，第 109–111 行

看一看当时意大利各地的状况，我们就会知道情况有多危急：“还有三位老人”在坚守旧时代的美德，可是他们已经厌恶了那里的生活，渴望早日离开那个世界进入天国。

另外，教皇对世俗权力的不当干涉不仅损害了世人的利益，而且也让教会遭殃：

> 由于把两种权力合并于一身而跌入泥潭，玷污了自身和担负的重荷。
>
> 《炼狱篇》，第 16 章，第 128–129 行

但丁对马可的话深表赞同，于是就像对自己的朋友卡塞拉一样，喊了声“我的马可”，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

此处但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注释：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利未的子孙不可有产业。（《炼狱篇》，第 16 章，第 130–132 行）

实际上，根据教规，教士是不允许有产业（“利未的子孙不可有产业”），也不许收什一税：他们必须抛开一切世俗的顾虑，全身心献给精神事业。

走出烟雾后，诗人梦见了三个因愤怒而受罚的形象：

——古代神话中被变成鸟儿的普洛克涅（那个变成最爱唱歌的鸟的女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带轻蔑和凶恶神气”的古代波斯王的大臣哈曼；

——疯狂的拉蒂姆王后阿玛塔。

《炼狱篇》，第 17 章，第 13–39 行

但丁醒来。一道强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一位耀眼的天使把他们带到了台阶前。二人将继续攀登炼狱山。

刚登上第一级台阶，天使的翅膀把但丁额上的第三个P字母扫除了。这时他听到有人在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无恶愤的”。

石梯最高一级通向第四层平台。因为夜晚将至，二人只好停下脚步。

维吉尔借机向但丁解释了炼狱中的法则：不同的灵魂在各层平台受罚，或者因为过度的爱（贪财、贪食、贪色），或者因为爱的不足（懒惰），或者因为不当的爱（骄傲、忌妒、愤怒）。（《炼狱篇》，第 17 章，第 91–139 行）

第四层：懒惰者、“口吃女”（第 18 章、第 19 章第 69 行）

听罢维吉尔对爱和人类对爱的自由意志的解释（《炼狱篇》，第 18 章，第 1–87 行），但丁昏昏欲睡。突然，一群灵魂向他们奔过来，将他吵醒。

这是些懒惰的幽魂。在世时，他们怠于履行善的职责；在炼狱的第四层平台他们事事勤快，以补偿在世间因“迟缓的爱”犯下的

错误（“在这里重划当初不幸划得过慢的桨”）。

领头的两个灵魂喊着，列举勤快美德的范例（马利亚急忙赶到以利沙伯那儿去；恺撒打击了马赛，随后就跑到西班牙，击败了庞培委任的代理长官的部队），而其他的灵魂则跟着喊，“通过热心为善使神恩重新降临。”

当维吉尔向他们问路时，幽魂们都非常热情地为他指路。他们当中有一位曾在巴巴洛萨时期担任维罗纳圣泽诺修道院的院长。有关此人的生平事迹不详。但丁借用他来谴责当时的一个名人：阿尔伯尔托·德拉·斯卡拉。此人是维罗纳的封建主，死于 1301 年。他生前滥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私生子约瑟佩强加给修道院做院长，而约瑟佩身体残疾，道德败坏，根本不配这样高级的教士职位（“身残而心更坏”）。

但丁一方面要说明，自己虽受惠于斯卡拉家族，对于这个贵族世家的评价却是客观的（在《天国篇》中，他颂扬斯卡拉家族的巴尔托罗美奥和堪格兰德）；另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神圣与世俗事务不分。在这里，他批判的是政治力量对宗教事务的干预。

这一层的灵魂愿意帮助二人，陪伴在他们身边，非常殷勤，与在世时截然不同：

> 我们都满怀着一直继续前进的志愿，使得我们不能停下来。
>
> 《炼狱篇》，第 18 章，第 115–116 行

幽魂们还提到了因怠惰而受惩罚的事例：不随摩西前进的以色列人和贪图西西里的安逸生活而不肯与埃涅阿斯探险的特洛亚人。

这些事例都说明，精神的倦怠导致生命的死亡。

在进入第五层平台之前，诗人再次昏睡。

但丁这一次梦见了一个“口吃女”。她面容丑陋，四肢残缺，而且口吃。像塞壬一样，她让但丁沉溺在歌声里：

> 她就开始唱歌，唱得我即使想不注意她也难以做到。
>
> 《炼狱篇》，第 19 章，第 17–18 行

这个女子吹嘘自己像塞壬一样，可以让人们像尤利西斯和他的水手一样偏离方向：

> 习惯于同我在一起的人，很少离开我；我使得他那样心满意足！
>
> 《炼狱篇》，第 19 章，第 23–24 行

这里所说的是色欲、口腹欲和物欲。这些欲望对人类的诱惑常常大于精神追求带给人的满足感。

如此妄言令人无法忍受：一位圣女告诫维吉尔，不要再容忍这个“口吃女”，让她露出“肚子”，不要掩饰她的“臭气”。

但丁低头前进，仍沉浸在梦中，想着刚才听到和看到的事情：

> 我在后面跟着他，如同陷入沉思的人一样，低着头，身子弯得像拱桥的半个拱券似的。
>
> 《炼狱篇》，第 19 章，第 40–42 行

不过，老师提醒他，不容思考太久，因为天使已经准备好带他们去第五层平台。但丁像猎鹰一样，把眼睛转向上帝的方向。

先看一看自己的脚，随后就应猎人的呼唤调转目光，由于想得到食物把身子伸向猎物吸引它的方向。

《炼狱篇》，第 19 章，第 64–66 行

第五层：贪婪者与挥霍者、阿德利亚诺五世、休·卡佩、斯塔提乌斯（第 19 章第 70 行–第 22 章第 114 行）

到了第五层，二人见到了一些哭泣的灵魂，他们伏在地上，手脚捆绑着。

这些鬼魂生前或者贪图财富或者挥霍浪费，正在此接受惩罚。他们唱着赞美诗，祈求上帝将他们从迷恋世俗财富的罪孽中彻底解救。

诗人询问其中一个灵魂，他们为何会承受如此重罚。此人曾是彼得的继任。但丁通过阿德利亚诺五世指出，教会中的贪婪已经非常普遍。

但丁在诗中多处痛斥了这种严重的恶行，认为“贪婪”不仅表现在对财富的贪得无厌，也有对权力的追逐。

这位在尘世曾有着最高权力的灵魂，坦言刚一任职即体会到

那件大衣对于使它不受泥污者来说多么沉重，一切其他的

重负相比之下都似乎轻如鸿毛。

《炼狱篇》，第 19 章，第 104–105 行

一直野心勃勃的他马上就意识到，即使是尘世最高的职位也无法让人满足：

我看到，在那里心是不能平静的，而且在那一生不可能升得更高。

《炼狱篇》，第 19 章，第 109–110 行

于是，他心中升起了对天国永生的爱，决定改变生活。

阿德利亚诺五世回答了但丁的问题，解释了这些灵魂因贪婪必须接受的惩罚：正如他们两眼生前只关注世俗的事物，在炼狱中他们必须身子紧贴地面，眼睛看着地面。贪婪令他们无法仰视至善，因此神的正义让他们静静地趴在那里，不得走动。

这种惩罚给鬼魂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带来了很大痛苦。阿德利亚诺五世认为“这座山再也没有更苦的刑罚了”。为了证明炼狱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位曾经的教皇告诉但丁，自己无权接受但丁恭敬的跪拜，因为

我和你以及其他的人同是一个权威的仆人。

《炼狱篇》，第 19 章，第 134–135 行

诗人这样的处理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丁在诗中多处谴责人类

无法满足的贪欲：

愿你受到诅咒，古老的母狼，由于你的饥饿像无底洞一样深，你比一切别的野兽捕食的猎物都多！

《炼狱篇》，第 20 章，第 10–12 行

在《地狱篇》中，但丁把狼作为最危险、最难战胜的动物，因为

它本性穷凶极恶，永远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得食后，比以前更饿。

《地狱篇》，第 1 章，第 97–99 行

保罗将“贪婪”称为“万恶之根”和“偶像崇拜”，但丁呼求猎狗的到来，让她“痛苦地死掉”。

这里，诗人悲戚地再次向上天发问。（“请问迫使这只母狼离开的人何时来呀？”）人世已如此堕落，善人急切盼望上天的力量扭转现实。

不过，这一部分也讲到了贫寒和慷慨的美德。

诗人列举了几个有美德的人物，以缓和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愤怒之情：马利亚、圣尼古拉、罗马执政官法布里求斯和休·卡佩。最后这位是卡佩王朝的建立者，他谴责了法国王室因对权力和财富的巨大贪欲而与教会冲突不断，扰乱教会的秩序，攫取了大量财富。（《炼狱篇》，第 20 章，第 16–93 行）

休·卡佩还列举了几个因贪婪而受罚的人物：

——贪图妹夫希凯斯的财富，将其杀害，可最后的计划完全落空的推罗国王匹格玛利翁；

——对黄金贪得无厌，几乎饿死渴死的佛律癸亚国王弥达斯；

——在攻破耶利哥城后，私藏以色列人获得的战利品，死于族人乱石之下的亚干；

——与丈夫卖掉田产后，将本该存放在公共钱柜里的钱私藏，遭天谴的撒非喇；

——企图掠取耶路撒冷圣殿中的财宝而被马踢伤的赫利奥多洛斯；

——杀死波吕多鲁斯，并霸占其财产，却被弄瞎了眼睛，含恨而死的波吕墨斯托尔。(《炼狱篇》，第 20 章，第 103-114 行)

休·卡佩用极其讽刺的口吻问古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

> 克拉苏，告诉我们，因为你知道，黄金是什么滋味？
>
> 《炼狱篇》，第 20 章，第 116-117 行

二人离开了休·卡佩，准备攀登第六层平台。突然感到山在剧烈震动，随后听到一群人在呼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诗人感到害怕，却又非常好奇，想知其缘由，只好“怀着畏怯的心情，沉浸在苦思冥想中”向前走去。

随着人物、主题和场景的变化，斯塔提乌斯出场了。这位生活在 1 世纪的古罗马诗人深受维吉尔的影响，将他奉为最尊敬的老师。

诗人的会面引出了一个但丁很关心的问题，即他与诗歌、诗人

和哲人的关系——他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是其中的一员。另外，他也通过斯塔提乌斯向不久就要离他而去的维吉尔表示敬意。

但丁对诗人会面的描写非常注重细节，达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

斯塔提乌斯没有报上姓名，便开始向二人解释刚刚听到的巨大响声。炼狱与地上不同，不受大气的影响。炼狱山震动，是因为

每逢某一个幽魂觉得自己已经变得纯洁，可以站起来或者可以动身上升时，这里地就震动；随后就发出那种呼喊。

《炼狱篇》，第 21 章，第 58–60 行

地震过后，全山就传出歌声，灵魂们齐赞上帝，希望早日升入天堂。斯塔提乌斯说自己在贪婪罪和挥霍罪的灵魂中已经待了五百年，刚刚涤清罪过（“现在才觉得有了向更幸福的门槛迈进的自由意志”）。

然后，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受益于维吉尔，“歌颂忒拜，然后歌颂伟大的阿奇琉斯”的古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

在作诗上，它对我来说是妈妈又是乳母；没有它，我连分量只有一德拉玛的东西都写不出来。

《炼狱篇》，第 21 章，第 97–99 行

他对维吉尔十分崇拜，说如果可以见到这位伟大的老师，他宁愿在炼狱中再停留一年。

听到斯塔提乌斯的话，维吉尔有些害羞，他让但丁保持沉默。

但是学生却无法掩饰脸上“微微的笑”，斯塔提乌斯不解。得到老师的许可后，但丁告诉他

> 这位指引我的眼睛向上的，就是你从他那里获得歌颂人和诸神的灵感的那位维吉尔。
>
> 《炼狱篇》，第 21 章，第 124–126 行

斯塔提乌斯十分惊讶，立刻俯身拥抱维吉尔的双膝——忘记了二人都是没有实体的幽魂。

正义的天使将三人引向了第六层平台的入口，再次抹掉但丁额头上的一个P字母。维吉尔和斯塔提乌斯的长篇对话不仅涉及一些重要的内容，也表现出诗人间的尊重与关爱。

维吉尔两次称斯塔提乌斯“朋友”，告诉他，虽然二人未见过面，但听到尤维纳利斯在林勃狱中提起斯塔提乌斯对自己的仰慕之情，顿时对斯塔提乌斯产生了“深深的友爱”。斯塔提乌斯说自己犯下了挥霍罪，有感于埃涅阿斯对“可诅咒的黄金欲”的谴责，才痛改前非。

斯塔提乌斯还说，维吉尔在《牧歌集》第四章中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时代更新了；正义和人类的原始时代重新到来，一个新的后裔从天上降临”）。维吉尔为他指明了基督徒应走的路——进一步提高了维吉尔的地位。他渐渐与基督徒接触，并领受了洗礼，但没有勇气公布自己的信仰。所以，除了在这里接受挥霍罪应受的惩罚外，他也因怠惰罪在第四层平台停留了四百年之久。

中世纪时普遍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维吉尔是基督教兴起的先知，也有基督教思想家认为他在《牧歌集》第四章中预言了新时代

的到来。其实，维吉尔的诗句歌颂的是奥古斯都的统治。在国内的战争和动荡结束后，帝国进入了黄金时代——正如弥赛亚降临，带给人们新生。

“在但丁看来，古罗马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将上帝的意志变为对基督教真理的直觉。该使命让这个帝国更加理性地追求精神的超越。这一点在斯塔提乌斯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完善。……他认为，斯塔提乌斯的作品既列举道德的典范又不避免人间令人瞠目的罪恶，他在基督教启示这一更高的伦理层次上探讨了人类的堕落。”

（Ettore Paratore）

然而，虽然维吉尔是诗歌中一个重要人物，诗人在这里为他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埃涅阿斯纪》的作者为他人指明了救赎的道路，自己却不得不永远留在黑暗之中。

按斯塔提乌斯的说法，维吉尔像一个提灯的夜行人，为身后的人照亮道路，自己却被黑暗笼罩：

> 就像夜间行路的人，背后提着灯，对自己无用，却使自己后面的人看清了道路。
>
> 《炼狱篇》，第 22 章，第 67–69 行

第六层：贪食者、浮雷塞·窦那蒂（第 22 章第 130 行–第 24 章）

维吉尔向斯塔提乌斯回忆起林勃中与“那位受到缪斯的哺育

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的希腊人一起”的同伴（泰伦提乌斯、凯齐留斯、普劳图斯、欧里庇得斯、安提丰等）。之后，三人向第六层平台走去，犯下贪食罪的灵魂在那里接受惩罚。

在路正中，他们发现了一棵越往下树枝越短小的树，上面结满了“芳香好闻”的果子。一泓清水从岩石中落下，洒在树叶上。根据报应的原则，第六层平台上涤罪的灵魂要在这里接受惩罚。

从树上传来一个声音，列举了节制饮食的范例：

——在迦拿的娶亲筵席上，圣母马利亚让耶稣将水变成酒，而不是考虑要满足自己的食欲；

——古代罗马的妇女为了保持节制而不饮酒；

——先知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宫中“鄙视御膳，获得智慧”；

——在旷野中传道时，圣约翰只吃蜂蜜和蝗虫，因此才“如同《福音书》向你们所启示的那样光荣伟大”。

《炼狱篇》，第 22 章，第 142–154 行

尘世时犯下贪食罪的灵魂与这些节制的人物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不得不忍受长久的饥渴，身体瘦得像活骷髅。

每个幽魂的眼睛都是黑糊糊的，眍睺进去，面孔是惨白的，身体瘦得皮都露出骨骼的形状。

《炼狱篇》，第 23 章，第 22–24 行

好比集中营的幸存者：

> 眼窝像宝石脱落的戒指，凡是在人脸上读出“OMO”的人，
> 一定会在那里清楚地认出M来。
>
> 《炼狱篇》，第23章，第31–33行

这些灵魂瘦得令人无法辨认，不过他们倒是认得周围的人：人群中突然有人看到了但丁，高兴地大喊。从他的声音，但丁得知此人是浮雷塞·窦那蒂。

二人的友谊可以回溯到青年时代，尤其是但丁在道德上和思想上误入歧途的那段时期。二人曾经写十四行诗相互指责攻击，诗中嘲讽和谐谑的语气有时非常粗鄙和放肆（浮雷塞嘲笑但丁懦弱，但丁则指责浮雷塞偷窃）。

浮雷塞的离世（1296年）令二人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和升华。在《神曲》中，但丁不再提二人年轻时的庸俗和放肆，让这位朋友得救，也提升了他的名誉。在炼狱中，二人曾经的粗俗语言早已不见。两个朋友互相打量，目光中已没有了责备，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 如果你回忆起当初你同我一起怎样，我同你一起怎样的话，这种记忆如今会仍然是沉痛的。
>
> 《炼狱篇》，第23章，第115–117行

诗人在此增添了新内容，如浮雷塞在离世前悔过、但丁悔改自新、二人关心彼此的情况、浮雷塞的遗孀的介绍、二人彼此的尊重

和深厚的情谊等等。但丁用这些来感化读者。

对二人见面的情景和对话的描写非常细致，具有明显的现场感。

第一句玩笑话就让整个对话有了老友重逢的亲切感。浮雷塞看到但丁平安无恙，向他表示祝贺——尽管为自己令人怜悯的面孔感到伤心：

> 当初我曾对着你死后的面孔流泪，现在，看到你的面孔这样变了样，在我的心中引起的悲痛不小于当时，以至于使得我哭泣。
>
> 《炼狱篇》，第 23 章，第 55–57 行

浮雷塞告诉但丁按照报应的原则他们应受的惩罚（在尘世贪吃，在阴间消瘦）。浮雷塞的妻子奈拉生活在一个骄奢淫逸的城市，那里的女子“袒胸露乳”，品行不端。奈拉是忠于婚姻和恪守道德的典范，她用虔诚的祈祷和叹息拯救了浮雷塞。

他告诉但丁，教皇马丁四世也在这群幽灵中，并指给但丁看。此人以贪食美味出名，“正在通过禁食来清洗生前贪食博尔塞纳湖中的鳗鱼和维尔纳洽酒的罪孽。”但丁还见到了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卢卡的波拿君塔。

波拿君塔曾将西西里诗派的诗风引入托斯卡纳。借对该诗人的介绍，但丁突出了“温柔的新体诗”的优点。

在但丁看来，“温柔的新体诗”具有旧体诗不可比拟的创新性，他为自己对该诗歌运动的贡献感到自豪：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爱神给予我灵感时，我就记下来，

并且依照他口授给我心中的方式写出来。

《炼狱篇》，第 24 章，第 52–54 行

波拿君塔给予“温柔的新体诗”很高的评价。借他之口，但丁强调了新诗的创造性：

我明白你们的笔紧紧追随着口授者，我们的笔的确不这样做；谁要开始进一步考察，谁就看不出这一诗体和那一诗体之间有什么别的差别。

《炼狱篇》，第 24 章，第 58–62 行

告别了浮雷塞，三人继续前行。他们看到一棵大树，树下有些灵魂在喊着叫着，“好像想要什么而又够不着的孩子似的”。节制天使扇动翅膀，一个P字母从但丁的额头抹去。三人听到了树枝中传来声音，列举因贪食遭惩罚的人（喝醉了酒，被忒修斯击败的肯陶尔和因喝水没有节制而不能攻打米甸人的希伯来人），赞美蒙受恩典，放弃物质财富，对正义感到饥饿的人。（《炼狱篇》，第 24 章，第 151–154 行）

第七层：贪色者、圭多·圭尼采里、阿尔诺·丹尼埃尔（第 25 章–第 26 章）

听着维吉尔和斯塔提乌斯详细讲述人类的生殖过程以及灵魂怎

样注入和离开人的肉体（《地狱篇》，第 25 章，第 10–108 行），但丁到了第七层平台。在这里，贪色者接受火焰的惩罚。

炼狱山的峭壁里喷出火焰，蔓延到整个平台。不过，平台边有微风将火焰向后吹，留下一条狭窄的路，三人小心翼翼地前行。

幽魂们唱着赞美诗，祈求上帝惩罚他们的罪过，心甘情愿地接受火焰和干渴的惩罚。

他们歌唱贞洁的人：

> ——听到天使问安，预报被上帝选中要怀孕生下耶稣的童女马利亚；
>
> ——为了保持贞洁而生活在树林中的狩猎女神狄安娜；
>
> ——“符合道德和婚姻要求的贞洁的妻子和丈夫”。
>
> 《炼狱篇》，第 25 章，第 127–135 行

两队幽魂相向而行，见面后互吻。一队犯下了淫邪罪，另一队犯下了鸡奸罪，他们在炼狱第七层平台上见面了。这里的情景与地狱中完全不同。

这些无节制的灵魂曾“像兽一样顺从性欲冲动”，所以喊的是因贪色纵欲（与公牛交配的帕西淮）和鸡奸罪（所多玛和蛾摩拉）而受罚的事例。

爱情文学往往会以最微妙的方式诱人犯下贪色罪，所以但丁在此安排了自己很欣赏的两位诗人：波伦亚诗人圭多·圭尼采里和普罗旺斯行吟诗人阿尔诺·丹尼埃尔。

“但丁在此引出两位诗人，并没有从文学史中取材，也没有文

学批评之意，只是让两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承担了但丁生活时代中人的罪孽。”（Leonardi）

对于“温柔的新体诗”的创始人，但丁不吝美词，称他是

> 我的和比我优秀的其他曾写作温柔、优雅的爱情诗的诗人们的父亲。
>
> 《炼狱篇》，第 26 章，第 97–99 行

但丁对他十分敬重和爱戴，愿意“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确信他的“温柔的新体诗”将会被后人铭记。

对于阿尔诺，但丁同样不吝啬其赞美的语言，通过圭尼采里之口，称他是“使用母语更佳的工匠”和“超过一切写爱情诗和写散文传奇的作家”。对这位普罗旺斯大诗人的褒扬还不只如此：在该章的最后，阿尔诺用普罗旺斯语歌唱，述说悔罪灵魂的新生——这在《神曲》中是唯一的。（《炼狱篇》，第 26 章，第 140–147 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怀着对珍爱的学术传统的留恋，但丁最后一次不无感伤地表达了对自己记忆的满足感，最后一次表达了对俗语诗传统的赞美”。（Roncaglia）

地上乐园
（第 27 章-第 33 章）

穿过炼狱之火、玛苔尔达、维吉尔离去、贝雅特丽齐出现（第 27 章-第 30 章第 54 行）

七个P字母已经全部从但丁额头上抹掉。但是，要进入天堂，他还需要经过最后的考验。

维吉尔完成了使命，将但丁交给贝雅特丽齐，后者将帮助他圆满完成朝圣之旅。从此，理性被信仰代替，哲学被神学代替，人类的认识被上帝的启示代替。

不过，这里离天堂尚有一段距离。为了彻底涤清罪过，但丁仍需要面对一段艰难的路程。

如何处理这个中间的过渡？贝雅特丽齐该如何出场？何时才可以进入天堂？这些都是诗人要思考的问题。不过，此时诗人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让维吉尔离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适合与导师告别？这个问题但丁一定思考了很久。需要什么样的情境呢？是看着维吉尔渐渐远去，诗人伤心道别，还是二人深情拥抱后，诗人向维吉尔表达自己的真情谢意？

是老师在离别前对但丁做最后的叮咛，还是在“亲爱的父亲”离开前，学生长跪不起？

告别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在诗人看来，都不足以表达维吉尔的伟大和二人的深厚感情。

所以，诗人设计了出乎读者意料的情景，极其富有戏剧效果。

但丁先要穿过火焰，才可以让灵魂纯洁，意志自由。

涤罪的最高形式是经过烈焰的洗礼，去除灵魂中的残渣，最后进入地上乐园。

但丁尚未摆脱人的天性，面对烈火表现出恐惧和迟疑，在涤罪的最后一关踟蹰不前，“顽梗地站着不动”。

这时，维吉尔提醒他，只要穿过火焰，就可以见到贝雅特丽齐。但丁战胜了恐惧——他对这个女子的爱依然如故。

> 我听到我心里经常涌出的那个名字时，我的顽梗态度从而软化，我就转身面向睿智的向导。
>
> 《炼狱篇》，第 27 章，第 40–42 行

经过了烈焰的考验之后，但丁看到一道耀眼的光，一个天使喊道，“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吧。”黄昏来临，三人在台阶上睡下。第二天他们从那里向地上乐园出发。

但丁梦见了分别象征着静观与行动的利亚和拉结，预示另两位女子（玛苔尔达和贝雅特丽齐）即将出场。

诗人醒来时，听到维吉尔说自己的愿望会完全得到满足。涤罪已接近尾声：但丁额头上的七个字母P都已经消失，他可以不靠维吉

尔的帮助，以自己的意愿为向导了。

这时，维吉尔郑重地告诉他，游过了地狱和炼狱之后的他已得到了必要的教导，精神上已经达到自由境界，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了，不再需要“亲爱的父亲”的指导和建议了——可以在地上乐园无拘无束地行走，等待两位女子的到来：

> 不要再期待我说话、示意了；你的意志已经自由、正直、健全，不照其所欲而行就是错误；因此我给你加王冠和法冠宣告你为自己的主宰。
>
> 《炼狱篇》，第 27 章，第 139–142 行

师生间的告别本可以在这里结束。

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做——他对维吉尔的感情之深无以言表。所以，还需要设计最后一幕，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对导师的感激和热爱：正是这个人一路关心爱护着自己，并多次拯救了自己。

如何是好？

老师默默地跟在学生身后，仿佛最后确认学生是否已经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主宰：结果令他满意。但丁在地上乐园中自由地走动：这里的圣林不再“艰险、难行”，而是“繁密、欣欣向荣和神圣”，处处散发着“香气”。“此处描写的天堂以植物为主，象征着得救的灵魂在永恒的世界和上帝的无限中，体验超越时空的生命、愉悦、爱和圆满的完美状态。”（Ravasi Giafranco）

玛苔尔达出现了，她一面走着，“一面唱着歌采集一朵一朵的花儿，她的路全由花绘成。”

玛苔尔达是何人？与其说是个历史人物（有的注释者认为，这里的玛苔尔达就是卡诺沙城堡的主人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有的认为她是马格德堡和哈克伯恩的玛蒂尔德，还有人认为她是《新生》中的一个人物，等等），不如说是但丁的文学创作。玛苔尔达这一形象有着强烈的寓意，但丁通过她描绘了人类的祖先在离开伊甸园之前的幸福生活。

生活在伊甸园中的玛苔尔达向三人说明了地上乐园的特点，提醒但丁那里的仪式的寓意，帮助他完成最后的赎罪，陪他来到贝雅特丽齐的面前，让她引领但丁进入天堂。“因此，玛苔尔达这一形象的寓意在于，人类凭借哲学中提倡的‘道德和智性的美德’，能够以自然的方式获得此生的幸福。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过错，人类失去了这些美德，正如普洛塞皮娜的母亲失去了女儿。”（Leonardi）

玛苔尔达答应了但丁的要求，走到他面前。但丁看到了她的美貌，听她解释为何地上乐园不会有人世中的自然现象。挡住他们去路的两条河可以让灵魂得到净化后升入天堂：一条是“消除人罪行的记忆”的勒特河，另一条是恢复人在尘世中“一切善行的记忆”的欧诺埃河。

这时，传来了甜美的歌声，三人面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仪式队伍：由七个大烛台开路（圣灵的礼物），格利丰（基督的象征）拉着教会的凯旋车前行。二十四个白衣老人（象征《旧约》全书二十四卷）和四个活物（象征四《福音书》）走在车前，七个仙女（象征三超德和四枢德）围着车子翩翩起舞。场景中还有许多人物（象征使徒书和启示录等《圣经》内容）。（《炼狱篇》，第29章，第43–154行）

当凯旋车到达但丁对面时，一声巨响，仪式队伍停止：贝雅特

丽齐即将出现。为了让场面更加庄重，但丁用礼拜仪式的歌声和天使们撒花形成的彩云来迎接这位圣女。

眼前的贝雅特丽齐严厉又圣洁，但对诗人来说，还是那个初次见面就俘获了他的心的女孩儿。

他的心中又燃起激情（“我知道这是旧时的火焰的征象”），便向维吉尔求助：

> 但维吉尔已经走了，让我们见不着他了，维吉尔，最和蔼的父亲，维吉尔，我为了得救把自己交给了他。我们的古代的母亲所失去的一切，都不足以阻止我那被露水洗净的脸颊沾满泪水，重新变得模糊。
>
> 《炼狱篇》，第 30 章，第 49–54 行

尽管周围的景色如天堂般美好，老师的突然离开还是让学生泪流满面：这应该是对二人关系的最好证明。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但丁表达着对“最和蔼的父亲”最深的爱和谢意，无法忍住泪水。

“但丁在这个三韵句的每行开始部分重复维吉尔的名字，并亲切地称他‘最和蔼的父亲’，而且把他作为艰难旅途中完全可以依靠的向导……再一次证明了但丁对维吉尔的热爱。”（Bosco-Reggio）

对如此虔诚而感恩的学生来说，向导师表达敬意，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最后的涤罪（第 30 章第 55 行–第 33 章）

但丁现在已在地上乐园，能够和贝雅特丽齐一起升入天堂，但是他仍有一项任务需要完成：公开忏悔自己的过错。为了让但丁勇敢地悔罪，她“正如一位海军上将站在船头和船尾，视察在别的船上履行职责的人们”一样，严厉地告诫但丁：不要为维吉尔的离去流泪，因为有另一件事正等着他哭泣（“因为你须要为另一剑伤哭”）。贝雅特丽齐的严厉批评令但丁羞愧难当：他惭愧地低下头，失声痛哭，“从而使他的痛苦和过错相当”。

为了解释自己何以如此严厉，贝雅特丽齐指出了但丁犯下的过错。她说，但丁领受着上天如此丰厚的恩泽，本该有非凡的成果，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所以应受谴责。

然而，贝雅特丽齐又不无伤心地说，越是肥沃的土地，播下的不良种子罪恶越深。在心爱的人去世后，但丁就走上了歧路，“他就撇开我，倾心于别人”。

贝雅特丽齐严正指责了但丁在道德和心智上的堕落。

贝雅特丽齐死后，诗人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了虚妄的世俗之爱和脱离了神的启示的哲学学说：

> 他把脚步转到不正确的路上，追求福的种种假象，这些假象绝不完全遵守其任何诺言。
>
> 《炼狱篇》，第 30 章，第 130–132 行

但丁在这条错误的路上如此执迷，对别人的祈祷和规劝都“无动于衷”。

如此的沉沦让但丁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只有“让他去看万劫不复的人群”才是唯一的解救办法。对但丁来说，这是件非常特殊的任务。他不仅要在公众面前忏悔，完成三界之旅，还要将受到的教诲带给尘世中的众生。

尽管这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但丁没有逃避。

面对心爱的人不容置辩的命令，但丁心烦意乱，惊慌失措，但贝雅特丽齐坚持要求但丁当众悔过。最后，但丁终于从罪过中解脱，流下了泪水。

我被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涌出了泪水和叹息，话音经过其通路时因而减弱。

《炼狱篇》，第 31 章，第 19–21 行

仅仅哭是不够的。

“能够赦罪的贝雅特丽齐不亚于一个严厉的高级检察官，但丁也把她作为对自己严刑的通报者。”（Reynolds）

为了让但丁完全悔罪，她需要彻底了解但丁的内心世界。她问但丁，在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后，是什么难以抵制的诱惑让他被世间的假象迷惑，偏离了善。

诗人边流泪边叹息着：

你的容颜一隐没，眼前的事物就以它们的虚伪的美，把我

的脚步引上了歧途。

《炼狱篇》，第 31 章，第 34–36 行

但丁的忏悔遭到了贝雅特丽齐的责备。这番话也是对但丁重返人世后的警告：不应该追逐“少女或者其他只能享受短暂时间的虚妄的事物”，要仰望天空，追求不朽的爱，而不是身体与世上其他短暂的事物。

贝雅特丽齐的话让但丁愈发羞愧。他承认罪过，为自己的堕落深深忏悔，最后因悲伤和悔恨昏倒在地。

唯有经历一系列的考验，才能够彻底涤清罪孽，但丁以此向世人强调，等待他们的救赎在于“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在内心的冲突中播下善的种子，并拓宽灵魂的视野”。（Ravasi）

但丁现在可以在玛苔尔达的帮助下渡过忘川了。

四位红衣女子（象征四枢德）将但丁带到贝雅特丽齐面前。她的眼中映着格利丰（象征基督）的形象，一会儿是鹰的姿态，一会儿是狮子的姿态。

在三位白衣女子（象征基督教三超德）的邀请下，贝雅特丽齐向“忠于她的人”揭开了脸上的面纱。她的美貌令人着迷，反射着永恒的生命之光。（《炼狱篇》，第 31 章，第 139–145 行）

仪式队伍向东方继续前进，最后在一棵树前停下。当格利丰将凯旋车绑在树上时，这棵光秃秃的树突然开满各色的花。这里的寓意非常明显：由于亚当的罪，伊甸园之树干枯了。耶稣令它复活，重新开花。获得了新生的亚当牺牲了自己，为人类赎清了罪过。

令人陶醉的歌声传来，但丁恍惚睡去。醒来后，发现玛苔尔达站在身边。在不远处，贝雅特丽齐的身边围着七个手拿烛台的“圣

女”。贝雅特丽齐提醒但丁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回到人间后”，他要将在三界中看到的一切告诉世人。

诗人即将看到的是什么？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恐怖表演。

一只鹰从空中俯冲下来，猛烈地袭击了凯旋车，又毁坏了树皮、花和叶子，象征着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随后：

——一只狐狸（象征异端邪说）跳进凯旋车，被贝雅特丽齐训斥，仓皇逃走；

——那只鹰把自己的羽毛散在凯旋车之上（象征“君士坦丁赠赐”将部分世俗权力转让给教会）；

——一条龙再次袭击了凯旋车（象征着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内部的分裂造成的危险）。

最后，凯旋车变成了七头十角的怪物，上面坐着个娼妇，“泰然自若，如同高山上的城堡一般”（象征腐败的教会），正与一个巨人调情（象征支配罗马教廷的法国国王）。看到娼妇将目光转向但丁，巨人将他痛打一番，旋即解下凯旋车，把它拉到森林深处——象征教廷被迁至阿维农。（《炼狱篇》，第 32 章，第 109–160 行）

在描写了降临到教会的灾难之后（迫害、异端、世俗权力、堕落），仙女们唱起了赞美诗，“上帝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回忆遭受玷污的耶路撒冷，祈求上帝的干预。贝雅特丽齐站起身来，重复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对门徒做的预言。

贝雅特丽齐使但丁相信，上帝的干预不久就会到来，改变腐化变质的教会，惩罚罪人，恢复帝国的权力，重建秩序。

她要求但丁在结束旅行之后，将她的预言传给尘世的人们（“你记住，我这些话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传达给那些正处在向死奔跑

的人生进程中的人们”），强调了人类若忙于毫无意义的事务，仅凭理性的思考，无法知晓上帝的深奥。

而且看出你们的道和神的道相距之远，如同运转最速的天离地球一样。

《炼狱篇》，第 33 章，第 88–90 行

伊甸园中的旅行即将结束，但丁还有最后一项任务：在升入天堂之前，唤醒自己减弱的记忆力和对善的感受力。玛苔尔达把他带到欧诺埃河边。喝了河水，人的“昏厥的”功能就会苏醒过来。

但丁愉快地喝下了欧诺埃河的水，身心力量倍增——可以向天堂飞升了。

在即将开始的旅行中，但丁会更辛苦，也会收获更大的快乐——在一道道光的引领下，他最终来到最高的真理面前。

我从最神圣的水波中返回，如同新的树木生出新叶一般得到新生，身心纯洁，准备上升到群星。

《炼狱篇》，第 33 章，第 142–145 行

“喝了欧诺埃河的水之后，朝圣者但丁对自己有了最充分的了解，而这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在‘信仰的事’所能够带给人的知识面前，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唯一的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人类是渺小的。正如保罗曾经暗示的，如果每个人了解了自己的认识是如何发生的，上帝就会让他变得明晓。”（Sermonti）

第五章

《天国篇》

概　述
（第 1、2 章）

在《神曲》三篇中，天堂就像是三位一体中的圣灵，是永恒的遗忘。

所有人都了解并喜欢《地狱篇》，很多人了解并喜欢《炼狱篇》，却很少有人了解并喜欢《天国篇》。

事实上，每一篇都各有特点，都有强烈的诗意，而且和谐悦耳，音调独特。

“《地狱篇》突出的是强烈的情感，……在《炼狱篇》中，温柔和顺的情感占据主导地位，而《天国篇》则以欢乐的、欣喜若狂的情感为主。三篇的情感各不相同，无法比较，评论家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帕里斯一样，无法决定‘金苹果’的归属。”（Croce）

天国篇被认为是诗人投入精力最多的一篇，也是诗人最重视的一篇，这绝非欠考虑——因为这一章是诗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正是因为该篇的内容，但丁的诗歌才被骄傲地称之为“神圣的”，能让这部作品“包括了尘世和天堂”，成为“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佳作”。

当诗人向九位缪斯和阿波罗寻求帮助时（《天国篇》，第 1 章，

第 13–27 行），当他劝说读者在这次艰难的冒险中跟随他时，当他邀请把脖子“伸向天使的面包”的几个人待在他旁边，以免迷失方向时（《天国篇》，第 2 章，第 10–15 行），诗人都是在告诉我们，这部分是他艰难创作中最为困难的部分。

因此，但丁最初计划写一部世人容易理解的作品，最终却只有少数被选择的灵魂才能够阅读《天国篇》。

只有被选择的人才能去读《天国篇》，这是否必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答案是肯定的。意义就在于，读者必须逐渐脱离尘世，摆脱现实，逐步升天，进入天堂，走近上帝。

事实上，上升对于读者来说并不是最大的困难，而对于诗人来说却是如此——因为诗人需要借助语言这种不完美、有限的工具，来描述不可描述的，表达不可表达的内容。这种描述方式并非是通过单纯的神秘词汇，而是要严格按照韵律和文体的需要，保证内容流畅、结构合理、三行押韵、十一音节的诗句形式。

实际上，但丁一直在尽量避免过多使用出神入化和无法表达的欣喜：他强调“意象”，强调观察和理解，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转述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

当然，天堂中的旅程是一条心灵和意志的路线，同时也是理性和智慧的旅程。

但作为人，有血有肉、感官不透明的人，他能“看到”自己“无力的感官”所无法看到的事物吗？

他能面对上帝的影响吗？虽然他蒙受上帝的恩赐，但他能转述看到的一切吗？他用哪些词语，哪些画面，哪些手段来表述呢？

这些都是但丁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为解决感官的脆弱和不透明，但丁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超凡入圣"。从第一重天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在保持了人的完整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他还"超凡入圣"，即超越自然属性和人类身体的局限。

诗人的身体可以在地狱和炼狱中自由行走，而天堂以奔向上帝的灵魂为主。因为恩典，他才可以从一重天到另一重天，不断上升。同时，这里也有人类对上帝的默祷，还有观察和认识终极真理的强烈愿望。

"天堂中的事件与前两界几乎相反：地狱和炼狱中那些受罚和赎罪的灵魂像坚固的物体，而在天堂中，但丁的身体就像一个真正的灵魂一样。"（Attilio Momigliano）

从一开始，但丁就注意到"超凡入圣"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它意味着不能用文字表达"。为了说明，诗人提到了渔夫格劳科斯的奇迹，这个渔夫吃了使鱼复活的仙草后变成了海神。

但是，但丁在告诉我们"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同时，还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应对挑战的对策已经在地狱和炼狱中使用过，在天堂中也同样奏效。在该篇中，诗人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些技巧强调他的经历和看到的现象的独特性。他告诉我们产生这一困难的原因：

> 因为我们的心智一接近其欲望的目的，就深入其中，以致记忆力不能追忆。
>
> 《天国篇》，第1章，第7–9行

面对视觉的深度（用智慧感知上帝）和有限的记忆（记忆力无法处于“影像”之后）之间明显的差别，他也只能宣布无法用语言和画面表达所见所闻。

但丁是位有雄心抱负的伟大诗人，不会只满足于纯粹的解释。

事实上，如果可能，诗人每一次都尝试为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找到一些词汇、实例、画面、寓言、比喻等，向读者展示他那些非凡经历蕴含的概念，即便是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

因此，他将不断尝试，至少将天堂中的“模糊的影像”转化成诗歌，尝试“至少真实地”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出于同样的目的，诗人还会使用梦醒时的画面。当人刚从梦中醒来时，梦的感觉还在，但无论如何努力，也没有办法原原本本回忆起整个梦境。

这还远远不够。他还希望读者通过“视觉”来感知他的经历。尽管在天堂中得到至福的灵魂的身体非视觉所见，但“天堂的发光体的出现有一种感情色彩，都伴随着各自尘世生活的回忆；表现不同的光以及光的运动，但丁都使用了重要的比喻手法”。（Auerbach）

因此，凝望着上帝的贝雅特丽齐是一只注视着太阳的“鹰”；贝雅特丽齐的光芒引导着但丁，这样的光是太阳的反射；太阳光的强度“如同从火中抽出来的，烧红的铁”一样，光线就像“霖雨或河流从未造成这样广阔的湖面”一样扩散。开始升天的但丁就好像是闪电“逃离它本来的地方都从未如此迅速”。

从第 1 章开始，就是这些比喻激发着读者的想象力，它们延伸于整篇诗歌中，不断地努力将不可言喻的情境转化为诗句。

这就是《天国篇》的不凡之处：但丁能够成功战胜“一次极

端”的挑战，而其他人则会“害怕灵感和笔调锋利”。

事实上，这只有但丁做得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天国篇》中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展开。

诗人马上强调，把天堂被分成几重天的写法是虚构的，因为“天上到处都是天国”。(《天国篇》，第 3 章，第 88–89 行)

但丁通过天堂九重天的差别，逐渐展示天堂享福之人的不同等级，提高感官的敏感和理解能力。“天堂中灵魂的价值和幸福的排列结构与其在尘世中拥有的、所爱的及其活动有一种和谐的关系。”(Cosmo)

在结构上，诗人用与前两篇这种方法组织了天堂，并总结了通向上帝之路的特点。

但丁越升越高，看到的光越来越强，离终极目的地越来越近，见到了上帝的选民，他们在尘世都曾有过不同的功绩(保护信仰、渴望正义、智慧、默祷等)。

灵魂从这些上帝的选民中分离出来，进入到天堂的每一重天，目的是指导但丁或者批判尘世道德的退化。

贝雅特丽齐是但丁整个飞升的领路人。她的光芒引导着但丁，使他渐渐理解天堂的美。

在最后的阶段，贝雅特丽齐被圣伯纳德代替，后者是圣母马利亚的虔诚的信徒，也象征着尘世忏悔和祈祷的生活。

诗人使用了哪些方法描述各重天的情况、天堂中享福之人和飞升天堂过程中的情境呢?

他使用非物质因素。首先是用光和音乐描绘天空的美、宇宙的和谐、享福之人的和睦。

他还广泛使用了其他的因素，如表达对上帝的赞美之情的歌曲、突出天堂享福之人快乐的舞蹈和表达真正的幸福的欢乐和微笑——这种幸福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与上帝意志的和谐一致。

《天国篇》充满了对上帝的荣耀与美德的赞颂。这荣耀与幸福在整个宇宙、在不同的天体、在那些享福之人中传播。但丁在这部交响曲的开篇中这样写道：

> *万物的原动者的荣光照彻宇宙，在一部分反光较强，在另一部分反光较弱。*
>
> 《天国篇》，第 1 章，第 1–2 行

三韵体唱出了神奇的宇宙秩序“使宇宙和上帝形式相似”，以及使万物运动“在宇宙万物的大海上被它们天赋的本能带往不同的港口”。（《天国篇》，第 1 章，第 105 行，第 112–114 行）

与另外两篇相比，《天国篇》呈现的是一个崭新的，完全精神的世界：一种宇宙异象，它将诗人变成了在众人头上的鹰，像贝雅特丽齐一样，能够直视上帝。

但《天国篇》远不止如此简单。

但丁带着完整的自然人的属性，超凡入圣，逐渐接近天堂。

“当天堂和尘世两个世界，神性和人性在诗人身上会合时，两者呈明显的对立，不能说神真的战胜了人，或者说神分化和消灭了人。”（Croce）

为强调这点，天国篇中还谈及了“家庭”的重要（波斯科），可参看毕卡尔达和卡洽圭达的章节以及该篇的几个重要人物。

这一话题也适用于诗人的道德、政治和世俗爱好。即便是在天堂，他也没有失去激情和笔调。

特别是在流放的章节中，诗人在处理这些主题时使用了夸张的手法。

亨利七世失败，于 1313 年去世、“阿维农之囚”以及随之而来的教皇对法国国王的屈从，让但丁清醒地面对意大利、教会和世界的命运，也让他更加沮丧。诗人预言家的使命被搁置至将来：这部“神圣的诗歌”、诗歌的作者以及他强烈主张的文明、道德、宗教的重生得到了后人永远的赞誉。

正如之前所说，“预言家的任务……是令世界重生，也是令后人重生，让自己作为神圣诗歌的诗人荣誉重生，这样的声音使得变革的任务不再紧迫，变革的希望也不如以前迫切。”（Tavoni）

为了让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更有权威性，诗人让衰败的文明社会的圣人和有福之人谈论了一系列问题，如社会道德的腐败、教会对世俗事物的干预、主教们因为尘世利益焦虑不安、修道院的秩序等。

就这样，君士坦丁、卡洽圭达、查理·马尔代罗、圣波那温图拉、圣托马斯·阿奎那斯、圣彼埃特罗·达米亚诺和圣彼得的加入，使得但丁不再是一个孤独的预言家，他的声音变成了天堂自身的声音。

凭借娴熟的手法，在与不同人物的会面中，但丁都曾提到自己痛苦的命运：以这种方式逐渐接近作品的高潮，而这种高潮无论是对诗人自身还是对整个时代大背景来说，都对《神曲》的故事情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丁将作品的高潮部分安排在《天国篇》的中心，不仅大大丰

富了诗歌的内容，而且还赋予流放的主题一种超越个人悲剧，成为每个时代的悲剧的性质。

另外，诗人还巧妙地将流亡主题与其他重要的内容结合，如对败坏的风俗的愤怒、对“旧时的佛罗伦萨”的惋惜遗憾、上帝赋予其预言家的使命和对他政治和道德独立性的骄傲的肯定。

《天国篇》中“尘世的”丰富内涵是由许多影像和明喻揭示的，这也是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日常生活中得出的。

总的来说，但丁在天堂中给读者留下了一个仰望高空、探索宇宙的形象：他在此探讨了伦理、神学、哲学、政治等重大主题。

以上这些主题在《天国篇》中都有涉及，但该篇的内容要比这丰富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说，但丁是位认真的观察者，对所处时代的世界万物、自然现象、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都极为关注。

“但丁能够以一种通俗易懂、鲜活的语言描写一切，即便是那些深奥的概念。像古希腊人一般，他描写细致，而不是苍白地叙述，通过大量可感知且多彩的词汇来描写人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自然界。但丁的诗是神学的，但他也会使用朴实而通俗易懂的语言，当然也有一些神学和宗教词汇，因此他的语言是有魅力的。”（Papini）

另一方面，诗人是从哪里引出那么多明喻、暗喻、对比、夸张，又是如何将他们散布在整篇中的呢？

前面已经有所提及，这里仍有补充。

关于“超凡入圣”，除了格劳科斯的例子，但丁还与实际生活经验做对比：

这颗永恒的宝石容纳我们，如同水容纳光线射入，而自身并不裂开。

《天国篇》，第 2 章，第 34–36 行

但丁用水、玻璃、珍珠等意象，宣布月球天中灵魂的到来：

如同透过洁净而且透明的玻璃，或者透过清澈而且平静的而不是深不见底的水，我们的面部轮廓如此模糊地映现出来。

《天国篇》，第 3 章，第 10–13 行

水星天的灵魂被比作鱼（《天国篇》，第 5 章，第 100–104 行），而那些不遵守基督教教义的基督教徒则是放弃母乳，独自离开的“羔羊”。

金星天的有福之人是受日光照射的“宝石”（《天国篇》，第 9 章，第 68–69 行），对于那些腐败的教会，则用了牧羊人、羊群、羊圈和羊做比喻。

他这样描写停止舞蹈的智者的灵魂：

就像贵妇人们并未停止舞蹈，但停住了舞步，默默地侧耳细听着，直到她们听见了新的音调为止。

《天国篇》，第 10 章，第 79–81 行

伴舞的音乐让人想起和谐悦耳的钟声（《天国篇》，第 10 章，第 139–147 行）。在另外一些灵魂身上，音乐和舞蹈像交叉在一起的两

条彩虹，或者像回声（《天国篇》，第 12 章，第 10–21 行），而有些有福之人的歌声就像是各种优美的乐音。（《天国篇》，第 14 章，第 118–123 行）

文章可以一直这样写下去。

因此，在《天国篇》中，有些章节描写了宗教内容以及有代表性的个体的故事，有些章节涉及哲学–神学以及具有强烈的伦理–政治启发的内容。这些有时会出现在同一章节中，有时则充当了各章的过渡。

所有这些都赋予这首多音调的乐曲以诗歌的特质，既有亲近的个人情感，也有最高贵的人类品质。各种不同的主题被安排在一个伟大而永恒，具有普遍意义的图景中。

“但丁不断用象征符号歌颂‘上帝在我们中间’，形成一种史诗感。这些象征沿着理想的键盘从灵魂的情感流向智者的生活，流向光、天空、鲜花和地球上最纯洁的形象，流向音乐、美、运动和深渊带来的奇幻。”（Getto）

第一重天

月球天：未能坚守誓言的灵魂、毕卡尔达（第 3 章-第 5 章第 94 行）

“超凡入圣”的但丁随贝雅特丽齐进入了第一重天，即月球天。在那里他见到了因不可抗力或个人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未履行誓言的灵魂。

其中有毕卡尔达·窦那蒂——但丁重要的政治对手寇尔索·窦那蒂和年轻时的玩伴浮雷赛·窦那蒂的妹妹。“但丁对她有一种兄弟般的爱。她是一个被卷入当时无情的政治风暴中的善良而柔弱的灵魂。”（Croce）

因为妻子的关系，但丁和佛罗伦萨的窦那蒂家族有了亲属关系。他对该家族的三兄妹有公平的奖惩：政治对手寇尔索在地狱中接受重罚，朋友浮雷赛在炼狱中净化，而温柔的毕卡尔达升入天堂。

毕卡尔达的命运是与她的哥哥寇尔索联系在一起的。出于政治企图，寇尔索强迫她离开修道院，嫁给了佛罗伦萨的一位绅士。可是，毕卡尔达对那段悲剧只有一种模糊而遥远的回忆。对哥哥寇尔索以及对她使用过暴力的人，她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后来，惯于为恶甚于为善的人们从甜蜜的修道院里抢走了我：以后我的生活如何，只有上帝知道。

《天国篇》，第 3 章，第 106–108 行

毕卡尔达如“童贞的修女”一样出现在但丁面前。她内心一直遵从着对基督许下的承诺：与其诉说人类的恶行，她更喜欢歌颂方济各修女会创始人圣克腊拉的美德，歌颂与她同在天堂享受至福的“伟大的康斯坦斯的光辉形象”。

根据中世纪传说，康斯坦斯也曾被迫离开了修道院嫁给亨利六世，生下腓特烈二世，也就是士瓦本王朝（stripe sveva）“最后的皇权”。事实上，康斯坦斯从未做过修女。但丁接受了她曾是修女的传说，让这个人物与毕卡尔达有相似之处，丰富了《神曲》中的女性世界（“永远未曾把她心中的面纱解下”）。

但除了她个人的故事之外，毕卡尔达强调了在天堂中享受至福的人的唯一特点。毕卡尔达说，极乐世界到处都是找到了属于自己幸福的灵魂，他们的幸福完全符合上帝的意志：

合乎他的意志是我们的至福所在，他是他所创造的一切或者自然所生长的一切都流入的大海。

《天国篇》，第 3 章，第 85–87 行

如果可以用一幅图片来描绘这一场景，我们可以说有福之人的灵魂就像无数大小不一盛满水的杯子，这些杯子无法再多容纳一滴水。

在灵魂们《万福马利亚》的颂歌中，但丁结束了对三位温柔的

女性（毕卡尔达、圣克腊拉、康斯坦斯）的描写：

她就这样对我说，然后开始唱 *Ave Maria*，一面唱，一面像重物沉入深水一般消失了。

《天国篇》，第 3 章，第 121–123 行

有学者这样解释有关毕卡尔达的部分："但丁作品中出现了这个脆弱的女性形象。她的意义不同于作品中其他女性：这个柔弱的修女没有履行誓言，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任，接受了人间和天堂给予她的命运。她的出现透露了出天堂的秘密。"（Fubini）

与毕卡尔达的相遇让但丁产生了很多疑问，这些疑问的答案将出现在第 4 章和第 5 章的第一部分：那儿是有福之人的地方。比起其他几重天，第一重天的灵魂享受的幸福要少些；一个未能履行的誓言也可以被其他事物替代。

贝雅特丽齐从哲学和神学两方面回答了但丁的三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她告诉但丁，虽然每个人感知上帝之爱存在的方式不同，所有有福之人都在天堂：

他们都使第一重天那样美，由于他们所感受的永恒的气息有的较多有的较少，他们的甘美的生活程度各不相同。

《天国篇》，第 4 章，第 34–36 行

但丁面前的这些灵魂好像在一个特定的天体中。他们不属于任何一重天，可以借柏拉图的学说解释：他们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向

但丁这个有血有肉的人证明每个灵魂在天堂享福的程度不同。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人的自由意志。像基督教殉道者（圣罗伦佐）和异教徒（穆齐乌斯）一样不愿意屈服于他人意志的人，应该有能力面对巨大的痛苦，甚至是死亡。第一重天的有福之人功德较小。在遭受暴力之后，三位圣女不懂得靠自己的意志，重新回到修道院：

> 因为，意志如不愿意，就未熄灭，而是像火依照其本质一样，即使风的暴力把它向旁边吹倒一千次。因为，意志如果或多或少地屈服，就是顺从了暴力；当她们能逃回那个神圣的地方时，这些灵魂的行为就是如此。
>
> 《天国篇》，第 4 章，第 76–81 行

在解答第三个疑问时，贝雅特丽齐严肃地提醒但丁自由的重要。这种自由意志是上帝以无限的恩典授予有理智的被造物（天使和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上帝希望人类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自由（“誓愿具有很高的价值”）。

因为人类和上帝缔结了自由契约。

> 那么，人还有什么可以用来补偿呢？假若你认为，你还可以用你已经牺牲的自由意志行善，那你就像要用偷来的钱做好事一样。
>
> 《天国篇》，第 5 章，第 31–33 行

尽管教会依其权力，能够让人类，特别是基督徒从誓言中豁

免，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严肃对待许下的誓言（“让世人不要轻易立誓许愿”），认真谨慎行事（“基督教徒们哪，你们在行动时要更慎重”），不能以其他的善行代替已立下的誓言。

贝雅特丽齐补充说，唯一能够引导人类救赎的就是《旧约》、《新约》和上帝，而不是去向那些贪婪的传教士献媚。

面对这些诱惑，基督教徒应该表现得自由而理智，不要像“愚蠢的羊”：

> 你们不要像那离开母羊的奶、天真活泼、爱好玩耍、任意蹦蹦跳跳的羔羊一样。
>
> 《天国篇》，第 5 章，第 82–84 行

贝雅特丽齐在这里承担了解释上帝权威的任务。她在此处的严词为《天国篇》中“告诫和预示性的风格奠定了基础。即便是责备，她也是在努力为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指明方向，这些也是她作为预言家的责任”。（Leonardi）

第二重天

水星天：为追求世俗荣耀而建功立业的灵魂、查士丁尼、罗米耶·迪·维勒诺浮

（第 5 章第 95 行–第 7 章）

但丁和贝雅特丽齐从月球天飞升向第二重天，即水星天。在这里，但丁见到了一些为世俗荣誉而战的灵魂。

光逐渐变得耀眼，贝雅特丽齐脸上越来越充溢着喜悦。这种情况将伴随他们从一重天飞升到另一重天，直到但丁足够强大，可以凭自身的力量面对神圣的“视像”。

一千多个“发光体”向贝雅特丽齐奔来，

如同在平静和清澈的鱼池中，群鱼一发现有什么东西从外面落入水中，使它们认为是它们的食物，就都直奔那里游去。

《天国篇》，第 5 章，第 100–102 行

所有的灵魂都希望和但丁说话，但最后只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和但丁交谈：他就是拜占庭国王查士丁尼。

他曾经信仰异教，后因教皇阿迦佩图斯而皈依基督教。他因编

写了维护世俗社会秩序法律的《查士丁尼法典》（*Corpus juris*）被载入史册。这种世俗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意志，用于建立人间的秩序和正义。

上帝的神恩启迪查士丁尼（Giustiniano）去完成这项“崇高的工作”。他深知该法典对人类的正义和社会的和谐至关重要，于是责无旁贷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就完全致力此事”）。

因此，诗人再次强调罗马帝国的建立符合“上帝的意志”。自罗马帝国建立之初，上帝就赋予该体制人类历史上另一项世俗的政治使命。

事实上，查士丁尼再次迈向通往皇权的荣耀之路，是指从埃涅阿斯建立拉丁姆国一直到查理大帝加冕这千年中神佑的历程（《天国篇》，第 6 章，第 28–96 行）。正如有评论家指出：“从查士丁尼在腊万纳建都，但丁看到了上帝在福佑罗马帝国恢复往日的荣耀，这也是但丁本人的愿望——历史可以重演。”（Reynolds）

此处有必要强调罗马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但丁借查士丁尼之口抨击派别之争。一方面，贵尔弗派在强烈反对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吉伯林派却坚持站在帝国一边，双方都有过错：

> 这一帮人用黄色的百合花旗反对帝国的公共旗帜，那一帮人则把帝国的公共旗帜据为己有，作为自己的党旗，因而难以判断哪一帮人的过错更大。
>
> 《天国篇》，第 6 章，第 100–102 行

查士丁尼说，在水星天中的灵魂

生前积极做好事，为了获得荣誉和名望。

《天国篇》，第 6 章，第 113–114 行

因此，比起那些仅仅出于仁爱而有所为的灵魂，这些灵魂享受的幸福程度较低。

尽管知道自己的功德较小，这些灵魂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的意志与上帝的一致。就像月球天的灵魂和其他几重天的灵魂一样，他们有助于“幸福国度”的和谐，正如“不同的嗓音形成悦耳的旋律”。这些灵魂也在用歌声赞美上帝，和其他灵魂之间保持着和谐。

在政治谴责结束后，诗人引入了带有个人色彩的情节。

但丁借罗马皇帝之口赞美罗米耶·迪·维勒诺浮。在担任普罗旺斯莱蒙德·贝伦杰四世的首相和宫廷总管时，他被诬陷管理不善，不得不在老年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联系自己痛苦的流亡生活，但丁塑造了一个在贫苦中依然保持清白和尊严的“无罪流放”的人物形象。

假如世人知道，他落到乞讨一片一片面包为生的地步时，
怀有何等心胸，他们现在称赞他，将来会更称赞他。

《天国篇》，第 6 章，第 140–142 行

“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罗米耶曾因其‘积极的行为’被世人认为是诚实而公正的管理者，但更伟大而真实的赞誉则是针对他的心灵：他懂得如何面对屈辱和贫穷，不屑于将此遭遇告知于世人。”

（Bigi）

诗人借与查士丁尼的邂逅，将基督教世界观的核心主题摆在了读者面前：耶稣降临将人类从原罪中救赎。

贝雅特丽齐解释说，耶稣基督作为单个的个体免于原罪，因为亚当的错误，他身上才呈现出人性，而夏娃被“逐出乐园”，是因为她背离了真理之路和自身的生命。（《天国篇》，第 7 章，第 37–39 行）

基督有人性，所以他的死是公正的惩罚；基督有神性，他的死是不公正的。这一非凡事件获得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效果。

因为同一死使上帝高兴，也使犹太人高兴；为这一死地震天开。

《天国篇》，第 7 章，第 47–48 行

可是，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化为肉身才能拯救人类呢？

因为这是拯救无法自我救赎的人类的唯一途径。

上帝要让自己的儿子降世，然后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抵偿人类的不义，完成上帝的宽恕。

因为上帝降世为人，使人足以赎罪得救，这比他仅仅出于仁慈宽恕了人类更为慷慨；假如上帝的儿子没有屈尊降世为人，一切其他救赎人类的办法都不足以满足正义的要求。

《天国篇》，第 7 章，第 115–120 行

第三重天

金星天：多情的灵魂、查理·马尔泰罗、罗马诺的库尼萨、马赛的浮尔科（第 8、9 章）

但丁继续向上，进入了第三重天，即金星天，这里都是多情的灵魂。

但丁相信星座，根据星座的概念，金星（“象征爱情的星座”）对人类有着双重的爱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人类社会生活，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它让感官的愉悦和激情战胜理性（“疯狂的爱情”），因而是消极的。

在与这重天的灵魂相遇时，诗人谈到这些影响，还指出自由意志可以将消极影响转化成对上帝的永恒之爱，具有决定性。

从第二重天过渡到第三重天时，贝雅特丽齐显得愈加美丽。很多灵魂向她涌来。

但丁用风的力量和闪电的速度比喻那些想要出现在但丁面前的灵魂。（《天国篇》，第 8 章，第 16–30 行）

查理·马尔泰罗（Carlo Martello）也在这些灵魂中。他是查理二世的长子，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之后不久于 1295 年离世，

去世时 24 岁。

他这样描述自己短暂的生命和短暂的执政：

> 我在下界尘世间的时光很短；假若长些的话，许多发生的灾祸就不会发生。
>
> 《天国篇》，第 8 章，第 49—52 行

这个灵魂深情地向但丁述说着（“你曾十分爱我，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让人隐约地看到二人之间的相互欣赏和关心。

事实上，但丁于 1294 年在佛罗伦萨认识了这位年轻的君主。他的骑士精神、卓越的执政能力和对文学的敏感都给但丁留下了深刻印象。查理·马尔泰罗就像曼夫烈德一样，成为诗歌中古典道德、慷慨和修养的化身，这在逐渐商业化的动荡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难得的品质。

因为这些美德，但丁把他看作悲惨境遇中的特殊人物。如果不是早逝，这位年轻的王子原本可以是位杰出的君主，除了能够很好地治理国家，还会统一意大利和欧洲的各个地区，并保证这些地区的秩序与繁荣。

查理的离世打破了但丁的美好愿望。他既为失去朋友而伤心，也为欧洲失去这样一位君主而惋惜。

从这样的情感出发，但丁赞颂查理·马尔泰罗，并将其与他的亲属们另当别论。但丁对他们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谴责他们治理不当，野心勃勃。

借助查理·马尔泰罗之口，但丁从哲学和伦理两方面探讨为何同一家庭中不同成员行为方式不同。“所有的人类”，查理·马尔

泰罗解释说，生来就具备各自独特的性格，他们在上帝的有益影响下，按照上帝事先的安排，遵从自己的个人意志，从而获得幸福。因此社会上有著名的立法者（梭伦）、伟大的君主（薛西斯）、著名的祭司（麦基洗德），甚至也有因为自由意志的不同使用，性格截然不同的双胞胎（以扫和雅各），还有像“卑贱的父亲所生的”罗慕路斯这样的英雄。

因此，人类有责任用自由意志去辨别是非，将其以最好的方式呈现，而不是去反对自由意志：对于一个生来注定要成为修士的人，你不能妄想让他成为战士或君主；对于一个有天资的布道之人，你也不能妄想让他成为国王。如果这样，人类就会随意地改变事物的进程，逐渐远离正确的道路（“你们的足迹就偏离了正路”）。（《天国篇》，第 8 章，第 97–148 行）

结束了与查理·马尔泰罗的谈话，但丁痛苦地思考着人类愚蠢的言行（“啊，受骗的灵魂们和邪恶的人们哪，你们的心背离这至善，你们的眼光直盯着空虚的东西”）。这时，又有一些灵魂出现在但丁面前，其中有库尼萨（Cunizza di Romano）、浮尔科（Folchetto da Marsiglia）和喇合（Roab）。

库尼萨是特雷维佐地区伯爵埃采利诺的妹妹，曾迷恋诗人索尔戴罗并与其私奔，然后又有一段风流放荡的爱情和婚姻。晚年时，她将世俗的爱情转化为对上帝的爱，因而获得救赎。遗憾的是，但丁沉痛地指出，当天堂的大门为库尼萨打开时，她家乡特雷维佐地区的人却不想有这样的转变，他们不久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天国篇》，第 9 章，第 37–63 行）

下面的对话来自普罗旺斯行吟诗人浮尔科。他曾在自己的诗中

歌颂世俗的激情和爱情，后来做了修道士和教士，最后成为图卢兹的主教，积极参与与阿尔比异教徒的战斗。对基督的爱和维护正教的决心让这个灵魂再次谴责教会，批评它腐败堕落，没有完成传播福音的使命。

浮尔科提到了金星天中的一个灵魂，强调了这一主题。这个叫喇合的妓女，是《圣经》中的人物，她隐藏了约书亚的两名探子，对犹太人征服圣地功不可没。浮尔科痛苦地说，教皇很少管理“圣地”（“如今教皇却几乎忘了圣地”），完全沉浸在尘世中，陶醉在物质财富里。

为贪财把《福音书》和伟大的教会圣师们的著作抛弃，只醉心于《教会法令汇编》的研究，以致从书本的页边空白处看得出来。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都醉心于发财，他们的心思不转向加百利展翅致敬的地方——拿撒勒。

《天国篇》，第 9 章，第 133–138 行

神圣的正义不久就会降临，解救被教士的贪婪亵渎的教会：

但是，梵蒂冈以及罗马那些原是追随彼得的战士们的墓地的其他神圣地方，不久必将从这种非法买卖的亵渎下得到解放。

《天国篇》，第 9 章，第 139–142 行

牟米利亚诺评价说：“谴责步入歧途的教会，是《天国篇》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但丁时常做出令人担心的预言，因此这一结尾的描写也是该章中最为生动的部分。”

第四重天

太阳天：智慧的灵魂、圣方济各与圣多明我

（第 10 章-第 14 章第 78 行）

第四重天是太阳天，这里聚集着智慧的灵魂，所以有一种庄重的气氛。

诗人请读者更加自觉地参与到即将引入的重要话题中。

但丁提醒读者将注意力转向上帝，关注上帝对人类及其造物的爱——因为上帝从未停止对万物的爱。他让我们思考宇宙的和谐与美，以及有关创造的奥秘：

> 因此，读者呀，请和我一同举目眺望那些高远的轮子，把目光对准那一种运动和另一种运动交叉之处；在那里，怀着爱慕之情观赏那位大师的艺术作品，他心中如此热爱这件艺术作品，以至于眼睛永远离不开它。
>
> 《天国篇》，第 10 章，第 7–12 行

随着向天堂高处飞升，上帝似乎呈现出越来越多爱与美，正义的惩罚者（《地狱篇》）和仁慈的救世主的形象（《炼狱篇》）逐渐减弱。

上帝的这一“本质”在接下来的几重天中表现得越来越清晰，直到天堂的玫瑰和天使的品级部分——有福的灵魂默祷上帝的地方。对于但丁来说，上帝并不孤独，他吸引着自己的造物。这些造物都理解他，他也如慈父般照顾并供养着他们。

但丁因此在此处列举了两个例子，即圣方济各与圣多明我。他们是上帝派往尘世，造福于教会和人类的“两位勇士”。

伟大的多明我会修士圣托马斯·阿奎那斯赞扬了圣方济各，伟大的方济各会修士圣波那温图拉也赞扬了圣多明我。

圣方济各“心中的热忱完全和撒拉弗一样”，他热烈地拥抱贫穷之路，好像贫穷是他的爱人一样。在离世时，他将清贫如“心爱的人”一样托付给自己的门徒们。

但丁虽然赞美贫穷，但在当时精神派和物质派对于教会是否有权拥有物质财产的争论中保持中立。

但丁认为，人类应该摆脱尘世物质的羁绊，反对贪婪和吝啬。如果这样的罪发生在教会，则更是卑劣。

《神曲》中的圣方济各是个坚强勇敢的人，总是带着自豪感和尊严面对自己的使命。他不怕权贵和强权，即使在神甫和主教，甚至是教皇面前也是如此。他敢于向教皇说明自己“坚决的意图”。（《天国篇》，第 9 章，第 91 行）

“但丁笔下的方济各不是一个普通的穷人，而是贫穷中蕴含的一种伟大的力量。”（Momigliano）

圣方济各的伟大在于他“渴望殉教”，去苏丹劝说苏丹王改信基督教，以及他回到意大利之后，“在台伯河和阿尔诺河之间的巉岩上”得到的基督最后的印记。“但丁描写的圣方济各是个英雄。他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战士，高尚的人，也是预言家。他将历史现实一分为二：在他之后的方济各派撼动了教会，拯救了他。”（Tavoni）

但丁将圣多明我的智慧比作“小天使的光芒，在世界闪耀”。（《天国篇》，第 11 章，第 38–39 行）

用“勇士”称呼圣多明我再合适不过了。他以保护信仰为使命，是“对自己人和善，对敌人严厉的神圣斗士”。（《天国篇》，第 12 章，第 56–57 行）他恳求教皇批准他与“走入歧途的世界”战斗。

圣多明我“好像急流从高山上的源泉奔腾而下”，他猛击“丛生的异端荆棘”。在他的努力下，“圣教会自卫并且在她的内部斗争的战场上获胜”。（《天国篇》，第 12 章，第 107–108 行）但丁在此处暗指反对阿尔比异教徒的斗争，“他将多明我看作勇敢的战士，但这场战斗与其说是一种迫害，不如说是一种规劝。”（Sarolli）

诗人强调的是，虽然两个圣徒有各自的美德，他们最终的使命是一致的：净化教会和救赎人性。

它们就是上天安排的两个车轮，教会则驾驭这辆“双轮马车”。因为二人分别“在她左边和右边做向导”，对其中一个的赞美也是对于另一个的赞美。提到圣方济各，圣托马斯这样说：

> 我称赞其中的一位，由于称赞其中的任何一位就同时称赞了他们两位，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同一目的。
>
> 《天国篇》，第 11 章，第 40–42 行

在诗中，两个修会中的著名人物赞扬了这两位“勇士”，这不仅

体现了骑士精神，更重要的是，诗人要强调两个修会之间保持和谐的必要性。

可是，事实绝非如此。无论是圣托马斯还是圣波那温图拉都谴责了各自修会的悲惨状态和修士们的“背叛”。

方济各会修会内部冲突激烈，抛弃了圣方济各所践行的贫穷和谦逊的美德。

多明我会修会远离了圣多明我的教导，修士们“离开他越远，回到羊圈时，就越无奶”。他的忠实信徒太少，“只用很少的布就足够给他们提供僧衣”。（《天国篇》，第 11 章，第 132 行）

在批评了修会步入歧途时，诗人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两个修会创始人的出生地。

当然，诗中也有对世间无价值的事物的思考以及人类对这些空虚之物的执迷。由此话题出发，但丁谈到了决定了世间万物的爱，描写了歌声的喜悦和甜美：

> 远胜于我们的缪斯的、我们的塞壬的歌声，就像射来的光远胜于反射的光一样。
>
> 《天国篇》，第 12 章，第 7–9 行

除了圣托马斯和圣波那温图拉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有智慧的灵魂：大阿尔伯图斯、所罗门王（Salomone）、波依修斯、希吉尔（Sigèeri di Brabante）、伊希多罗（Isidoro di Siviglia）和“赋有先知灵见”的修道院院长圣乔瓦奇诺（l’abate Gioacchino）。

圣托马斯说“从未有第二个人的智慧比得上”所罗门王。诗人

借圣托马斯之口，指出所罗门实际上是所有君主中最有智慧的，但不是全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另外，诗人还谈论了真正的智慧，批评了急于求成、卖弄学问的“走入歧途的哲学家”。

诗人借此告诫自己，也间接告诫读者，面对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需要小心谨慎：

> 让这一事例告诫你，今后对于你尚未理解透彻的命题下肯定或否定的断语时，要永远像两脚缀上了铅块，行动起来如同疲惫的人一样缓慢；因为无论对应该肯定的还是对应该否定的命题不加区别地匆忙下断语的人，是愚人中的无以复加者。
>
> 《天国篇》，第 13 章，第 112–117 行

接着圣托马斯的话题，所罗门解释了身体的复活。因为身体与灵魂的统一让人类更加完美，上帝的恩典在扩大，人的视力、内心的喜悦和外部的光辉也都会增加，所以这些身体将更加明亮。

> 当我们重新穿上光荣、圣洁的肉体之衣时，我们将因变得完美而更为可爱：因为我们已经完美，“至善”无偿赐予我们的、使我们得以观照他的那种光明将增加。
>
> 《天国篇》，第 14 章，第 43–47 行

可以看出，智慧灵魂出现在诗意而高贵的氛围中，这是“对智慧的赞美”，这种智慧不仅仅是对人类和世界的认知，也是仁爱和美德的实践。

“《天国篇》中出现了类似于林勃的伟大的灵魂。在林勃中，围在亚里士多德四周的是没有信仰的灵魂，他们在人类理性的小火苗中寻求真理。而在天堂中聚集的灵魂曾经致力于同样的事业，他们的灵魂却被照亮。”（Leonardi）

第五重天

火星天：为信仰而战亡的灵魂、卡洽圭达、但丁的流放

（第 14 章第 78 行–第 18 章第 51 行）

贝雅特丽齐“露出那样美丽的笑容”，但丁知道自己已经上升到第五重天——火星天。这里聚集着信仰的践行者。

但丁对“新的恩典”表示敬意，随后出现了无数的灵魂，这些灵魂散布在十字架形的两条明亮的光带间，十字架的中间隐约可见基督。灵魂们在十字架的交叉处移动着，好像是射入黑暗的光线中的尘埃。这些灵魂唱着优美的歌，但丁陶醉在悦耳的旋律中。

> 正如，六弦提琴和竖琴的众多弦调配得和谐，奏出琤琤的声音。
>
> 《天国篇》，第 14 章，第 117–119 行

“悦耳的竖琴声”停下来，为接下来出场的这个特别重要的灵魂制造了一种气氛。这个灵魂从十字架一边迅速落下，用拉丁语庄严地向但丁打招呼。

这就是但丁的高祖父卡洽圭达。他曾作为骑兵，追随库拉多皇帝，在“十字军东征”时为保护圣地的基督教信仰而亡。他这份勇敢和虔诚让他的叙述和阿利吉耶里家族的血统都显得非常高贵。

因此，但丁为拥有这样英勇的祖先而自豪。他是位勇敢的骑士，深知自己的责任，也为履行这一责任而牺牲生命。诗人在高祖父身上认识了自己，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高祖父：由此产生了一种关系，不仅仅是情感和家庭的关系，也是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关系。

两人相互赞扬，热情地问候。

在但丁眼里，卡洽圭达是“亲爱的根源”，是“父亲”，是“亲爱的老祖”；对于卡洽圭达来说，但丁不仅是“骨血”，还是上帝的选民，应上帝的召唤，来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看到自己的后代但丁（《天国篇》，第十五章，第 28–30 行），他用拉丁语庄重地和但丁打招呼。这样的语言从一开始就表明，这次相遇有着超越家庭和情感关系的重要性。

诗人对此次相遇的描写和对该部分的语言处理，很明显与维吉尔的片段形成呼应。但丁在行程之初就想到了寻找新家园的埃涅阿斯和被提到第三层天的保罗，说自己不配此行：

> 我不是埃涅阿斯，我不是保罗；不论我自己还是别人都不相信我配去那里。
>
> 《地狱篇》，第 2 章，第 32–33 行

卡洽圭达很快就解开了他的心结，向他揭开了“天堂的神秘”：睿智的他被选择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让他的后代也享有荣誉。

在履行使命时，他也可以向上帝求助，不过需要忍受漫长而屈辱的流放，接受艰辛和磨难的考验。

卡洽圭达以痛苦的口吻告诉诗人，他将不得不舍弃“一切最珍爱的事物”，经受磨炼：

> 你将感到别人家的面包味道多么咸，走上走下别人家的楼梯，路够多么艰难。
>
> 《天国篇》，第 17 章，第 58–60 行

“当但丁写下这几行诗句时，在外流放已十五年有余。按他自己的话说，这些诗句不仅反映出个人的痛苦，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流亡者的痛苦。”（Reynolds）

痛苦远不只如此。但丁将不得不忍受“愚蠢的同伴”。他脱离自己的党派，只能骄傲地孤单一人：

> 所以你自己独自成为一派对你来说将是光荣的。
>
> 《天国篇》，第 17 章，第 68–69 行

然而，尽管面临很多痛苦和不公，他也会勇敢地面对权贵。

他会勇敢地将途中看到的和了解到的说给世人听，而且确信，尘世的权贵在经历最初的困惑后，也将懂得吸收他言语中“摄生的营养”。

不管世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诗人自豪的声音将在全世界响起：

你这声讨的威力将如同风一样，对最高的山峰打击最为猛烈；这将成为你获得荣誉的不小的理由。

《天国篇》，第 17 章，第 133–135 行

并非所有人都对诗人怀有敌意。

一个高贵的灵魂将会出现。他慷慨又仁慈，能够减轻诗人的痛苦。伟大的斯卡拉家族将成为他慷慨而公正的朋友，“在你们二人和他人之间，情况截然相反，‘乞求’要比‘供给’来得缓慢”。

卡洽圭达和但丁的话语中有不同的语气。

流亡的痛苦与对佛罗伦萨（那时一直过着和平、俭朴、贞洁的生活）的回忆交替出现。

卡洽圭达是“和平的殉教者”，但丁遭受了不公的流放。他无罪的呼声与高祖的伟大相呼应。

诗人革新的责任与贪污的陋习和“教皇们的过错”形成鲜明对比。

诗人在宫廷间流浪，但是他的尊严和僭主的慷慨让他在痛苦的漂泊中找到安慰。

对卡洽圭达和但丁放逐生活的描写具有独立的故事性。

诗人对他本人和家族的描写，赋予古佛罗伦萨静谧和安宁的生活另一种色彩。这里既有对传统的美德与当时社会的陋习的对比，也有流亡的磨难和诗人的崇高使命。诗人将自己的痛苦经历置入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让世人警醒。

这些描写构成整部作品非常重要的部分。伤心的语气和戏剧的风格，再加上贯穿全诗的神圣而高贵的灵感，反映了诗人非凡的才

能和激情。

“自身的经历、个人的情感、流放的痛苦、无罪的告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孤独的革新者的形象。最后，高祖父的祈祷抚慰了这个尘世中不安的灵魂……于是‘无罪流放’的形象超越了正义的歌者的形象。”（Luigi Forti）

最后，卡洽圭达又向重孙列举了几个为信仰而战的灵魂，结束了二人的长篇对话。

这些人包括《旧约》中的人物（约书亚、犹大·玛喀贝比）、战将（查理大帝、罗兰）、“十字军”将领高弗黎公爵（Goffredo di Buglione）等英雄和君王。

所有这些人都配得上天堂的至福和尘世的声望，因为

幸福的灵魂，他们来到天上以前，在下界享有大名，一切诗人都能从他们汲取丰富的素材。

《天国篇》，第 18 章，第 31–33 行

回顾了这些殉道者之后，二人的对话结束了。从这一刻起，诗人开始履行上帝交给他的使命。

基奥萨·塞尔蒙蒂曾经这样写道，“再见了，老卡洽圭达！……宇宙已经取代了家族。你给予重孙的义务与特权，也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可以毫无顾虑地飞向上帝，就像天堂享福之人一样轻装前行。”

第六重天

木星天：公正贤明的灵魂、鹰、特洛伊人里佩乌斯（第 18 章第 52 行-第 20 章）

离开了为信仰而殉道的灵魂之后，但丁来到了第六重天：木星天。在这里，公正贤明的灵魂先是排列成不同的字母，组成“爱正义吧”这样一句话，后来形成了鹰的形状：帝国的象征。（《天国篇》，第 18 章，第 52–114 行）

凝视着这些美丽耀眼的灵魂，诗人痛心地指出了尘世因缺乏正义造成的混乱，认为这主要归咎于教会（“世上的人效法坏榜样而通通走上邪路”）。

那些伟大的圣人（如圣约翰、圣彼得、圣保罗）曾因他们的信仰和殉道见证了正义和仁爱，可是如今的教士离圣人走过的道路越来越远。

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轻易地发布开除教籍的命令，然后收取钱财，再撤销命令。对于他，但丁先是抱怨，后来语气转变为讽刺。（《天国篇》，第 18 章，第 115–136 行）

除教皇外，但丁也批判了欧洲信仰基督教的君主。他们的恶习（傲慢、贪婪、色欲、怯懦）玷污了基督教的声誉。（《天国篇》，第

19 章，第 115–148 行）

还有些曾为君主的灵魂，他们犯下了不同的罪行：

——神圣罗马皇帝阿尔伯特一世和为争领土而战的金雀花王朝和苏格兰王；

——曾经伪造金币的贪婪国王腓力四世；

——过着“淫荡和奢侈逸乐的生活”的西班牙王费迪南四世和波西米亚王瓦茨拉夫。

“所有这些人的罪行都源自对上帝意志的违背。上帝主张正义，这些统治者却没有在自己的领土上实践正义……导致人民生活的不幸——保证臣民生活的幸福正是他们的责任。”（Bosco-Reggio）

但是，由于上帝的正义具有不可预测性，末日审判有可能有令人伤心的意外发生。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得到上帝真正的追随者应该得到的认可和奖励：

> 但是你瞧：许多喊“基督，基督！”的人，在最后审判时，
> 将比不知道基督的人距离他要远得多。
>
> 《天国篇》，第 19 章，第 106–108 行

高贵的灵魂是组成鹰的图案的所有正义的灵魂中“品级最高的”，与没有遵从上帝正义的灵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高贵的灵魂包括：

——“圣灵的歌手”大卫；

——“曾安慰可怜的寡妇，为她儿子洗雪冤屈”的罗马皇

帝图拉真；

——犹太王希西家；

——将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同时还带去帝国的徽章和法律的君士坦丁大帝；

——“知道上天多么喜爱公正的国王”西西里王威廉二世；

——为保护城池，在与希腊人的战斗中阵亡的特洛伊人，埃涅阿斯的伙伴，里佩乌斯。

《天国篇》，第 20 章，第 31–72 行

“正如但丁所想，这是正义天空中的众星对上帝的赞美，也是这个流亡者和神学家在孤独中思考和对未来的信心的顶点。”（Borzi）

在木星天的正义灵魂中，但丁还描写了两位异教徒：皇帝图拉真和英雄里佩乌斯。他们都曾为正义而战，因而得到了上帝的福佑。

通过这两个有福之人，诗人探讨了救赎和命运这一复杂的神学问题。但丁抛开了那个时代的“共识”，大胆地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观点都能在基督教文本和权威的神学家那里找到依据。

诗人向读者展示奇迹：

谁会相信特洛亚人里佩乌斯是这一弓形的睫毛上那些神圣发光体中的第五位呢？

《天国篇》，第 20 章，第 67–69 行

然而，诗人也警告说，上帝的审判是深不可测的，不是可怜的凡人所能了解和揣度的。凡人可以做好事避免审判，因为在上帝面

前，即使是天使和圣人也无法得知最后谁将被上帝的仁爱所拯救：

> 你们凡人哪，你们在判断时要谨慎：因为我们这些看到上帝的人，还不知道上帝所有的选民。
>
> 《天国篇》，第 20 章，第 133–135 行

诗人再次呼吁要谦卑，告诉人们，在上帝不可揣测的旨意面前，人类是有限的。

“尘世愚莽的人类无法理解正义的唯一来源，唯一的标准就是上帝的仁爱。只有仁爱才能理解自身和评价自身，只有上帝的意志是公正的，而公正的想法也正是上帝的意志。”（Reynolds）

第七重天

土星天：默修的灵魂、彼埃特罗·达米亚诺、圣本笃（第21章-第22章第111行）

但丁在天堂中不断上升，他的“视觉”也在逐渐增强，更真切地感受到上帝非凡的光。天堂中一个个美景和贝雅特丽齐不断变化的容颜让但丁意识到光在不断增强。

不过，对力量薄弱的“旅行者”来说，每走一步都要接受光和美的考验。

在默祷的灵魂所在的第七重天里，亦是如此。

这些灵魂在人间达到了完美的形式。为了能够全力默祷上帝，他们远离了世俗的欲望，心情愉快地忍受着“寒暑”，食用“只以橄榄油拌的食物”。

贝雅特丽齐的容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不得不向但丁遮掩自己耀眼的强光和迷人的微笑。诗人好像要被击倒，如被旋风卷走的树叶一般：

> 你们凡人的视力被它一照，会像被雷击断的树枝似的。
>
> 《天国篇》，第21章，第11–12行

但丁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梯子。这一重天里的灵魂在此行走：没有人能知道尽头，因为对上帝的默祷永远不会停止。

其他的几重天有光亮，有音乐、舞蹈和赞歌，而这里却是一片寂静：默祷上帝需要虔诚、内省和沉思。

这是默祷的要求，尤其是对本笃会和卡玛尔多里派而言。这一教义重视行动，要求修士们用毕生的生命赞美上帝，向他祈祷和默祷（“祈祷与工作”）。

但丁提到了卡玛尔多里教会一位伟大的修士，圣彼埃特罗·达米亚诺。借由他，诗人重申了神的旨意是不可测的，同时鞭笞了神职人员的贪婪。

诗人的选择自有其原因。在这个品德高尚的修士身上，但丁看到了一个伟大的默祷的灵魂，对重建教会道德的热情的倡导者。“但丁的精神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预言式的谴责和从未停止的渴望（愿望），二者构成了诗歌的主要情节。”（Leonardi）

不过这次语气有了变化，用嘲讽代替了斥责，有时甚至超出了讽刺的范围。

为了达到“对比效果”，诗人将使徒的瘦弱与贫穷（“身体瘦削而且赤脚，向任何人家去乞讨食物”）和当时教士们的富裕与肥胖做对比。这些人如此肥胖，甚至需要搀扶才能骑上马，还需要有人在后面给他们拉着袍裾。在骑马时，因为他们的长袍覆盖着坐骑，看上去骑马的人和被骑的牲畜像是混在了一起（“两头牲畜蒙着一张皮走路”）。

此外，达米亚诺也完成了另一项重要的使命：再次肯定了上天赋予诗人的教化使命。

他重申了贝雅特丽齐和卡洽圭达对但丁提起的任务，教导“旅

行者”在人间转达他在三界之旅的见闻，以警示尘世的人们不要骄傲自大，要认识到上帝赋予他们的心智是有限的：

> 等你回到人间时，要转述这一点，使得人们不敢再向这样伟大的目标移动脚步。
>
> 《天国篇》，第 21 章，第 97–99 行

在谈话的最后，达米亚诺以神圣的正义之名发出伤心的呼吁。其他的灵魂也加入进来，一齐发出声音，令诗人惊慌失措。

贝雅特丽齐再次保护但丁，“好像母亲立刻安慰惊恐失色、焦急气喘的儿子”，并向他解释那声音乃是腐败的神职人员将受惩罚的预兆。上帝的惩罚会在合适的时候降临，天上的宝剑“向下砍既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

教会的腐化也严重影响了本笃派的教规，令它伟大的开创者圣本笃心痛。

这位光彩夺目的圣人，在但丁面前痛苦地谴责着现世如何抛弃了教规。

没有人再将目光转向神，也没有人再辛苦地攀登通向默祷的梯子：修道院已经变成“贼窝”，僧袍都是“装满变质面粉的口袋”。

接下来的事实让本笃更加悲伤：

> 彼得既无金又无银开创了教会，我以祈祷和禁食开创了我的修道院，方济各以谦卑开创了他的修士会。
>
> 《天国篇》，第 22 章，第 88–90 行

然而，今天的教会却追逐物质财富，任人唯亲，采用不当手段获利，玷污了创始者们的美德。

本笃说完就如同旋风般向上，回到同伴之间。但丁和贝雅特丽齐紧随其后，“从来没有能同我的飞升相比的快速运动”。（《天国篇》，第22章，第103–105行）

基奥萨·波斯科曾经说：“文中多处，包括本章中涉及的达米亚诺的部分，都提到了堕落的教会和未受指责的堕落者，让人痛心难过。本笃对此表现出怜悯……人类的身体‘软弱’，即使有着美好的开始，对善的追求也无法坚持到最后。圣彼得和圣方济各，还有本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彼得之后的教皇和后来的修士们在面对诱惑时，都没有‘坚定不移的心’，一切都崩溃了。本笃没有发怒；他只是痛心；他不希望上天的报应，而是希望有神迹：如果上帝愿意，那些走入歧途的人会得到帮助。”

第八重天

恒星天：基督和圣母的凯旋

（第 22 章第 112 行-第 23 章）

“《天国篇》的最后几章集中展现了但丁作为文学大师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不同的叙述、吸引人的对话以及宇宙的景观描写构成了多样的文体风格，而且在对崇高精神的赞美和对黑暗的‘抨击’中，不时会出现意外的转折。”（Reynolds）

第八重天是恒星天，但丁在这里将看到一幕非凡的景象：基督和圣母的凯旋。

不过，在这一喜悦与狂欢的景象之前，他必须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谦卑。

尽管此时他的身体已变得洁净，精神上获得了力量，他还要再次当众悔过，摆脱世俗事物带来的烦恼。

认罪和忏悔之后（“我经常痛哭，捶胸忏悔我的罪过”），他更加谦卑地祷告，希望自己的灵魂可以有大的提升（“为了获得力量来经受那吸收我的全部心力的艰苦考验”）。此时他回过头，发现如此短的时间内，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地球。

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如同今天的宇航员在太空看到的地球一样，它此刻是渺小而遥远的，他笑它的“可怜相”：浩瀚的宇宙中，人们你争我夺的地球此时就像一个“小打谷场”。(《天国篇》，第 22 章，第 134–135 行、第 156 行）

但丁对世界和人类的这些看法和观点，连同诗中的许多其他的教诲，都值得我们考虑。

“几个简短的三韵句描写了快速旋转的星球，其中心是小小的地球，上面更小的部分居住着人类……这几句诗极富象征意义和情感意义。无论是宏伟的行星，还是有限的地球，合在一起，也都容纳在另一个空间中的人的视野之内。”（Leonardi）

但丁越来越“超凡入圣”，与神会面的时刻终于来到。

他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接这一时刻。

但丁是继圣保罗之后第二个在活着的时候升天，并获准进入上帝所在的最高的奥秘世界的基督徒。

不过这一“朝圣的异象”非常强大，他需要分阶段去完成。只有到了终点，才可能达到完满。

在这个阶段，他将要看到的是圣母和圣徒的凯旋，然后是复活的基督耀眼的身体。

这一任务也是对诗人的诗才的考验。但丁没有逃避这一挑战，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画面，让这一部分成为抒情文学的典范。

画面一开始就是异常美丽的景象。

贝雅特丽齐急切地等待日出，就像一只小鸟，为重见她的“甜蜜的子女们”的“渴望看见的面貌”的喜悦和“寻觅食物来喂他们”的幸福，而等待黎明一般（“怀着热烈的愿望……直在那里凝望着天色破晓”）。(《天国篇》，第 23 章，第 1–9 行）

一大群天堂中受福的灵魂到来，贝雅特丽齐的期盼得到了满足。这些灵魂身上发出强烈的光，令但丁的眼睛无法承受。

而那“辉煌的本体”就是复活的基督的身体，他那耀眼的强光打在但丁的脸上，使他“不能忍受”。

但丁试图记住他所看到的，而贝雅特丽齐则让他看看自己反射着神圣光彩的微笑。 此时，一种无尽的喜悦充满了但丁的心，他请求缪斯让他说出“她神圣的微笑以及这微笑使她那容颜浮现着多么纯洁的光彩……真实情景的千分之一”。(《天国篇》，第 23 章，第 58–60 行)

他将目光延伸到天堂中有福之人的队列，在中心的是圣母。复活的基督向上飞升，诗人可以看到这些人非凡的亮光和极致的美，最辉煌的是“这颗在天上胜过一切如同在下界曾胜过一切的晨星。”(《天国篇》，第 23 章，第 92–93 行)

圣母占据了但丁全部的注意力，打开了他个人宗教情感的一线光，让我们一睹他的内心世界。

想必但丁对马利亚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透露，在地上的艰苦日子里，每一天开始和结束他都是以马利亚的名来祈祷：

> 我经常朝夕祷告的那美丽的花的名字吸引我聚精会神地观照最大的火光。
>
> 《天国篇》，第 23 章，第 88–90 行

他感谢基督的母亲，她的伟大在于她是拯救者；他仰慕圣母，她的非凡在于她对整个人类的救赎。事实上，所有的天堂有福之人

都向她表示敬意和感激，他们凝望着她：

如同婴儿吃过奶后，向妈妈伸着双臂，表现出心里的热爱。

《天国篇》，第 23 章，第 121–123 行

在诗歌将要结束时，出现了欢庆的场面，对圣母的赞颂也达到了顶点。圣伯纳德转向圣母，让但丁看到那永恒之光——上帝。

除了对爱情和三位一体这一奥秘的歌颂之外，但丁的天堂也是对马利亚、上帝的爱的第一托管者表示仰慕和感激之情的欢乐场。诗人让天堂的享福之人歌颂她的美德，从未停止：

齐唱“天后”，唱得那样悦耳，致使我那时感到的喜悦后来永远没离开我的心。

《天国篇》，第 23 章，第 128–129 行

此处，诗人用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比喻，邀读者体验那难以形容的神秘视觉体验，如小鸟、月亮、闪电、梦中的觉醒、太阳的光芒、雷声、婴儿等。

这一章是“完全的抒情诗，有描写和赞美，也有惊叹，让读者体会宗教热情的浪潮高涨——这就是诗歌激发出的崇高的神圣感”。（Momigliano）

问与答、圣彼得、圣雅各、圣约翰、亚当（第 24 章-第 27 章第 98 行）

但丁已经见到了基督和圣母的凯旋，但是在见到最高的上帝之前，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当众说明对神学三超德（信，望，爱）的理解及践行，这是受洗的基础。

但丁运用他丰富的神学知识解释三超德的理论基础，而且表明了自己将履行传播基督信息的使命。

在圣彼得面前，但丁强调了“信”的价值，并将其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并郑重地指出了三位一体的深奥义理：

> 这就是那根源，这就是那后来扩张成为火焰的、如同天上的一颗星似的在我心中闪耀的那颗火星。
>
> 《天国篇》，第 24 章，第 145-147 行

但丁对信仰的表述得到了圣彼得的赞扬（“我的话令他如此喜悦”）。这样一来，但丁不仅避免了心怀恶意的神学家对他的批评和反驳（《神曲》问世后，这类人一定不会少），而且成为基督教义的传播者。

诗人和先知与神学家做伴。这就好像拉斐尔在梵蒂冈那副壁画《圣礼的辩论》中所展示的：他让但丁站在了阿奎那斯身旁。

通过了“信”的考试后，诗人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想起自己痛苦而有尊严的流亡生活，经历了如此艰难的考验，他没有失去希望：以长诗换得同胞们的认同，再次踏上心爱的佛罗伦萨的土地：

> 如果有朝一日这部天和地一同对它插手的、使得我为创作它已经消瘦了多年的圣诗，会战胜把我关在那美好的羊圈门外的残忍之情——我曾作为一只羔羊睡在那里，被那群对它宣战的狼视为仇敌；那时我将带着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毛发，作为一位诗人回去，在我领礼的洗礼盆边戴上桂冠。
>
> 《天国篇》，第 25 章，第 1–9 行

“这里的独白突破了他《神曲》中的舞台惯例。但丁完全以个人的名义，表明了渴望荣归佛罗伦萨的愿望——他希望这部从被流放的前几年就开始创作的，即将完成的长诗可以证明他在流放中取得的功德。”（Sermonti）

对“望”的问答是在贝雅特丽齐、但丁和圣雅各之间展开的；关于“爱”的部分则交给了圣约翰，他是“靠在我们的鹈鹕的胸膛上”的耶稣门徒，在十字架下被耶稣托付给马利亚。

“现在到了但丁天堂之行的最重要的时刻。有关神学三超德的提问到了‘望’的环节。这一部分诗歌将但丁不同的角色衔接起来：既是执行者又是代理人，既是诗人也是普通人。”（Mercuri）

在这三个使徒之后出现了第四个形象：亚当。为什么最初的罪

人也会出现在天堂呢？

因为他是和《旧约》中挪亚、摩西、亚伯拉罕和大卫等“许多别的人”被耶稣从林勃中救出的。(《地狱篇》，第 4 章，第 55–63 节)

亚当在此出现，也是为了呼应另一个主题：谦卑和人类认识的有限性。

亚当向但丁揭示：他被赶出伊甸园，并非是因为偷尝了禁果，而是因为他有意违背了上帝对于人类知识的限制：

> 那次影响如此深远的放逐的真正原因不是吃那棵树的果子本身，而只是这种行为超过了限度。
>
> 《天国篇》，第 26 章，第 115–117 行

但丁正确回答了有关三超德的提问，众灵魂为此而感到的喜悦，天堂中响起了歌颂三位一体的赞美诗，让但丁沉醉在幸福中。

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景象

> 似乎是全宇宙都现出一副笑容：因为我这种沉醉状态是由听觉又由视觉进入内心的。
>
> 《天国篇》，第 27 章，第 4–6 行

但狂喜是短暂的。

忽然，圣彼得光辉的形象变成了红色的火焰。随着圣彼得的变化，天堂的队伍也变红了。

天堂颜色的变化预示着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彼得痛斥自己在

地上不称职的继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彼得的权威极高，他的此番谴责又从高高的天堂发出，所以诗人让他的话语充满了力量：

> 他使我的墓地成了发出血腥和臭味的阴沟；因此那个从这上界坠落下去的邪恶者在地狱里感到高兴。
>
> 《天国篇》，第 27 章，第 25–27 行

这一重天所有的灵魂都加入进来，与彼得一起痛斥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这些谴责并不是一般的指责，而是对各种罪行的控诉：买卖圣职、贪婪、任人唯亲、为个人敛财，还有政治野心和派别之争。这个不称职的教皇的确应该被打入地狱。

像贝雅特丽齐、卡洽圭达和达米亚诺一样，圣彼得也向诗人授予了使命，要他向世人讲述他朝圣中的所见所闻：

> 儿子啊，你由于有肉体的重负还得回到下界去，届时，你必须开口述说，不要隐讳我不隐讳的话。
>
> 《天国篇》，第 27 章，第 64–66 行

但丁接受了任务。从高处俯视下界，他隐约看到尤利西斯从腓尼基海岸到大海所走的那条疯狂冒险的航路，于是再次发出了世界之渺小的感叹，并提醒世人：

所以我一方面看到当初尤利西斯越过加的斯所走的那条疯狂冒险的航路，另一面看到欧罗巴成为愉快的负担的那个海岸附近一带。这个打谷场更多的地面还会映入我的眼帘……

《天国篇》，第 27 章，第 82–86 行

“此处的名称来自于传说或神话，不具有地理意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大大拓宽了但丁的视野。在这里，神话和传说不是文学的修饰，而是诗意的天上之世界的和谐元素，充盈在但丁的想象世界中。”（Momigliano）

第九重天

原动天：天使的品级

（第 27 章第 99 行–第 29 章）

在光芒四射的贝雅特丽齐的指引下，诗人进入第九重天，即原动天。这里的天空运转极快，是宇宙的动力之源。

贝雅特丽齐告诉但丁，这一重天不在别处而在神明的心中：

> 在那里点燃起转动它的爱，产生它降下的影响力。
>
> 《天国篇》，第 27 章，第 110–111 行

可惜，世人对这些奥秘充耳不闻，对这些美景视而不见。他们继续盯着脚下的那小小的空间，却不曾抬眼望向天空，只对世俗的事物患得患失。诗人这样写道：

> 信仰和纯洁只在儿童中发现；以后，在他们的两颊还没长满胡子以前，这两种美德就都消失了。
>
> 《天国篇》，第 27 章，第 127–129 行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孩提时的天真不断被恶习取代。在长大后，他们却盼望着抚养自己成人的母亲死去。

诗人不愿堕落于“世人”的陋习。

全诗多处谈到了衰败的世俗生活以及宗教和社会各个阶层的道德堕落，其中既有政治领袖，也有教会人员。有人洗耳恭听，有人用心改过——好像是在暗示诗人，一切都会有所改变。诗人此刻正走向极乐天堂，他要把所有的力量倾注于此。

此刻，他是否已经有能力面对朝圣的最后一站？看似如此。实际上，从进入天堂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再局限于感官和印象了。诗中如是记述：

> 同样，我的记忆力现在想起，凝视那位圣女的一双被爱神俘虏我的绳索的美丽的明眸时，我也曾看到同样的情景。
>
> 《天国篇》，第 28 章，第 10–12 行

还不只于此。现在，诗人不仅能够想起，还可以看见得到受福的队伍和不同品级的天使。他甚至见到了天使环绕着的上帝，在那里闪闪发光：

> 我都看到一点放射着那样强烈的光芒，致使其所照射的眼睛由于其极大的光不得不闭上。
>
> 《天国篇》，第 28 章，第 16–18 行

当然，但丁这里所描写的强烈体验并不都是来自于视觉。不

过，诗人却说，这些最终都是可以感受到的——尽管只是一瞬间。

就这样，他进入了上帝深邃而神秘的世界。

直观的视觉体验告诉但丁，不同品级的天使（天使、大天使、小天使、六翼天使等）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面镜子，“每重天和主管它的天使之间有着神奇的对应”。（《天国篇》，第 28 章，第 41–42 行）

尽管天堂由不同品级的天使和受福的灵魂队列组成，但“只有爱与光明才是它的界限”。

所有这些品级的天使都怀着仰慕之情向上观照，向下施加影响，吸引那些较低的品级，他们都被吸引向上帝，而又都在吸引。

《天国篇》，第 28 章，第 127–129 行

但丁看到不同品级的天使围绕造物主运动，始终保持完美和谐的状态。贝雅特丽齐向他解释天使如何诞生，有些天使如何受了卢奇菲罗的教唆而背叛了上帝，又是怎样被惩罚的，还有那些虔诚的信徒们如何在上帝的永恒的默祷中生活，等等。（《天国篇》，第 29 章，第 1–69 行）

但丁用这些神学味道十足的解释驳斥所谓的“斯科尔派”的理论。该派忽略了天使是永恒静观的上天的物种，认为他们与人类的特征相似（理解、记忆、希望）。

这些实体自从他们起初看到上帝的容颜而喜悦以来，眼光从未离开他们在其中洞见一切的容颜。因此他们的目光不被新事物阻断，因此他们不必因为思路被打断而回忆什么。

《天国篇》，第 29 章，第 76–81 行

贝雅特丽齐略带挖苦地说，尘世上有很多人在传播谬论，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因欲望驱动的原始冲动导致（“睁着眼做梦”），制造并传播自己的说法，湮没了宣讲《福音》的声音。(《天国篇》，第 29 章，第 85–114 行）

为了金钱，许多传教士做出虚假的承诺，与基督劝导的传播《福音书》和向世俗大众讲经布道的忠告渐行渐远，却没有注意到隐藏在他们帽子下的恶魔。(《天国篇》，第 29 章，第 115–126 行）

贝雅特丽齐接着解释了天使的特性。天使品级并不构成一个静态的系统，而是一种所有生物朝向造物者的永恒张力。

任何生物都有独特之处，这是上帝赠予的礼物，其中倾注了他满满的爱。诗人用非常唯美的画面描述说，天使像一面面镜子，上帝映衬于其中，成倍地增加，每一个倒影都和原型一模一样：

> 现在你看这永恒的善的崇高和伟大，因为他使自己形成这么多面反射他的光的镜子，而他本身依然如同先前那样浑然一体。
>
> 《天国篇》，第 29 章，第 142–145 行

“在《天国篇》的这一部分，尤其是第 29 章，但丁不仅重申《圣经》至上的权威，而且用谦卑的口吻讲述神学，书卷味十足；同时，他不仅将《圣经》作为事实的见证，而且也是上帝之音的变调，证明这上帝在宇宙中无时无处不在。”（Boseo-Reggio）

最高天：天堂的玫瑰、告别贝雅特丽齐、圣伯纳德
（第 30 章-第 32 章）

贝雅特丽齐变得愈加美丽，难以用语言描述：但丁知道自己正处于真正的天堂，处于一个纯净的光的世界中：

> 这光是心智之光，充满了爱；这爱是对真善之爱，充满了喜悦，这喜悦超过一切快乐。
>
> 《天国篇》，第 30 章，第 40–42 行

一束强烈的光射向但丁，闪电般的瞬间让他有种失明的错觉。贝雅特丽齐告诉他，马上就要亲眼见到上帝了。

实际上，经历了这场光照的洗礼后，诗人觉得自己获得了力量，更加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但他会看见什么呢？这是世间不会存在的美景：

> 我看到一道形状像河一般的光，在由神奇的、仿佛春季盛开的繁花荟萃的两岸中间闪耀着金黄的颜色。从这条河里飞出一颗颗活泼灿烂的火星，落到河两岸的花里，好像镶嵌在黄金

里的红宝石似的。

《天国篇》，第 30 章，第 61–62 行

这条光之河流入春天的花海，发出“灿烂的火星”，像黄玉一样在“河里”跳来跳去，像是在举行一场永不停止的快乐比赛。

贝雅特丽齐解释说，这场无与伦比的表演只是无上之美的一个小小伏笔，但丁可以沉醉其中。

但丁沉浸在这新的视像中。在他的印象里，整片“长河”变成了圆形：鲜花和火星变成了圣徒和天使。

诗人无比惊讶和兴奋：终于可以在无限的遐思中畅想天堂不可言说之美。

这神圣之光有着不同的形式。

它是一个点，其中有着不同品级的天使；它是一个圆，圆周比一个太阳的圆周还要大很多（“它的圆周即使做太阳的腰带都会显得太大”）；它像一个湖泊，得救的灵魂们倒映在水面上；它像玫瑰，纯洁又明亮，迎接着从人间回到天上的灵魂，仿佛他们是自己的花瓣。

但丁沉浸在这无限的光明之中。现在，他终于可以用坚定的和不再迷茫的眼神，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景象：

> 在这一圆形露天剧场的广度和高度中，我并未眼花缭乱，相反，却完全领会了那些灵魂们所享的那种福的量与质。
>
> 《天国篇》，第 30 章，第 118–120 行

“这是整个天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在这里，你可以拥有

最畅快的呼吸，感受精神上莫大的满足，在颂歌的结尾体会最神圣的沉寂。”（Momigliano）

但丁的智慧、心灵和各种感官都深深地沉醉在这天堂的视像中。

看到“那穿白衣的团体”，但丁内心充满了惊喜与无法表达的愉悦。

现在，在这神秘却不盲目，难以言说却又清晰无比的体验中，“旅行者”但丁可以朝着无上的上帝迈出最初的几步。

诗人的整个身体和心灵都沉浸在这场旅行之中。他不断地使用视觉词汇：在这浩瀚的天堂之中，诗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再是模糊和不确定性，而是清晰和笃定。

贝雅特丽齐非常自豪地向诗人展示了上帝的王国。这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气氛：

> 你看，那穿白衣的团体多么大！你看，我们的城市的范围多么广大：你看，我们的席位已经那样满了，如今那里被虚位以待的人为数很少了。
>
> 《天国篇》，第 30 章，第 128–132 行

贝雅特丽齐非常满意，她指给但丁看亨利七世（被称为“崇高的亨利”）的“大椅子”：再一次肯定了诗人为帝国体制所做的贡献。在诗歌中，诗人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提出了有关世俗事务管理、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和平等一系列主张。

不过，贝雅特丽齐满意的神情很快消失了。她为人类盲目的贪婪感到痛心（这种盲目的贪欲使人变得“如同小孩一样”，他们“快

要饿死还要赶走自己的乳母”）。让她感到痛苦的还有一种痛苦的意识，而这种感觉是教皇或帝王不会有的。

教皇克力门五世将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一起，被打入地狱深处，与那些买卖圣职的人在一起受罚。

但是以后他被上帝容许留在这一位置上很少的时间：因为他将很快被打入术士西门罪有应得的受苦之处，并使那个来自阿南尼的人陷入更深的地方。

《天国篇》，第 30 章，第 145–148 行

“这是《神曲》中贝雅特丽齐最后的声音，也是全诗最后一次涉及世界、历史和政治。”（Tavoni）

在诗人的脑海里，那些世俗凡尘的事情正逐渐消散。

诗人被那永恒的玫瑰完全吸引：这是对天使和圣人的胜利的最高赞美。他们像玫瑰鲜艳的花瓣，又像采集圣人精华的蜜蜂，把来自上帝的芬芳再带回上帝。

成群的天使在玫红色的天空中飞来飞去——它们从上帝那里飞向受福的灵魂，又从这些灵魂飞向上帝，这让朝圣者但丁感到惊讶。从人间来到神界，从有限来到无限，怎能对眼前的所见不惊奇？（《天国篇》，第 31 章，第 37–38 行）

不过，惊讶之余，诗人还有一种幸福感。他可以自由地凝神静思。四周再也没有阻碍和限制，整个玫瑰色的天空尽情书写着自己的美丽与壮观：

我借助那强烈的光，举目顺着那圆形剧场内的一级一级的座位慢慢地看去，眼光时而向上，时而向下，时而转向周围。

《天国篇》，第 31 章，第 46–48 行

但丁的目光现在可以在整个上帝的王国里“徜徉”，他的目光是欣赏的、愉快的，也是如痴如醉的：

我已经把天国的概貌尽收眼底，而尚未定睛注视其中任何部分。

《天国篇》，第 31 章，第 52–54 行

但丁很想与贝雅特丽齐分享这种喜悦，他想从她那里获得肯定的答复，消除疑虑。

然而，与维吉尔分别的场景再次出现。他的爱人已不在身边：贝雅特丽齐飞回自己的宝座，回到了冥想的灵魂中间。

最后一位引领诗人走向上帝的是圣伯纳德，“一位穿着和那些圣徒一样的衣服的长者”。诗人最后要交由一位神秘的、圣母最忠实的敬仰者来护送，只有他才能最终让但丁一睹至圣的尊容。

贝雅特丽齐和她的神学教义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理性和哲学并重的时刻，先是维吉尔，再是贝雅特丽齐，最后是伯纳德，陪伴但丁走过这直观又神秘的旅程，最终来到上帝的面前。”（Raoul Manseli）

理性与信仰最终让但丁摆脱了所有的世俗羁绊，诗人也想把自己的所悟告知世人。

但丁几乎是用祈求的口吻，深情地向他深爱的女人说，“你把我从奴隶的境地引到了自由。”（《天国篇》，第 31 章，第 85 行）他用几句话表达了对贝雅特丽齐的热爱与感激。

这位女子没有给但丁世俗之爱，她的爱更伟大：在但丁最需要的时候，她拯救了他。

早在向维吉尔自我介绍的时候，贝雅特丽齐就已经表现出对但丁命运的关切，称他“我的朋友，但非时运的朋友”。为了说服维吉尔解救但丁，她说自己是受到了爱的驱使，“爱推动我，让我说话”。（《地狱篇》，第 2 章，第 71 行）

贝雅特丽齐还说，自己为但丁的处境感到难过。她甚至流着眼泪，祈求维吉尔，接受这指引但丁的重任（“她把含泪的明眸转过去”）。这种爱难道不比但丁的爱更高贵，不比世俗之爱更伟大吗？

诗人向贝雅特丽齐发出最后的请求，要她帮助自己完整地保留纯洁，直至死亡，这样他可以来到天堂与她重聚：

> 愿你守护好你赐予我的慷慨的礼物，使我的经过你的教诲已经变得纯洁的灵魂能在令你欣慰的状况下脱离肉体。
>
> 《天国篇》，第 31 章，第 88–90 行

贝雅特丽齐给但丁的最后一份来自上天的眷顾是微笑和向远处的一瞥。她已将但丁引向了圣徒所在的玫瑰丛，那里是上帝永恒冥想的所在，世间真爱的唯一源泉：

> 我这样祷告；她，在看来似乎那样遥远的地方，向我微

笑，凝望着我；然后就把目光重新转向那永恒的源泉。

《天国篇》，第 31 章，第 91–93 行

此刻的但丁，已经脱离了所有世俗的情感。他知道，他的爱人已不再是那个年轻的姑娘，那个曾令年少的他魂牵梦绕的人。她心中充满了神圣的爱，在这种爱的推动下，她毫不犹豫地帮助但丁，拯救了他的灵魂。

“‘温柔的新体诗’对于神秘感的表达或者浮于表面，或是有些抽象。相比之下，但丁的诗意的笔法真实地捕捉到了智者敏锐之爱从世间到天堂的变化。这种直白的宣告，既否定于之又终结于之，并发出最后的光芒。”（Croce）

贝雅特丽齐回到了玫瑰天，朝圣的第二阶段彻底结束。

现在，最重要最紧张的一段精神之旅终于开始了。

圣伯纳德请但丁再次面向玫瑰之天凝神以观，使他的眼光“更能适合于通过神的光向上方观望”。

诗人举目环视“一排排的座位，直到最远一排”。他看见最高处有一团较强的火焰：那是圣母马利亚。“和平的金色的火焰旗”发出耀眼的光亮，两旁是“一千多展开翅膀欢庆的天使，他们每个的光和职务都不相同”。

但丁“凝眸注视”，这一切都源自光彩熠熠的圣母。

在一切其他圣徒的眼中，她都映出喜悦之情。

《天国篇》，第 31 章，第 134–135 行

伯纳德也沉浸在对神的默祷中。于是，伯纳德向但丁解释玫瑰天的结构：它被分成了两个半圆：一边是《旧约》中的圣人；一边是基督时代的神圣。

在第一排，一边有夏娃、拉结、撒拉、利百加、犹滴、路得，另一边则是伟大的施礼者约翰、修会的创立者本笃和方济各，以及教义神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

接下来则是那些在幼儿时代真正具有选择能力之前解脱了的灵魂。他们自身没有什么功德，因为上帝的恩典与他人的功德（父母的信仰、割礼与受洗），才得以蒙受神恩。（《天国篇》，第32章，第1–84行）

伯纳德让但丁注意观察圣母，“和基督最相像的面孔”。因为，只有这个面孔的光辉才可以让但丁最后得以观照上帝的容颜。

那么，但丁看到了什么呢？

> 我看到由那些被创造出来去飞越那高处的天使心中带来的如此大喜悦降落在她的面孔上，以致与此相比，我以前看到的一切事物都不曾令我持续处于惊奇状态，也不曾向我显示和上帝这样相像的形象。
>
> 《天国篇》，第32章，第88–93行

大天使在圣母面前展开翅膀，虔诚地歌唱圣母。伯纳德让但丁看几个“最正义、最慈悲的帝国中的伟大的贵族”。

这里有亚当（“胆敢尝那个禁果致使人类尝到这么大的苦果”）、圣彼得（“当初基督把这美丽的花朵的钥匙交给了他的那位圣教会的

年高望重的父亲”）、圣约翰（“死前预先看到美丽的新娘将要经历苦难时代”）、摩西（“领导那群忘恩负义、反复无常、执拗不遵命的人在旷野中吃吗哪充饥的首领”），还有从未将目光移开女儿的圣安娜，以及催促贝雅特丽齐拯救但丁，以免其迷失于入黑暗森林的圣卢齐亚。（《天国篇》，第 32 章，第 118–138 行）

向圣母祈祷、“上帝显现”
（第 33 章）

对圣母无上之美的凝视，增强了但丁对光的视觉适应，可以进入这神秘的所在了。世间和天界的所有造物，都有着自己的极限。

然而，仅有对圣母的静观是不够的。

为了能够到达上帝的所在，“深入观照他的荣光的本质”，还需要虔诚的祈祷，向“那位皇后”请求帮助。否则，恐怕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于是，伯纳德开始了神圣的祷告。在上帝的眼中，圣母对于人类的救赎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伯纳德对圣母的赞美就强调了圣母是人与上帝的纽带。

我们要感激圣母给予的每一个恩典，然而，她的爱如此伟大，常常在人们开口求助之前就已经来到。

所以，如果要洞悉上帝的存在，圣母是但丁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只有圣母可以给他必要的力量，也只有她可以给他这样的资格：

> 现在祈求你恩赐他那样大的力量，使得他能把眼睛抬得更

高，直接向终极拯救的幸福目标仰望。

《天国篇》，第 33 章，第 25–27 行

直到见到那至高无上的光时，但丁才可以获得自由，从死亡余下的枷锁中得以解脱，才能够完全“超凡入圣”。

想到即将与那至高无上的光见面，但丁有些不安，尽管这时他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一刻：他将回到尘世，完成说教的使命，因此必须要将所见完完整整地传达。当他回到尘世时，将不仅身体力行，笃定为善，还要将在天堂所见到的一切告诉世间众人。

在伯纳德祈祷时，所有圣徒双手合十：仿佛“天与地一同插手”这首圣诗。

这如此热烈又整齐的祈祷，圣母当之无愧。她“那双被神所敬爱的眼睛”凝视着虔诚的祈祷者，然后又将目光投向神明之光的深处——那里任何创造物的眼光都不能深入其中。

她看着伯纳德，赐予他恩典：允许尚有尘世的生命的但丁走近至高的神圣。

伯纳德微笑着示意但丁向上看。不过，但丁这时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天国的任务，自动做出了伯纳德希望他所做的动作。

凭着这份特殊的恩典，但丁走进上帝的所在——他是唯一获许尽情欣赏神圣之美的凡人：

> 因为我的视力变得越来越纯净，对那自身是真实的崇高的光观照得越来越深入。

《天国篇》，第 33 章，第 52–54 行

在这样的视像面前，诗人发现了记忆与语言的分离。

眼前的景象清晰又完整。但丁的视觉完全可以让他观照神明，然而记忆却无法承担这样的“超负荷”，语言也只好向“这样的视觉”让步。

但丁在全诗中多次使用二分法。不过，该处的二分法出现在全诗的结尾，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

> 犹如梦到什么的人，梦醒以后，梦中的经历留下的印象还存在，其他一切都回想不起来，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所见的一切几乎完全消失，从其中产生的甜蜜之感还滴在我的心中。
>
> 《天国篇》，第 33 章，第 58–63 行

这些画面散落在诗人的脑海里，仿佛雪在阳光下融化——像是女巫和预言家西比拉写在叶片上的神谕，随着风飘散在远方。

然而，诗人并没有因记忆的消失和语言的无力而让自己陷入困境。

他想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哪怕只是让人们感受到这壮观景象的点滴：他请求上帝帮助他完成这项事业——当然不是为了个人的虚荣，而是为了展示上帝的伟大以及对恶之战的胜利。

但丁如愿以偿。

他倾其全力投入这一艰难的路程。此处他面临着更高的任务：描绘上帝的容貌——尽管这是凡人难以企及的，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永恒的光震撼着但丁，但他没有迷失在这深奥的异象中。

他经受住了强光的冲击，然后沐浴在神光的普照下，直到他的目光与“无限的善”合二为一。

造物主和造物的结合可谓圆满且完美。造物主允许每一个造物“定睛对永恒的光如此深入地观照”，不断提升视力和智慧，直至“为此竭尽了视力”。

存在的深奥并未就此结束。此处揭开了一个人类永远不可能参透的奇迹：这是上帝和宇宙之神秘最直观的显现。

那么，但丁看见了什么？

在上帝那里，他看见一个和谐的整体在宇宙深处正成倍地向各个方向扩散开去：

> 分散在全宇宙的一切都集结在一起，被爱装订成一卷。
>
> 《天国篇》，第 33 章，第 86–87 行

这宇宙的广度和深度让人不免让人心生畏惧。每一个世间的凡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对世界都有着碎片化的、不完善的认知。这些认知是宇宙这本浩瀚巨著的零星散页。而此刻，宇宙这本书正完完全全地打开，展现在但丁的面前。

这是摆在但丁面前的第一个事实，单单是它就满足了但丁的求知欲。

然而对宇宙的认识，尽管充分又翔实，却不足以让人满意。只有来到上帝所在的深处，才能明白其他的奥秘。

于是，上帝隐藏在三位一体的奥秘之下，以和自己本真一样的容颜显现在但丁面前：

在那崇高的光的深奥而明澈的本性中，我看到具有三种不同颜色和同一容积的三个圆圈显现在我眼前：一个似乎是另一个反射的，犹如彩虹的一条弧形彩带是由另一条弧形彩带反射的，第三个似乎是由那两个同样发出的火焰。

《天国篇》，第 33 章，第 115–120 行

诗人告诫说，这些视像是探索浩瀚无边的宇宙的隐隐线索，也是三位一体深不可测的奥秘所在。这些都隐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为世人所知：作者要将它写成诗篇，可是自己的语言“比一个仍用舌头舔乳头的婴儿的语言还更不足”。

“这时，诗的语言已经达到了极点：简单的言语概括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触到了母语的深层机制。词汇已经无法承载这样的奥秘，诗人不得不求助于味觉，这里也暗指一种人们从婴儿时期起习得的语言。”（Tavoni）

然而，但丁还是尽其所能地发挥表达能力，用满怀喜悦的、崇敬的心情，书写出祈求神灵的诗句，试图用浓缩的，“或许可以算得上是最好的”三行诗来概括三位一体的奥秘（Leonardi）：

啊，永恒的光啊，只有你在你自身中，只有你知道你自身，你为你自身所知道而且知道你自身，你爱你自身并对你自身微笑！

《天国篇》，第 33 章，第 124–126 行

在但丁面前揭开的最后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是道成肉身。在这里，语言同样也是无力的，诗人还需要再次克服困难。

既然语言再次无法传达神圣的视像，诗人只得放弃语言，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不会描绘在天堂中见到的最后一幕：这个通过基督得以立于三位一体的空间的凡人，被赋予崇高的使命，探寻神圣的奥秘。

这是人类思想从未表达过的最高想法。凡人直接接触神力，探究三位一体的奥秘：

> 那个这样作为反射的光产生的、显现在你里面的圆圈，经我的眼睛细看了稍久，我发现，似乎它自身里面显现着一个用与它自己相同的颜色画成的人像；因此我的视线完全集中于这人像上面。
>
> 《天国篇》，第 33 章，第 127–132 行

秘密就以这样的不寻常的方式揭开了。每一次，但丁都试图深入解释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奥秘，但这奥秘实在是太深不可测了。

人类永远无法明白这一切，就像数学家无法理解圆形的方形一样。但丁也无法理解这一知识。他是唯一个获准沐浴在终极的神圣之光下，瞬间沉入神明深处的凡人：

> 忽然我的心被一道闪光照亮，在这道闪光中它的愿望得以满足。
>
> 《天国篇》，第 33 章，第 140–141 行

当然，这种景象也无法在世人面前重现了，因为无论是记忆，

还是语言，都被头脑中一种炫目的东西遮住了。

带着谦卑和满足，诗人承认“我的崇高的想象力缺乏能力了”。

“想象力的火苗逐渐变小，最后熄灭，诗人的头脑中再也没有绝妙的画面出现，幻象就停止了。”（Sernionti）

不过，诗人是会小心翼翼地守住这个秘密的。

诗人还是那样充满了生气，被纳入圣徒的队伍。现在，他已经和上帝的意志、圣人、天使、造物以及整个宇宙，处于一种和谐之中。

起初由于误入歧途而造成的混乱已经被彻底改变。

但丁亲眼看到，通过具有同样神性的基督，人类可以真正被上帝接纳的，不仅仅是灵魂，也有肉体。他可以完全把自己交给神，投入他的怀抱，让自己成为宇宙旋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丁完全可以平静地说，自己已经被“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群星”的上帝完全接受。

但丁终于明白，自己也是宇宙交响乐中的一个音符。在和谐的乐曲中，会有求知的欲望和人类的意志“像各部分全受相等的动力转动的轮子”一样在运动。

奇迹结束了，三界旅行到此为止。人全面地了解自己，求知欲和对爱的渴望都得到了满足。

人在宇宙的和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黑暗的森林，到宇宙最低处的空隙，再到救赎之山，一重重天，直至天堂，再到至高无上的神明之所，诗人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情绪最终在超越凡间的境界中逐渐平复。”（Chimenz）

第六章

其他作品

概　述

“但丁的诗歌应该主要是，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神曲》的诗歌，因为在《神曲》里他一次性达到了圆满的原创性和卓越的艺术性。”（Croce）

如果但丁没有写下《神曲》，他肯定也会以14世纪重要的诗人和作家的身份留名于史册，但人们对于他的作品的兴趣可能仅止于文学课本之内。

他会因《新生》被视为“温柔的新体诗”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而《飨宴》会使他成为意在与不识字的百姓分享“知识的面包”的学者;《论俗语》则会让他成为头脑清醒，不同于以拉丁文为贵的当世学者，而以推广俗语为己任的理论家;《帝制论》则让他成为有趣的政治思想家，在对王权与神权的不休辩论中有着独特的发言权；关于其余的作品:《诗歌集》、《书信集》（*Epistole*）、《牧歌集》、《诗选》（*Fiore*）、《水土研究》（*Quaestio*）等则证明但丁是学识渊博、充满好奇心、知识全面的文人。

然而，作为“神曲”的作者，但丁让所有这些作品都获得了不同的价值，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神曲》这部杰作，还有作者在知性、哲学和诗歌方面的历程。

应该注意的是，所谓的“次要”作品有一半是以俗语写成——《新生》、《飨宴》、《诗选》和《诗歌集》，另一半则是以拉丁文写成——《论俗语》、《帝制论》、《书信集》和《水土研究》。

但丁想藉由前者证明，俗语不仅能表达爱情，还可以表达政治、哲学和道德思想。

但丁还想藉由后者向学者们证明，甚至在理论上，他关于俗语的观点也是有效的，并表明他与他们可以平起平坐，他能用当时的官方语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特别是分别以俗语和拉丁文写下的《飨宴》和《论俗语》，“它们是但丁散文创作时期的成果。在当时，他的诗歌创作开始减少，而且极可能尚未开始撰写《神曲》，流亡的生活也促使他将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对于理论的浓厚兴趣在‘温文而阳刚’的知识散文中：俗语与拉丁文双管齐下，并从认识论哲学和修辞学两个角度切入。”（Mengaldo）

我们暂且将《诗选》的问题、《牧歌集》以及《水土研究》等作品的分析留给学者专家们。但丁的其他作品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稍微检视一番。

《新生》与《诗歌集》

但丁在青年时期创作了许多零星的诗歌，此后在27至30岁之间（1292–1295年）首次着手撰写第一部完整的作品，概括了年轻时期的诗作精华。

《新生》由此诞生，体现创新的“温柔的新体诗”在这个作品里得到了完整而自信的肯定。“温柔的新体诗”由波伦亚人圭多·圭尼采里开创，由以圭多·卡瓦尔堪提为首的佛罗伦萨诗人所继承。

这部让年轻的但丁跻身于“温柔的新体诗”的主要代言人的作品《新生》是写给圭多·卡瓦尔堪提的，但丁称他为“我的挚友”。

但丁很清楚自己的优点，而无论是这个新诗派或者当时其他的诗歌流派，他都不觉得自己屈居人后。在《神曲》中，他甚至推测，当初圭尼采里俗语创作的地位被卡瓦尔堪提取代，如今荣誉将从卡瓦尔堪提那儿来到自己身上。（《炼狱篇》，第11章，第97–99行）

而《新生》也的确是一部内涵广泛且完整的诗作。

但丁以杰出的创意再现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时他遇见贝雅特丽齐，并爱上这名女子。身为普通人的但丁一生高潮迭起，但是这份爱始终没有离开过身为诗人的但丁。

然而，关于这一点，事情的发展仍是丰富而复杂的。

这位为但丁所深爱的年轻女子贝雅特丽齐·波尔蒂纳里在24岁那年去世。自此以后，但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渐渐抽象化，这在《神曲》里达到高潮。在《神曲》中，女性与神学画上等号。

我们无法将身为普通人的但丁和身为诗人的但丁分开讨论。在这之后，他将继续感受到年轻时因这位女子所经历的爱的冲击。这让但丁在《神曲》里，尤其是这位朝圣者的净化之旅即将结束之时，写下情感浓烈的诗句。

但《新生》不仅仅是一部情诗集。

这部作品中，散文作为诗歌的评注，也描述了这位年轻诗人强烈的情感，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丁后来在《飨宴》中，也频繁使用散文。

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有时，《新生》里以散文写下的片段有种诗句无法达到的、出人意料的轻巧诗意：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两种时而呈现在散文自由的空间里，时而呈现在诗歌节制的空间里的诗意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竞赛。”（Flora）

《新生》中的诗歌大多是诗人认为是诗歌与爱情的历程中有象征性的作品（共31首，大多数是十四行诗）。诗人为每一首诗做了阐释，同时带有自传性质的信息，并附有注释评语。

有些诗歌极具抒情性，如“当我的淑女走在了众人中间”、“爱与高贵的心是一回事儿”等十四行诗以及“懂得爱情的女人们”和“爱让我憔悴”等抒情诗。

在对诗歌的评论和生平的回忆里，读者可以看到但丁人格特质里的某些不凡之处。他在《神曲》中看起来严肃而高傲，而在这个

早期的作品中却透露出灵魂的一面，一个纤细敏感、喜欢幻想，几乎可说是“多愁善感”的人。

面对九岁时第一次出现在他生命中的贝雅特丽齐，他体验了一种非比寻常的情感：“我生命的精灵……开始强烈地颤抖起来，甚至最弱的脉搏开始震动……从此，爱情做了我灵魂的主人。”

而九年后，当贝雅特丽齐向他打招呼，而他“非常胆怯”地停下脚步时，他感觉自己已经达到“至福喜乐的顶峰”：他“陶醉”在房间里，做着爱情的美梦，贝雅特丽齐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

各种幻想接连不断地涌进他的脑海中：这位年轻人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爱情病”的状态中，变得脆弱而敏感，以至于朋友们都尽量躲开他。

他的单恋中跌宕起伏的事件让他远离人群，“独自一人”为情所苦，并流下了“苦涩不已的泪水”：甚至“像个天真的儿童般带着眼泪”入睡，或承受“痛苦低落的情绪”和“苦涩不已的折磨”。

然而，这些爱情带来的折磨跟爱人的早逝带给他的撕心之痛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失去挚爱的痛苦让他甚至召唤死亡，召唤那“温柔而甜美的安息”。

但没有什么痛苦是永恒的，即便是伟大的爱情导致的痛苦也不例外。

出现了一个“有怜悯心的女人”，她想要抚慰他的伤痛，而这位诗人也乐意投身于这份新的感情，但是后来他为这“邪恶的欲望”感到后悔，陷入精神危机。

于是，他下定决心将自己只献给贝雅特丽齐一个人，并且在心中酝酿一个想法，要为她撰写一部至高无上的伟大作品，“要讲出人

们对任何一位女性都未曾说过的话。”

谈到《神曲》的由来，博尔赫斯甚至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设：“但丁之所以创作出这部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杰作，我怀疑是制造一些场面，以此与无法在现实中见面的贝雅特丽齐邂逅。”

当然，尽管但丁保留了《新生》的自传性质，他仍然极大地发挥了非凡的想象力。

读者可以把《新生》是对一段伟大爱情的激情回忆，也可以把它作为由象征、异象、梦想、寓言交织而成的作品，也可以算作是《神曲》的前序。

因此，《新生》这部作品远比它一开始所预示的要多得多。根据但丁的说法，他只是“组装”了各个部分，但这种组装创造出丰富的人文观察以及诗的情境，使它成为令后人无法忽视的作品。

在《新生》中，人与神、尘世与天国、凡人世界与神秘世界交织，告诉我们这位即将撰写出《神曲》的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技巧。

萨佩纽指出：“故事里与礼拜仪式有关的神秘气氛，在地点、人物与事件上刻意保持模糊、晦涩的用语，数字和颜色方面的象征意义，甚至有时离题讨论教义……其用意在于让整部作品里任何具有自传性质的资料完全失去个人色彩，赋予其一种超越精神利益的意义，也以一种内在和形式上的绝对性将这一事件塑造成一个理想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模式，将这种个人事件提升到更高层次。”

但丁创作了许多的抒情诗，而且与其他诗人赠答的诗歌也非常值得关注。

特别是他与圭多·卡瓦尔堪提（《吉多，我愿你、拉波和

我》)、但丁·达·麦阿诺(《知识与礼节，天才与艺术》)还有与奇诺·达·皮斯托亚(《因为我找不到人与我探讨》)的书信往来。

但丁与浮雷塞·窦那蒂之间，则有着一种“唇枪舌剑”的关系，这两个朋友都曾在个人和家庭的层面上彼此挖苦。

流亡期间，但丁也创作出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既有表现流亡的痛苦心境的《三位女子来到我的心旁》，也有谈论堕落的世俗世界的《痛苦给我勇气》，而后者让作者从爱情诗人变为谈论道德风骨的诗人。

“石头诗”则自成一格。这些诗向我们叙述诗人的另一段爱情故事。这几首诗的风格与“温柔的新体诗”截然不同，语言较为辛辣。或许，在但丁看来，这比较适合用来表达自己一厢情愿的感情，以及那位残酷冷漠、“铁石心肠的女子”面对追求表现出的无动于衷。

这些在风格与诗意上的探索为诗人在《神曲》中使用富有变化的语言奠定了基础。

“但丁青年时期的作品有一种节奏与声音上的美感，几乎可称之为音乐，它使灵魂因其甜美而受感动并陶醉在其中，此种音乐像轻柔流畅的浪一样，将各种形象与传统的特点包含在其中。”(Croce)

《飨宴》

“我们之所以说《飨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不仅是对诗人青年时期和成熟初期创作的总结，更标志着他已经走过了以探讨人生与诗为主的《新生》时期，开始向理性的专题散文过渡，开始思考哲学、伦理、语言与政治等复杂问题的时期，……而这很快就转化为极高的诗歌使命。”（Cesare Vasoli）

的确，《新生》歌唱的是“温柔的新体诗派”理解的爱情，而《飨宴》则颂扬了知识。

仅有对女人的爱无法满足但丁，知识同样强烈地吸引着他的热情。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投身于宗教、哲学与道德的研究，希望能在当中找到答案。

就这样，他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不过他并不想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希望所有，尤其是那些比较不那么幸运的人，可以通过一种人人都可以理解且熟悉的语言和他一起分享这些知识。

《飨宴》由此诞生。这是一个知识的盛宴，它用俗语写成，

所以可以说是为所有人摆设的筵席。如此一来，不仅仅是学者，就连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也可以谈论哲学、科学、道德、政治和语言。于是，“《飨宴》成了第一个以意大利语撰写的散文，这是一次艰辛而成功的尝试。”（Flora）

在流亡初期（1304–1306 年），但丁写下了《飨宴》，希望这部作品能给自己带来荣耀和声誉，以便让佛罗伦萨当局收回流放令。带着在学者中扩大自己的声誉、向不识字的人普及知识和使佛罗伦萨人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这三个目标，但丁开始创作这部由 15 篇文章组成的知识“大全”。

在但丁看来，所有的人都渴望知识，“科学是我们的灵魂的极致境界，是我们最终的幸福的所在”，“对知识的渴求是我们的天性”。（《飨宴》，第 1 篇，第 1 章）

因此，只需剥开知识的面包，分送给所有人，就可以满足不识字的人对知识的饥渴：其中包括“诸王、男爵、骑士和贵族、男性和女性，许多人只懂这个语言的俗语，而不识字”。（《飨宴》，第 1 篇，第 9 章）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但丁借用了《新生》的模式，将几首“歌谣”放在一起，在每一首后面加上复杂的评注之后，这些“歌谣”便成为探讨各类主题的散文。这部作品涉及诗歌、修辞学、语言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宗教等，“可以说是但丁作品中最有组织的集大成之作。”（Piero Cudini）

但这部作品耗时太长，原计划十五篇，只完成四篇——在此期间，《神曲》逐渐成形，必须尽快动工，而这占用了诗人越来越多的精力。

那么，这四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

第一篇可说是作者对不公正的流放判决的自我辩护，以及对那些鄙视俗语，认为俗语不足以处理哲学和道德议题的人的回应。但丁严厉斥责“那些赞扬人家的俗语而贬低自己的俗语的坏意大利人”，诅咒他们将陷于“永久的羞耻和耻辱”（《飨宴》，第1篇，第11章）。他接着列举出自己弃拉丁文选“这珍贵的俗语”的理由，并宣布他将写论文专门论述该题目。

第二和第三篇论文被作为一个整体。但丁从两首重要的歌谣（《你的智性令第三重天转动》和《爱神在我心中与我谈论》）里汲取灵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处理《新生》中的爱情主题，从另一层面探讨其意义。这里，但丁放弃了以前对天使般的贝雅特丽齐的生物之爱，将其转向成被“毕达哥拉斯称为哲学的至纯至美的宇宙帝王之女”。（《飨宴》，第2篇，第11章）

但丁想告诉我们他的发现：大自然的运作方式、当时人们所认识的宇宙结构、灵魂的不朽、生命的规律、上帝在人间的行动、天使居住的星球，等等。

于是，对那位“温柔的女子”的赞美，转变为对哲学、神的智慧、人间的智慧以及和谐的宇宙的赞美。

对但丁而言，万事万物都来自上帝，自然而然也倾向于上帝。万事万物不仅与上帝和谐地律动，他们之间也同样如此。

当然，但丁也提到了万物与存在接近的程度是有差别的。

从天堂中最纯洁的造物到人类，从人类到动物、植物和矿物，万物与第一因之间的距离各不相同。造化有种实质的连续性，藉由一种向上的运动从底部逐渐回溯到顶部。这种运动把人类带到上帝

面前。

第四篇论文讨论“高贵的人格”。

该篇同样以一首歌谣为起点——“我必须放弃那甜美的爱情诗”——讨论了友谊、人类社会、引导人类向善的天意、帝国的使命、政治制度以及公共统治者作用等不同主题。

但丁认为，公国和哲学必须齐头并进，而不该像当时那些不义君王那样无视这个准则。(《飨宴》，第 4 篇，第 6 章)

一个人要变得高贵，就必须避免让激情凌驾于理智之上：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而不在于他的财产，因为“财富是可耻的，它们与高贵毫无关系，相去甚远”。(《飨宴》，第 4 篇，第 6 章) 不过，但丁这位现实世界的观察家也敏锐地指出，“恶人往往比好人更快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但丁驳斥了这种不公，指出世俗的财富无法令人得到真正的满足；相反，人应该回避财富，因为财富使人贪婪和痛苦。财富给人一种无法满足的承诺：但丁称之为“虚伪的叛徒”，预示着“贪婪”将是《神曲》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飨宴》与之前的《新生》和之后的《神曲》一样，都讲述了一个灵魂的故事。尤其是但丁，他充分认识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完美境界，而那同时也是为下一个时代的完美境界做准备。带着这样的认识，他的灵魂最终到达完美境界。”(Maria Simonelli)

《论俗语》

在《飨宴》中，但丁已经提到俗语的问题。在《论俗语》中，他用拉丁语向文人们阐述俗语这一特定主题。

通过这部作品，作者希望能达到以下几个目标：

——支持俗语可以取代拉丁语的客观原因；

——向诗人们指出“合乎修辞学与音韵”规则的表现方式；

——向学者们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用古典语言写作；

——取得文学成就，让佛罗伦萨人接纳自己。

然而，这一次计划也没能完成。该书计划由四部分组成，最后只完成两个，而且第二部分未完稿。

这部作品起草于流亡初期，极可能是1304年至1306年间。可能与《飨宴》同时创作，因为作品中也提到与《飨宴》的联系。(《飨宴》，第1篇，第5章)

这部作品有着令人惊讶的现代性。

在作品中，但丁深入地分析了语言的起源和不同方言的演化。同时，他对俗语高度创新的特点，以及俗语作为新的表达方式的理解也同样具有前瞻性。

他知道，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散文和诗歌中使用

俗语是极具开创性的。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自豪地说：“因为在我们之前没有人讨论过俗语的理论”，“因此我决定借助于我和其他人的才智为大众使用的语言尽一份心力，而我指的是‘母语’，亦即我们从孩提时期便开始学习的那种语言。”（《论俗语》，第 1 卷，第 1 章）

相对于这个“原初的”语言，拉丁语是“第二阶”语言，一个靠辛苦才能习得、只有少数人熟悉的语言。要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做出选择，但丁毫无疑惑：俗语优先，因为那是所有人讲的语言，即使有不同的方音。但丁简洁地表示，这才真正是我们的第一口语。

从这个前提出发，但丁提出一系列的话题：相对于其他生物（天使、动物），语言的使用是人的特性、第一位人类所说的语言（希伯来文）、从各种语言的诞生与随之而来的混乱（巴别塔）、人类散布至地球的各个角落、不同语种产生分化、欧洲语言，特别是奥克语（普罗旺斯语）、奥依语（法语）和古意大利语的形成等。

但丁承认普罗旺斯语、法语是高贵的文学语言，但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发出‘si’的声音的甜美语言”的意大利俗语。

但丁梳理了意大利半岛上多种通用的口语，以确认是否有任何语言有资格被视为“光辉的俗语”，即可以满足意大利的诗人和思想家需要的通用语言。然而，分析的结果是，似乎没有一个语言有这样的资格，甚至连托斯卡纳地区（如佛罗伦萨、锡耶纳、比萨、阿雷佐等）的俗语也不例外。

他于是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唯有那“属于意大利所有城市而又不独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那种语言”才值得考虑。

他以郑重的口吻将这种语言称作“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

和法庭的”语言，所有的地方语言都应以此为衡量、权衡和比较。（《论俗语》，第1篇，第17章）

根据但丁的说法，这个“光辉的俗语”属于所有人，却又不属于任何人。然而，只有具有特殊才智和文化素养的人才能使用它，用来探讨高尚的主题（安全、爱情和美德）精神。换言之，唯有已经那些“登峰造极的诗人”才能使用它。

“但丁首先探讨意大利知识分子与语言的关系，并将已被学者们倾力使用的文学俗语推举为全国通用语言，一个有朝一日将在宫廷与法庭中使用的语言，而诗人实际上已成为宫廷和法庭的重要成员。”（Mengaldo）

事实与但丁的想法有所不同。

但丁引经据典，对此做了详细的阐释，这使他渴望一个理想的“光辉的俗语”。这位《神曲》的作者以其杰作创造了未来意大利语的核心部分，而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十年里，其他两位伟大的托斯卡纳作家彼特拉克与薄伽丘也将为此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论俗语》视为但丁关于语言问题的反思。在历史上这段时期，但丁和他之前的各个学派都在将他们的文学经验理论化。

相较于这些经验，《神曲》不仅仅是一个进步，它也是但丁对于理论化的一种超越。

“作为《神曲》的前期准备，《论俗语》是针对但丁的情诗与哲理诗（有时也包括教条式的散文）的语言与文学经验的理论宣言。这些经验与《神曲》截然不同——只有完全抛开了《论俗语》，但丁才可以开始创作《神曲》。”（Tavoni）

《帝制论》

在中世纪，支持世俗权力的吉伯林派与宣扬教会势力的贵尔弗派之间展开了上百年的斗争。年轻的但丁与贵尔弗派站在同一阵线，尽管他的判断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有保留。

另一方面，在佛罗伦萨贵尔弗派也分裂为“温和派”（白党）和“激进派”（黑党）：但丁属于前者，主张捍卫自治城市的秩序，对抗教皇扩张的野心；后者则是教皇坚定的拥护者，他们甚至不惜牺牲佛罗伦萨的自治权。

但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利益纷争（经济、家族、权力、排场），不同的家族与势力以这些利益为基础，结成联盟。

白党的领袖来自富有而显赫的切尔契家族，黑党则以势力强大的窦那蒂家族为首。在名义上，两党为不同的意识形态矛盾重重，但冲突往往转变为家族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因此，我们应该以团体和派别做背景，思考但丁提到的政治和家族事件。这些派别给佛罗伦萨、意大利和帝国的人民带来了腥风血雨。

一方面，皇帝们对于“帝国的花园”中的动荡几乎可说是漠不关心；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教皇则蠢蠢欲动，认为自己可以继续

行使格里高利七世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宣布的至上权力，甚至包括解释教条的权力。

卜尼法斯八世满心以为，“一圣教谕”（Unam sanctam）的颁布后，两大势力的纷争就不会再起。这份文件确立了教皇对于世俗势力的制定及审判权，以及教皇判决的不可撤销性，因为教皇只须对神负责。

但时代已经变了。卜尼法斯八世的尝试不过是“中世纪教廷响亮自大的天鹅之歌”（Walter Ullman）：教皇神权政治的企图以及帝国体制正渐渐走向危机。

“一圣教谕”颁布一年之后，卜尼法斯八世就被法国人控以买卖圣职和异端邪说等罪名，并在阿维农被擒。虽然最后被当地居民解救，他不久病倒，因受辱而“含恨离世”。

几年之后，教廷被迁至法国，并在法王的阴影下持续了七十多年。1313 年亨利七世去世，让许多像但丁那样寄望于皇帝恢复意大利秩序与和平的人再次失望。

教皇和帝国渐渐式微，而新生的君主国、公国、领主制城市和自治城镇渐渐在欧洲崭露头角。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但丁一边继续撰写《神曲》，一边从 1308 年开始写作《帝制论》——这将是他唯一完整的政治论文。

与标题不同的是，但丁这里探讨的并非是任何一个由国王所统治的国家，而是帝国，也就是他眼中那个凌驾其他各种形式的政府。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丁以哲学与神学论证，而且有法学讨论，同时大胆地还原历史。

在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找到他的思想根源。在最后一章，他

决定要清楚地证明，皇帝作为普世的君主，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帝。在教廷人士和支持神权政治的神学家看来，这是“异端邪说”。为了证明其合理性，但丁提出了以下几点：

——罗马帝国是上帝为在世上确立和平与正义而设。在那个幸福时代结束以后，人类的情感与“两种智力”（思辨的与实用的）再度回到“生病”的状态，并且失去了普天下的博爱精神。

——世界帝国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用来弥补罪恶的措施。

——耶稣曾说，“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君士坦丁大帝出于好意，捐赠给予了教皇他不应拥有的世俗权力。

对于但丁而言，教会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各自独立。它们直接从上帝获得各自的权威性，在各自的领域里受命，负责管理人类世俗的幸福以及在天堂中的真福。

“对于但丁而言，帝国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本性和恩典、理性和信仰、自然秩序和超自然秩序、世俗生活和永生之间的关系之上。”（Bruno Nardi）

但丁之所以做出两大权力各自独立的结论，并非为了偏袒其中任何一方，而是出于更高的道德与宗教动机。

他主张人不仅受召享受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受邀享受世俗的幸福。因此，两大权力各自独立是各自达到不同目标的结果：两者都是神意设立的目标，在他眼中同样重要。

这便是但丁在《神曲》中提到“两个太阳”之说：

造福于世界的罗马向来有两个太阳，分别照亮两条道路，一条是世俗的道路，另一条是上帝的道路。如今一个太阳已经

消灭了另一个；宝剑和牧杖已经连接起来，二者强行结合，必然领导不好，因为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不互相畏惧了。

《炼狱篇》，第 16 章，第 106–112 行

有鉴于教廷侵犯世俗权力在先，但丁主要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越权的行为，他也多次抨击神圣与世俗的混淆。

但是，我们不应以此推断他已从贵尔弗派倒向吉伯林派，成为福斯科洛所说的“吉伯林逃亡者”。他离开了贵尔弗阵营，找到了独立的位置，与两个对立的阵营保持同等距离，双方势力都声称自己比对手略胜一筹（即所谓的“太阳和月亮”的说法）。

“由于不凡的才气，但丁被高高抬起，凌驾于两派之上。他认为两者都没有忠于自己的神圣职责：皇帝们或者心不在焉或者胆小怕事，教皇则是掠夺了不属于他的财富与权力。于是，但丁开始让他们认清正确的方向，并教导他们为普世的幸福该有什么样的作为。他既不是贵尔弗派也不是吉伯林派，而是一个人组成的意见无人采纳的先知党。”（Papini）

当然狂热的教廷支持者无法接受但丁对于教会的世俗权力的严厉批评，他们猛烈抨击《帝制论》中提出的观点。

但丁逝世几年之后，东正教一位叫托马斯的修士写了一篇攻击但丁的短文，还有一位枢机主教下令将《帝制论》焚毁，因为“该书包含异端邪说”。

后来，教廷将此书列入禁书。此禁令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教皇利奥十三世于 1881 年将该禁令撤销。

由于教廷的反对，许多抄本被销毁，这激起了意大利境内外反

教会人士对这部作品的好奇心。

然而，无论是哪个阵营，有时都会将但丁的理论据为己用，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加以扭曲，没有掌握其超政治的深意。

“《帝制论》完全不是反对教士的诽谤性短文，更不是反基督的文章。但丁的宗教精神给整部作品赋予了生命，这在其中言辞犀利和语气激烈之处尤为如此。”（Petrocchi）

《书信集》

但丁一生写下了许多书信，但只有少数以拉丁文撰写的保留了下来，共十三封。

从1304年被放逐起，但丁在信件中探讨了政治、流亡、皇帝、教皇和教会的作用等问题。

探讨政治的信件为数最多，这与诗人企图通过恢复皇权，重新定位教皇的政治角色，以促进意大利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

亨利七世南下意大利重新激起了诗人的希望。他写了慷慨激昂的信给皇帝及皇后、亲王、枢机主教、城市领主和佛罗伦萨市民，呼吁他们承担起自身的责任，行使应有的权力。

这些信件语气相当严厉，他致信给“穷凶极恶的佛罗伦萨人”，指责他们“傲慢无礼”，他也写信给亨利七世，并见到了皇帝本人。

他要求皇帝对佛罗伦萨采取行动，惩罚它，因为如今它已成为“一只自己生了病，还会传染整个羊群的羊”，并且是“像蝰蛇般凶猛”，“吐出瘟疫之气”，还会用谎言和假意的奉承欺骗同类。

教皇克力门过世后，但丁致信意大利枢机主教，信中再度提到了“背叛”这个主题，他说神职人员背叛了自身的精神使命，并呼吁高级教士们选出一名意大利教皇，将教廷迁回罗马——那里不能

没有教皇和皇帝。

然而，这些建议却没有人采纳。

亨利七世惨败，教廷仍留在法国，城市和派系之间的冲突与对峙依然激烈。教廷和帝国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没落，而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从中世纪的废墟中渐渐显露出来。

但是，强烈的政治与道德使命并不是但丁注意力的全部。

写诗仍旧是他的首要任务，而长期的流亡生涯使他愈发感到痛苦。

在写给康蒂·迪·洛美纳和佛罗伦萨友人的信件中，但丁讲述了流亡带给他的大痛苦，同时也表现出这位含冤的流亡者在横逆的命运面前的极大尊严。我们看见但丁沦落到“始料未及的贫穷”，这种贫穷折磨着他，将他驱赶到“监牢的陋室”中，而身为一个性情高傲而坚决的人，他拒绝在多年的漂泊之后以屈辱的方式回到故乡。

尽管对佛罗伦萨和意大利有很深的情感，他成了一个骄傲的世界公民。他很清楚，尽管在城市间漂泊游荡，不论身在何处，他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苍穹，在任何的天空之下，他都可以尽情冥想“甜蜜的真理”——通过对人类和宇宙的思考，真理会呈现给任何注意观察和能够思考的人。

“最后，从星空中，这名男子将冷冷的目光投向那个令人类恶的本质暴露无遗的花坛上。”（Passerin d'Entrèves）

附　录

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生平及作品年表

1265年5月至6月间

出生于佛罗伦萨，父亲是阿利吉耶里二世（Alighieri Ⅱ），母亲是贝拉·阿巴蒂（Bella Abati）。

1270–1274年

五六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娶拉帕·迪·齐娅利西莫·恰鲁菲（Lapa di Chiarissrno Cialuffi）为妻，育有弗兰西斯科（Francesco）和盖伊塔娜（塔娜，Gaetana），与但丁同父异母。但丁九岁时第一次遇见福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之女贝雅特丽齐。

1281–1286年

15至16岁期间父亲去世。他去世前安排但丁与杰玛·窦那蒂（Gemma Donati）订婚。

18岁时第二次遇见即将嫁给西莫奈·德·巴尔迪的贝雅特丽齐。

20岁时与杰玛·窦那蒂结婚，生下彼埃特罗（Pietro）、雅各波和安东尼娅（Antonia）二子一女，其中女儿安东尼娅后来成为修女，以“贝雅特丽

齐”为教名。也有说法，但丁还有一子，乔瓦尼（Giovanni）。

在诗歌创作早期，参加了当时的“温柔的新体诗派”，与圭多·卡瓦尔堪提和该派的几位诗人结为朋友。

1286-1287 年

经过了早期教育之后，去佛罗伦萨师从勃鲁内托·拉蒂尼，又去波伦亚，研习古代经典作品，学习俗语和普罗旺斯诗歌等。

1289 年

参加了反对阿雷佐的堪帕尔迪诺战役。

1290-1295 年

在但丁24岁时，贝雅特丽齐去世。诗人悲痛不已，开始潜心学习哲学（尤其是波依修斯和西塞罗的著作），研究神学（阅读了许多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斯的著作），因大量阅读致视力受损。去修道院学校学习，参加神学辩论。

着手创作《新生》，献给“挚友圭多·卡瓦尔堪提”。作品收录了但丁创作的“温柔的新体诗”，中间穿插散文的解说文字。

在佛罗伦萨遇见查理·马尔泰罗。教皇切勒斯蒂诺五世（Celestino Ⅴ）退位，卜尼法斯八世当选（1294年）。

1295-1299 年

加入医生和药剂师行会，开始担任公职。后来被选入人民首领特别议会和百人议会，担任行政职务。随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和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矛盾不断加深，佛罗伦萨的贵尔弗派分裂成白党（切尔契家族为代表）和黑党（窦那蒂家族

为代表）。新当选的德意志国王阿尔伯特对意大利的情况并不关心。

1300 年

经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宣布，与其他五人一起当选行政官，任期两个月（6 月–8 月）。不久，黑白两党发生几次冲突，但丁签署命令，将两党首领流放，包括白党成员圭多·卡瓦尔堪。在 1300 年 5 月，黑党首领寇尔索·窦那蒂因策划谋反佛罗伦萨政府，被教会缺席判处死刑。几个月后，圭多·卡瓦尔堪提染疟疾热，返回佛罗伦萨，于 1300 年 8 月去世。

1301–1302 年

揭露卜尼法斯八世对佛罗伦萨的野心，为缓和与教皇的矛盾出使罗马。教皇将使节留在罗马，却派法国国王的兄弟瓦洛亚去佛罗伦萨调停各派纷争，但实际上为寇尔索·窦那蒂为首的被放逐的黑党打开了城门，开始审讯白党人，掠夺其财产，烧毁其住宅。

因被指控“贪污、造假和反抗教皇”，但丁和其他使节被开除公职，并被处以五千弗洛林罚款，放逐两年。他拒绝接受不公正的判决，不缴纳罚款，也没有返回佛罗伦萨为自己辩护。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火刑），并没收全部家产（1302 年 3 月）。

1302–1304 年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永远离开了佛罗伦萨。先投奔斯卡拉公爵，后来去了阿雷佐，在那里仍旧关心家乡事态的发展。

卜尼法斯八世被法国人囚禁（“阿维农之囚”），后被当地居民释放，几个月后去世（1303 年 10 月），其继任本笃十一世在位也仅仅九个月。在此期间，白党人发动武装进攻，企图重返佛罗伦萨，但惨遭失败（1304 年 7 月）。

1304–1306 年

失望和痛苦中，决定远离党派的纷争，“自成一派”。在此期间，去过特雷维佐、威尼斯和帕多瓦（在帕多瓦遇见为斯克罗韦尼教堂作画的著名画家乔托）。在波伦亚着手创作《论俗语》和《飨宴》。

由于美男子腓力——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干涉，枢机主教们意见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最后波尔多大主教佩贝朗当选为教皇，称作克力门五世。新教皇执意在里昂加冕（1305 年 11 月）。教廷从此迁至法国，先是在里昂，后移至克吕尼、波尔多和普瓦提埃。

1306–1310 年

在卢尼的玛拉斯庇纳侯爵处做客，调停了侯爵与卢尼主教的争端。开始创作《地狱篇》。尽管有该篇第八章开篇的暗示，薄伽丘和历史上许多评论家也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并不能断定但丁在佛罗伦萨就已完成了前七章，而且有人来到卢尼，将这七章送到但丁手上。亨利七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08 年 11 月），令他对意大利和整个帝国重返和平，结束分裂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多次给王公和主教写信，并亲自拜见亨利七世。

薄伽丘和维拉尼都支持一种流传了很久的说法，认为但丁在这段时间里去过巴黎，在那里的大学学习。

1310–1314 年

但丁上书亨利七世，指责“穷凶极恶的”的佛罗伦萨人，因其强烈的言辞，佛罗伦萨政府拒绝将但丁纳入流放大赦的名单（1311 年 9 月）。皇帝讨伐佛罗伦萨的计划落空。亨利七世的去世（1313 年 8 月）让但丁统一帝国的渴望再次成为泡影。一年后，克力门去世（1314 年）。但丁充满激情地上书意大利主教，吁求教廷重返罗马，但是经过两年的讨论，又一位法国人雅

克·杜埃兹（Jacques-Arnaud d'Euse）当选教皇，被称作约翰二十二世。新教皇将教廷迁至阿维农，“阿维农之囚”直到1377年结束。

1310–1313年

开始创作《炼狱篇》。

1315–1319年

但丁因拒绝接受佛罗伦萨政府1315年对流放者提出的侮辱性的返乡条件，被判处死刑（火刑加斩首），并没收全部家产。但丁与两个儿子彼埃特罗和雅各波作客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一直到1319年。

开始创作《天国篇》。

1319–1321年

动身前往腊万纳，受到圭多·波伦塔的热情招待，在这里但丁得以专心完成《天国篇》的草稿。在去威尼斯谈判回程途中，但丁染病，可能为疟疾热。

1321年9月14日于拉文纳去世，56岁。被葬于拉文纳，人们给予他“极高的荣誉，将他放入有象征诗人和哲学家的花纹的棺材里”，安放在圣彼埃特罗·马焦雷教堂（后改名为圣弗朗西斯科教堂）。

圭多·波伦塔遭流放，后来去世，为但丁修大坟墓的计划因此搁浅。碑文上本应该刻有铭刻一个名叫乔瓦尼·德尔·维吉利奥（Giovanni Del Virgilio）的波伦亚学者的诗句，说但丁是“蒙缪斯女神宠爱的神学家、哲学家和得到所有民众欢心的诗人，他的名声在两个世界同时存在”。

佛罗伦萨试图要回诗人的遗体，遭到拒绝。

翻译说明

《但丁与〈神曲〉》一书中文版，是根据 Edimond 出版有限公司 2011 年意大利文版翻译的。全书由李丙奎、陈英和孙傲合作翻译，具体分工如下：

陈　英　《中文版序言》、《目前意大利及国外对但丁的阅读》、第二章和第三章

李丙奎　第一章、第四章、第六章和《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生平及作品年表》

孙　傲　第五章

全书由李丙奎统校。

应该指出的是，《神曲》意大利原文为长篇叙事诗，采用三韵体的格律形式。本文中涉及的《神曲》译文全部引自田德望的散文体汉译本：《神曲》，但丁著，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第一版。在此，向田德望先生致以特别的感谢。

李丙奎

2015 年 4 月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阅读《神曲》？因为但丁谈论了人类生活从最低下到最高贵的方方面面。

无论来自何种文化，无论说何种语言，只要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就不可能不在《神曲》中找到共鸣。

上架建议：经典导读

ISBN 978-7-100-11577-3

9 787100 115773 >

定价：49.00 元